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5.5 版）
CBETA2018 版

第七十冊：發勝義菩提心經

大眾閱藏經典彙編（5.5 版）彙編說明

佛教經典分經律論三藏，佛陀一生言教就保存在經藏中，閱藏讀經仿佛得預法會，親聆聖音，是學習佛法最直接的途徑，具足無量功德。能遍閱三藏，把一代聖教盡數熏入八識田中，直至成佛永為道種，更是古今眾多佛子的畢生心願。但人們往往以為閱藏是一項高不可攀的工程，要棲身藏經樓、多年足不出戶方能成功，廣大普通佛子只能望洋興嘆。大眾閱藏的目標是通過合理規劃及輔助工作降低閱藏難度，讓普通人也能閱藏，也能讀完大藏經、讀懂大藏經！

《大正藏》收入從印度傳來的經律論三藏 1692 部，其中有居士不能閱讀的聲聞律藏 72 部、未受灌頂者不能閱讀的密教經 618 部，又有很多佛經有重複翻譯。把不能閱讀和重複翻譯的暫時擱置，則只需要讀經藏 338 部，居士可讀律藏 83 部，雜藏 40 部，論藏 133 部。經“365 壇法界普供養閱藏祈福大法會”數千人集體測試，1 年就可以通閱 338 部經藏和 83 部律藏，而且每天只需讀 5 小時左右。讀完不成問題。

不僅能讀完，還要能讀懂。為了能讀懂，我們對全部經藏作了詳細分類並按從易到難、由淺入深排序。先讀比較容易懂的事緣經，再讀人天乘，再讀聲聞乘經，再讀初機大乘經，最後讀講般若、深密等法義的大乘深經。在家可讀戒律分為居士戒和菩薩戒，居士戒適合在人天乘經之後讀，菩薩戒適合在初機大乘經之後讀。《大寶積經》和《大集經》本身包含多部佛經，為最大限度減少重複、增進理解，勘同和分類深入到了其中每一部經。

本版彙編（5.5 版）按從易到難、由淺入深的順序把全部經藏和居士可讀律藏編成 100 冊。順次讀下來，前一多半都能讀懂，難懂的是部分大乘深經。對這部分做更細緻的分類和排序，也可讓人多懂一些。大眾閱藏官網網址：<http://www.yuezang.org>；

本彙編採用 CBETA 2018 版電子佛典。CBETA 為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的簡稱，成立於 1998 年，免費提供電子佛典資料庫供各界作非營利性使用，其發佈的電子佛典資料庫可在網路上下載。編輯過程中我們也做了一些校勘，有修改處在頁底加校勘記說明。

佛經安置須知

- 一、經典應恭敬放在清淨高處以及其他書籍的上面，不可隨意扔放床上、座椅上等不淨處。
- 二、凡經書等法寶閱畢，可輾轉流通，贈送其他道友，不可任意燒毀或丟棄。
- 三、如手捧或裝于口袋攜帶時，不得低於腰部，不可挾腋下。
- 四、不得口吹經上灰塵，應以專用淨布拭去。
- 五、不可在經典所在的地方，有種種污穢行為。

讀誦佛經須知

- 一、經典乃三世諸佛之師，如來法身舍利，亦當作真佛看，不可作紙墨等看。禮誦持念，種種修持，皆當以誠敬為主。
- 二、不可躺著看經書，以口水沾指翻經頁，不可以汗手觸經。
- 三、經書上不可塗寫。不得一邊散心雜話，一邊看經書。
- 四、中斷不看時，應夾放紙條、書籤做記號。不可折頁、折角，或經書面朝下作“人”字形擱置。

保甯勇禪師示看經警策文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業也。

（一）端身正坐，如對聖容，則身業淨也。

（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則口業淨也。

（三）意不散亂，屏息萬緣，則意業淨也。

內心既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真源，庶研窮于法理，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于胸襟，智岳凝於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法雙忘，自他俱利。若能如是，真報佛恩。

閱藏儀軌

零、閱藏準備：

- 一、關閉手機，淨手等
- 二、準備經本、法器
- 三、焚香後，靜坐 5 分鐘清淨身口意三業準備閱藏

壹、前行：

一、頂禮三寶（三拜/三問訊）

二、淨三業真言

唵，娑嚩，婆嚩林馱，娑嚩達摩娑嚩，婆嚩林度憾。（三遍）

三、發願（三遍）

稽首禮諸佛 及法比丘僧 我今為自利 亦利諸有情
與諸善同修 正聞大藏經 傳承三聖學 令正法久住

四、稱佛號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五、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貳、正行：深入經藏 慎勿放逸

叁、結行：

一、補闕真言 南謨喝囉怛那，哆囉夜耶。佉囉佉囉。俱住俱住。摩囉摩囉。虎囉，吽。賀賀，蘇怛拏，吽。潑抹拏，娑婆訶。（三遍）

二、七佛滅罪真言 離婆離婆帝。求訶求訶帝。陀羅尼帝。尼訶囉帝。毗黎你帝。摩訶伽帝。真陵乾帝。娑婆訶。（三遍）

三、回向 閱藏功德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回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祈願 佛日增輝 法輪常轉 僧寶紹隆 國道遐昌

祈願 一切善業 三寶加被 順緣具足 廣度群生

四、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理大眾 一切無礙 和南聖眾

五、禮謝三寶（三拜/三問訊）

（注：此閱藏儀軌可以根據需要增加香贊、別回向等）

目 录

私呵味經.....	1
佛說七女經.....	15
佛說堅固女經.....	20
佛說轉女身經.....	25
佛說月上女經卷上.....	44
佛說月上女經卷下.....	56
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	67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71
大方廣如來祕密藏經卷上.....	89
大方廣如來祕密藏經卷下.....	101
大寶積經妙慧童女會.....	112
大寶積經無畏德菩薩會.....	117
大寶積經文殊師利授記會卷上.....	135
大寶積經文殊師利授記會卷中.....	147
大寶積經文殊師利授記會卷下.....	161
大方等大集經卷第十九.....	172
寶幢分第九魔苦品第一.....	172
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中往古品第二.....	180
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中魔調伏品第三.....	187
大方等大集經卷第二十.....	197
◎寶幢分第九三昧神足品第四.....	197
◎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中相品第五.....	206

大方等大集經卷第二十一.....	215
◎寶幢分第九中陀羅尼品第六.....	215
◎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中護品第七.....	225
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中授記品第八.....	227
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中悲品第九.....	230
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中護法品第十.....	231
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中四天王護法品第十一.....	233
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中曠野鬼品第十二.....	236
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中還本品第十三.....	239

私呵昧經

(一名菩薩道樹)

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王舍國竹園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誓心長者子，名私呵昧，與五百弟子俱出王舍大國，欲到竹園中。未至，遙見佛經行，身色光明無央數變biàn，非世俗所可聞見。

五百弟子自相與語讚歎言：“佛端正無比，威神乃爾。以何因緣於世有是？作何等行，積何功德，能得是身？當往問之。”五百弟子皆以恭敬意，戰慄lì肅然，衣毛起豎，前為佛作禮，却住一面。

私呵昧便前白佛言：“佛身乃爾，非世所見。何因致是？本行何等，積jī何功德？”

佛問私呵昧言：“若見何等，言‘佛身乃爾，非世所見’？”

私呵昧便於佛前而說偈言：

“持想視不可見，	人中尊經行時，
足上下蓮花現，	形端正無可不。
空身慧能現法，	一切地皆震動，
丘墟xū者悉為平，	地高者則為卑。
若舉足經行時，	已經行於地時，
其身住地右轉，	其地轉無能知。
若下足蹈地時，	於經行便不見，
其跡處若如畫huà，	一切相皆悉見，
其相輪無有色，	然於地悉為現。
今所見非世有，	以是故知甚尊，
無有能見其頂，	亦不左亦不右，

亦不前亦不後， 一切處不可得。
當何因知其意？ 當何緣了其智？
用是故心所怪， 願為我分別說。
是慧身何從得？ 其根本云何致？
所施行何等法？ 當何作成其實？
願為我斷所疑， 解吾等所可疑。
其佛慧云何得？ 令吾等初發意，
願次第分別說， 菩薩等所當行，
可自致成衍yǎn事， 得神足到十方。”

佛言：“善哉！善哉！私呵昧！所問甚深！甚深！多所憂念，多所安隱wěn諸天及人。愍傷十方，欲使度脫，起諸菩薩大士意，皆令精進。”

佛告私呵昧言：“我為汝說之。諦聽！諦受！”

私呵昧即言：“受教。”

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當行六事，未起菩薩意便起求。何等六？一者依佛住；二者入正道不復還；三者內意自曉了；四者得善知識因自依；五者常有大願；六者無怯弱心，不厭智慧。是為六。”佛爾時說偈言：

“若有人依佛法， 入正道諦不還，
常依附善知識， 便從是得大願。
其內意以曉了， 如是不怯弱，
於智慧悉備bèi足， 如是者能受法。”

私呵昧白佛言：“以起意者，為有幾jǐ意喜？”

佛言：“以起菩薩意者，有六意喜。何等為六？一者以得喜意不離佛；二者受決語入正道；三者作醫王主，治人生、老、病、

死；四者我作將，從生死脫人於五道；五者我作海中大船師主，度脫海流人；六者我在冥中作大明主，破壞愚癡。是為六意喜。”

佛爾時說偈言：

“以得意不離佛，	受決語入正道，
作醫王愈一切，	如是行得可意。
我於世為尊將，	欲度脫眾厄難，
諸生死及老病，	一切人諸所著。
我所見勤苦人，	展轉墮五道中，
吾當作大船師，	至度脫海中人，
於冥中作大明，	有盲者悉與眼，
諸諛諂及愚癡，	一切人與智慧。”

私呵昧白佛言：“以何喜意，為有幾jǐ功德休息？”

佛言：“以起菩薩意者，有六事身意得休息。何等為六？一者以得從地獄、禽獸、餓鬼勤苦脫出，身意得休息；二者以得脫於八難處；三者以得脫諦，不復入九十六種道；四者以得度應儀、各佛法；五者以得在第一法器，不復轉；六者以住佛嚴教，不斷佛道。是為六功德休息。”

佛爾時便說偈言：

“以度脫諸惡道，	身遠離八難處，
諸外道不受名，	如是輩悉遠離。
於應儀及各佛，	一切人諸著者，
悉過度起尊意，	一切法過其上。
我今為諸法器，	一切佛及與法，
亦不斷佛嚴教，	以是故得可意。
虛空體常可盡，	於影響亦可見，
不如是勇猛者，	行無邊不可盡。”

私呵昧白佛言：“起菩薩意者，當復行何等法所可作者？”

佛言：“起菩薩意者，當向行六事。何等為六？一者當行布施，二者當持戒，三者當忍辱，四者當精進，五者當一心，六者當行智慧。是為六事行。”佛爾時便說偈言：

“布施者大施與， 若作行當護戒，
忍辱者及精進， 以過禪、智慧上，
即於前受慧語， 於人中為當雄，
是功德其獨尊， 諸菩薩所當行。
如是者於一切， 行特異無有雙，
所在處為尊雄， 見持過無數供。”

私呵昧白佛言：“菩薩欲得無所從生法忍，當何以致之？”

佛言：“菩薩有六事行，疾得無^{wú}所從生法忍。何等為六？一者不計有身，二者不計有人，三者不計有壽，四者不計有形，五者不計無有，六者不計常有。是為六事行。菩薩從是疾得無所從生法忍。”佛爾時便說偈言：

“吾我、人及與壽， 亦不計有是形，
心不念有與無， 智慧者當遠離。
口所說因緣法， 其因緣無所有，
一切法無所起， 以是故得法忍。”

私呵昧白佛言：“菩薩大士已得無所從生法忍，用幾^{jǐ}事得一切智？”

佛言：“菩薩大士已得無所從生法忍，有六事得一切智。何等為六？一者得身力，二者得口力，三者得意力，四者得神足力，五者得道力，六者得慧力。”

私呵昧白佛言：“何等為身力？”

佛言：“身力者，牢強如金剛，無瑕xiá穢huì，火不能燒，刀不能斷，一切人無能動搖者。是為身力。”

“何等口力？”

佛言：“口力者，有六種聲，如來口所說聲，能遍三千大千日月。是為口力。”

“何等意力？”

佛言：“意力者，悉使百千億魔來，不能動搖佛一毛。是為意力。”

“何等為神足力？”

佛言：“神足力者，持一足指，能震動三千大千日月，其中人民無有驚怖者。是為神足力。”

“何等為道力？”

佛言：“道力者，十方諸佛為一切人說經法，中無空缺，各得其所。是為道力。”

“何等為慧力？”

佛言：“慧力者，一切人意所知、行所知、念可知、念脫知，以一時悉合會，彈指頃持智慧，所可知、所可見、所可學，皆悉知、見、覺。是為慧力。已得無所從生法忍菩薩大士，以是六事得一切智。”佛爾時便說偈言：

“身勇猛不可計，	無有能破壞者，
若以火及與刀，	終不能害是身。
一切人及與力，	若以杖亦罵詈lì，
欲危身不能傾，	亦不能動其毛。
大音聲聞梵天，	常住止無所畏，
所說法開三千，	無能有過è是言。
意尊貴難可當，	諸菩薩性自然，

魔一億欲嬈rǎo亂， 終不能動其意。
其神足悉以備bèi， 便能動是天地，
已成是神足者， 便能覺得為尊。
若以得成道覺， 即能覺致尊雄，
佛與皆悉具足， 便從是轉法輪。”

私呵昧白佛言：“已成一切智，如來、無所著zhuó、正真覺用幾jǐ法住？”

佛言：“成一切智，童孺rú！如來用六法住。何等為六？一者佛十種力，二者四無所畏，三者佛十八法不共，四者有大哀，五者一切無能見佛頂者，六者有三十二大人之相。是為六法住。”

佛爾時便說偈言：

“十種力是佛力， 四無畏悉已過，
一切度諸法上， 以是故人中將。
以得成無蓋哀， 無有能見佛頂，
亦非天及與龍、 一切人不能見。
如是者勇猛相， 以遍布三十二，
是一切皆以成， 便得為人中上。”

私呵昧白佛言：“已得一切智，如來、無所著、正真覺，用幾jǐ法滅度？”

佛言：“已得一切智，童孺！如來用六法滅度。何等為六滅度？

“時，童孺！如來便留五分滅度。何等為五？一者戒身，二者定身，三者智慧身，四者度脫身，五者度脫示現身。是為留五分不滅。愍傷一切人故。

“滅度時，童孺！如來以無央數事，讚歎、稱譽比丘僧功德，令人布施，哀愍一切人故。

“滅度時，童孺！如來因散身骨令如芥子，哀傷一切人故。

“滅度時，童孺！如來為諸菩薩說我所以索無上正真道者，但用愍傷一切人故。

“滅度時，童孺！如來用十方人故，因說十二部經，令一切人各得其所。何等十二？一者聞經，二者說經，三者聽tīng經，四者分別經，五者現經，六者譬喻經，七者所說經，八者生經，九者方等經，十者無比法經，十一者章句經，十二者行經。是為十二部經。

“哀護hù一切人故，滅度時，如來因廣說四自歸。何等為四？一者但取要不取識shí；二者但取法不取識；三者但取慧不取形；四者但取正不取說。是為四自歸。已得一切智，童孺！如來以是六法滅度。”

佛爾時便說偈言：

“佛爾時將滅度，	為一切現安隱wěn，
為十方留五分，	悉愍傷人、非人。
住舍利於世間，	為一切破碎骨，
如芥子深粟分，	其得者莫不尊。
其於是供養者，	人非人快無極，
於天上及人中，	所生處無勤苦。
如見我供養時，	滅度後及舍利，
其有意清淨者，	是二事無差特。
佛囑累比丘僧，	於尊貴無有上，
在其中大施與，	受福德天與人。
留經戒十二部，	佛住此於十方，
諸菩薩所當行，	今數習起好心，

十道地三篋qiè經， 及普明度無極，
哀一切人非人， 於後世作示現。
便廣說四自歸， 一切無持諸法，
哀世俗說是經， 佛爾時便滅訖。”

爾時私呵昧童孺便於佛前說偈言：

“我亦當復取佛， 善哉快無上慧，
何所人聞是法， 不起生菩薩意？
今五百諸弟子， 皆以來在是間，
吾當令悉起意， 故勸勉菩薩行。
譬若如種樹者， 從潤澤得生芽，
以潤澤得長大， 便與莖及與節，
次得枝及與葉， 從枝葉故得花，
以有華便有實， 然其後便復生。
菩薩意亦如是， 從六法便得生，
因是意便能信， 以能作是法生。
是義諦現是經， 一切佛所可說，
次得枝及與葉， 然其後便復生。
如是樹得長者， 菩薩樹無有上，
若欲得倚是樹， 為一切作安隱。
如是法為大樹， 以是故為是佛，
悉愍傷一切人， 所當行菩薩行。”

私呵昧白佛言：“如來滅度後，有幾jǐ功德非應儀yí、各佛所能及？”

佛言：“童孺！如來滅度後，有六功德非應儀yí、各佛所及也。何等為六？一者如來滅訖後，舍利得供養，諸天、龍、鬼神、質zhì諒神、執樂神、金鳥神、似人形神、胸臆行神、人、非人，

皆來供養舍利，為作禮，無有極；二者如來滅訖後，人皆從三界得出——欲界、色界、無色界；三者如來滅訖後，四輩弟子行福供養比丘僧；四者如來滅訖後，十二部經悉遍布閻浮提內；五者如來滅訖後，若邊地及諸大國不解經法，無義理處，及諸外道法於其中當興xīng盛；六者如來滅訖後，若有人聞佛所行、佛神足、佛變化、佛智慧，多起愛清淨，恭敬起意，從是因緣，得生天上人中受福。是六功德，非應儀yí、各佛所能及。”

佛爾時便說偈言：

“以供養舍利者，	得為天及與人，
若供養比丘僧，	常擁護諸比丘。
住於法行法者，	以過度於三界，
若聞是法要者，	如其時便當作。
若邊地及諸國，	人聞是無上法，
若人聞佛功德，	便即起菩薩意。”

私呵昧白佛言：“云何無上正真道為諦？”

佛言：“有六法為諦。何等為六？一者眼離色是為諦；耳、鼻、口、身、意離色是為諦。”

佛爾時便說偈言：

“六非耳聲與眼，	於其中了無色，
不相視是為諦，	其欲學當如是。
耳與鼻不相連，	是身、口及與意，
莫令心起是事，	無所念是為諦。
無所想是為諦，	諸色著當遠離，
諸所有不相連，	是所謂為正諦。”

爾時私呵昧便於佛前說偈言：

“快善哉無念法， 何人聞不願樂？
諸恐懼皆度脫， 於愛欲無所著。”

佛爾時便為私呵昧童孺說偈言：

“若無禮於諸佛， 亦無敬於正法，
不親近於眾僧， 聞是教便不喜。
若有人無有信， 亦於戒甚狹劣，
以怯弱無精進， 於是法便不可。
多瞋怒蔽卒暴， 志迷亂不感分，
性輕易無智慮， 是曹輩便不樂。
若魔子與魔使， 及邪見外道人，
堅住疑在羅網， 聞是言不信受。”

私呵昧白佛言：“是曹輩非法器人，我當為作法器。唯願佛授吾決！”便於佛前說偈言：

“譬若壞器之人， 於大法不能持，
當用是過人故， 我為其作法器。
唯願佛授我決， 今至意從內發，
當親近善知識， 求菩薩與同志。
其貧者我令富， 不信者教令信，
弊惡者令持戒， 為人故皆擁護。
常為說忍清淨， 開導之使悔過，
及普明度無極， 蠕動類皆度脫。
以空法教導人， 令一切脫生死，
授菩薩發快心， 於法中所當行。
分舍利皆悉遍， 令眾生得安隱，
留經戒於十方， 令一切常習行。”

佛告私呵昧童孺言：“過去諸佛皆授若決已，我今亦當復授若決。今現在無央數國土諸佛轉法輪者，是諸佛皆復授若決已。”

私呵昧童孺從佛聞所授決，便大歡喜，即住虛空去地百四十丈，從上下來，以頭面著佛足，為佛作禮。

時五百弟子見大變biàn化，便於佛前說偈言：

“儻加教哀吾等，	唯願佛授我決，
後五濁弊惡世，	吾等輩當持法。
若數諫及罵詈lì，	弊惡人加捶杖，
爾時世有是人，	我當教自悔責。
爾時世我曹等，	諸苦惱皆當忍，
為一切人非人，	授吾等以要決。
吾等輩悉朽身，	不貪惜於壽命，
但願樂在空閑，	於供養無所慕。”

佛爾時便為五百弟子說偈言：

“是五百諸弟子，	今悉來在此間，
當爾時於後世，	皆當發菩薩心。
猶當更小勤苦，	於壽命當短少，
當是時所在處，	見供養無央數。
我初發菩薩時，	亦世世忍勤苦，
若曹學當如是，	便自致人中王。
法本空無吾我，	哀一切數說是，
我爾時於彼世，	為若等現形像。
諸菩薩皆歡喜，	讚歎言佛常在，
為一切作安隱，	示現人佛形像。
一切剎與十方，	今現在諸法王，
佛為諸菩薩故，	皆悉放大光明。
無勝慈弘大士，	今現在第四天，
數勸樂諸菩薩，	亦勸勉示深法。

爾時世作行者，	多有人皆發意，
如宿命有餘殃，	若意亂應畢罪。
志所索無厭極，	亦不能自飽滿，
他餘事不樂作，	常求佛菩薩行。
諸弟子莫愁憂，	雖勤苦不能久，
於是世壽終後，	便生上兜術天。
當願生安隱國，	壽無極法王前，
妙藥王國土中，	無怒佛教授處。
常當願到彼生，	於是世壽終後，
便於彼得神足，	悉供養諸佛前。
行六法得自成，	今佛時悉授決，
皆度脫三惡道，	以遠離八難處。
諸邪道及大網，	以裂壞得脫去，
無所著緣一覺，	於其中悉過上。”

爾時五百弟子聞佛授與決，皆大歡喜，即住虛空中去地二十丈，從上來下，為佛作禮，白佛言：“我等、私呵昧云何得封拜？”

佛爾時便笑，無央數色色各異，從佛口出，光照無央數佛國，還繞身三匝，於頂上便不見。

爾時阿難從坐起，正衣服，右膝著地，叉手，頭面著佛足，白佛言：“佛何因緣笑？既笑，當有意。”

佛爾時便為阿難說偈言：

“私呵昧在上頭，	弟子中師第一，
皆當共同一劫，	於人中為尊雄。
當於是賢善劫，	後五濁弊惡世，
悉於中畢其罪，	便從是得神足。
然其後神足具，	便飛到億剎土，
供養已便得佛，	其佛號蓮花上。”

爾時五百弟子於佛前讚歎佛說偈言：

“今佛說吾等輩，
教一切作功德，
我爾時時法王，
菩薩者道樹經，
若有人聞經問，
吾等輩皆勸佛，
今佛者一切父，
用子故加慈哀，
當爾時於是經，
便即起菩薩意，
大尊雄為具說，
若黠xiá人聞是法，
得封拜當為佛，
無央數不起念。
當住於閻浮提，
為一切廣說法。
便即起菩薩意，
願尊雄授與決。
常愍傷人非人，
大尊將分別說。
然於後起恭敬，
為人故問其義。
菩薩意有何德，
便發起菩薩意。”

佛爾時為五百弟子說偈言：

“若有聞便信者，
我一切授與決，
意所願勇猛大，
其志意甚清淨，
於色欲出三界，
持是意作功德，
一切人所作行，
若其意無所著，
若菩薩起經意，
有功德便教導，
菩薩事以具說，
其餘法不可數，
無量慧悉具足，
哀愍傷一切人，
菩薩樹無上尊，
皆當得人中王。
發菩薩便直前，
便得生清淨實。
便即起菩薩意，
疾得度三界去。
皆著於三界中，
菩薩者無有上。
為一切說道樹，
持是經能示現。
所當教悉以遍，
其法微不可說。
用是故得為佛，
常修習菩薩行。”

爾時阿難白佛言：“是經名為何等？當云何奉行之？”

佛語阿難：“是經名《菩薩道樹經》，若當諷誦持之！”

阿難白佛言：“何因名為《菩薩道樹經》？”

佛語阿難：“譬如種樹，稍稍生芽，後生莖、節、枝、葉、花、實。如是阿難！於是經初發意菩薩便得喜，從喜身意得休息，具足六度無極行變謀明德，便得無所從生法忍，具足一切智慧，轉於法輪乃至滅度，便分布舍利住後後法用。是故阿難！是名《菩薩道樹經》。”

佛說已，私呵昧童孺及五百弟子、諸比丘僧及天人、龍鬼、質諒神聞經，皆大歡喜，前以頭面著地，為佛作禮而去。

私呵昧經

佛說七女經

吳月支國居士支謙譯

聞如是：

一時佛遊於拘留國，在分儒(rú)達(dá)樹園，與千羅漢俱，菩薩有五百人，及諸天、龍、鬼神。

爾時拘留國中有婆羅門，名摩訶蜜，慳貪，不信佛法；大豪富，珍奇珠寶、牛馬田宅甚眾多；智慧無雙，為是國中作師，常有五百弟子，復為國王、大臣所敬遇。

是婆羅門有七女，大端正無比，黠(xiá)慧言語；從頭至足皆著金銀、白珠、瓔珞，隨時被服；常與五百女人俱，憙(xǐ)自貢高，恃(shì)怙(hù)端正，憍(jiāo)慢眾人；倚於富貴謂呼有常；每與國中人民共說義理，常得其勝。

爾時有迦羅越，名曰分儒達，聞此女大好，便至婆羅門所，謂言：“卿家中自呼是女端正，雖爾，當遍將至國中示人。若有人呵此女者，卿當雇我五百兩金；若不呵者，我當雇卿五百兩金。”

如是募(mù)九十日遍至國中，無有道此女醜(chǒu)者。爾時婆羅門即得五百兩金。

分儒達告婆羅門：“今佛近在祇樹園。佛知當來、過去、今現在事。又復至誠，終不妄言。當將往示佛。”

婆羅門言：“大善！”即與眷屬五百婆羅門，國中復有五百女人俱，相隨至佛所。

佛時為無數千人說法。各各前為佛作禮，却坐一面。婆羅門前白佛言：“瞿曇常遊諸國，寧見有好人端正如是女者不？”

佛便逆呵之：“此女不好，皆醜chǒu，無有一好處。”

婆羅門問佛：“是女一國中人無有道此女醜(chǒu)。今瞿曇何以獨道此女醜？”

婆羅門問佛言：“世間人以何為好？”

佛言：“世間人眼不貪色，耳不聽受惡聲，是則為好；鼻不嗅香，口不嘗cháng味，是則為好；身不貪細滑，意不念惡，是則為好；手不盜取人財物，口不說人惡，是則為好；不貢高、綺語，知生所從來，死有所趣，是則為好；信布施後當得其福，是則為好；信佛，信法，信比丘僧，是則為好。”

佛告婆羅門：“顏色好，不為好；身體好，不為好；衣服好，不為好；二言、綺語，不為好；心端意正此乃為好。”

分儒達即自還得五百兩金。

佛告婆羅門：“昔者有城，名波羅奈，從地底去，佛、諸當來佛皆於是上坐。爾時有國王，名機(jī)惟尼，作優婆塞，大明經，為佛作精舍。王有女，悉為優婆夷，明經智慧，端正無雙，身上皆著金銀、琥珀、珠寶，被服甚好。第一女字羞耽(dān)，第二女字須耽摩，第三女字比丘尼，第四女字比丘羅(luó)輜(zī)，第五女字沙門尼，第六女字沙門密，第七女字僧大薩耽(dān)，常以佛正法齋(zhāi)戒、布施訖竟，七女便相將至父王正殿，白言：‘我曹姊(zǐ)弟欲相隨到塚(zhǒng)間遊觀。’

“王言：‘塚間大可畏，但有死人骨髮，形骸狼藉(jí)，支散在地；諸悲哀者、啼哭者滿其間；有虎、狼、野獸、鷄(chī)梟(xiāo)，主噉(dàn)死人肉血。汝曹姊弟何為塚間？我宮中有園觀、浴池，中有飛鳥、鴛鴦相隨而鳴；中有眾華，五色光目；芝草奇樹，眾果清涼，恣意所食，極可遊觀。汝曹姊弟何為塚間？’

“七女即報言：‘大王！眾果美食何益萬分？我見世間人老時命日趣死，人生無有不死者。我曹非小兒，嘗cháng為餘食所惑！王哀念我姊弟者，當聽(tīng)我曹姊弟到城外觀死人。’如是至三。

“王言：‘大善！聽汝姊弟所為。’

“爾時七女即與五百嫖女嚴駕出宮門。七女即解頸下瓔珞散地，國中時有千餘人見之，隨後拾取珠寶。歡喜遂到城外塚間，大臭，處不淨，但聞啼哭聲。諸嫖女及人民身體肅然，衣毛為豎。七女直前視諸死人，中有斷頭者，中有斷手足者，中有斷鼻耳者，中有已死者，或有未死者，中有梓zǐ棺者，有席中裹者，有繩縛者。家室啼哭，皆欲令解脫。七女左右顧(gù)視死人眾多。復有持死人從四面來者，飛鳥、走獸共爭來食之。死人臙(pāng)脹(zhàng)，膿血流出，數萬億蟲從腹中出，臭處難可當。七女亦不覆鼻，直前繞之一匝，即自相與言：‘我曹姊弟身體不久皆當復爾。’

“第一女言：‘寧可各作一偈，救死人魂魄耶？’六女皆言：‘大善！’

“第一女言：‘此人生時好香塗身，著新好衣；行步眾中，細目綺視；於人中作姿，則欲令人觀之。今死在地，日炙(zhì)、風飄。主作姿則者，今為所在？’

“第二女言：‘雀在瓶中，覆蓋(gài)其口，不能出飛。今瓶已破，雀飛而去。’

“第三女言：‘乘車而行，中道捨車去，車不能自前。主使車行者，今為所在？’

“第四女言：‘譬如人乘船而行，眾人共載而渡水，得岸便繫(xì)船。棄(qì)身體去，如棄船去。’

“第五女言：‘有城完堅，中多人民，皆生長城中。今城更空，不見人民，為在何所？’

“第六女言：‘人死臥地，衣被常好，從頭至足無有缺減。今不能行，亦不能動搖。其人當今為在何所？’

“第七女言：‘一身獨居，人出去其舍(shè)，舍中空無有守者，今舍日壞(huài)敗。’

“爾時第二忉利天王釋提桓因坐即為動搖，聞七女說經，如伸臂頃，即從天上來下，讚七女言：‘所說大善！欲願得何等？所願者，我能為汝得之。’

“七女俱言：‘卿是釋天乎？梵天耶？不見卿來時，自然在我前，使我知之。’

“即報言：‘諸女！我是釋提桓因。聞說善言、好語，故來聽之。’

“七女言：‘卿屬者欲與我曹願。卿是第二忉利天上最尊，當為我等得之。我姊弟請說所願。’

“第一女言：‘我願欲得無根、無枝、無葉(yè)之樹，於其中生。是我所願也。’

“第二女言：‘我欲得地上無形之處、無陰yīn陽yáng之端，願欲於其中生。’

“第三女言：‘人於深山中大呼，音響(xiǎng)四聞耳，不知所在。我願於其中生。’

“釋提桓因報言：‘且止！我不能得是願。諸女欲得作釋梵、四天王、日月中尊，是則可得。今女所願，實我所不知。’

“七女答言：‘卿是天上獨尊，有威神，何以不能得此願？卿譬如老牛，不能挽車，亦復不能耕犁，無益於主。’

“釋提桓因報言：‘我聞說經，故來聽之。非我所知，即便辭(cí)謝。’七女默然無報。

“爾時空中有天言：‘今迦葉(shè)佛近在惟于陵聚中，何不往問迦葉佛？’七女聞之大歡喜，即與五百婁女、隨來觀者，塚間喪亡、悲哀、啼哭者復有五百人，俱發意往。

“時迦葉佛為無數千人說法，悉各前為迦葉佛作禮，却坐一面。

“釋提桓因白佛言：‘我向者聞國王七女說經，故來聽之。

七女便從我索是願言：“我欲得無根、無枝、無葉之樹；無形之處、無陰陽之端；深山大呼，音響四聞，不知所在。”我時不能報答，願佛為七女解說其意。’

“迦葉佛言：‘善哉！發問多所過度。是事羅漢、辟支佛尚不能知此事，何況於汝？’

“是時迦葉佛便笑，五色光從口出，照滿佛刹，還繞身，從頂上入。

“侍者前長跪，問迦葉佛言：‘佛不妄笑，願聞其意。’
迦葉佛告薩波羅：‘汝見是女不？’‘唯然已見。’

“‘此國王七女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已來，供養五百佛已，當復萬佛，却後十劫悉當作佛，皆同一字，號名復多羅賁bì，刹土名首陀波。其佛壽三萬歲，是時人民被服、飲食譬如第二忉利天上所有。佛般泥洹後，經道留止八千歲乃盡。是佛時說法，當度七十五億萬人令得菩薩及羅漢道。’

“迦葉佛授七女別時，即踊躍歡喜，便住虛空中，離地二十丈，從上來下悉化成男子，即得阿惟越致。五百婇女及千五百天與人，見七女化成男，踊躍歡喜，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一千人遠離塵垢，皆得法眼。”

佛告婆羅門：“此國王七女富樂、端正、豪貴，尚不恃shì身作綺好。所以者何？用念非常，是身不可久得故。一切世間人但坐愚癡故，墮十二因緣便有生死。人生若皆由恩愛，從生致老，從老致病，從病致死，從死致啼哭，得苦痛。人生若皆從恩愛，當自觀身，亦當觀他人身。坐起當念身中惡露、涕唾、寒熱、臭處不淨；如是何等類，身一壞時，還化作蟲，自食其肉，骨節支解，消為灰土。還自念：‘我身死亦當如是。’不當恃身作綺好，當念非常。若人施行善，不自貢高、綺語者，死後皆生天上；若

施行惡者當入泥犁中。女人所以墮泥犁中多者何？但坐嫉妬dù，姿態tài多故。”

佛說是時，婆羅門女即踊躍歡喜，解身上珠寶用散佛上。佛威神令所散住虛空中化作寶蓋，中有聲言：“善哉！如佛所言無有異。”

佛爾時便感動放威神，於座上以足指按地，三千大千刹土皆為大動；光明照十方，百歲枯樹皆生華菓，諸空溝gōu澗(jiàn)皆自然有水，箜篌樂器不鼓自鳴，婦女珠環皆自作聲；盲者得視，聾者得聽，瘂者得語，僂(yǔ)者得伸，拘躄(bì)者得愈，手足病者得愈，狂者得正，被(bèi)毒者毒不為行，拘閉者悉得解脫，百鳥狸獸皆相和悲鳴。爾時拘留國中人民無男、無女皆大歡喜，和心相向若得禪。

佛作是變(biàn)化時，拘留國王捐珠，踊躍歡喜，及百大臣、婆羅門女，與其眷屬及五百婆羅門，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復有五百比丘得羅漢道；國中五百人悉須陀洹道。

佛說是經已，菩薩、比丘僧、優婆塞、優婆夷、國王、大臣、長者、人民、諸天、鬼神、龍，皆大歡喜，前持頭面著地，為佛作禮而去。

佛說七女經

佛說堅固女經

隋北印度三藏那連提耶舍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都娑羅國舍婆提城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佛告諸比丘：“汝今諦聽！當為汝說。若有女人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先當作如是念：‘一切女人所有諂曲、

嫉妬dù、貪瞋、邪偽一切惡事，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因緣故，於未來世更不復生。’以是義故，諸女人等，必定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佛說是語時，眾中有一優婆夷，名曰堅固，即從坐起整理衣服，合十指掌而白佛言：“世尊！我今為欲利益一切眾生故，為欲施一切眾生安樂故，為欲憐愍一切世界眾生故，為欲度脫一切天人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世尊！我於過去無始生死未來無際流轉不生怖畏，但為不斷佛種故，不斷如來種故，不斷一切智種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修菩薩行。

“世尊！我今為欲安隱一切眾生故，發菩提心，無救護者為作救護故，無親友者為作親友故，無歸依者為作歸依故，無舍宅者為作舍宅故。”

是時長老舍利弗，在大眾中作如是念：“此堅固妹，為與一切眾生作親友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是發心因緣故，世間則有聲聞、辟支佛。”作是念已，即告女言：“妹！汝以發菩提心故，於未來世得見聲聞、辟支佛。”

是時，堅固女白舍利弗言：“我從昔來流轉生死，未曾得發如是菩提之心，今始得發；我今獲大善利，善得人身、善得壽命。於過去世遇善知識，未曾一念發聲聞、辟支佛心，以是因緣，今復能為一切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舍利弗告堅固女言：“汝今善得利益，善得人身，善得壽命，乃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汝所說，應如說行。”

時堅固女即白大德舍利弗言：“如我所說，我必定修行。”

爾時，舍利弗復問堅固女言：“云何菩薩如說修行？”

女言：“舍利弗！菩薩不樂聲聞地，不樂辟支佛地，但樂如來身、如來地、一切智地。如是，大德舍利弗！是名菩薩摩訶薩如說修行。

“復次，大德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若布施時，願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求聲聞、辟支佛地；若持戒、若忍辱、若精進、若禪定、若修智慧時，願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求聲聞、辟支佛地，是名菩薩摩訶薩如說修行。”

舍利弗語堅固女言：“如說修行者得何利益？當為我說。”

時堅固女聞此語已，白舍利弗言：“何者是利，汝欲得見？”

舍利弗言：“妹！欲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利益。”

女言：“彼心相如幻，云何見有利益？”

舍利弗言：“若汝有智慧者，即於此身能盡苦得阿羅漢；若汝此身不能盡苦得阿羅漢者，汝之智慧即為大錯。”

女言：“大德舍利弗！若我此身得阿羅漢者，我之智慧即是顛倒，以我此身不取阿羅漢故，於當來世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當知我之智慧不名顛倒。”

時舍利弗謂堅固女言：“汝經幾jī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女言：“大德舍利弗！我非佛非阿羅漢，不知幾jī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舍利弗今得阿羅漢無漏智慧，應知我幾jī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舍利弗言：“我無智慧，不知汝幾jī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女言：“我願生生世世，不用如舍利弗智慧從他而解、從他生信；我願得如來、應、正遍知智慧，自知自覺。”

爾時，富樓那彌多羅尼子作是念：“我等住小乘地得小智慧，若見如來智，乃知我等所得智慧，最為狹劣住小地小智慧。”

爾時，大德舍利弗心念：“我等雖得阿羅漢果，不能廣利益眾生為大丈夫事，唯有大丈夫具丈夫法者，能多利益無量眾生。如堅固女，為自利益及利益一切眾生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作是念已，即問女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名為何法？”

堅固女言：“大德舍利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一切法中最上最勝更無過者，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次，舍利弗！所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我不見彼法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舍利弗言：“若不見有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汝云何發菩提心欲覺菩提？”

女言：“欲令行邪道眾生住正道故，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舍利弗聞此語已，又問女言：“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不見法、不見道、不見果。汝見何利益，欲覺菩提？”

女聞是已，語舍利弗言：“如是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國土中所有弟子，如舍利弗、目犍連等，見此事故，我欲覺無上菩提。”

舍利弗言：“妹！不可得法中云何欲覺？”

女言：“如是，如是！舍利弗！我正欲覺此不可得法。不可得法，非得非不得故，以是故，我欲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轉大法輪；轉法輪時，令三千大千世界眾生普得聞知。”

爾時，舍利弗問堅固妹言：“我云何知汝當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大法輪時，其聲遍滿三千大千世界？”

時堅固女即以右足大指按地，應時三千大千世界地大震動，唯舍利弗所坐之處其地不動。

時舍利弗作是念：“今此女人作大神通，乃能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地皆震動，何故唯我坐處其地不動？為是佛力？為是我力？”

爾時，世尊知舍利弗心生念已，告舍利弗言：“於此地中，乃往過去有千女人同號堅固，皆於汝所坐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現大神通受菩提記。於未來世彌勒出時，亦於此處有千女人同號堅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現大神力受菩提記，當得作佛號勝堅固如來、應、正遍知。”

時堅固女白佛言：“世尊！若佛菩提，非過去得、非現在得、非未來得者，云何世尊說有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

佛言：“如是，如是！佛非過去得、非現在得、非未來得。所以說有過去、未來、現在諸佛者，此但假名說有三世，非謂諸佛有去、來、今。”

爾時堅固女白佛言：“世尊！以此法自覺自知，不從他聞因緣故，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佛言：“善哉！善哉！能如是知，未來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女言：“世尊！無有見如是法不得菩提者，是故我今必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言：“妹！汝未來世教化眾生耶！”

女言：“世尊！無有見如是法不教化者，是故我今必定當能教化眾生。”

佛言：“汝於來世作大導師耶！”

女言：“世尊！無有見如是法不作導師，是故我今必定當得作大導師。”

爾時，天帝釋持曼陀羅花於佛前立，以所持花與堅固女，作如是言：“汝持此花以散佛上。”時堅固女受此花已，以散佛上，以佛神力住於虛空。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諸佛法爾：若微笑時，青、黃、赤、白、紫頗梨色，種種雜光從口中出，其光遍照至乎梵天，還至佛所遶佛三匝，還從頂入。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諸佛非以無事及小因緣而便微笑；何因緣故如是微笑？”

佛告阿難：“汝見此堅固女不？是女於此命終，捨女人身得成男子，於星宿劫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曰普見如來、應供、正遍知。其普見佛初會說法，有二十百千萬億人得盡諸漏，棄捨重擔證阿羅漢；第二說法，有一十五百千萬億人得阿羅漢；第三說法，有一十百千萬億人得阿羅漢；從是已後，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眾得阿羅漢果。

“如是，阿難陀！彼普見如來剎土之中，無有地獄、餓鬼、畜生，其國眾生悉皆成就十善業道，不修商賈gǔ農nóng作，其佛國土有無量功德。是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彼人所不應起輕慢心，唯有如來明知此事，非餘聲聞、辟支佛等所能了知。是故，阿難！若有愛樂我者、尊重我者，不應於菩薩所生輕蔑miè心。”

佛說此法已，長老阿難、大德舍利弗、堅固優婆夷，及一切天人等，聞佛說法，皆大歡喜。

佛說堅固女經

佛說轉女身經

宋罽賓三藏曇摩蜜多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一千人俱，菩薩八千，皆是眾所知識。或有他方佛土來在會者，及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與百千眷屬俱來在會。爾時世尊四眾圍遶而為說法，初語亦善、中語亦善、後語亦善，文義巧妙，具足顯說梵行之相。

爾時會中有婆羅門，名須達^{dá}多，其妻淨日身懷^{huái}女胎，在眾中坐。其所懷女雖處胎中，諸根具足不雜^{zá}垢穢^{huì}，一心合掌向佛聽法，欲有所問。

爾時，尊者阿泥盧^{lú}豆，已得不增減明淨天眼，過於人眼，見淨日身中所懷之女，諸根具足不雜垢穢，一心合掌向佛聽法，欲有所問。爾時尊者阿泥盧豆見是事已白佛言：“世尊！是淨日所懷之女，諸根具足不雜垢穢，一心合掌向佛聽法，欲有所問。”

佛言：“阿泥盧豆！我先明見此女在胎而不說之。所以者何？若有眾生不信如來誠諦之言，此人長夜受大苦惱！”

爾時世尊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悉令周遍。復以神力，令此眾會皆見此女在母胎中，諸根具足不雜垢穢，一心合掌向佛聽法，欲有所問。

爾時世尊出一切眾生樂聞之音——其音清淨，所謂易解聲、質直聲、清淨聲、可適耳根無過失聲、能令身心生歡樂聲、離諸煩亂^{luàn}如淨月聲、美妙相續不斷絕聲、不麤^{cū}強^{qiáng}聲、善入人心能去貪欲瞋恚^{huì}愚癡之聲、令人歡喜信樂之聲、過梵音聲、如雷震聲、如天樂聲、如師子吼演法之聲、於百千萬億阿僧祇那由他劫積^{jī}集善根果報^{bào}之聲——以如是等和雅音聲，而告女言：“汝為何事而來聽受，欲有所問？”

佛威神故，女在胎中而白佛言：“世尊！有諸眾生貪著我見，虛妄分別從顛倒生——無有眾生起眾生相，無我計我，無命無人、無有長養，計命、人、長養——為如是等諸眾生故，欲有所問。

“復有眾生貪著我見，於一乘道不能解了，欲為開悟一乘道故。

“復有眾生為無明、有、愛之所覆繫_{xì}，不能解了明解脫法，欲令解了明解脫故。

“復有眾生為貪欲、瞋恚、愚癡盲冥之所覆蔽，不能進求空、無相、無作三解脫門，欲令修證三解脫故。

“復有眾生墮_{duò}四顛倒，無常計常，苦謂為樂，無我見我，不淨見淨，欲為解說四諦法故，所謂是苦，是苦集，是苦滅_{miè}，是苦滅道。

“復有眾生為五蓋_{gài}所覆，不修五根，欲令具足五根法故。

“復有眾生貪依六入，不證六通，欲為解說六通法故。

“復有眾生樂七識_{shí}住，不能曉了七菩提分，欲為解說七覺法故。

“復有眾生行八邪道，不能解了八聖_{shèng}道分，欲為解說聖道分故。

“復有眾生心懷_{huái}九惱_{nǎo}，不能得入九次第定，欲為解說諸禪解脫三摩提故。

“復有眾生住十惡業_{yè}，不能勤修十善業道，欲令滿足十善道故。

“復有眾生墮於邪聚或不定聚，於無漏法便為非器，欲令曉了正聚法故，欲令眾生成就善根，而自調伏，隨所願求而為說法。
世尊！我今為如是等諸因緣故，向佛聽法欲有所問！”

爾時一切眾會歎_{tàn}未曾有，而作是言：“如來之法甚為希有！菩提薩埵_{duǒ}雖處胎中，饒益眾生法言不廢_{fèi}。若善男子、善女人有見聞者，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此女以佛神力，猶如後邊身菩薩，從母右脇_{xié}忽然化生。

此女福慧因緣力故，令其母身無諸惱患，平復如故。其女生已未久之間，地大震動，雨眾天華，一切樂器不鼓自鳴，陸lù地生華大如車輪，種種莊嚴、色香、妙好悅可人心，有百千葉yè，黃金為莖，白銀為葉，馬瑙nǎo為鬚xū，赤真珠臺tái。女在上立，身形猶yóu如二三歲suì兒，顏貌端政，甚可愛敬，皆從前世善果報生。

爾時，釋提桓因持天衣瓔珞，往詣其所，而語之言：“善女！著此衣服瓔珞，莫裸luǒ形立！”

女報釋提桓因言：“夫為菩薩不以是衣服、瓔珞而自莊嚴。所以者何？菩薩恒以菩提之心以為衣服瓔珞而自莊嚴，則勝shèng一切世間天、人莊嚴。

“復次，憍尸迦！菩薩有十種衣服瓔珞而自莊嚴。何等為十？所謂不失菩提之心，不忘廢fèi深心；

“常以大慈，為一切眾生而作救護hù；

“大悲為本，勤行精進；

“度諸眾生，不捨、成就一切眾生；

“常以慚愧莊嚴身、口、意業yè；

“一切物施不望其報bào；

“持諸戒行，頭陀功德終不違wéi犯；

“住忍辱力，能忍難忍；

“以正方便求勝善根；

“其心雖住禪無量等諸三昧中，終不求證zhèng非時解脫。

“憍尸迦！是名菩薩十種衣服瓔珞莊嚴，於一切時常不遠離。

“復次，憍尸迦！菩薩以相好嚴身，勝諸瓔珞，而此相好從福慧生。何等福慧？所謂種種布施愛重之物能捨與他，於諸眾生無恚恨心，常求善行，不限布施令他滿足，觀一切眾生皆是福田。憍尸迦！是名菩薩第一衣服瓔珞莊嚴。若菩薩欲證聲聞、辟支佛

乘，不名莊嚴。若住慳心、破戒心、瞋恚心、懈怠心、亂想心、惡慧、雜諸煩惱卑小之心，我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驚怖悔恨，則非菩薩莊嚴。所以者何？遠離菩薩莊嚴法故。”

爾時眾會聞說菩薩諸莊嚴法，有萬二千諸天及人先種善根，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世尊告此女言：“汝可受是釋提桓因衣服瓔珞。”

女白佛言：“世尊！我不堪受。所以者何？共我志同，應同衣服瓔珞莊嚴。而此帝釋願求小智，所樂卑下，厭患生死，常懷怖畏，欲速入涅槃；恒從他邊biān聽受法要，所有慧明惟獨照己不及他人；如執zhí草束欲度江河，不能為人作淨福田；永離諸佛清淨智眼，不能曉了諸眾生根。

世尊！我今著堅固鎧kǎi，願求大乘，欲饒益一切，集大法船度未度者，求自然智轉于法輪，不於他人有所憚xī求，以如來智而自莊嚴，亦令一切悉得諸佛清淨智眼。世尊！我從彼國來生此間，欲見如來釋迦牟尼，禮拜供養，聽說法耳！彼佛、世尊自當與我衣服瓔珞，使我著之。”

爾時，眾會諸天人等皆作是念：“此女來處世界名何？去此近遠yuǎn，為在何方？彼國如來復名何等？今為現在說法教不？”

爾時世尊知此眾會心之所念，告舍利弗言：“東南方去此世界過三十六那由他佛土，有世界名淨住，佛號無垢稱王如來、應、等正覺，今現在說法。舍利弗！此女從淨住世界沒mò，來生此間，欲成就眾生，亦欲禮拜供養於我，聽說法教。”

佛說是已，未久之間，彼無垢稱王如來發愍念心，即以神力送諸菩薩所著衣服瓔珞莊嚴來在女前，懸xuán虛空中，又出聲言：“善女！淨住世界無垢稱王如來遣此衣服瓔珞與汝，汝可著之，當如此間諸菩薩等。若著衣服、瓔珞莊嚴，即時皆得具五神通，

汝亦應爾！”

其女爾時於虛空中取衣服瓔珞，即便著zhuó之。須臾yú之間，衣服瓔珞出妙光明，除如來光，其餘梵、釋、護世天王、日、月光明悉不復現。其女即時具五神通，下蓮華臺tái，行詣yì佛所。舉足下足，大地即時六種震動。到佛前已，頭面禮足，遶佛七匝，白佛言：“世尊！惟願如來為諸菩薩摩訶薩說攝菩提、增長之法，令諸菩薩於無上道而不退轉，過諸魔行，速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世尊告此女言：“若菩薩成就四法，能攝菩提亦令增長。何等為四？一者、淨心；二者、深心；三者、方便；四者、不捨菩提之心。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恒欲利益一切眾生；二者、常當慈心愍諸眾生；三者、當以大悲度脫眾生；四者、堅固精進具足一切佛法。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分別諸法多生信心；二者、遠離聲聞、辟支佛心；三者、樂觀勝法，欲具滿一切佛法；四者，勤行精進，必成其果。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離於憍jiāo慢；二者、除自大心；三者、敬重尊長；四者、易可教誨。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於來求者，不生恚恨；二者、捨一切物，不求其報；三者、已施不悔；四者、所有善根盡迴向菩提。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不破戒；二者、不穿戒；三者、不雜戒；四者、不濁戒。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性和能忍；二者、善護hù他意；三者、自護己身，終不犯他；四者、迴向菩提。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堅固精進；二者、明淨精進；三者、不怯弱精進；四者、迴向菩提。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身強堪能；二者、心強堪能；三者、善能修集諸禪及支；四者、恒不忘失菩提之心。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布施；二者、愛語；三者、利益；四者、同事。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慈心遍一切處；二者、大悲無有厭yàn倦juàn；三者、喜心深愛敬法；四者、捨心離於憎zēng愛。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聽tīng法無厭；二者、正觀思惟；三者、隨法能行；四者、迴向菩提。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知諸行無常；二者、決定知陰yīn是苦；三者、定知諸法而無有我；四者、定知涅槃是寂滅法。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得利不喜；二者失利不憂yōu；三者、雖有名譽，其心常等；四者、雖聞惡名，心亦不惱。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他毀不瞋chēn；二者、稱讚不喜；三者、遭苦能忍；四者、雖樂不逸，亦不輕他。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觀因；二者、知果；三者、離二邊見；四者、覺緣起法。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知內無我；二者、知外無有眾生；三者、俱知內外無有壽命；四者、畢竟清淨無人。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行空不畏；二者、觀guān無相，不沒mò；三者、不分別，無願；四者、樂觀諸法，無作。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不證zhèng苦智；二者、不證集智；三者、不證滅智；四者、不證道智。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深觀guān菩提；二者、不謗正法；三者、身在僧數，終不退轉；四者、於法不起諍訟。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能令貪欲不起；二者、亦不攀緣；三者、斷貪欲、瞋恚、愚癡；四者、及餘煩惱亦復如是。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於諸眾生心常平等；二者、等觀眾生皆是福田；三者、佛及眾生皆悉平等；四者、法及眾生亦悉平等。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不顯xiǎn己身；二者、不下他人；三者、不輕未學；四者、於已學者，愛敬如師。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遠yuǎn離lí無益之言；二者、恒求閑靜；三者、樂住阿蘭lán若處而無厭足；四者、勤求阿蘭若諸功德利。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少欲；二者、知足；三者、淨物知量；四者、樂行頭陀，不貪上妙衣服、飲食。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知己；二者、知他；三者、知時；四者、知義。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樂法；二者、樂義；三者、樂諦；四者、樂成就眾生。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內淨能護自心；二者、外淨能護眾生；三者、法淨行善之處；四者、智淨能離憍jiāo慢。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離我；二者、去我所；三者、除諸見；四者、斷愛恚huì。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善權quán攝慧；二者、慧攝善權；三者、大悲攝一切施；四者、精進攝一切道品之法。

“善女！菩薩成就如是四法，能攝菩提亦令增長。”

爾時世尊說此四法，能攝菩提亦令增長之。時會中有三萬二千諸天及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尊者舍利弗問此女言：“汝父母為汝作字，名曰何等？”

時女報bào言：“尊者舍利弗！一切諸法本無名字，雖隨分別而立名字，非是真實，無定主故。又尊者舍利弗！菩薩摩訶薩隨其所行而立名字：若得淨心，名淨心者；若逮深心，名深心者；若行方便，名淨方便者；若行布施，名善能施者；若修尸羅luó，名淨戒者；若住忍辱，名有忍力者；若勤精進，名著精進鎧kǎi者；若住諸禪，名常三昧者；逮得智慧，名大慧者；若住慈、悲、喜、捨，名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者；若住阿蘭lán若處，名閑居無事者；若不捨頭陀，名行清淨功德者；若樂集善法，名喜求法者。略而言之，隨其以何善根發趣大乘，而得名字。”

爾時世尊告舍利弗言：“當此女著衣服瓔珞之時，放大光明普照大眾，是故此女名無垢光，當憶持之。”

爾時尊者舍利弗復問無垢光女言：“汝從淨住世界無垢稱王佛所，受此女身來此間也？”

無垢光女答言尊者舍利弗：“彼佛世界無有女人。”

舍利弗言：“汝今何故以此女形來生此間？”

女即答言：“我今不以男形、女形，亦不以色、受、想、行、識來生此間。所以者何？尊者舍利弗！於意云何，如來所作化人，從一佛國至一佛國，為有男女、陰界、諸入差別相不？”

舍利弗言：“不也！所以者何？如來所化無有差別。”

女言：“尊者舍利弗！如如來所化無有差別，一切諸法皆悉如化；若知諸法悉同化相，從一佛國至一佛國不見差別。”

舍利弗言：“汝於諸法見無差別，云何能成就眾生？”

女答言：“尊者舍利弗！若於諸法見差別者，是則不能成就眾生；若於諸法不見差別，是則必能成就眾生。”

舍利弗問女言：“汝今為已成就幾jǐ所眾生？”

女答言：“如尊者舍利弗所斷煩惱。”

舍利弗言：“我所斷煩惱性無所有。”

女言：“眾生之性亦無所有。”

舍利弗言：“無性眾生何所成就？”

女言：“煩惱無性，復何所斷？”

舍利弗言：“無分別故，是名為斷。”

女言：“如尊者舍利弗所言，若不分別彼我，是亦名為成就眾生。”

舍利弗復問女言：“云何名眾生成就？”

女答言：“於諸有中不起染愛，是名眾生成就。”

舍利弗又問女言：“汝於三乘，為以何乘成就眾生？”

女答言：“尊者舍利弗！譬如空中等霑zhù甘雨，於上中下種子、苗稼、藥草、樹木皆令生長，其雨頗有分別相不？”

舍利弗言：“其水雖能生長苗稼，而無分別。”

“如是，舍利弗！諸佛、菩薩其所說法亦無分別，隨諸眾生於三乘道善根熟者而調伏之。”

舍利弗復問女言：“云何調伏？其義云何？”

時女答曰：“言調伏者，能觀guān邪道即是正道，是名調伏。所以者何？凡夫顛倒不能正觀，故不調伏。若觀邪道平等之相，不隨不願諸邪道者，是則名為畢竟調伏。又舍利弗！言調伏者，於我無我，亦名調伏。所以者何？無我見者，於諸煩惱nǎo不愛、不起，是名解脫。”

女問舍利弗言：“尊者得解脫耶？”

舍利弗言：“我得解脫。”

女言：“誰縛汝者言得解脫？”

舍利弗言：“無有縛者而得解脫，而其本性是解脫相，是故我言得解脫耳！”

女言：“若其本性無縛、無解，是解脫相，汝何故言我得解脫？”

舍利弗言：“一切諸法皆解脫相，是故我言我得解脫。”

女言：“如尊者舍利弗所言，若知諸法皆解脫相，是則名為究竟解脫。”

舍利弗言：“若諸漏盡阿羅漢所說，汝今所說等無有異。”

女言：“尊者舍利弗！今我亦是漏盡阿羅漢。”

舍利弗言：“以何緣故而作是說？”

女言：“我亦遠yuǎn離lí一切塵垢，緣覺、聲聞所有道品，我悉知見而不願樂，惟求佛智。是故我言：‘是阿羅漢！諸漏已盡。’”

舍利弗言：“頗有因緣而諸菩薩作羅漢耶？”

女答言：“有！”

舍利弗言：“以何緣有？”

女言：“若有眾生先種善根，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作是言：‘我是阿羅漢！為眾生說證羅漢法。’是名菩薩作羅漢也。”

說此法時，二百比丘不受漏法，心得解脫。是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此女辯才，是佛威神、為自力耶？”

佛言：“是佛威神！其女亦自有辯才之力。”

爾時無垢光女白佛言：“世尊！今此會中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願樂欲聞：修何善行得離女身，速成男子，能發無上菩提之心？惟願世尊當為解說！”

爾時世尊欲利益成就四部眾故，告無垢光女言：“若女人成就一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一？所謂深心求於菩提。所以者何？若有女人發菩提心，則是大善人心、大丈夫心、大仙人心、非下人心、永離二乘狹劣之心、能破外道異論之心、於三世中最是勝心、能除煩惱不雜結習清淨之心。若諸女人發菩提心，

則更不雜女人諸結縛心。以不雜故，永離女身得成男子，所有善根亦當迴向無上菩提，是名為一。

“復次，女人成就二法，能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二？所謂除其慢心，離¹¹於欺誑，不作幻惑；所有善根，遠離女身，速成男子，悉以迴向無上菩提，是名為二。

“復次，女人成就三法，能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三？一、身業清淨，持身三戒；二、口業清淨，離口四過；三、意業清淨，離於瞋恚、邪見、愚癡。以此十善所生善根，願離女身，速成男子，迴向菩提，是名為三。

“復次，女人成就四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四？一、不害害；二、不瞋恨；三、不隨煩惱；四、住忍辱力。是名為四。

“復次，女人成就五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五？一、樂求善法；二、尊重正法；三、以正法而自娛樂；四、於說法者，敬如師長；五、如說修行。以此善根，願離女身，速成男子，迴向菩提，是名為五。

“復次，女人成就六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六？一、常念佛，願成佛身；二、常念法，欲轉法輪；三、常念僧，欲覆護僧；四、常念戒，欲滿諸願；五、常念施，欲捨一切諸煩惱垢；六、常念天，欲滿天中之天一切種智。是名為六。

“復次，女人成就七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七？一、於佛得不壞^{huài}信；二、於法得不壞信；三、於僧得不壞信；四、不事餘天，惟奉敬佛；五、不積聚慳^{qiān}惜，隨言能行；六、出言無過，恒常質直；七、威儀具足。是名為七。

“復次，女人成就八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八？一、不偏愛己男；二、不偏愛己女；三、不偏愛己夫；四、不專念衣服、瓔珞；五、不貪著^{zhuó}華飾、塗香；六、不為美食因緣，

猶如羅刹殺生食之；七、不悌lìn所施之物，常追憶之而生歡喜；八、所行清淨，常懷huái慚愧。是名為八。

“復次，女人成就九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九？所謂息九惱法：憎我所愛，已憎、今憎、當憎；愛我所憎，已愛、今愛、當愛；於我，已憎、今憎、當憎。是名為九。

“復次，女人成就十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十？一、不自大；二、除憍jiāo慢；三、敬尊長；四、所言必實shí；五、無嫌恨；六、不麁cū言；七、不難nán教；八、不貪惜；九、不暴惡；十、不調戲。是名為十。

“復次，善女！若有女人能如實觀女人身過者，生厭離心，速離女身，疾成男子。女人身過者，所謂欲、瞋、癡心并餘煩惱重於男子；

“又此身中有一百戶虫，恒為苦患、愁惱因緣。是故女人煩惱偏重，應當善思觀察：此身便為不淨之器，臭穢充滿，亦如枯井、空城、破村，難可愛樂，是故於身應生厭離。

“又觀此身猶yóu如婢使，不得自在，恒為男女、衣服、飲食、家業所須之所苦惱，必除糞穢、涕唾不淨；於九月中懷子在身，眾患非一，及其生時受大苦痛，命不自保，是故女人應生厭離女人之身。

“又復女人雖生在王宮，必當屬他，盡其形壽，猶如婢使隨逐大家，亦如弟子奉事於師，又為種種刀杖、瓦石、手拳打擲zhì，惡言罵辱，如是等苦不得自在，是故女人應於此身生厭離心。

“又此女身常被繫xì閉，猶如蛇、鼠在深穴中不得妄出。

“又女人法制不由身，常於他邊稟bǐng受飲食、衣服、花香、種種瓔珞嚴身之具、象、馬、車乘，是故應當厭離女身。

“又此女身為他所使不得自在，執zhí作甚多——搗dǎo藥yào、舂chōng米，若炒、若磨大小豆麥mài，抽毳cuì、紡疊dié——如

是種種苦役無量，是故女人應患此身。

“欲求永離^{lǐ}如是眾苦，當以此法教示餘人，常念如來所言誠實，讚歎出家，能報佛恩；當發此心，願離女身，速成男子，於佛法中出家修道，不復貪求花鬘、瓔珞、遊戲、園林、衣服、飲食嚴身之具。當觀：自身及侍立眷屬，猶如機^{jī}關^{guān}木人，筋牽屈申，舉下而已；

“此身虛偽，血肉所成，不久壞滅；

“此身如廁，九孔流出種種不淨；

“此身愚小之人於中起著，而恒四大所成；

“此身諸陰猶如怨家；

“此身虛偽中無堅實，如空聚落；

“此身無主，從父母生，復以行業而嚴飾之；

“此身不淨，純盛臭穢；

“此身即是屎尿之器，不久棄捐，無可貪處；

“此身歸死，出息、入息必當斷故；

“此身無我，如草木、瓦石；

“此身無作者，從因緣生；

“此身是眾鳥、狼、狗、野干之食，棄塚間故；

“此身是苦聚，四百四病之所困故；

“此身恒為風寒、冷熱等分眾病之所壞散，恒以藥力得存立故；

“此身不知恩，以飲食養之無止足故；

“此身無知，內無作者故；

“此身是後邊，必當死故。

“是故女人應當如是觀察此身，生厭^{yàn}離^{lí}心，修行善法。

“修善行時，若得新好花果可食之物，先奉諸佛、菩薩無上福田、師長、父母，然後自食。應作是念：‘如我今者以新花果，

施與尊重清淨福田，願離穢huì故女人之身，更得新好男子之身。’ ”

當佛說此法時，會中五百比丘尼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作是言：“我等所有善根，願離女身，速成男子。”

爾時會中有七十五諸居士婦，聞說此法心大歡喜，即持身上所著瓔珞以散佛上。佛神力故，所散瓔珞即於空中當佛頂上，化成七十五四柱寶臺tái，端嚴殊妙，甚可愛樂。臺中悉有眾寶之座，各有如來而坐其上，與比丘僧、菩薩大眾前後圍遶，自然顯xiǎn現。

爾時諸居士婦見此神變倍復歡喜，踊躍無量，前詣佛所，頭面禮足，右遶三匝，作如是言：“世尊！我等所有善根今悉合集，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得離女身，亦迴向無上菩提。世尊大悲，廣說女人受身過惡。悉如佛言，無不實者。我等今當勤修方便，永離如是諸惡過咎jiù。從今已去盡jìn其形壽，奉持五戒，淨修梵行，以此善根共一切眾生成等正覺。”

爾時尊者舍利弗語諸居士婦言：“姊zǐ妹能作如是大師子吼，甚為希有！然汝等夫為聽汝等修梵行不？應當問之！”

諸居士婦白尊者舍利弗言：“若我等各問其夫：‘我從何處來生此間，從此間沒mò當生何處？’雖為我夫而不能答，何用問為？尊者舍利弗！若問如來：‘我等從何處沒來生此間，於此間沒當生何處？’如來明見，悉為我等分別說之。是故如來，是我等父母，是我等所尊，是我等大師，是我等福田，是我等寶洲歸依之處。今修梵行，何用問其夫為？從今已去，我等勤修方便，更不屬夫如餘女人。所以者何？若人能除貪欲、瞋恚、愚癡諸結縛者，終不更能患累其人，今我身心便是我夫，心修梵行不亦快乎！又尊者舍利弗！若非我夫而作夫想，奪duó我命者，自守其心，

淨修梵行無悔恨也！”

爾時尊者舍利弗語諸居士婦言：“當勤方便離女人身。所以者何？女人之身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諸居士婦白尊者舍利弗言：“我等從今不復更起女人煩惱。”即禮佛足，而作是言：“世尊！今於佛前頭面禮足，不轉女身成男子者，終不起也！”

佛言：“諸姊zǐ妹！我常說言：‘或有女人能為男子勇猛之行。’然諸姊妹，有十六法若能修行，隨所願求，皆得從意。何等十六？一、戒清淨；二、心清淨；三、空清淨；四、無願清淨；五、無相清淨；六、無作清淨；七、知身業如影；八、知口業如響xiǎng；九、知意業如幻；十、知緣起法；十一、離二邊biān見；十二、善知因緣；十三、觀法如幻；十四、知法如夢mèng；十五、相法如炎；十六、深心寂靜。”

當佛說此十六清淨法時，大地震動。佛之威神，七十五居士婦其夫即時來詣yì佛所，各見其妻頂禮佛足，問尊者舍利弗言：“今我曹妻以何緣故頂禮佛足？”

舍利弗言：“此諸姊等聞佛解說離女身法，心大歡喜、踊躍無量，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盡其形壽奉持五戒，淨修梵行。今於佛前頭面禮足，作是誓言：‘若我於此不轉女身成男子者，終不起也！’又諸居士！汝當放此諸姊妹等，於佛法中出家修道。”

諸居士曰：“如尊者言，悉聽tīng出家。又尊者舍利弗！我等今者，於佛法中貪得出家，先度我等，然後女人。”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諸居士於佛正法欲得出家，願佛聽tīng之！”

佛告諸居士：“於我法中隨意出家。”

時諸居士白佛言：“願為我等出家！”

佛言：“善來比丘。”皆成沙門，袈裟著身，成就威儀yí。

爾時諸居士婦，佛之威神，自善根力正觀思惟，得離女身，
變biàn成男子。佛神力故，即昇虛空高七多羅樹，異yì口同音而
說偈言：

“諸法悉如幻，	但從分別生，
於第一義中，	無有男女相。
幻師以幻術，	於四衢qú道中，
化作男女像，	兵眾共鬪dòu戰zhàn，
皆共相侵害，	其事非真實。
我今觀生死，	如幻無有異，
如人於夢中，	造作種種事，
以其無真實，	覺已無所見。
諦觀於我見，	惟是陰、入、界，
無有真實體，	但從顛倒生。
譬如水中月，	可見不可捉，
法性同水月，	其實無去來。
亦如熱時炎，	見有動搖相，
或見是河池，	而無有真實。
諸法皆如炎，	其性無所有，
但從顛倒生，	畢竟無有我。
我本為女身，	而從顛倒生，
今觀男子身，	皆空無所有。
若有能知空，	不應分別生，
則於見中空，	身證無罣guà礙。
是佛境界力，	復從宿福生，
亦修現前法，	得離女人身。
若有諸女人，	欲成男子身，

當發菩提心， 所願便成就。”

爾時轉女身出家菩薩從虛空中下，頂禮佛足，語其本夫諸居士言：“善知識！汝曹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佛出世難，不生諸難亦復甚難；以大悲心為諸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此亦復難！若人能發菩提之心，則為供養去、來、今佛。”

時諸比丘語轉女身諸菩薩言：“汝曹皆是我等大善知識shí，能教化我等，為眾生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今於佛前發菩提心，願未來世得成為佛，悉如世尊釋迦牟尼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

爾時轉女身諸菩薩等白佛言：“世尊！願為我等出家，莫如善來比丘出家之法，亦不欲於聲聞人邊biān而得出家！”

爾時世尊告彌勒菩薩：“汝當為此諸善男子如法出家。”

彌勒菩薩白佛言：“唯然，世尊！當為出家。”

爾時無垢光女詣yì其母所，白言：“阿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若母發心，我為已報bào阿婆之恩。”

母言：“我已發心！所以者何？汝於十月在我腹中，從是已來，不生慳心、破戒心，瞋恚、懈怠、亂念、惡慧、邪見、貪欲、瞋恚、愚癡之心，常歡喜踊躍，身心安樂，恒於夢中見諸如來共比丘僧前後圍遶而為說法。我於是時心自念言：‘今我腹中所懷之子必是菩薩！’我於夢中見於如來，身心歡樂，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汝今勸我，當隨汝語，重更發心！”

爾時無垢光女左手之中自然而出上妙寶蓋gài，持至母所而白母言：“以此寶蓋奉上如來，當發大願為諸天、世人作法寶之蓋！”
爾時淨日夫人取其寶蓋gài，奉上如來，發是願言：“以此善根，令我將來為諸天、世人作法寶之蓋！”

爾時世尊告舍利弗言：“此無垢光女遊戲神通，從無垢稱王佛國，現受女身來生此間。又舍利弗！此女本是菩薩，名無垢光，已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退轉，為成就眾生故，現受女身，非因行業。又舍利弗！汝見是七十五居士婦皆成男子者不？”

舍利弗言：“已見。”

佛告舍利弗：“皆是此女前世父母。舍利弗！無垢光女長夜發願：‘若有眾生是我父母者，必當令其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退轉。’又舍利弗！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星宿xiù其數易知，此無垢光女前世父母受其勸quàn導dǎo，修行善法，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退轉者，其數難nán知！”

爾時無垢光女前禮佛足而作是言：“‘一切諸法無男、無女’，此言若實，令我女身化成男子！”

發此言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無垢光女女形即滅miè，變biàn化成就相好莊嚴男子之身。

爾時尊者舍利弗語無垢光菩薩言：“仁者！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作佛事乃至如此，甚為希有！”

無垢光菩薩語尊者舍利弗：“誠如所言！諸菩薩摩訶薩大誓莊嚴，欲利益成就一切眾生，甚為希有！譬如阿伽樓樹所有華葉yè，但出阿伽樓香；如是諸菩薩摩訶薩乃至發一心之善，皆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恒出佛法功德之香。”

說是法時，會中萬二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地大震動，虛空諸天雨種種華，諸天樂器不鼓自鳴，咸作是言：“此無垢光菩薩說真淨法！若有眾生聞其法者，深心信樂，得大威勢，離眾患難，修諸善行。若有女人得聞此經，當知此身最是後邊。所以者何？此經廣說女人之身種種過患，亦廣解說種種諸行得離女身清淨法故。”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當受持此經，讀誦通利，為他解說，廣令流布。所以者何？阿難！若有女人以種種珍寶滿閻浮提施佛、世尊，以其善根求離女身；復有女人得聞此經信解歡喜，以其善根求離女身，阿難！當知聞此經名，斯則疾矣！”

阿難白佛言：“此經名何等？云何受持？”

佛言：“阿難！此經名《轉女人身》，亦名《無垢光菩薩所問》，復名《無過稱菩薩道教》，當念受持！”

佛說是已，無垢光菩薩并他方國土來會菩薩，及無垢光父母、長老阿難，時會諸天、乾闥婆、阿修羅、人、非人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作禮奉行。

佛說轉女身經

佛說月上女經卷上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毘耶離國大樹林中草茅精舍，與大比丘五百人俱，皆阿羅漢。復有菩薩八千人俱，皆是大德，有大威力、有大神通，悉皆受持諸陀羅尼，得無礙辯、得諸禪定、得無生忍，具足五通，所言真實無有虛妄，離諸譽毀。於己眷屬及以利養悉不染著，不求報故為人說法，得深法忍能度彼岸，具足無畏已過魔事無有業結。於諸法性無有疑滯，無量百千那由他劫修行成就，恒以悅色慰喻行者終無嘖蹙，善巧辭句心不變改辯說無窮，亦皆成就平等忍法。能於大眾說法無畏，說一法句過百千億那由他劫，得巧方便無盡智慧，知諸三世猶如幻化，亦如陽焰、如水中月、如夢如星、如空谷響。知諸法性空無相願心常寂滅，住真如法離諸取捨；既得無量智巧方便，亦知眾心所行智巧方便之事，隨所化處悉皆能為演說諸法。於眾生心無有損害離諸愛染，無復煩惱具足忍行。

於諸法性皆悉了知，已得成於諸佛刹土莊嚴之事，恒常成就念佛三昧；亦能成就勸請佛智，能斷種種煩惱諸使。於諸三昧三摩鉢帝遊戲其中；亦悉能得智巧方便。其名曰：文殊師利童子菩薩摩訶薩、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難有菩薩、香象菩薩、不捨擔菩薩、日藏菩薩、陀羅尼菩薩、放香光菩薩、雷音菩薩、分別金光明決定王菩薩、那羅延菩薩、寶才菩薩、寶印手菩薩、虛空藏菩薩、憙王菩薩、憙見菩薩、度眾生菩薩、常精進菩薩、常喜根菩薩、破惡道菩薩、金剛遊步菩薩、三界遊步菩薩、行不動菩薩、不空見菩薩、功德藏菩薩、蓮華德菩薩、如香象菩薩、得深智辯菩薩、大辯菩薩、法上生菩薩、諸法無疑德菩薩、師子遊步菩薩、散諸恐怖菩薩、蔽塞諸障菩薩、師子吼音菩薩、非不言菩薩、辯聚菩薩、彌勒菩薩摩訶薩等而為上首；復有如是百千菩薩摩訶薩俱。

爾時世尊在毘耶離大樹林中草茅精舍。時，諸國王大臣百官、大富長者婆羅門等，居士人民遠來商客，皆悉尊重恭敬奉侍。

爾時，彼城有離車，名毘摩羅詰，其家巨富資財無量，倉庫豐盈不可稱數，四足二足諸畜生等悉皆充溢。其人有妻名曰無垢，可憙端正形貌姝美女相具足。然彼婦人於時懷妊滿足九月，便生一女姿容端正，身體圓足觀者無厭。其女生時有大光明，照其家內處處充滿。如是生時大地震動，其家門外所有樹木，竝出酥油自然流溢。毘耶離城一切大鼓及諸小鼓，種種音樂不作自鳴，上徹虛空天雨眾華，於其宅內四角各有伏藏自開，微密雜寶皆悉出現。其女當生不曾啼哭，即便舉手合十指掌，而說偈言：

「由昔不造諸惡業，	今得如是清淨身；
若當造作惡業者，	不生在此大豪貴。
故由昔斷諸惡行，	好施調順不放逸；
恭敬嚴重所尊故，	方得生此賢善家。

我念往昔迦葉佛，
我在樓上見彼尊，
我心既得清淨已，
爾時現在無香華，
遂即聞於空中聲，
慈愍一切諸眾生，
汝欲供養彼尊者，
比於三界設供養，
我聞如是空聲已，
遂發不動菩提心，
住空高一多羅樹，
猶如雜寶須彌山，
是時諸佛神力故，
我時散於迦葉上，
所見十方諸佛者，
我見曼陀羅華蓋，
我時空中說是語，
修行乃至塵數劫，
天龍乃至非人等，
聞我如是師子吼，
我捨三十三天已，
恒常不失賢善行，
我在三十三天時，
今生不為五欲故，
我念宿世諸業報，
所受福德皆如今，
乞食來入毘耶離；
如是見已心清淨。
供養尊重彼如來；
塗香末香飲食等。
佛於世間不求報；
是故遊行來乞食。
當發無上菩提心；
不如信發道心者。
復見諸佛微妙相；
從於樓上墜身下。
復見十方一切佛；
迦葉佛身亦復爾。
曼陀羅花滿我手；
即成清淨妙花蓋。
微妙相好莊嚴身；
亦復同如迦葉上。
願作兩足最勝尊；
不獲菩提誓不退。
八部其數有二千；
亦發無上菩提意。
還來生於閻浮提；
故勸汝等修福業。
供養釋迦牟尼佛；
唯還供養此如來。
凡經八十九處生；
智者宜應供養佛。」

爾時彼女說此偈已默然而住。其女往昔造諸善根業因緣故，

其身自然著諸天服妙寶衣裳，於其身上出妙光明勝於月照，猶如金色耀其家內。然其父母見彼光故，即為立名稱為月上。

爾時月上生未幾時，其身忽然如八歲大，彼女行住坐立之所，其地皆悉光明晃耀，身諸毛孔出栴檀香，口氣香如優鉢羅花。毘耶離城所有刹利王公子弟，及諸大臣居士長者婆羅門等，及餘大家豪姓種族所有童子，遙聞彼女月上名聲端正可憙世無雙比，聞是事已，彼等悉皆欲火熾然，心懷熱惱遍滿身體，一一皆作如是思惟：「願得彼女月上為婦。」爾時，一切諸童子等作是念已，皆悉往至毘摩羅詰離車之家，通傳意趣進止參承，各各皆許無量珍寶，駝驢象馬諸財物等；或有共彼離車相見，口憐嚇云：「我當抑奪。」或有呵喝作如是言：「汝今若不與我女者，我必劫汝床褥臥具、財物衣裳身諸瓔珞，一切服飾悉皆將去。」或言打者或言縛者，將如是等恐怖之事而以告之。

爾時，離車毘摩羅詰心生恐怖，舉身毛豎憂愁不樂，作如是念：「彼等或有以其勢力將欲抑奪我女月上而將去者；或有欲來奪我命者。」然彼離車失其本念，煩冤懊惱頰眉皺頰，眼目不瞬而向其女，遂即舉聲啼呼涕泣淚下如雨。

爾時月上，見父如是憂愁啼哭而問之言：「父於今者何故懊惱啼哭如此？」

爾時，離車毘摩羅詰告其女言：「汝於今日可不知乎？為汝身故，城內一切所有人民，悉皆共我身為惡結，是故各各欲來爭汝。我今將恐被其勢力劫汝將去，損我身命及諸財寶竝皆喪失。」

爾時月上，即以偈頌報其父言：

「假使閻浮大地內，	所有一切諸眾生，
悉各力如那羅延，	人人手執利刀仗，
盡其身力趁逐我，	彼終不能害得我；
慈心毒仗所不害，	水火亦復不漂然，

不畏死屍諸鬼便，	及以呪咀言說者；
慈心決定無瞋恨，	慈心畢竟不畏他。
我今起此慈心念，	護世猶如護身已；
現亦不與他人苦，	是故誰當能害我？
厭欲自無有欲想，	成慈亦無恚怒癡；
我無欲瞋及癡患，	是故無能害我者。
我觀一切諸眾生，	皆悉猶如父母想；
世間但有此慈者，	他人決定不能欺。
假使虛空沒於地，	及以須彌入芥子；
四大海水處牛跡，	亦復無能降我身。」

爾時月上說此偈已，白父母言：「尊者父母！若必定有如此事者，願於此處毘耶離城四衢道頭振其鈴鐸，號令城內一切人民作如是言：『從今七日我女月上定當出外，自求婚嫁選擇夫主。汝等一切諸男子等未婚娶者，應當各各好自嚴飾衣服瓔珞；亦須掃除城內街巷布散香華，燒香末香及華鬘等悉各備辦，豎立寶幢張懸幡蓋。如是種種好自莊嚴，以如是等諸種法用，諮請父母令作是事。』」

爾時父母聞女語已，即取其言，從家而出，依女所說，即便振鈴遍告城內一切人民，作如是言：「我女月上！從今日後至於七日，當從家出自求婚嫁選擇夫主。汝等應當各自努力莊嚴衣服掃治街巷，布散香華燒香末香悉各備辦，豎立寶幢及諸幡蓋，如是種種好自嚴飾。」

爾時城內一切人民，聞此語已心生踊躍，各各自於當家門庭及以街巷，嚴飾壯麗過上所陳。

爾時城內刹利大臣，及婆羅門居士長者，乃至工巧，所有童男皆悉沐髮澡浴身體塗治妙香，各各爭競嚴飾衣服及諸瓔珞，作如是已，方始復告左右眷屬，作如是言：「汝等心意不得傾動莫生

餘念。其女月上若不來向於我邊者，汝等必須強力助我而奪取之。」

爾時，月上至後六日，是月十五圓滿之時，受八關齋，其夜明靜在於樓上往來經行。佛神力故於其右手忽然有一蓮華自出，黃金為莖、白銀為葉、琉璃為藥、馬瑙為臺。其花合有一百千葉，光明曄曄妙麗精華，華內有一如來形像結加趺坐，身如金色自然顯現，威光赫奕明照彼樓，具三十二丈夫之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彼如來像所出光明，亦復遍照月上家內。

爾時月上於自右手忽見華已，瞻仰觀彼如來形像，歡喜踊躍遍滿其體不能自勝，即便以偈問彼所化如來形像，作如是言：

「不審仁者為天龍，	為緊那羅夜叉等，
為是鬼神阿修羅？	唯願德聚為我說。
尊者此身不思議，	猶如金色日天等；
或復變化黃色身，	忽似頗黎紅縹色。
我於身心無有想，	見尊功德大歡喜；
仁者今為誰所使？	未審又從何方來？
不知來意為何緣？	來已還欲至何所？
尊嚴顯赫如火聚，	功德巍巍似須彌。」

爾時彼化如來形像，復以偈報月上女言：

「我今非天亦非龍，	又非夜叉乾闥婆；
師子釋種佛世尊，	今遣我來至爾所。
故非天龍及夜叉，	非人亦非緊那羅，
非須輪等八部眾，	我真釋種佛使者。」

爾時月上復以偈頌，白彼所化如來形像，作如是言：

「仁今所言佛世尊，	彼形色體何所似？
願為我說彼形相，	我得聞已如是思。
又自言我佛法使，	而不為我說佛相；
我觀仁威及神力，	世間無比即如佛。」

爾時彼化如來形像，復以偈答月上女言：

「彼尊形體真金色，	具三十二大人相，
能為眾生作福田，	是故其名號為佛。
自能覺知一切法，	又復了別眾生心，
若上若中若下者，	是故其名號為佛。
於世間事悉知解，	及以了知一切法；
知諸法已達彼岸，	是故其名號為佛。
於諸一切眾生心，	自心一一能知見；
而於眾生及與心，	二處俱亦不染著。
彼因行施得作佛，	及能常持清淨戒，
又復忍辱及精進，	禪定智慧等成佛。
於世事無不知者，	所謂一切諸技藝；
常懷慈悲喜捨心，	是故其名號為佛。
降伏一切諸魔等，	名聞震動千萬界；
自能覺悟無上道，	是故其名號為佛。
彼昔恒常能輪轉，	一切諸法無上輪；
光明普照千萬刹，	常說苦空及無我。
諸佛刹土有千數，	百數億數那由他；
廣大舌根能遍覆，	是故其名號為佛。
諸佛刹土有千數，	其數又如恒河沙；
彼出大聲悉遍滿，	是故其名號為佛。
諸佛刹土千億數，	彼尊以手能執持；
一住不動千萬劫，	是故其名號為佛。
諸佛刹土千億數，	其刹所有諸須彌；
彼尊一毛繫縛已，	能持行至數億刹。
聞往諸佛上妙句，	於法自在度彼岸；
自覺證已能度眾，	是故其名號為佛。

自在十力皆具足，	又能成就四無畏；
於諸佛法無有疑，	是故其名號為佛。
佛無能作灌頂者，	五眼成就悉具足；
五根五力等圓備，	七覺分道無染著。
善持禁戒善共住，	寂定調伏最無比；
無諂無曲心調順，	是故其名號為佛。
佛者恒入諸禪定，	心無暫亂亦無畏；
利益眾生說知時，	是故其名號為佛。
一切功德悉具足，	為諸眾生等供養；
具一切智見諸法，	是故其名號為佛。
我若經由一劫說，	或經百數千萬劫；
何故其名號佛者？	說不可盡故名佛。」

爾時月上聞此偈已，歡喜踊躍遍滿其體不能自勝，心生渴仰欲見如來。復以偈頌白彼化像，作如是言：

「尊者如是說功德，	我今欲見可得不可得？
智者若聞如此法，	決應不樂在家住。
我今若不見佛者，	必定不飲不食噉；
亦復不樂著睡眠，	及以不坐本床鋪。
我見尊者已歡喜，	復聞彼德獲淨意；
若對見彼佛體相，	當更發大歡喜心。
佛大丈夫世難聞，	經由劫數百千億；
我已聞斯漏盡名，	彼尊今在何方所？」
所化如來即報言：	「法王今在大林內；
其有徒眾數百千，	清淨離垢悉勇猛。
一一能負三千界，	手擎經劫不疲勞；
得定智慧辭無礙，	具獲多聞如大海。
神通能至數億刹，	一頃遍禮彼諸佛；

供養千萬諸佛已， 於一時頃還復來。
無有我想及佛想， 無有剎想及法想；
一切諸想悉無染， 於諸眾生作利益。
汝若欲見彼世尊， 及大菩薩聲聞眾；
聽於微妙諸佛法， 速往彼大導師邊。」

爾時月上執彼蓮華及以化佛，從樓閣上下來，往至父母之邊。
到已說偈白其父母，作如是言：

「父母觀我所執華， 微妙莖稗金剛色；
又觀無上華中者， 諸相莊嚴如山王。
如是微妙最勝尊， 何人當可不供養？
我今見於遍家內， 金色光曜母應知。
其身不可遍度量， 須臾變成種種色；
赤白黃紫及頗黎， 我等今須設供養。
大聖瞿曇在大林， 速執華香及末香；
父母同往設供養， 應獲無量諸功德。」
父母聞已唱善哉！ 月上此言大利益。
遂辦種種諸香等， 寶幢幡蓋及花鬘。
月上父母及親眷， 悉著微妙上衣服，
無價珍寶及音聲， 種種莊嚴悉充備。
既嚴備已從家出， 欲往大林世尊邊。

爾時月上所期之日，六日已過至第七日。時有無量千數大眾，
集會俱來看彼月上。於時眾內或有諸人以欲惱心而來會者；或有
因看毘耶離城，觀其城上所有莊嚴，却敵樓櫓、雀墮寮窓、勾欄
藻梲諸雕飾事，而來會者。時有無量男夫婦女，因涉彼城而看月
上。爾時月上仍執彼華，其女父母及其眷屬，齎諸花鬘塗香末香
種種燒香上妙衣服，寶幢幡蓋種種音聲，左右侍從周匝圍遶，從
家而出在於街巷。

爾時月上諸眷屬等，出至街巷如是行時，無量無邊千數人眾，見彼月上在於街巷進止行時，即詣其所而口悉各唱如是言：「此是我妻此是我妻。」

爾時毘耶離大城之內，或有諸人一時走來，出聲大叫向月上女。是時彼女見其大眾速疾來故，遂即飛騰在於虛空高一多羅，仍執彼華在空而住，以偈白彼諸大眾言：

「汝等觀我此妙身，	猶如真金帶火色；
非因昔發欲心故，	能得如是微妙身。
棄捨婬欲如火坑，	及諸世事不染著；
能行苦行調六根，	及行清淨諸梵行。
見他妻妾不貪欲，	皆生姊妹及母想；
如是當生可憙身，	眾人樂見無厭足。
我身毛孔出妙香，	汝豈不聞滿此城？
此非欲心所熏得，	皆由布施調伏果。
我今本無婬欲心，	汝於無欲莫生欲；
今此尊像證明我，	如我實語無有虛。
汝等昔或作我父，	我或於汝昔為母；
互作父母及兄弟，	云何於此生欲心？
我或往昔殺汝等，	汝等或復殺我來；
各作怨讎互相殺，	云何於此生欲想？
非因有欲得端正，	有欲定當生不善；
有欲心者無解脫，	是故今須捨欲心。
若墮地獄及餓鬼，	及以畜生種類中，
鳩槃夜叉阿修羅，	卑舍遮等皆因欲。
眼瞎無舌跛與聾，	身體形容悉醜陋；
一切種種諸過惡，	皆由往業多欲心。
若於來世作輪王，	帝釋三十三天主，

大梵自在諸天等，	皆由廣行淨梵行。
生盲喑啞失本性，	猪狗馬驢及駱駝，
象牛虎蠅蚊虻等，	皆由多欲獲此報。
生大地主喜樂家，	豪富長者及居士；
如此皆因行梵行，	現得歡喜常受樂。
負重煮炙煙熏鼻，	枷鎖杻械撻辱身，
斬截剝劓及挑眼，	為人僕使皆因欲。
欲作緣覺及羅漢，	眾相莊嚴諸佛身；
自覺覺他廣利益，	皆由捨離有欲想。
行欲非唯一種患，	多諸過惡無利益；
速望解脫諸欲者，	共我往詣如來邊。
更無歸依能拔罪，	唯有諸佛天人尊；
汝等速往彼尊邊，	無量劫數佛難覩。」

爾時月上說此偈句語諸人已，是時大地皆悉震動，於虛空內而有無量諸天子等，揚聲大叫舞弄身衣，詠歌嘯調無量無數，雨諸天華百數千數，作諸音樂不可具宣。

爾時大眾見聞是已，遂生厭離諸欲等想，生希有想未曾有想。當於爾時，舉身毛豎更無欲惱，無瞋無恚無貪無癡、無怒無妬無嫉無諍、無復煩惱無有諸使，皆以歡悅潤澤其身，各各互生父母兄弟姊妹諸親尊長等想；既捨一切諸煩惱訖，各各頭面禮月上女。

爾時大眾所執香華末香塗香，華鬘衣服諸瓔珞等，悉將散擲向於月上。既散擲已，佛神力故，其物在彼化如來上成一繖蓋，廣半由旬。

爾時月上還從空下去地四指，足步虛空經行來往，須臾即出毘耶離城，欲向釋迦如來之所。爾時月上安足之處地皆震動，而彼大眾其數八萬四千人俱，隨從月上次第而去。

爾時長老舍利弗共五百比丘，於晨朝時整衣持鉢，為乞食故

便來向於毘耶離城。時彼聲聞諸徒眾等，遙見月上與其大眾前後圍遶相向而來。時舍利弗遂白長老摩訶迦葉，作如是言：「長老迦葉！彼所來者是月上女，欲向佛邊，我等且可逆問彼女，隨意義趣驗試其女得忍已不？」

爾時長老舍利弗等五百比丘，前行既至月上女邊，到已告言：「汝於今者欲何所去？」其月上女即報長老舍利弗言：「尊舍利弗！今既問我作如是言，汝今欲向何所去者？我今亦如舍利弗去如是去耳！」

爾時舍利弗復報月上作如是言：「我今欲入毘耶離城，汝於今者乃從彼出，云何報言：『我今亦如舍利弗去作如是去？』」

爾時月上復報長老舍利弗言：「然舍利弗！舉足下足凡依何處？」舍利弗言：「我今舉足及以下足竝依虛空。」其女復報舍利弗言：「我亦如是，舉足安足悉依虛空，而虛空界不作分別，是故我言：『亦如尊者舍利弗去如是去耳！』尊舍利弗！此事且然，今舍利弗行何行也？」

舍利弗言：「我向涅槃如是行也。」其女復白舍利弗言：「尊舍利弗！一切諸法豈不向於涅槃行也，我於今者亦向彼行。」

爾時長老舍利弗復問月上作如是言：「若一切法向涅槃者，汝今云何而不滅度？」其女報言：「尊舍利弗！若向涅槃即不滅度。何以故？其涅槃行不生滅故，涅槃行者不可得見，體無分別無可滅者，以是義故，行涅槃者即是涅槃。」

爾時舍利弗復問月上作如是言：「汝於今者行何乘也？為行聲聞乘？為行辟支佛乘？為行大乘？」爾時月上報舍利弗作如是言：「尊舍利弗！今既問我行何乘者，我今還問尊舍利弗，唯願如是隨意答我。如舍利弗所證法者，為行聲聞乘？為行辟支佛乘？為行大乘？」

爾時舍利弗復報彼女作如是言：「非也月上！所以者何？然彼

法者，無可分別亦無言說，非別非一亦非眾多。」

爾時月上報彼尊者舍利弗言：「是故不應分別諸法，一相異相無別異相，於諸相中無有可住，故涅槃者實無可滅。」

爾時長老舍利弗復告月上作如是言：「希有希有！汝今乃能如此辯才無有滯礙，是故汝昔曾更奉侍幾許佛來？」

爾時月上報舍利弗作如是言：「尊舍利弗！今問於我，汝昔曾更奉侍幾許諸佛來者，猶如實際與法界也。」

時舍利弗復問女言：「所言實際及與法界，有幾許也？」女復答言：「如無明有及以愛等無有異也。」

時舍利弗復問女言：「無明有愛復有幾許？」其女報言：「如眾生界無有異也。」時舍利弗復問女言：「眾生界者復有幾許？」其女報言：「如彼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境界。」舍利弗言：「若如此者，汝說何事是何解釋？」其女報言：「依尊者問，我還依答。」

時舍利弗復問女言：「我問何義？」其女答言：「問文字也。」舍利弗言：「彼文字滅，無有足跡。」其女答言：「尊舍利弗！如是滅相一切法中，如有問者、如有答者，二俱滅相不可得也。」

佛說月上女經卷上

佛說月上女經卷下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爾時長老舍利弗復問月上作如是言：「汝於今者在菩薩地有是忍相，汝當不久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月上作如是言：「尊舍利弗！夫菩提者無有言說，但以假名文字說耳！所言成者亦假名說，若久若近俱是名字。尊者！云何作如是言：『汝當不久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尊舍利弗！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彼無生處亦不可說，無有體性，其間亦復無可成者。何以故？菩提之體無有二相，是故菩提無二離一。」

爾時舍利弗告月上女作如是言：「汝今但當先向佛所，我等須臾為聽法故，不久當還向於彼處而來聽法。」

爾時月上復白長老舍利弗言：「尊舍利弗！如來不為聽法者說，亦復不為樂法者說。」舍利弗言：「如來若爾，為誰說法？」彼女答言：「尊舍利弗！若有所聞，不生著想無欣樂想，如來乃為如是說法。」

爾時舍利弗復語月上作如是言：「若有眾生詣佛聽法，為聞法故，如來爾時豈不為彼而說法也？」

爾時月上復答彼言：「若有眾生作如是想，此是如來為我說法，如是眾生住於我想；若有真洞入法性者則無是念，終不云佛為我等故說如是法。」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告於長老舍利弗言：「尊舍利弗！此女今既詣向佛邊，今日必當有大法義，我等亦可迴還而去，今日寧可不食為善，莫使我等身在於外而不得聞如是法義。」是故彼等諸聲聞眾遂即迴還，隨逐月上向於佛所。

爾時月上，漸行至彼大林之內草茅精舍，詣於佛所，頂禮佛足右遶三匝，所持香華末香塗香，衣服資財寶幢幡蓋，所奉佛者以散佛上，散已復散。彼時大眾，所持香華華鬘塗香及以末香，亦散佛上，散已復散。所散諸華於佛頂上成一華蓋，縱廣遍覆滿十由旬。

爾時童子文殊師利告月上女作如是言：「汝於往昔從何捨身而來生此？當捨此身復生何處？」其女答言：「文殊師利！於意云何？我今所執如來形像坐蓮華者，從何捨身而來生此，今捨此身當生何處？」文殊師利復言月上：「此是化耳！夫言化者無處捨身後亦無生。」其女報言：「如是如是。文殊師利！一切諸法本體是化，我於彼法不見捨時、不見生時。」

爾時不空見菩薩告月上女作如是言：「如是月上！既不可以女

身成佛，汝今何故不轉女身？」其女答言：「善男子！夫空體者無迴無轉，一切諸法亦復如是。云何令我而轉女身？」

爾時持地菩薩復告月上作如是言：「汝頗曾見如來已不？」其女答言：「善男子！我見如來如我手中所執化佛，如是如來等無有異。」

爾時辯聚菩薩復告月上作如是言：「汝今能辯法義已不？」時女答言：「善男子！法界之體不可言說，亦不可以文字算數之所攝受。」

爾時無礙辯菩薩復告月上作如是言：「汝於過去諸如來所，聞何等法？」其女答言：「善男子！今可仰觀如上虛空，如來說法與此虛空等無有異，其所聽者亦復如是。善男子！而彼法相等如虛空無異無別。」

爾時虛空藏菩薩告彼女言：「汝於往昔所施諸佛，云何奉施？云何迴向？」其女報言：「善男子！如我於此所化佛像施彼佛僧，所獲功德其事云何？」時虛空藏菩薩報月上言：「此佛是化，若於彼施無功德相。」其女答言：「善男子！我亦如是，往於昔日諸如來前，所行布施及以迴向，亦作是相亦作如是迴向。」

爾時不損他心菩薩復作是言：「汝今云何能於一切諸眾生等，得以慈心而普遍也？」其女答言：「善男子！如彼眾生等無有異。」菩薩復言：「彼諸眾生其事云何？」女復答言：「眾生之事，非是過去亦非未來亦非現在；而彼慈心亦復如是，非是過去非是未來非是現在之所攝也；亦復不可以言說也。善男子！而彼慈心其事如是。」

爾時喜王菩薩復問彼女作如是言：「汝於今者得法眼不？」其女答言：「善男子！我今肉眼猶尚不得，況得法眼。」

爾時堅意菩薩復告彼女作如是言：「汝行菩提經今幾時？」其女答言：「善男子！如彼陽焰經今幾時，我發菩提亦復如是。」

爾時彌勒菩薩告彼女言：「汝於何時當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女答言：「亦如彌勒菩薩，何時得超凡夫行地。」

爾時長老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希有此女如是辯才。云何乃能與如是等鎧甲大龍共相問答，卓立不坐復不屈身禮諸菩薩？」

爾時月上白舍利弗作如是言：「尊舍利弗！譬如小火體能燒故，所有諸物悉皆能燒。如是如是！尊舍利弗！諸菩薩等與於諸佛亦無有異，於諸行中欲燒一切諸煩惱時，所有煩惱或自或他莫不能燒。」

爾時舍利弗復問女言：「汝當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而彼佛刹當如之何？」其女答言：「尊舍利弗！我於當來佛刹之中，無有如是小行小智名字狹劣，猶如今日舍利弗者，我必當取如是佛刹。」

爾時舍利弗復言月上：「汝既說言一切法界與如來體等無有異。今者所見云何勝負？」月上女言：「尊舍利弗！譬如大海與於牛跡，然彼二水等無有異，而彼牛跡不受無量無邊眾生如大海者。如是如是！尊舍利弗！諸佛聲聞雖同法界，而諸聲聞不能為於無量無邊諸眾生輩，作大利益如諸佛者。又舍利弗！譬如芥子內有虛空，十方世界亦有虛空，彼二虛空雖無有異。然芥子空不能容受聚落城邑，不能建立須彌巨海，似如十方世界空者。如是如是！尊舍利弗！雖於一空無想無願，而有諸佛與聲聞同；然彼聲聞不能與彼無量無邊諸眾生輩作大利益，如似諸佛、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者。」

爾時長老舍利弗言：「如是月上！佛與聲聞所得解脫豈不等也？」月上答言：「尊舍利弗！勿作是說，乃言諸佛與彼聲聞解脫同等。」

時舍利弗復問女言：「如是之事其相云何？」女復答言：「尊舍利弗！我於今者欲有所問，如尊者意為我說之。尊者證得心解

脫時，頗能令此三千大千如是世界平如掌不？頗有樹木及以諸山悉各傾低向汝已不？頗或能有除滅一切諸惡已不？頗有悉除一切眾生煩惱已不？頗有能得一切諸天頂禮已不？頗有魔眾聚集遍滿三十由旬而來已不？頗有一念起智慧心得解脫已不？頗復能降一切諸魔眷屬已不？」

時舍利弗答月上女作如是言：「我於如是一切諸事悉無有一。」

其女復言：「尊舍利弗！菩薩在於菩提道場，能有如是勝妙諸事，復有無量無邊勝事。尊舍利弗！聲聞解脫、諸佛解脫，乃有如是勝負優劣差別之事，尊者云何作如是念，謂佛如來與於聲聞解脫等也？」

爾時世尊讚月上女作如是言：「善哉善哉！月上！汝今乃能如是無礙辯說。」

爾時所化如來形像在月上女右手之中，即從華起，至世尊所，圍遶世尊滿三匝已，從臍而入，佛神力故大地震動。

爾時世尊一一毛孔出一蓮華，色如真金，白銀為葉，功德藏寶以為蓮臺。彼諸華內自然各各復出一佛結跏趺坐。彼諸如來所化形像眾相莊嚴，遍至十方諸佛刹土，自然顯現為彼說法。彼諸佛刹所說法句，以佛神力，聲還聞此如來刹土。

爾時月上見如是等妙勝神通，歡喜踊躍遍滿其體不能自勝。其女右手所執蓮華，遂捉投擲如來身上，其華到已在於佛頂成一花帳。其帳方整下有四柱，縱廣正等如依繩墨。帳中自然化出一座，眾寶莊嚴，無量天衣以覆座上。其座爾時忽復有一化佛形像如釋迦者，坐彼座上結加趺坐分明顯著。而月上女擲彼華時作是願言：「世尊！願我藉此善根因緣力故，於未來世，若諸眾生住我相者，為說其法令除我相。」

爾時彼女以佛神力，忽然復有第二蓮華現其右手，彼女於是復以其華擲向如來，其華至已在於如來上為第二帳，眾寶莊嚴如上

所說。於時彼女復言：「世尊！願我藉此善根因緣，於未來世，若有眾生住我見者，為說其法得除我見。」

爾時彼女以佛神力，忽然復有第三蓮華現其右手，其女爾時復以此華擲向如來，於即化成第三華帳，眾寶莊嚴如上所說。是時彼女復言：「世尊！願我藉此善根因緣，於未來世，若有眾生住於一切分別相者，我為說法除其分別，及除貪欲瞋恚癡等。」

爾時彼女忽然復有第四蓮華現其右手，其女亦復以彼蓮華投擲如來至於佛頂，尋復化成第四華帳，其所莊嚴如上所說。復言：「世尊！願我藉此善根因緣，於未來世，若有眾生住四顛倒，我為說法令除四倒。」

爾時彼女復以如來神通力故，忽然復有第五蓮華現其右手。其女爾時復以其華向如來擲，其華至已在於佛頂，亦即成其第五華帳，其帳莊嚴亦如上說。其女於時復言：「世尊！願我藉此善根因緣，於當來世，若有眾生五蓋覆者，為說其法令除五蓋。」

爾時彼女以佛神力，忽然復有第六蓮華現其右手，其女亦復持彼蓮華擲向如來，其華至已在於佛頂，亦復化成第六華帳，其所莊嚴如上所說。是時彼女復言：「世尊！願我藉此善根因緣，未來世中，若有眾生著六入者，我為說法令離彼著。」

爾時彼女以佛神力，於其右手忽然復有第七蓮華自然顯現，其女爾時復以彼華擲向如來，至佛頂已即復變成第七華帳，形狀大小如上所說。其女爾時復言：「世尊！願我藉此善根因緣，於當來世，若有眾生住著七識，我為說法令其除斷。」

爾時彼女以佛神力，忽然復有第八蓮華現其右手，其女復持向佛而擲，其華至已次第成其第八華帳，形狀縱廣亦如上說。其女於是復言：「世尊！願我來世藉此善因，若有眾生著八顛倒，為說其法令悉除滅。」

爾時彼女以佛神力，忽然復有第九蓮華現其右手，其女復將

遙擲佛頂，其華至已次第復成第九華帳，其帳縱廣如上所說。其女於是復言：「世尊！願我藉此善根因緣，於當來世，若有眾生住九使者，我為說法令除九使。」

爾時彼女以佛神力，忽然復有第十蓮華現其右手，其女於是復以彼華擲如來頂，其華至已次第復成第十華帳，莊嚴縱廣如上所說。其女爾時復言：「世尊！願我藉此善根因緣，於當來世具足十力，如今世尊放大光明照十方刹等無有異。」

爾時彼等所化華帳高至梵宮，是以地居乃至大梵諸天子等，因彼華帳，復與無量千萬天眾同來集會。

爾時世尊便有微笑。然諸佛等有如是法，微笑之時從其口出種種色光，其光所謂青黃赤白頗梨等色，及以金銀如是等色。而彼光照至於無量無邊佛土，普至梵天覆翳日月，光明威力勝盛無比，晃耀顯赫還入佛頂。爾時眾中長老阿難從坐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臂，右膝著地合十指掌，以偈問佛微笑放光因緣之事：

「一切諸智非無眼，	於一切法無有疑；
普照世間光平等，	及以微笑有何緣？
往昔劫數尊行施，	清淨戒行如寶珠；
住忍不動如須彌，	尊今光笑有何緣？
常修精進及禪定，	得免諸有生死等；
意行深遠猶如海，	微笑放光有何緣？
常行慈悲無休息，	及以喜捨亦復爾；
迷失路者能濟拔，	尊笑放光有何緣？
尊一毛孔出光明，	遍至十方無量刹；
忽然覆蔽日月光，	奪彼威力作他眼。
所出音聲妙清淨，	具六十種世獨尊；
所有聞者無厭足，	復能除滅諸煩惱。
於十方刹無量眾，	一切心有所行者；

世尊知己決疑網，	尊笑放光有何緣？
誰今決定發道意？	誰今乘佛廣大乘？
誰今如是滿心願？	世尊微笑而放光。
誰今降伏四種魔，	謂煩惱魔及死魔，
陰魔及以天魔等，	微笑放光有何緣？
世尊今誰證大利？	誰作法豐人師子？
名聞誰至十方刹？	如是微笑及放光。
一切智者滅不善，	諸慈行中最勝慈；
於諸分別皆已斷，	微笑放光有何緣？
何誰今得廣大利？	誰復今得滿願心？
和合十力今是誰？	如是放光及微笑。
千萬諸天在虛空，	夜叉金翅摩呼羅，
及諸天女合掌禮，	瞻仰世尊歡喜心。
聚集無量諸菩薩，	十方刹土悉瞻仰；
深智如海欲聽法，	淨意光笑有何緣？」

爾時世尊即以偈句報阿難言：

「阿難汝觀此童女，	合十指掌在我前；
彼見諸佛妙神通，	即發無上菩提意。
過去曾見三百佛，	生生世世所見者；
恒生恭敬而尊重，	常願云何證菩提。
願不生於惡道裏，	唯願生天及人中；
生處不忘菩提心，	命終已後知宿命。
昔見如來名迦葉，	在於樓上墜下身；
供養彼尊迦葉故，	現得無生及順忍。
復有佛號鉤婁村，	奉施一具妙衣服；
是故現得金色體，	清淨顯赫如月天。
有佛迦尼迦牟尼，	香華塗末供養彼；

以是口出妙香氣，
佛名尸棄兩足尊，
是故兩目青蓮色，
厭離諸欲五百世，
若人起欲來觀者，
是故三十三天生，
一切生處知宿緣，
教化父母及諸親，
為欲教化發菩提，
童女男夫婦人等，
二萬三千諸人類，
其女轉此女人身，
廣行清淨大梵行，
從天命終復生此，
與此眾類作利益，
當來彌勒下生時，
其於彼眾多才藝，
供養彼尊三月日，
於彼佛邊得出家，
受持彼佛正法已，
既得往見阿彌陀，
當於賢劫諸佛刹，
及以恒河沙如來，
精進智慧禪定力，
劫數諸佛供養已，
於後八萬俱致劫，
彼尊名號月上者，

猶如栴檀優鉢羅。
瞻仰彼尊滿七日；
諸類看者不知厭。
常行清淨諸梵行；
乃得清淨無欲心。
從彼來生離車種；
巧說諸偈微妙句。
利益無量眾生等；
故生豪貴大離車。
教化令入佛乘中；
成熟無量菩提道。
不久出家在我法；
此處命終還生天。
於後惡世護我法；
捨命還生兜率陀。
懷佉輪王家作子；
可憙端正備諸德。
及諸左右眾圍遶；
六千三百眾隨逐。
然後往生安樂土；
禮拜尊重而供養。
十方所有諸世界；
悉為彼眾作利益。
供養如是諸世尊；
教化無量千萬眾。
當得作佛名月上；
眉間白毫出妙光。

其光金色甚耀麗，	顯赫遍照彼佛刹；
日月火光及摩尼，	星宿諸光悉不現。
晝夜歲月及四時，	皆由彼光更無別；
彼刹當無辟支佛，	聲聞羅漢亦無名。
清淨勇猛菩薩眾，	彼尊唯當有如是；
彼眾身竝黃金色，	百種諸相具莊嚴。
悉名為人妙可喜，	彼刹無欲胎生者；
蓮華臺中自化生，	生已即有大威德。
於算數中不可量，	無量神通至諸刹；
無生忍法無障礙。	彼刹無魔及外道，
亦無破戒惡朋友，	受淨報如兜率陀；
若有彼刹所生者，	諸受果報悉平等，
金銀真珠微妙網，	廣大遍覆彼世間。
彼大世尊壽命長，	住世七十三千劫，
壽盡涅槃滅度後，	正法住世滿一劫；
彼尊在世及滅度，	法教一住無有殊。
我若一劫讚歎彼，	世尊刹土諸功德；
今日所說諸譬喻，	如海取於一滴水。」

爾時月上從佛對聞與已授記，聞已歡喜踊躍無量，飛騰虛空，去地高至七多羅樹。既住於彼七多羅已，其女於即轉彼女身變為男子。即時大地皆悉震動，出大音聲、雨天華雨，出大光明遍照世界。爾時月上菩薩即住彼空，以偈嘆佛作如是言：

「假動須彌空倒地，	修羅住處皆悉滅，
大海枯涸月天墜，	如來終不出妄言。
假使十方眾同心，	或火成水水成火；
無量功德最大尊，	利益眾生無異說。
大地虛空成混沌，	百刹同入芥子中，

羅網可用縛猛風，
世尊如是真實言，
今既大地遍震動，
我今既得菩提記，
猶如世尊所說法，
利益天人八部輩，
又為無量諸菩薩，
當來悉成無分別，
諸法皆悉如幻化，
是處無人無養育，
如是諸法本性者，
我先所有女人身，
既無實體是為空，
彼身顛倒分別生，
意欲成就佛菩提，
復欲三千大千界，
汝等猛發菩提意，
不久當成功德尊，
善利丈夫尊沙門，
能施愛物常得愛，
佛是樂本能與樂，
我嘆應嘆最勝尊，
我意所觀諸方處，
放光如今釋師子，
皆悉同體覺一法，
無量眾生同實際，

如來終不有妄語。
故我決住菩提道；
我證菩提定無疑。
即轉法輪無有別；
我百數劫已得聞。
及諸比丘四眾等；
汝等於佛莫生疑。
是故決發菩提心；
諸佛所說如夢想。
眾生命及富伽羅；
喻如虛空無有異。
彼身空體亦無實，
空體無物無可取，
分別猶如鳥飛空。
復欲降伏四魔眾，
轉於微妙大法輪。
尊重供養婆伽婆，
同於真體無有別。
二足中尊我頂禮，
能施法財得自在。
能伏怨讐及諸魔，
又嘆自在無羨者。
願見諸佛不思議，
我亦當知十方佛。
於真如法悉無二；
有此忍者當作佛。」

爾時月上菩薩說此偈已，從空而下頭面作禮。彼作禮時頭未

離地，而有無量百千數佛現其目前。彼等諸佛同音授彼月上之記，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月上菩薩眼自對見彼百千佛授其記已，歡喜踊躍遍滿其體不能自勝，即從如來求請出家，白言：「善哉！唯願世尊！自說法中與我出家。」

佛即告彼月上菩薩：「若必然者，當問父母聽汝已不？」

爾時童子所生父母，對見如是變化神通，復從佛聞為彼授記，而白佛言：「如是世尊！我等已許。唯願世尊！放彼出家；又願我等於未來世會如此法。」

爾時世尊即放童子而出家也。時彼童子當出家時，即有一萬二千人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說如此法本之時，復有七十那由他諸天人等遠塵離垢，於諸法中獲得淨眼；復有五百諸比丘等，於無為法獲得漏盡心得解脫；復有二百比丘尼等與其同類二萬人俱，其中或有未曾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亦得發於菩提之心。

佛說此經已，月上菩薩，長老阿難，諸菩薩眾，及彼大會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八部之類，歡喜奉行。

佛說月上女經卷下

外道問聖大乘法無我義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

傳教大師臣法天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大眾中，爾時外道有疑欲決，迷大乘行，來至佛所稽首恭重，合十指掌問無我義：“大丈夫是一切智，常說此身無我。若身無我，本性亦無，云何說有哀啼、戲_{xì}笑、憎_{zēng}愛、兩舌等事？當何所生？是我所疑。願賜除斷。如來所言身與本性，有無云何？”

佛言：“外道！諦聽諦受，當為汝說。”

佛言：“身與本性，體tǐ本空故，說或有或無，斯成二法；言是有者，斯更虛妄。”

佛言：“當觀全身，髮、甲、皮、毛、兩手、雙shuāng足，至於脂、筋、脾、腸、骨髓等事，周遍內外，不見本性。”

外道言：“大丈夫！若彼不見本性，以我肉眼云何能見？或以天眼而能見乎？”

佛言：“天眼見彼，無色、無相、無住，此見非見。”

外道言：“若如是說，大聖妄語。若彼非者，云何現見有此啼笑、嬉戲、瞋怒、憎愛、兩舌等事？以如是故，何得說無？又說或有或無，斯成二義？”又言：“大丈夫！若彼有無不得說者，云何說言彼有所著，彼無所著？”又言：“空者當何所如？”

佛言：“如是如是。空非所如，體tǐ不可得故。”

外道言：“若此者，笑哭、嬉戲、瞋怒、憎愛、兩舌等事，當何所見？”

佛言：“如夢、如幻、如化、如影像相。”

外道言：“云何夢相？云何幻化相？云何影像相？”

佛言：“幻化非相，空非執持，夢本體空。如陽焰故，影像無色，虛假不實。如是所見乃至一切事，皆如幻如化、如夢如影，當如是見。

“復次有二種見，莊嚴真如。彼莊嚴者，此即名我，此即名他。是名人、補bǔ特伽羅，名人世間思惟。至於資財、男女、兄弟、妻妾等名，心所思惟莊嚴。彼如是法，無自無他、無人無命、無補特伽羅、無有情、無世間、無見者、無資財、無男女、無朋友、無妻妾等。彼一切事不見自性，云何彼出世間，莊嚴果報，善惡生滅？彼真如莊嚴果報，無善無惡，不生不滅，無煩惱、無快樂，而彼諸法各各如是！

“又彼世間及出世間二種莊嚴，令諸有情因莊嚴故，而生煩惱處於輪迴，久久展轉不知真如。彼知法者思惟莊嚴，疑此苦受，彼苦受惡、遠離解脫而不見道，愚癡有情以迷執故，輪轉生死墮於惡趣，行世間法不見真如，盡彼輪迴，由如織zhī網用線xiàn展轉復去復來。

“又如日月二種行往，晝夜隱yīn顯xiǎn出沒世間；諸行無常不久破壞，輪轉生死來往亦然，而真如體tǐ離莊嚴句。

“又彼天人、乾闥婆等及彼女等，住於天上，以彼莊嚴果報，墮一切有；復有持明成就夜叉、緊那羅、摩睺羅伽，彼以一切莊嚴果報，復墮地獄、惡精進天，以彼神通而作功德，以彼一切莊嚴果報，或墮彼天。

“又若帝釋及轉輪王，具最上德及最上句，以彼一切莊嚴果報復生傍生。智者於一切時，宜應遠離天上最上大樂，恒觀菩提之心，靈líng明廓kuò澈chè，無自性、無罣guà礙ài亦無所住，一切皆空，亦復遠離lí一切戲xì論。

“外道！菩提心相，不硬不軟、不熱不冷、無觸無執；又菩提心相，非長非短，不圓不方、不肥不瘦；又菩提心相，不白不黑、不赤不黃，非色非相。彼菩提心，不作相非顯xiǎn耀，無性無纏縛，由如虛空而無色故，菩提心相而離觀察。外道！而汝不知菩提心相與般若波羅蜜多而相應故；

“又菩提心相，自性清淨，無物無喻，不可觀視，是最上句；

“又菩提心相，非諸物像，無相似者，如水成漚ōu，雖觀dǔ非有，如幻化如陽焰喻，如泥團tuán作諸坯pī器，眾名雖具咸成戲論。貪、瞋、癡等亦幻化有，一味空故，如電之住剎那不見。觀彼般若波羅蜜多及作諸善，亦復如是！

“至於談笑嬉戲，歌舞歡樂，飲食愛欲，一切如夢。有情諸行畢竟體空，心喻虛空，疑當何立行般若行？恒若此觀了一切性，

自然解脫，得最上句。諸佛所說，無上菩提由斯生出，當作是觀。作此觀者得最上涅槃，乃至往昔造作諸過，咸悉除滅生無量德，而於此生不染諸過，專zhuān精觀行決定成就。若與真如不相應者，應念非真如呪及金剛鈴真如無生印，而起真如相應之行，決定圓滿如上功德。”

爾時外道聞是語已，審諦觀察，而彼疑網皆悉除斷，作是觀已獲huò住大乘，瞻奉歡喜，作禮而退。

外道問聖大乘無我義經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後漢月氏三藏支婁迦讖chèn譯

舍利弗前長跪白佛：“願欲有所問，唯佛肯者，乃敢問。”

佛言：“善哉！善哉！舍利弗當問。汝若從文殊尸利，但聞怛dá薩阿竭jié署shǔ因緣法名，未悉得其事，今為汝說之。諦聽！諦聽！”

舍利弗言：“受教。”

及摩訶目犍蘭、摩訶迦葉、摩訶迦旃zhān延、摩訶拘絺chī、邠bīn利文陀弗、須菩提、阿難律、朱利敢、摩訶敢、奈nài吒zhā和羅、阿難，一一尊羅漢hàn悉在會中，皆起為佛作禮lǐ，白佛：“願樂欲聞，令菩薩悉當因緣摩訶僧那僧涅。若男子、若女人，聞者皆當求之；諸聲聞者，皆當因其法所以求僧那僧涅者，欲令一切其當脫者悉得羅漢。”諸一一尊比丘，以華散佛上，供養怛dá薩阿竭jié署shǔ。諸欲天子悉以天華飛行供養，以天伎樂以樂之。所以者何？從本所不聞其字，何況今當具足聞之。釋提桓因，以天上拘耆qí華樹而化滿其祇洹huán。

佛語舍利弗：“怛dá薩阿竭署者有四事。何謂四事？一者、發意；二者、阿惟越致；三者、菩薩坐於樹下；四者、具足佛法。是為四。”

舍利弗問：“何因緣發意？”

“菩薩有一署，所謂發意所作為一切十方作功德。所以者何？欲令皆得僧那僧涅故，名曰一署。阿惟越致署者，一切有所作為，無所希望求，是地安隱地、無所想地、堅固地，是為佛法基界，故曰為二署。坐於樹下者，由不空起，起者當成道故，不離力、無所畏，是為三署。怛薩阿竭署者，如所署、審如所署，署不可數，特尊之署，已住怛薩阿竭、阿羅呵、三耶三佛陀，已法教，是為四署。”

佛語舍利弗：“菩薩復有二署shǔ。何謂二？為聲聞轉法輪、為阿惟越致轉法輪，是為二署shǔ。怛薩阿竭署名署，已在中者，已法有教，色法佛法，痛痒、思想、生死、識法佛法，其法者，舍利弗！不可議；譬如愚人所作，言是法可得，是法不可得。”

佛語舍利弗：“不可得者不教，捨本空者，諸法教故，名曰怛薩阿竭署。”

舍利弗言：“何所是怛dá薩阿竭署shǔ？”

佛言：“不可勝數是為署。”

佛問舍利弗：“何所慧是署？”

舍利弗言：“怛薩阿竭不以法取法，法者不可得故，是曰為慧署；是菩薩所當學，學者當學怛薩阿竭署。不念以過去世俗法，以應道法，不說俗事之惡、不言道事可好，如是學者，為學怛薩阿竭署。不以識學是，非是不作是學，為怛薩阿竭署。不分別大，大者謂眼色識，不分眼，分別一切有念，是為不學怛薩阿竭署。是人可度、是人不可度，作是學，為不學怛薩阿竭署。怛薩阿竭署者，則一切人之署；作是學者，為學怛薩阿竭署，學怛薩阿竭署、無央數署，一切法無所斷絕，是為學怛薩阿竭署。”

佛語舍利弗：“不念諸法當有所生，於怛薩阿竭署無所想，是為學怛薩阿竭署，不念是所有、無所有。”

佛語舍利弗：“其欲學怛薩阿竭署者，不想怛薩阿竭，為學怛薩阿竭署。諸法無所求是為署，是則怛薩阿竭署。”

佛語舍利弗：“色法佛法，痛痒、思想、生死、識法怛薩阿竭法，諸法無所著，隨署教一切諸法不著已，不念有無，是則隨教。已不著有無，則隨無根之教如是學，為學怛薩阿竭署。署者，亦無過去、當來、今現在，如是署者，見一切亦不見一切。”

舍利弗白佛言：“何謂為見？”

“無所覆、無所蔽、悉見，是為怛薩阿竭署。”

“何謂為不見一切？”

“所謂不見其門、無所入，是故不見，是為怛薩阿竭署shǔ。亦不於署與空合，并亦不思想、亦不願、亦不可見、亦不可得，如寂者，則其署清淨。署無能得長短，署亦無有助，署者不可得助，署者亦無有異，是為署；無所從生署，是謂怛薩阿竭署。不亦不足計、亦不踝huái計、亦不膝計、亦不臙bīn計、亦不腹計、亦不臂計、亦不手計、亦不頤yí計、亦不頭計、亦不內計、亦不外計、亦不中間計、亦無不極計、亦不無極計，亦不上下四維東西南北計，亦不人計、亦不須陀洹計、亦不羅漢計、亦不辟支佛計、亦不怛薩阿竭計、亦不有餘無餘計、亦不脫有脫計、亦不計法所在，不可計署，無有字署，是則怛薩阿竭署。”

佛語舍利弗：“今會者比丘多有不聞是者，未聞計言：‘有是、無有是。如我身，諸法悉爾。’作是語者，便隨其語作行，不可計而為作計，為法處者，因是有取與，便有命持、思想、壽欲、壽壽，欲得壽、欲壽壽已，欲壽壽、壽壽。”

佛語舍利弗：“署亦不從法、亦不從非法、亦不從有、亦不從無，當作是從不可說，怛薩阿竭從亦不從。怛薩阿竭者，亦不壞敗、亦不想覺，是為怛薩阿竭。覺不可聞，是故審聞如是說，則怛薩阿竭說諸所說審，說如空說審。”

佛語舍利弗：“無所從來是為怛薩阿竭，來無有處是為怛薩阿竭，處無所依是為怛薩阿竭，依無所屈、無所申，如怛薩阿竭不可得，諸法亦不可得；心無所生、無所安住，諸所作功德無所求，如所教無所行，是為行；是種無所生，是功德亦無根，亦無實僧那者，無所縛、無有脫、無所作，是為精進。無所觀亦不作是視，所見者不作二心，智無所得，其智無所為亦無所起，不以

證而作求，作是求作是念。無有名，其語政者，謂不可得，其哀若道；其得等者，無人不念人；其護者，不作是乍念乍不念。”

佛語舍利弗：“無慧是則慧，十二因緣無所生，其合者無有合，不可得道、可得無所念。是比丘念無所持而持鉢bō、被服，無所剃是為剃頭，無所受戒而持戒，而無如是。比丘好道所好，是比丘所好用意定者，無有異意。其已定者，無有身心念，不念慧者是比丘數。其說已足者以不足，若比丘足者謂為少少。不可計法而言可知，已無有知。已不從是法者，如所教無有界，是故佛界無有法，是故怛薩阿竭法無作法，法無所作，故曰無有法。諸法所入悉當盡，是為怛薩阿竭署，無所入已，應怛薩阿竭署。”

佛語舍利弗：“若有欲學怛薩阿竭署者，其有勇猛如師子者，若男子若女人，當作清淨戒，無有異意，心清淨；清淨慧之所作，無所念之所作，其飲食取足而已。若乞匄gài諸所，思想已清淨無有異心，不於一切人如有想，不於諸法有所希望，亦不念下、中、上之事，所作常等。比丘作是學者已為學。”

佛語舍利弗：“其無所求學者，為學怛薩阿竭署。”

摩訶迦葉白佛：“比丘以一事學僧那僧涅已，為學怛薩阿竭署。何謂一事？諸法無所著，是為學怛薩阿竭署。”

須菩提白佛：“比丘以二事學。何謂二事？於諸法無所憚xī望，為以等心；一切人不念，以等一切。是為二，比丘學怛薩阿竭署。”

摩訶目犍連白佛：“比丘以三事學。何謂三事？但學要法不學飾，亦不念我以近，亦不念我以遠。是為三事。”

文陀弗白佛言：“比丘以四事學。何謂四事？不念有所從得，亦不念何所當得，一切如等淨，所持若空。是為四事，如是學為學怛薩阿竭署。”

摩訶迦旃延白佛：“比丘以五事學。何謂五事？無所貪惜，欲以法祠祀，為一切有慈，不念一切有慈，不念一切於諸法作無所求。是為五事，為學怛薩阿竭署。”

奈nài吒zhā和羅白佛：“比丘以六事學。何謂六？不發一意，亦不求空，亦不學本際。所以者何？不因緣二事。已向佛所，脫，不起念思惟：‘何所是佛證？’是為六事，比丘學怛薩阿竭署。”

佛言：“一切法一切人，悉以怛薩阿竭署見，亦不異yì見、亦復不見自然、亦不見法，作是學，為學怛薩阿竭署。奈吒和羅復聽！比丘所學無極署，是乃應怛薩阿竭署，如所樂不見其樂，如是行者，比丘為學怛薩阿竭署。學怛薩阿竭署者，以為學佛法，不可議法，用一切故。”

奈吒和羅白佛：“若比丘學怛薩阿竭署者，云何而自持？”

佛言：“比丘！意不念有一切人，不念有一切法，亦不安亦不危，是為比丘而自持。”

奈吒和羅白佛言：“今怛薩阿竭，為誰說怛薩阿竭署？”

佛言：“其欲學如署者，為是說。”

“何所是學者？”

佛言：“用摩訶僧那僧涅故說，亦不念是彼中間，一切無有求，是為怛薩阿竭署。其有想行者，是故非署，如是者為自貢高而賤他人；其慳貪嫉妬不應是署；其有諛諂不慚愧者、妄語者，皆不應是署；其有不愛樂眾者、其欲獨有者、若樂惡者、不喜人安隱者，其有所念呼為有。其有二心者謂好惡無有異，作思想者、離深法者、念不中事者、求利害者。若求乞瓦鉢、震越、床臥具、病瘦醫藥，若欲求飲食，離於迦羅蜜，親附於惡師，於本佛所無功德者，常有怖懼於本際。欲於世事轉相克識所作，但求名字，而無至者；愛樂於五所欲，有所作悵望得者，所以如是者，不能在山間空閑寂靜有慈心之意，離於哀心常在魔事。離信佛戒者，

所作悉不隨其法教，常喜亂心、不安隱心，其心狂亂、其心多端，用是故，離於好心、離於微妙之心、離於盡心。但念佛色身、但念欲見法、但欲見比丘僧，離五陰功德、離四大功德、離六衰功德、離十二因緣功德、離念一切人之功德，其有是心者，悉不應怛薩阿竭署。其有不諛yú諂chǎn常質zhì朴，念諸深法……”

佛語奈吒和羅：“其有心如是者，已應怛薩阿竭署。其有歎歌佛者，已有念一切佛故，欲學怛薩阿竭事故；其有學者不學者，怛薩阿竭悉知。觀視佛意者，若在城郭、丘聚、縣xiàn邑有所見，怛薩阿竭署悉見之。”

佛語奈吒和羅：“若能知怛薩阿竭署不？”

奈吒和羅言：“當從佛聞、當從佛聽，何能身自知之？唯佛說之，願樂欲聞，以比丘當持。”

佛言：“善哉！善哉！如賴吒和羅所說。”

佛言：“其餘凡意者，不能知怛薩阿竭署，而不作怛薩阿竭道地者，而不能知怛薩阿竭署不可盡極數，是故名曰署不可觀視。不可觀視，是故名怛薩阿竭署。其欲知怛薩阿竭署者，以不愛惜身壽命一切，等心於一切人，一切諸虛飾之事不在其中，其有二心者不與共同。其欲學怛薩阿竭署者，當作是學。”

奈吒和羅白佛：“於是會中，乃有學怛薩阿竭署者不？”

曰：“有文殊尸利菩薩耶！”

佛復語奈吒和羅：“譬pì如人到大海，名珍寶摩尼處，其價不可計數；其人於珍寶中住，而不知摩尼珠價。若有一人，謂其住寶中者：‘今在是中，寧知摩尼處不？’其人反言不曉。所以者何？其人不知摩尼珠故。今奈吒和羅在名寶中而不知寶處。所以者何？在眾摩訶衍中而不知。”

復有比丘名闍炎闍炎，白佛：“若無學僧那者，我欲等心以光明照於一切。”

復有比丘名三陂bēi提dì師利，白佛：“我欲學怛薩阿竭署。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我無所求。”

復有比丘名三摩師利：“我欲學怛薩阿竭署，我不欲於諸法有二心。所以者何？了無所見故。作是學，乃可為學怛薩阿竭署。”

佛言：“而所學署當作是學。”

復有比丘名曰染師利，白佛：“我不以一切人為他人，亦不於人有所思想；欲度人，亦不見當所度者，亦不見法，當以何法教？欲作是學怛薩阿竭署。”

佛言：“如所學署當學。”

復有比丘名曰勃，白佛：“我以忍於一切亦無有貢高。所以者何？他人自貢高，我不以身自貢高，我不以所有想有。若有以內自貢高，我不以內自貢高。所以者何？用念一切人故，念一切欲令安隱。我亦不以惡住，以法明故，住念一切悉欲令明，不欲令有冥。我作是學怛薩阿竭署。”

佛言：“當學而所學。”

復有奢夷種名曰多和光，白佛言：“我欲教一切人過於生死，亦不得生死而可度者，欲作是學怛薩阿竭署。”

佛言：“當學署如所學。”

復有比丘，名曰惟闍耆qí橋沙，白佛：“我欲如佛在佛樹下，亦不見佛、樹亦不得，欲作是學怛薩阿竭署如所學。”

復有比丘，名坻dī羅末，白佛：“我不學諸法，我亦不學欲所法，是所有法悉不學，諸法法而不學。”

佛言：“如所言，怛薩阿竭署用一切故欲學。”

應時於坐中，有萬比丘尼三千人，皆起白佛：“吾等欲學怛薩阿竭署，用一切故欲具足學。”

復有七千優婆塞、優婆夷五千人，皆從坐起言：“吾等當具學。”

爾時，復有八萬天子，悉言：“當具足學，教告一切。”

復有比丘，名私呵難，白佛：“諸法無所得，諸法不可得，當云何學怛薩阿竭署？”

佛言：“如若所學署當學。”

復有比丘名利三匐fú，白佛：“我不轉於一切法，當云何學怛薩阿竭署？”

佛言：“如所學署當學。”

復有比丘，名摩呵波那陀惟[唵*刃]¹jiàn，王者種，白佛：“亦不無我、亦不有我，亦不智、亦不無智，亦無所破壞、亦無有證，是意無有異，諸所因緣無所因，作是為學怛薩阿竭署。”

佛言：“如所學署當學。”

復有比丘奢夷種，名曰非陀遍，白佛：“一切諸法不見際、無有際者，謂若有、若無有，亦無際、亦無無有、亦無字，其如是者，乃可忽？”

佛言：“不可！”

“若無際，無際已無願，無願者是故菩薩。”

佛言：“善哉！善哉！如仁之所說。”

“無願不可議、不可知、不可思想、不可住、無所畏、無有字，平等無所學、無所持、無所壞、無所造、無所作；其知一切無所得，無有色，菩薩亦無名色，亦自是非是學非者，亦不可得，無所罣guà礙ài。”

佛言：“如所學署當學。”

¹參考 CBETA2016 里《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第九冊》：“[唵*刃]字：[0956a10] 上居欠反。”
“[唵*刃]”的注音为 jiàn。仅供参考。

爾時，有五百婆羅門出舍衛國，因道徑到佛所，前為佛作禮而却住，白佛言：“如所說，願樂欲聞，令常安隱wěn。”

佛問諸婆羅門：“用誰故欲聽聞？”

諸婆羅門言：“無有人，是故人用是故。”

佛言：“有怛薩阿竭署，從本諸佛所說，今我所語是。”

有婆羅門，名羞桓師利，白佛：“在於母腹中，以聞怛薩阿竭署。”

復有婆羅門，名三摩震提dì，白佛言：“適向母胞胎，已聞怛薩阿竭署。”

復有婆羅門，名雪真提，白佛言：“適生便聞怛薩阿竭署，四面而明見怛薩阿竭，飛在上住以手著我頭，便言：‘若當號為不可見頂佛。’”

復有婆羅門，名頗è真提，白佛：“生以來不久，便聞怛薩阿竭署，於空中見佛來而言：‘若當聞學怛薩阿竭署。’”

復有婆羅門，名曰那羅沙目竭，白佛：“今夜半見四面四佛來到我所，便以頭面作禮，諸佛言：‘有不可議yì怛薩阿竭署，於祇洹釋迦文佛所聽受。’是我本之瑞應。”

復有婆羅門，名阿真提羅蕪wú耶，白佛：“今夜半見佛長高二十里，三十二相諸種好，謂我：‘當學怛薩阿竭署。’聞之忽然而不復見，我本之瑞應。”

復有婆羅門名三波奢，白佛：“我生墮地時，有人而來舉舍而明，謂我母：‘勿以乳子，令是子當以怛薩阿竭署而為飲食。’母聞之歡喜，是我本之瑞應。”

復有婆羅門，名倪ní三颺bá，白佛言：“我本學婆羅門事時，於空中見佛，有三十二相諸種好，便舉言：‘若當學、若當事。’聞之則以頭面著地，問：‘何所是學？何所是事？’其佛言：‘有怛薩阿竭署，是若學、是若事。如學是者，諸法悉可知，是則為

度、是則怛薩阿竭事。是故俗浴者謂去垢，不可議浴是菩薩浴，所謂諸法悉在前脫不脫者，欲於眾婆羅門中而尊，當學是署。’我聞其言，踊躍歡喜，以頭腦受其教，問佛：‘何以故前有是瑞？’佛言：‘是怛薩阿竭署之瑞應。’”

復有婆羅門名摩呵迦婁lóu那，白佛：“我行洗浴，還作大火欲祠cí之，於上見佛身，有三十二相諸種好，其佛言：‘如若祠火之法，不當爾。所以者何？起復而滅miè故。’我即時復問：‘不作是滅，當何以滅之？’其佛言：‘不念人、不念我、不念壽命、不念有無有、亦不念合、亦不念中分、亦不念思想；是火而無滅者而自滅，其火可令自然而不用薪。’我諦聞之，即叉手問佛：‘當云何作火而不用薪？’其佛言：‘有不可議yì怛薩阿竭署，若當學，學已便能作火而不用薪。作是學者，亦不念姪、怒、癡，以故火即為滅。’聞之即以頭腦受其教。所見者，是我本之瑞應。”

佛言：“如若所說，是怛薩阿竭之瑞應。”

復有婆羅門，名牟梨師利，白佛：“我適提脤gē欲著火中，欲令之熾chì盛，便見怛薩阿竭，身有三十二相諸種好，即時其佛言：‘用是火為事，有怛薩阿竭署，何以不學？’應時問其佛：‘當何所學？’‘往到祇洹釋迦文佛所。’是我本之瑞應。”

復有婆羅門，名曰分畛zhěn者橋泉，白佛：“我到廬上取華欲持歸，見怛薩阿竭，身三十二相諸種好，其佛言：‘取花不如，若如取花，取花有所壞敗。’我應時復問：‘取華云何？’其佛言：‘莫以手取，莫動搖其枝而可得取，當學怛薩阿竭署，自如有慧手，為若取其華。慧手者，可得不可議花，一切人皆是華，可以教化得泥洹。’是之瑞應。”

佛言：“當學怛薩阿竭署，如若所學。”

復有婆羅門，名曰邠bīn陀施，白佛：“我到市，於道中央失墮，錢散在地，以聚欲取訖，以仰頭上視，怛薩阿竭身有三十二

相諸種好，問我：‘作何等？’我言：‘拾地所失錢。’其佛言：‘是不為難。若當拾五道生死一切人，亦不那中作數，亦不想是，乃為難。’即問：‘是學當所從聞，當所從學？’其佛言：‘有怛薩阿竭署當學，當那所聞。’即時言：‘有佛名釋迦文，在祇洹，當從是聞。前世所作今世逮dài得。’是本瑞應。”

復有婆羅門，名曰分訶hē舟，白佛：“到市向歸欲買mǎi雜香，買以還歸，未到舍，見怛薩阿竭，其心即時踊躍。佛問：‘手中持何等？’即謂：‘持雜香。’佛言：‘是香不足言，有香名為不可議香，其香聞上下四維、東西南北方，當求是香。’應時復問：‘是香者，是根、是本、是莖、是枝、是葉、是華、是實，實之所香？’佛言：‘是香者，亦無根、亦無本、無莖、無枝、無葉、無華、無實，實而香，當求是香。’即問：‘當於何所求？’即言：‘於祇洹釋迦文佛所，當聞怛薩阿竭署。’是我所聞之瑞應。”

佛言：“如所聞。”

復有婆羅門，名曰阿耨nòu迦惟wéi延，白佛：“我所至城外，坐於樹下，其心安定譬如如禪，視四面如普大明，見無央數佛，悉言：‘不當坐禪如是。’應時即問其佛，其佛言：‘亦無所生、無所滅，是為應禪；所以持所視故，無所視者是為視。無心何以繫者？何以故？其心無有想，故當作是禪。有法名怛薩阿竭署，當從釋迦文佛所問，當從是學其法。’是故本瑞應。”

佛言：“當學如所學。”

復有婆羅門，名羅那懿yì多，白佛：“適到市買mǎi金，欲以稱chèn稱chēng之，便見怛薩阿竭，其光明甚明，其佛言：‘用是稱為？有法名不可稱，當如求之。’則時復問：‘何所是不可稱者？’其佛言：‘諸法不可以稱稱之，譬如空不可稱，一切諸

法如是。’我言：‘願樂欲聞，何所是法而可學者？’其佛言：‘有名曰怛薩阿竭署，當學、當聞。’是我本之瑞應之所問。”

佛言：“當學如所聞，是皆前世功德之所致，故逮是應。”

復有婆羅門，名曰阿披阿遮，叉手白佛：“我夜已半出觀星宿xiù，有大明而見怛薩阿竭，便以頭面作禮lǐ，其佛言：‘不見視星宿，如若所視。’應時即問，其佛報言：‘亦不可仰向。’佛復還問：‘今若所視星宿名何等？’我即應言：‘不知。’其佛言：‘是名悉盡，如若所學，當學諸法所入，悉知所見汝事。’即復問：‘何所處可聞是法？’其佛言：‘當於祇洹釋迦文佛所，聞是語。’忽而不知處，是故所聞怛薩阿竭署本之瑞應。”

佛言：“當學如所聞。”

復有婆羅門，名曰術闍師利，白佛：“適以種農種，便見怛薩阿竭在前住，與不可數千比丘僧俱，其佛言：‘不當如若已種農種。’應時則問：‘當云何種？’其佛言：‘亦不取、亦不放，當作種，亦不生、亦不枯。’則時復問佛：‘當何所處而學是法？’其佛言：‘有怛薩阿竭署，當學當聞，聞已是若之種，亦不取一切之法、亦無所取、亦無所造、亦不思想。知是者，其法無所生，無所造故無所生，已無所生，故無所枯滅miè，無有種，而不生亦不滅。’”即問佛：“是何等瑞應？”

佛言：“是怛薩阿竭署之瑞應，其當於佛樹下坐者，是之瑞應。”

復有婆羅門，名曰阿禾真，阿禾真白佛：“出舍於里門見死人，便念死人乃如是。應時獨語，便見佛。佛言：‘不當如若所念。所以者何？見惡色便有思想，諸法不可得而無所得，當作是念。其得道者，所作不以想，亦不用得故，便有餘念，亦無二心之所念。無所想，是故無有想，是道所作，念無可所得是乃為得，以知二心者，是故無所求。是道之所作，無所見是道所見，後hòu

法欲盡時，以思想教人，若於塚zhǒng間見枯白骨，坐念便得脫。若念五色，從是中教計而求脫，教計出息入息，欲求脫，知欲法盡，便有作是。’應時復問佛：‘當云何學便離是事？’其佛言：‘當學道，如是法當學怛薩阿竭署，如怛薩阿竭事。有法名怛薩阿竭署，當聞當學，當從釋迦文佛聞是。’忽然不見，所以見是。”

佛言：“是怛薩阿竭署之瑞，當在道地故。”

復有婆羅門，名阿惟示真，白佛：“我到曠野，見眾多死人，中有為畜狩所食噉dàn者、中有臭者、中有壞huài敗者、有青色者、有赤色者、有黧yǎn黧dǎn者。便自念，欲於坐教計狀念是，便見東方佛來，有三十二相，便遙向而為作禮，其佛言：‘雖觀是物以為想。’即時問其佛：‘我當學何法而教一切令脫生死？’其佛言：‘有法名怛薩阿竭署，當聞當學，學是者，為一切諸道作功德。從釋迦文佛具足聞之。’是何本瑞應？”

佛言：“是怛薩阿竭署之瑞應，作是學者，為學在佛樹下坐。”

復有婆羅門名曰波梨漫多，白佛：“我夜出竇dòu無所可見，便然五舍以為燭火。所以者何？避溝gōu坑深井。便自念：‘當學何法而為一切作明令其無冥？’這有是念，便見佛在虛空中住言：‘善哉善哉！是上人之所作，非凡人之所為。諸怨恨²、貪饕tiè、諛yú諛chǎn、虛飾已無是者，能念是事，非餘所及。以等心念一切，亦不念數數所念，如佛在樹下不念聖文。’其佛言：‘有法名怛薩阿竭署，當聞當學，具足若意。’復問佛：‘當從所聞？’其佛言：‘當從釋迦文佛所聞，其所當聞者悉在彼聞，若丘聚、縣邑、城郭、郡國，悉於是法中而見。’聞是言已，恍惚不知其處。是何瑞應？”

佛言：“用若當聞怛薩阿竭署故、當學故，是之瑞應；其菩薩所當學，悉在是法。”

*校勘記：“恨”，大正藏底本為“根”字，根據【宋】【元】【明】版本的“恨”及文義，現改為“恨”。

復問佛：“有幾jǐ署所當可學？”

佛言：“如佛境界，其署如是；其署者，如佛境界等無異，諸法皆從是署如勅chì心瑞應。”

“時復問我：‘是法微妙深乃如是，是不可見、不可知。’”

復有婆羅門，名曰悉達膝xī，白佛：“我與數百千婆羅門俱，如行祠cí祀sì，熟自念：‘當何祠祀令一切皆得解脫，令無勤苦？’這作是念，便見怛薩阿竭光明及相諸種好，便言：‘善哉！善哉！乃作是念，當作念如若所為。’其佛言：‘往到舍衛國祇洹huán阿難邠bīn祇阿藍釋迦文佛所，當為若廣說其祠祀意。有法名怛薩阿竭署，當聞當學，是皆以過去諸佛之所說。’”復問：“當何以祠祀？”

佛言：“菩薩以飲食所有施與人，作是祠cí祀sì而脫於三界；有戒祠³cí，不自念有求故；有忍辱祠cí，不以心惡向一切；有精進祠，欲拔脫五道；有三昧祠，不作因緣有所希望；有多所聞祠，一切名身、諸數身具足波羅蜜知；有法施祠，若行人欲以法化一切，若有畜生欲聞法者，不中捨而為說經，亦不以色說，以法慈心教詔一切。”

佛言：“有上人不惜其身，趣欲令一切各得安隱wǎn，不以憂心而教人。所以者何？用更得好軀，譬若摩尼珠洗之倍好，其王者子莫不愛喜。所以愛喜者何？無瑕穢故。其法師譬如是，雖有生死，所更倍好。所以者何？身亦無惡亦無傍者。所以者何？常歌歎佛故，雖佛遠常欲親近。所以者何？已無所求，即祠是為祀。其有三拔致者，亦有祠而無有異。所以者何？無有恨心故，於一切無惡意。菩薩有祠無有勝者，若有念是者是故勝，不念之者無所勝，以功德長養身及他人，是故菩薩意。所以者何？不以法有所諍，以故無鬪dòu、無有繫、無有縛、無有閉，其有作是祠者，

³校勘記：根據前後經文的意思講六度，“戒”，大正藏底本為“識”字，根據【宋】【元】【明】【宮】版本的“戒”及文義，現改為“戒”。

莫有能瞋者，亦不念何法可計可校，是上人之所作。已處觀，其處處亦不於功德中有所想，亦不破壞所作罪。所以者何？不失其本故。亦無有過菩薩上之尊法，能來教化者亦歡喜，亦無懈怠，亦不與人如有怒心——所以者何？摩訶衍yǎn不從是得，故曰摩訶衍——亦不想其衍。”

佛語悉達膝：“捨若本祠祀，當作是祠祀，即菩薩祠祀之瑞應。如若所見怛薩阿竭，是皆先世習衍yǎn之所致。所以者何？若覺眼見佛者，是皆本之瑞應。”

復有婆羅門，名難頭多羅白佛：“我見流水，有一人而持一木作橋，我念：‘子之所作，甚何小矣！等作可以廣大。所以者何？欲令一切悉可得度過。’適有是念，東方便有百佛而來現，悉言：‘善哉善哉！是上人之所念，令一切人如得度，亦無央數人之路。今釋迦文佛在於祇洹，子往，可悉從受法，得致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提。’是我本之瑞應，得見怛薩阿竭，聞其教戒。”

佛言：“善哉善哉！如子所言。”

復有婆羅門，名曰旃zhān鬱yù多師利，白佛：“我出城門外，有迦羅越，謂我：‘如過舍，施若二百萬。’便隨其歸。入舍有大高座，令我如坐，燒香供養，具作飲食已，二百萬為達dá覲chèn。我應時自念：‘當何以自作方便而過達覲？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提清淨之達覲，可得如異。’適作念，便見東方千佛悉飛，如來悉在前住，皆言：‘善哉！善哉！如上人之所作，為一切人欲作，便往到祇洹釋迦文佛所，當為若廣說其法。如若得清淨，其達dá覲chèn如可以受，受之者，令一切皆可得安隱。所以者何？若三千大千刹土，悉奉行十善受施，不如菩薩發意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提心而受施，悉過是上作是。’語已恍惚不知其處。”

佛言：“即怛薩阿竭署之瑞應。所以者何？以先供養十方佛故，逮得是法。”

復有婆羅門，名曰閻yán符師利，白佛：“在山中安心而坐譬如得禪，於上見五百佛，四面皆香如天香，皆呼我名言：‘善哉！善哉！如若所求，當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法，勿作異禪。何謂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悉念一切人以慈心故，勿以想人，作不可思惟禪。作是禪，勿想心，念一切皆令安隱，勿念人想，勿念身想。’其諸佛言：‘往到祇洹釋迦文所，當為若具說其法——怛薩阿竭署——當作是學，學是者在所作為。’說是已，而不知諸佛處。是我本之瑞應。”

佛言：“審如若所見無有異。所以者何？其有當坐於佛樹下者，即有是瑞應，應若已先世供養七千佛故。”

復有婆羅門名曰荷沙漫，白佛：“我見諸婆羅門，不多不少，於恒水浴已，語我：‘汝復行浴，身所惡露眾惡悉當隨水如去。’便自思惟：‘何如而浴身，諸眾惡當隨水去？’便自見佛在於虛空中，其佛言：‘汝何思惟？’我應時對曰：‘諸婆羅門令我浴，身所眾惡悉當隨水去，故坐思惟是事。’其佛言：‘若到祇洹釋迦文所，當為若說現法，諸所眾惡悉當除去。’其佛言：‘有名諸法甚深無有底，其水甚美，於是浴者悉得淨潔jié。若欲浴者當於中浴，眾邪惡可以消除。浴已，諸天人及一切皆得安隱，便以法教化無所不遍。所以者何？諸過去佛悉那中浴。是故現瑞應。’”

佛言：“當聞怛薩阿竭署者，是本瑞應。”

有婆羅門，名曰惟耆先，白佛：“我齋jí華持到婆羅門神祠，入門見怛薩阿竭飛在虛空中而住，其佛問我：‘持是華給何所？’即應言：‘欲以上神。’其佛言：‘有怛薩阿竭，號曰天中天，可以華供養上之。所以者何？因是可有功德，而到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便可逮得阿耨多羅禪。’即欲以華供養，其華悉化作佛，悉紫磨金色，其光七尺，三十二相種好悉具，諸佛皆言：‘其心

以堅於功德者，能致是應。’即時復問：‘當作何方便，令功德不可勝數？’其佛言：‘若有菩薩見佛者，因是作功德；中有見化佛者，因是作功德；中有見寺者，因是作功德；中若見佛坐起處，因是作功德；中有見佛經行處，因是作功德；中有聞佛者，因是作功德；中有聞上下、四維、四方有佛教誡一切，因是作功德；中有佛舍利者，因是作功德；中有老、病、死而自計校jiào，因是作功德。若見郡國、縣邑破壞huài者，若穀gǔ貴、人民飢餓，而用是自計，因是作功德。所以者何？念前事故，因是有不可數功德，所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功德。’”

復有婆羅門，名曰沙竭末，白佛：“我入海浴，適有是念，便見萬佛，皆言：‘不當如子之意欲度海。’便自念：‘其餘有浴者，亦在是聞當有此異，其意欲度海浴。’適有是念便見萬佛，皆言：‘不當如子之意欲度而浴。’我即時復問：‘當何浴？’其佛言：‘有道度諸法，可於其中，其作是浴者，已為度也。’應時復問：‘何所如可度於世間者？’報言：‘佛者已為度。’即復問：‘何所法而可從學？’‘有佛名釋迦文，在祇洹huán中，當從學問；如若所願悉當具聞，悉為若說之，令若得解。’聞是已，忽然不見其處。”

便問佛言：“何所法而可度者？”

“度一切諸法者，波羅蜜是。”

佛言：“汝欲度諸法者，當等心於一切人。所以者何？當念度一切人之生死。譬若度海，當學是事，便得度一切諸法，亦不想法、亦不想無法，作是若後，當為一切說法。”

佛語沙竭jié末：“菩薩用一事，具足諸慧。何謂一事？世惡法欲盡jìn，爾時其欲制其法教導一切，令法而不斷絕。是為一事，具足得諸慧。

“復有二事，菩薩學是疾速得佛。何謂二？不念諸法是我所、非我所，亦不念見一切諸法自然處。是為二事。

“復有三事，若善男子、女人，奉行是者疾成至佛。何謂三？以諸法視之，如光明明於諸法，亦無多、亦無少，不作是念。二、已應而一，無有異心。所以者何？諸法不可得故。三、是因名佛。是為三事。

“復有四事，何謂四事？一者、總zǒng持諸法；二、常於怛薩阿竭而作功德；三、持心如空，不想一切人；四者、若有供養、不供養者，其心無異yì。若男子女人，奉行是法疾得至佛。是為四事。

“復有五事，何謂五事？一、不於諸界有所念——何謂諸界？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細滑——意欲所得，不作是念。二、常於佛法而作功德。三、若見同菩薩，其心有悅。所以者何？用實shí大故。四、於一切無虛飾之心。所以者何？我當度故。五、亦於是中無所想。是為五事。”

沙竭末白佛：“其有奉行是五事者，疾得佛。”

佛言：“當作是學，疾得阿耨多羅luó三耶三菩，自致成佛；是為度生死之海，以法教於一切，令如怛薩阿竭無所不度。其有至心，堅住於菩薩功德者，便速是瑞應。若有念，恐中道取證。”

佛言：“如是法者，勿得憂yōu念，具足怛薩阿竭jié十種力，一切聞者莫不歡喜。”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

大方廣如來祕密藏經卷上

失譯人名附三秦錄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祇闍崛山，與大比丘僧八千人俱；菩薩摩訶薩三萬二千——眾所知識，得陀羅尼無礙辯才，得無生法忍，降伏魔怨，一切法中快得自在；善能種種神通變化；善知一切禪定三昧入出自在，為諸眾生作不請友，永離蓋纏；善能了知諸眾生根；善知依止於了義法，淨修六度到於彼岸，遊戲五通，教化眾生心無厭倦，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久修諸行，已曾供養無量諸佛；善為諸佛之所護持，護正法城不斷佛種，常以聖德悅樂一切，轉妙法輪；善能往來無邊佛土奉覲諸佛，大師子吼、治大法船、擊大法鼓、吹大法蜚；善集一切福德莊嚴，相好嚴身，念慧堅進；善知慚愧，法喜自娛，具足成就大慈大悲，隱蔽日月所有光明，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是世八法所不能污，不高不下；善斷愛恚，常與方便智慧相應，隨眾生根善開化之，救無救者，有所為作善觀察之，身口意業無諸過患；善能集於定慧莊嚴，其心調柔猶如大龍，如大師子降伏外道；善能進趣大丈夫行，離諸怖畏；善能決斷諸眾生疑；善能勸請無量諸佛轉於法輪；善住大願永離二見，常勤度脫一切眾生；善知垢淨所起因緣；善修正念，不起聲聞、緣覺之念，不捨一切智寶之心，其心清淨猶如虛空，其身柔軟，心無染污志意無壞，隨所至處心無染著，妙音和軟，有所言說顯露易解，其言清白說無染法句，常觀他德，勇猛無侶，志欲道場——其名曰：山剛菩薩、大山菩薩、持山巖菩薩、山積王菩薩、石山王菩薩、大進菩薩、信進菩薩、極進菩薩、喜手菩薩、寶印手菩薩、寶手菩薩、德手菩薩、燈手菩薩、常舉手菩薩、常下手菩薩、常喜根菩薩、常思念菩薩、常勤菩薩、常觀菩薩、法勇王菩薩、淨寶光明威德王菩薩、摩尼光王菩薩、

過諸蓋菩薩、總持自在王菩薩、發心轉法輪菩薩、法勇菩薩、淨眾生寶勇菩薩、道分味菩薩、捷辯菩薩、無礙辯菩薩、不動足進菩薩、金剛足進菩薩、金剛志菩薩、虛空藏菩薩、相好積嚴菩薩、壞魔網菩薩、勝志菩薩、導師菩薩、喜見菩薩、賢護等十六大士、彌勒等賢劫菩薩、兜率陀天曼陀羅華香等而為上首，他化自在天王等三萬二千。如是天子！及餘趣向於大乘者，三千大千世界之中，釋梵護世，欲界、色界、淨居諸天，一切來集，恭敬供養禮拜如來！

爾時世尊為於無量百千大眾恭敬圍繞而演說法。是時東方去此佛土七十二億刹，彼有佛土，名曰常出大法之音，其國有佛，號曰寶杖如來、應供、正遍知覺，今者現在。如是常出大法音國，一切江河、池泉諸水、一切樹林、一切眾華、一切諸葉、一切華果、一切臺觀，常出法寶無上法音。彼土眾生常聞如是勝妙法音。是寶杖佛常出大法音國有菩薩，名無量志莊嚴王。是菩薩觀寶杖佛已，猶如壯士屈伸臂頃，沒是常出大法音國，一念之頃而來至此娑婆世界。

時無量志莊嚴王菩薩化作八萬四千寶臺，妙寶所成，四方四柱縱廣正等莊嚴極妙，一一寶臺化作八萬四千寶樹，華果茂盛；一一樹下皆悉化作寶師子座，眾寶廁填，皆悉敷置百千妙衣。是諸座上皆見佛坐，形色相貌如釋迦牟尼！是無量志莊嚴王菩薩現是化已，於虛空中化作寶蓋，縱廣正等百千由旬，垂懸繒綵鈴網莊飾，風吹鈴網出柔和微妙可愛軟音，其音遍告三千大千佛之世界。時此三千大千世界，平坦如掌，生寶蓮華供養如來。時無量志莊嚴王菩薩以八萬四千寶臺而自圍繞來詣佛所。是時大眾，見是化已得未曾有，而作是言：「如今所見，此大士來莊嚴事相，必說大法，及此三千大千世界諸莊嚴事，又上空中垂懸寶蓋於如來上，一切天宮悉皆隱蔽。」是時大德摩訶迦葉承佛神力，從座而

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佛合掌而說偈言：

「無垢淨光從空出，	隱蔽釋梵諸光明；
及蔽日月珠火光，	唯願人尊說此相。
此空中現妙寶蓋，	遍覆百千由旬地；
幢幡鈴網以莊嚴，	世尊今將雨法雨。
鈴網所出妙聲音，	其音遍告此佛界；
有聞音者煩惱息，	為何利益說此事？
三千世界平等掌，	百千蓮華從地出；
華香適意悅身心，	是何威德之所為？
東方遍放金色光，	八萬四千妙寶臺；
臺內寶樹師子座，	見如導師釋師子！
導師此是何利事？	見此事者何增益？
此是何種欲佛知？	現此無量諸神變。」

爾時佛告摩訶迦葉：「東方去此七十二億佛土，有國名常出大法音，彼中有佛，號曰寶杖，今者現在。彼有菩薩名無量志莊嚴王，來至此土，見我禮拜諮受聽法，為諸菩薩，生大法欲、生大法力、集大法智，欲顯常出大法音國所有功德及寶杖佛所有功德。以此緣故，是無量志莊嚴王菩薩而來至此娑婆世界。一日一夜所利眾生，多於汝等滿此三千大千世界諸大聲聞，法利眾生。假令汝等數如稻、麻、竹葦、甘蔗、叢林，壽命一劫所利眾生，猶尚不等。」

大德迦葉白言：「世尊！閻浮提人若得聞是善丈夫名尚得大利，況有信心復聞說法？」

時無量志莊嚴王菩薩及諸寶臺，住如來前，頂禮佛足。當禮佛時，令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百千伎樂不鼓自鳴，一切大眾禮如來足。爾時無量志莊嚴王菩薩，繞佛三匝，及與八萬四千寶臺亦繞三匝，繞三匝已向佛合掌，以偈讚佛：

「善能柔軟微妙語，無錯無雜淨無垢；
善名威德慧中勝，我今稽首最勝仙。
多百千億功德滿，施安隱樂滅百苦；
仁大悲喜等三界，而演說法除塵垢。
十方諸佛歎仁德，善逝惡時得菩提；
度惡眾生無疲倦，度一眾生尚為難。
一切諸佛悉平等，智慧通等號人尊；
成佛無等白淨法，示現卑劣調眾生。
尊若悉示佛境界，一切眾生心迷亂；
大悲為利是等故，修彼所行演說法。
人尊智勝眾所樂，常先和顏柔軟語；
算數人天德無等，是故歡喜頂禮尊！
一切智等諸眾生，盡諸法降降外道；
一切智見伏魔怨，稽首百力降諸力。
常樂真實誠諦語，善知如說如所行；
苦樂不動如山王，我今稽首施世樂。」

爾時無量志莊嚴王菩薩偈讚佛已，而白佛言：「世尊！寶杖如來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世尊！我今欲少請問如來、應供、正遍覺，若佛聽者，乃敢諮啟？」

佛告無量志莊嚴王菩薩：「善男子！如來常聽，隨所有疑，恣汝所問，吾當隨汝所問，演說悅可汝心。」

「如是世尊！願樂欲聞。」

時無量志莊嚴王菩薩白言：「世尊！我從先佛、如來、應供、正遍覺聞，有法名如來祕藏。若有菩薩住是祕藏，得無盡法，得無盡辯，見佛無盡，善能獲得無盡神通，為諸眾生作實依止。善哉世尊！願為演說如來祕藏法。」

爾時佛告無量志莊嚴王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乃能問佛

如是之法。善男子！汝已曾於恒河沙佛所殖諸善根、諮受請問。善男子！汝今諦聽，善思念之！吾當少說如來密藏法。」

無量志莊嚴王菩薩即白佛言：「如是。世尊！」受教而聽。

佛言：「善男子！如來密藏法，謂一切智心。發是心已堅固守護，不退不捨無有憊亂，善好憶念，熾然勸導，顯示教誨，善根先首，喜樂守護，常恒堅造應作之業，為是布施、為是持戒、為是忍辱、為是精進、為是禪定、為是方便。是心為柱，不怯不弱，不羸不壞，無有懶惰，不背不捨，順向是心而覺了之。善業為首，質直無曲，正住端直，無幻無偽；作已無疑，未作者作，如所應作勤修行之，捨不正行勤修正行。善男子！是名如來祕密藏法所入法門。所謂堅固一切智心，好堅守護不棄捨之。

「善男子！何等一切智心堅固？善男子！一切智心堅固有四。何等四？不念餘乘、不禮餘天、不發餘心、志意無轉。是為四。」而說頌曰：

「不生念餘乘，	禮佛不禮天；
不生餘欲心，	不禮外凡夫。
修行是法時，	一切智心堅；
非魔及外道，	得便如毛髮。

「善男子！復有四法，護一切智心。何等四？不為色醉及財封醉，非眷屬醉及自在醉。是為四。」而說頌曰：

「非色財封醉，	眷屬及自在；
色財封自在，	眷屬不放逸。
觀諸有為法，	皆悉是無常；
不放逸離慢，	守護菩提心。
斯行法功德，	趣菩提不退。」

(初偈是行半)

「善男子！復有四法，不退菩提心。何等四？集諸波羅蜜、

親近實菩薩、修集大悲心、以四攝法攝諸眾生。是為四。」而說頌曰：

「常修六度無滿足， 生聞聞已心柔軟；
生於大欲離惡友， 親近善友隨所欲。
常修勝道近向者， 常修悲心住四攝；
常好堅住菩提心， 佛功德聚不難得。

「善男子！菩薩具足四法，不捨一切智心。何等四？信佛功德、修集佛智、見佛神通、不斷佛種。是名為四。」而說頌曰：

「信解佛德已， 勤修集佛智；
見佛神通已， 勤守護佛種。
修行如是法， 不捨菩提心；
隨所見諸佛， 倍生精進力。

「善男子！菩薩具足四法，終不憍亂菩提之心。何等四？給侍諸佛面前、從於如來聞法、常歎佛德、依止寂靜緣念於佛。是為四。」而說頌曰：

「給侍於如來！ 好尊重恭敬；
若有所聞法， 聞已如說行。
常讚歎如來！ 信敬愛樂之；
面聞勝法已， 智者依於義。
常讚歎功德， 調御世所有；
彼常勤依止， 正念於諸佛。
數數讚佛德， 常勤觀己行；
常樂獨靜處， 思念於如來。
善攝如是法， 修行心不亂；
斯人有三昧， 不忘菩提心。

「善男子！菩薩具足四法，憶菩提心。何等四？我要當為一切眾生良福田、我當說道、我當隨趣如來所趣、我當實知諸眾生

行。是為四。」而說偈曰：

「我當為世勝福田， 趣邪道者示正路；
善逝所趣我當趣， 我當常知眾生行。
菩薩大士念此德， 常念菩提勝道心；
彼當速疾成法王， 得神通智世無等。

「善男子！菩薩具足四法，念一切智心。何等四？專志念意是諸法本、當念法本、發一切智心是世寶塔、當念寶塔。是為四。」而說頌曰：

「當專志念意， 極好專念意；
此是諸法本， 一切世間塔。
常念菩提心， 住意好善住；
此是十力本， 當為天世塔。

「善男子！菩薩具足四法，然一切智心。何等四？勢力通集不失本行、滿五根力、身心精進而無有我、勤行精進為利益他。是為四。」而說頌曰：

「所演說四法， 熾然菩提心；
若熾然智慧， 得止息煩惱。
勢力及通達， 如是勤精進；
安住服是已， 莊嚴無懈怠。
斯不失本誓， 善安住根力；
身心無疲倦， 勤進求實身。
住如是熾然， 增長菩提心；
彼智慧如是， 猶日月增長。

「善男子！菩薩有四法，勸菩提心。何等四？在大眾中稱揚讚歎菩提之心、令其開解菩提之心、善受教誨隨順師長發清淨心、一切煩惱不得自在。是為四。」而說頌曰：

「勸導唱道心， 先住此為本；

當有一切智，	是名知因者。
是一切智心，	清淨常照明；
常住於是中，	世間所頂禮。
常出柔軟語，	速疾受教誨；
諮問諸師長，	一切智勝心。
本性常清淨，	守護菩提心；
白淨離煩惱，	最勝不相違。

「善男子！菩薩有四法，顯示菩提心。何等四？此是我住處、住是處已開示顯說、知於是心有無量德、亦為他說如是之事。是為四。」而說頌曰：

「善住於所住，	菩薩住是已；
稱揚如是法，	菩提之妙心。
道心德無量，	發及稱揚等；
稱揚已便行，	稱揚者所得。

「善男子！菩薩有四法，教修菩提心。何等四？謂不麤獷、言說柔軟、無有麤澁、顏色和悅。是為四。」而說偈言：

「柔軟解說義，	常無有麤獷；
和顏住是法，	彼教菩提心。

「善男子！菩薩有四法，菩提之心善根為首。何等四？成滿相好開門大施、修淨佛土行種種施、淨於智慧常伏憍慢、滿足智慧修集多聞。是名為四。」而說頌曰：

「常開門大施，	彼到相好岸；
善好種種施，	斯當有淨土。
常無有憍慢，	恒求集佛智；
集聞無滿足，	斯有利智慧。
如是勝妙相，	方便起道根；
是巧心所轉，	集先諸功德。

「善男子！菩薩有四法常喜樂。何等四？喜樂見佛。見餘菩薩勝精進者生於喜樂，作如是言：『我當何時滿足受記？』受於無上菩提道記：『我當何時諸眾生前作諸佛事？』於佛智慧生喜樂心。是為四。」而說頌曰：

「我當何時現見佛？	彼生喜樂欲見佛；
見餘菩薩勝進者，	生喜欲修是精進。
我當何時滿德聚？	得授勝記證菩提；
勝智某方作法王，	菩薩常生是喜欲。
我何時世作佛事？	得神通智到彼岸；
名聞普遍十方供，	菩薩常生此喜欲。

「善男子！菩薩有四法不憊。何等四？不憊稱譽不實功德得諸利養；不憊得諸釋梵護世人天富樂；不憊一切聲聞、緣覺；不憊一切外道所得勝供養事。是為四法不憊。」而說頌曰：

「不憊名稱大利養，	於身命財亦如是！
不憊釋梵及護世，	是諸邪有悉無常。
不憊聲聞及緣覺，	唯除起何勝乘心；
不憊世禪及外道，	不憊身見及邊見。

「善男子！菩薩有四法，護一切智心。何等四？如說如住、如作而說、於諸眾生前其心平等、生極欲心謂於善法。是為四。」而說頌曰：

「如說如住如作說，	等心眾生前極欲道；
善住於是四勝法，	常護道心不忘失。

「善男子！菩薩有四法，是所應作。何等四？修集多聞、思念多聞、說於所聞、不退寂靜。是為四。」而說頌曰：

「斯常勤集於未聞，	是常修念思多聞；
是常勤說於多聞，	是常勤修為得禪。

「善男子！菩薩有二法，定一切智心而行布施。何等二？專

意念定；捨，不望果報。是為二。」而說頌曰：

「以歡喜心而施與， 施已生喜不望報；
一切悉捨向菩提， 定心施已證菩提。

「善男子！菩薩有二法，一切智為首修持淨戒。何等二？於諸眾生無侵害心、毀戒者所生大悲心。是為二。」而說頌曰：

「不生毀害心， 等施上中下；
倍增生悲心， 於惡逆眾生。

「善男子！菩薩有二法，一切智為首修行忍辱。何等二？自捨己樂、施與他樂。是為二。」而說頌曰：

「不求於自樂， 常為利樂他；
斯有如是忍， 佛菩提為道。

「善男子！菩薩有二法，一切智為首修行精進。何等二？菩提心為首、不捨諸眾生。是為二。」而說頌曰：

「行一切白淨， 上道心為首；
不見我眾生， 精進無毀滅。

「善男子！菩薩成就二法，一切智為首修行禪定。何等二？方便入禪、本願力出。是為二。」而說頌曰：

「勇健者常起， 智者行禪定；
降伏諸結使， 恒常欲得禪。
本願力持出， 當為世導師；
斯有如是德， 獲得於禪定。

「善男子！菩薩成就二法，一切智為首有於智慧。何等二？自離諸見、為斷一切眾生見故修行智慧。是為二。」而說頌曰：

「彼離於諸見， 修利為眾生；
有勝智現前， 智安隱行道。

「善男子！菩薩成就四法，有於方便。何等四？慈愍眾生而為作救、大悲真實無有疲倦、喜樂於法生歡喜故、捨離煩惱無有

怯弱。是為四。」而說頌曰：

「修慈無瞋恚， 起悲無疲倦；
以法生歡喜， 捨煩惱無難。

「善男子！菩薩有四法無厭。何等四？多聞無厭、集德無滿、阿練兒處無滿、迴向無滿足。是為四。」而說頌曰：

「求聞無滿集福爾， 阿練兒處無滿足；
福德迴向無滿足， 菩薩如是四無厭。

「善男子！菩薩有四法無足。何等四？是菩薩念過去佛作如是念：『是諸佛等皆悉修集最勝菩提，我今云何而不修集？』念未來佛：『我亦入在是等數中。』念現在佛，念是佛時而作是念：『此諸佛等現悉了知一切諸法。』是諸念中無有怯弱。是為四。」而說頌曰：

「憶念過去佛， 無怯心增長；
彼佛得勝道， 我云何不得？
念未來善逝， 我在是數中；
無怯倍精進， 我定在是數。
念現在導師， 本行菩薩時；
我當除諸結， 證寂滅菩提。
解了一切法， 所住如所欲；
終不生怯心， 倍生好勝進。

「善男子！菩薩有四法，不退大乘。何等四？其心如地、其心如水、其心如火、其心如風。是為四。」而說頌曰：

「其心如地水， 心亦如風火；
作不作同等， 不得道不退。

「善男子！菩薩有四法，解知無我。何等四？而是菩薩作如是念：『諸眾生界我當悉知是等心行。』『諸眾生界我當悉知是等諸根而為說法。』『諸眾生界我當除斷一切煩惱而為說法，無量佛

智我等覺了，實非我身能覺此法，亦非我心。』『我諸善根能覺此法，無有我者名為菩薩！』是為四。」而說頌曰：

「眾生界諸心，	所行叵思議；
煩惱妄分別，	妄想生是非。
佛智亦如是，	無量叵思議；
非我之所能，	解了於佛智。
諸結使相違，	無色不可見；
我應悉除斷，	顯示解脫道。

「善男子！菩薩有四法，無有怯弱。何等四？願諸善根、修方便慧、修信進念力、信無上道。是為四。」而說頌曰：

「善喜悅充潤，	慧方便眾香；
信精進念力，	斯有解脫道。
如是四慧法，	持法無有厭；
為厭倦者依，	亦為世作救。

大方廣如來祕密藏經卷上

大方廣如來祕密藏經卷下

失譯人名附三秦錄

「善男子！菩薩有四障法，應當覺知。何等四？毀謗正法、祕愒惜法、懷增上慢、修無色定。是為四。」而說頌曰：

「菩提心有四， 說示名障礙；
菩薩應覺知， 應數數遠離。
毀謗於正法， 多聞懷愒惜；
增上慢貢高， 不善起禪定。
是故護正法， 聞已廣流布；
捨慢無貢高， 遠離不禪定。」

「善男子！菩薩有四法，所造速疾。何等四？所作以智不以憍慢；所有善根迴向菩提不趣下乘；一切諸趣不生染著，若生染著一向專為化於眾生；晝夜三時常修三分，滅過惡業、未來不造。是為四。」而說頌曰：

「所造以智不以慢， 迴善上道非下乘；
慧者不信於諸有， 發心為利諸眾生。
晝日三時夜亦爾！ 三分悔過滅先惡；
不造眾惡集諸善， 慧者如是集善業。」

「善男子！菩薩有四法極好。何等四？不自稱舉、不輕於他、遠離諸惡、捨除諸慢。是為四。」而說頌曰：

「不自稱舉不輕他， 所造諸惡悔不作；
不生憍慢及慢慢， 其心端直修善行。」

「善男子！菩薩有二法，端直速疾。何等二？若有所問如實而答、先所見事無所覆藏。是為二。」而說頌曰：

「如問而演說， 不藏先所見；
寧捨於身命， 終不說妄語。
正直於是法， 是為賢善根；

彼得於質直，疾覺勝菩提。

「善男子！菩薩有二法，無有諂偽。何等二？雖多獲利不欲歎德、不得利養不自稱舉。是為二。」而說頌曰：

「雖多獲利養，不歎示己德；
大智所不欲，是不諂者得。
設不得利養，此是我本業；
不欲他有過，勿令彼業熟。

「善男子！菩薩有二法，不望他報。何等二？我應當利一切眾生，非諸眾生而利於我；我當覺知而為菩提。是為二。」而說頌曰：

「我應利眾生，我荷擔彼等；
我求無為道，不觀望他報。
我不求有為，我求無為道；
我攝護世間，不望報得道。

「善男子！菩薩有二法，作於不作。何等二？不知恩者而常供給、於知恩者作於重任。是為二。」而說頌曰：

「不知恩眾生，於彼不望報；
諸陰、界、入等，皆為作菩提。

「善男子！菩薩有二法，是所應處。何等二？常值諸佛、亦常值遇菩薩乘者。是為二。」而說頌曰：

「二種所應處，是處增名稱；
得值諸如來，菩薩所識知。

「善男子！菩薩有二法所不應修。何等二？不與願行聲聞乘者而共同止；不驚畏諸有，獨處宴默。是為二。」而說頌曰：

「不與修行者，而共同止住；
不驚畏諸趣，依止宴寂處。

「善男子！是名初入如來密藏根本句也。菩薩若入是初根本

句，是菩薩能成就如來祕密藏法。」

世尊說入如來密藏初句法時，六萬眾生及天與人發於無上正真道心，十千菩薩得無生法忍，五百比丘不受諸法、永盡諸漏、心得解脫。

時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大光普照，人天伎樂不鼓自鳴，人、天、阿修羅等，同聲三唱作如是言：「其有眾生得聞於是如來密藏法快得善利，若有書寫、受持、讀誦，如說修行，是等眾生皆當不失如是如來祕密藏法。」

爾時無量志莊嚴王菩薩聞是如來密藏法已，即作是念：「我今當以何等供具供養如來、應供、正遍覺？」復作是念：「外物易捨、內事難捨，我今當以自身奉供如來世尊！」即昇虛空而說偈言：

「我今奉獨覺， 以自身供養；
以此無上捨， 願令如導師。
財供二足尊， 此事不為難；
云何為希有？ 所謂身供養。
我今供無等， 自身奉遍眼；
為世人天供， 如大智師子。」

爾時無量志莊嚴王菩薩即便放身投如來上。當于爾時，以佛神力，未曾有華——異華異色，甚為鮮淨極妙端嚴——散如來上。是菩薩身又不墜地亦不現空，此諸華等至佛身上，即復還踊住虛空中，成大華蓋覆四天下。是華蓋中垂懸華貫出大光明，是光明中現妙蓮華，是蓮華上有菩薩坐，如無量志莊嚴王。是菩薩等從華臺起，頂禮佛足同聲請言：「唯願世尊！說如來祕密藏法，無令斷絕，及護如來密藏眷屬。」

爾時大德摩訶迦葉生希有心歎未曾有，白言：「世尊！是無量志莊嚴王菩薩以身莊嚴供養如來，以身供養於如來已，現是菩薩

諸莊嚴事。世尊！願令一切諸眾生等得於如是莊嚴之身，願使如來常壽住世。世尊！我等今者快得大利，乃得見是善大丈夫聞其說法」。

爾時佛告摩訶迦葉：「汝今見是無量志莊嚴王菩薩不？」

「已見，世尊！」

「迦葉！是善男子！於恒河沙等佛所，恒得諮請如是如來祕密藏法；賢劫諸佛所，亦當請問如是如來祕密藏法。」

爾時大德摩訶迦葉復白佛言：「善哉世尊！唯願敷演，說是如來祕密藏法，如此菩薩所啟請者！」

爾時世尊告大迦葉：「汝今善聽！如來密藏少許法分。何以故？若於一劫演說此法，不可窮盡。」

迦葉白言：「如是。世尊！」爾時迦葉及諸大眾受教而聽。

佛言：「迦葉！於意云何？汝謂我行菩薩道時，所捨手足、頭目、耳鼻、皮肉、骨髓、血及妻子，略說乃至一切財物，處處遍惱於菩薩者，是諸眾生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及諸惡趣。何以故？本菩薩時志意淨故，及大誓願淨戒聚故，於諸眾生大悲純至及堅忍故。以大慈故、大功德法故、牢強精進定向大乘故、自心淨故、大願豐饒故、不嬉自樂故。其有眾生觸燒菩薩毀罵之者，菩薩德故不墮惡道。迦葉！我今引喻以明斯義。迦葉！猶如病人，良醫授藥，而是病人毀罵是藥及與良醫，先毀已後乃服此藥。迦葉！汝意云何？藥以罵故不為藥耶？病不除耶？」

「不也。世尊！雖復毀罵，不失藥勢而能除病。」

「如是迦葉！菩薩如彼藥及良醫，雖不恭敬種種觸惱，然是菩薩純淨志意無有缺減。迦葉！如大寶珠眾德所成，其性純淨除諸瑕穢。若有人天毀罵是寶而不恭敬。迦葉！於意云何？是大寶珠畏毀罵故失寶力耶？」

「不也。世尊！」

佛言：「迦葉！是淨寶珠猶彼菩薩志意清淨，一切眾生雖不恭敬，所有功德無有折減。迦葉！如大油燈，假令人天而毀罵之，以毀罵故便闇冥耶？」

「不也。世尊！」

佛言：「迦葉！菩薩志意純淨如是，雖復觸惱不失其性。迦葉！以是事故當知眾生雖有觸撓於菩薩者，不墮惡道。何以故？由是菩薩本願淨故，所願皆成。」

爾時大德摩訶迦葉白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趣，若於如來起不善業，是眾生等亦復不畏墮於惡道？」

佛言：「如是迦葉！若有眾生於大悲如來生信敬心、解入進趣，若佛現在、若滅度後，若有奉施如來及塔，若幢幡蓋、華鬘塗香及與末香，若寶、若衣及諸飲食，隨於種種所有諸物；若取、若食，若自取、若教取，迦葉！我說是人無有所犯。迦葉！貧為最苦，不恭敬故、作劫奪故、無畏懼故、不信敬故、不解業故、不慮報故、以貪求故、難調伏故、貪瞋癡故、無慚愧故、兇橫惡故，不思如來有大慈悲，不信如來多利眾生，取如來塔物乃至一線，若自取、若使人取，我說是人不名少犯，我不說彼不墮惡道。迦葉！若有眾生於如來物及佛塔物，若自取、若教人取，如來今者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當墮惡趣；又以此緣當得斷結。何以故？是人心行為佛護故。迦葉！若於如來、若如來塔，生心緣念，乃至起於少許悔心，迦葉！是眾生心自當改悔，以緣如來生悔心故，背棄生死一切之罪，結使微緩。迦葉！假有人天墜墮于地，墮大地已還依大地而得起住。如是迦葉！是眾生等於如來所，生不善故墮在惡道，墮惡道已還緣如來速得出離。云何名為緣於如來？於如來所生慳重心」。

爾時大德迦葉白言：「世尊！是人以是惡賊之心，若能生心緣念如來尚得大利，況淨心者？」

佛言：「迦葉！如汝所言，若有眾生起念如來、思憶如來、觀緣如來，是等一切悉皆當得涅槃果證。」

「大德！」迦葉白言：「世尊！如我解知佛所說義，寧於如來起不善業，非於外道邪見者所施作供養。何以故？若如來所起不善業，當有悔心，究竟必得至於涅槃；隨外道見，當墮地獄、餓鬼、畜生。」

佛言：「迦葉！如汝所言。迦葉！設有人天罵赤梅檀，以手打搥速撩棄地。迦葉！於意云何？如是人者有何等香？」

迦葉白言：「而是人者有梅檀香。」

「如是迦葉！若有眾生眼見、耳聞及口宣說於如來者，當知是人解脫香。迦葉！有人執把於糞污已，以諸伎樂一切眾華而供養之，如是人者有何等香？」

迦葉白言：「世尊！是人唯有糞穢臭惡。」

「如是迦葉！其有親近恭敬供養諸外道者，當知是人亦復如是！有諸見畏，地獄、畜生、餓鬼等畏。迦葉！若善男子、善女人信於如來有大慈悲，慙重敬信除慢不憍，無有貪瞋及與愚癡，意志決定解知業報，質直無諂無有幻偽，於如來所得淨信心，諸根無貪無有諂曲，志意不壞淨信成就，信佛大悲多利眾生，信佛本行信於如來，不捨一切諸眾生等。有如是心有如是意，設乏於食病藥所須，未得道果未入正位，若得所須，能得道果入於正位，若其不得飢渴羸劣，不能修善不得道果。是人若取如來佛物，衣服、飲食、病藥所須自服食之。迦葉！我不說是有惡道果。迦葉！是名如來祕藏法。應當密持善好守護，不應在彼見著者前開示演說，勿令是人重增所見。」

「迦葉！云何為解？謂解如來說一切法。云何為縛？迦葉！所言縛者，所謂貪著。云何為解？謂不貪著，不分別二。迦葉！我今不說是無著者名之為犯。何以故？迦葉！羸劣煩惱從虛妄生。」

迦葉！若其不實不以生故，名之為實。迦葉！我今引喻為示不實妄想事故。迦葉！猶如人天持芥子火吹令增長，漸燒諸物成大火聚。如是迦葉！愚小凡夫起少不正思惟妄念，堅著諸見隨所妄想，隨是諸處增長結使。迦葉！若有火聚如須彌山無有所依。迦葉！於意云何？而是火者，為當增長，為當漸滅？」

迦葉白言：「是火當滅，更不增長。」

佛言：「迦葉！不實妄想諸煩惱等，若更不起，若更不著、更不妄想、更不嬉樂、更不分別，此當漸滅而不增長。迦葉！以是事故，應當解知羸劣不實妄想煩惱是不真實。迦葉！猶如有人至毒家舍，竟不服毒，自生驚怖受大苦痛發聲大呼：『我今遇毒，我今遇毒。』有善良醫持不實藥，令是病人除不實病得離眾苦。迦葉！於意云何？若是良醫持於實藥與是人者，是人活不？」

「不也。世尊！是人實不服食於毒，自生毒想，須不實藥以療治之。」

佛言：「如是迦葉！諸小凡夫為於不實煩惱所惱，是故如來說不實法。」

爾時迦葉白言：「世尊！如來說法不真實耶？」

佛言：「迦葉！汝所解說，為是真實、為不真實？」

迦葉白言：「我所解說無有真實。何以故？世尊！所有貪欲以不淨對、瞋恚慈對、癡因緣對。世尊！若不淨是實則不能除不實貪欲，亦非貪欲生不淨觀。若愚癡是實，起愚癡已非因緣對，亦非因緣能除愚癡。是故世尊！一切結使及斷結法，二俱不實，無物、無定、無有成就。是故不實諸煩惱等，習近不實便得除去。世尊！結使無去。何以故？若有除去則為有去，若已有去則便有來。是故世尊！一切結使無去無來，是故知諸一切有為，無來無去，名離煩惱。」

佛言：「迦葉！此如來密藏，說一切法本性清淨。」

爾時大德摩訶迦葉白言：「世尊！是十惡道如佛所說，其性無垢本性淨耶？」

佛言：「如是如是。迦葉！何以故？無有自在而犯於殺；無可親信而犯於盜；非無主無護而犯邪淫；非為護他而犯妄語；非為調伏而犯惡口；非為破壞外道邪增(恐慢)而犯兩舌；無隨應器而犯綺語；無僇惡教而犯瞋恚；無有希望增上善根名之為貪；無有將護自在者意少不正言而犯邪見。迦葉！是十惡道若不堅著，我不說彼名之有過。迦葉！是十惡道若不堅著，名為不犯。如是迦葉！一切煩惱若不堅著，我說無犯。迦葉！諸不著者，名曰離見。」

迦葉白言：「世尊！十惡業道何者最重？」

佛言：「迦葉！是十惡業道，殺及邪見，名為最重。迦葉！隨在在處諸惡不善，若不堅住、若不堅執、若不堅著，一切我說名為不犯。迦葉！若少不善，若其堅住、堅執、堅著，一切我說名為犯。迦葉！五無間罪，若不堅住、堅執、堅著，生於見者，我不說彼名曰為犯，況復餘小不善業道？迦葉！我不以不善法而得菩提；亦不以善法而得菩提。迦葉！若以不善得於菩提，諸小凡夫亦得菩提；若以善法得菩提者，一切被燒草木叢林應還生長。迦葉！我今問汝，如來云何得於菩提？」

迦葉白言：「佛是法本，世尊是眼，世尊是依，如世尊說當共奉行。」

佛言：「迦葉！解知煩惱從因緣生，名得菩提。迦葉！云何為解知從因緣所生煩惱？解知是無自性起法、是無生法，如是解知名得菩提。迦葉！但假名字名得菩提，而是菩提不以文字言說而得。若無文字、無言無說、無得菩提，是第一義。迦葉！如汝所問：『十惡業道何者為重？』迦葉！如人有父得緣覺道，子斷父命，名殺中重；奪三寶物，名盜中重；若復有人其母出家得羅漢道，共為不淨，是淫中重；若以不實謗毀如來，是妄語中重；若兩舌

語壞賢聖僧，是兩舌中重；若罵聖人，是惡口中重；言說壞亂求法之人，是綺語中重；若五逆初業，是瞋恚中重；若欲劫奪持淨戒人物，是貪中重、邪見中重，謂之邊見。迦葉！此十惡道，是為最重。迦葉！如來知是十惡業是為最重。迦葉！若有一人具是十惡，迦葉！是惡眾生若解知如來說因緣法，是中無有眾生、壽命，無人、無丈夫、無我、無年少、無作業者、無受者起者；無知者見者、無福伽羅；無生、無滅、無行，是為盡法，無染無著，無善不善，本性清淨。一切諸法本性常淨，解知信入，迦葉！我不說彼趣向惡道，無惡道果。何以故？迦葉！法無積聚，法無集無惱。迦葉！一切諸法生滅不住，因緣和合而得生起，起已還滅。迦葉！若心生滅，一切結使亦生已滅；若如是解，無犯犯處。迦葉！若犯有住，無有是處。迦葉！如百千歲極大閤室不然燈明，是極閤室無門窓牖，乃至無有如針鼻孔日月珠火，所有光明無能得入。迦葉！若閤室中然火燈明，是閤頗能作如是說：『我百千歲住，今不應去？』」

迦葉白言：「不也。世尊！當然燈時，是閤已去。」

佛言：「如是迦葉！百千萬劫所造業障，信如來語、解知緣法，修觀察行、修於定慧，觀無我、無命、無人、無丈夫等，我說是人名為無犯、無處、無集。迦葉！以是事故，當知羸劣諸煩惱等，智慧燈照勢不能住。

「迦葉！是說如來密藏住處無上，大師子吼轉淨法輪，天、人、魔、梵所不能轉。迦葉！若有眾生信是如來祕密藏法，如是受持如是觀察，彼當如是大師子吼。」

是時大德阿難白言：「世尊！是無量志莊嚴王菩薩自以其身供養如來，當以何身覺菩提道？」

時華臺中諸菩薩等，問阿難言：「於意云何？可以身覺於菩提

耶？阿難！勿作斯觀（當以身心覺於菩提）。」

阿難報言：「諸善丈夫！若非身心覺於菩提，當用何等而覺菩提？」

諸菩薩言：「大德阿難！身之實性是菩提實性，菩提實性是心實性，心之實性即是一切法之實性，覺是一切諸實性，故名覺菩提。」

時諸華臺所有菩薩，頂禮佛足說如是言：「世尊！我等若至此大地時，是無量志莊嚴王菩薩乃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時阿難白言：「世尊！是諸華臺眾菩薩等，幾時當至於此大地？」

佛告阿難：「是諸菩薩於下方界分恒河沙等諸佛如來所，諮受請問於是如來祕密藏法，聞已解義。」

阿難白言：「世尊！是無量志莊嚴王菩薩，幾時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告阿難：「是賢劫中千佛已出當出，阿難！最後如來號名盧志。阿難！盧志如來、應、正遍覺諸聲聞眾，多先諸佛所有聲聞僧。阿難！是盧志如來乃當授は無量志莊嚴王菩薩無上道記，云：『無量志莊嚴王菩薩過九十八劫，當得成佛，號莊嚴王，亦於是界得無上道。』是莊嚴王如來坐此地時，是華臺中諸菩薩等爾乃至地，復當聞此如來密藏法。阿難！爾時是莊嚴王如來世界，名作無量功德莊嚴。阿難！一切欲界諸天宮殿，等彼莊嚴王佛國土中一寶臺耳！是娑婆界，爾時當名妙好色土。阿難！莊嚴王如來壽命百劫，佛滅度後正法住世滿足十劫，純菩薩僧。」

說是莊嚴王如來記已，佛土華蓋便沒不現，無量志莊嚴王菩薩現佛前住。

是時阿難白言：「世尊！護持此法令得久住，於閻浮提增廣流

布，令善丈夫能持如來密藏法者，成滿功德手得是法？」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假令四大變易其性，終不令是善丈夫等不聞是法而取命終。阿難！若有書寫受持讀誦，當知是人即是如來所持。阿難！若有人能右手執持恒沙佛界滿中七寶，左手復持恒沙世界滿中七寶，若晝三時、夜三時持用布施，是人不懈經恒沙劫，阿難！是布施功德；若有書寫、受持、讀誦是經典者，所得功德復過於是！是故阿難！汝今受持、讀誦是經，令諸法器普得聞知，是諸人等則為受持如來祕密藏法。」

佛說此經已，無量志莊嚴王菩薩，大德阿難、大德迦葉，一切大眾，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大方廣如來祕密藏經卷下

大寶積經妙慧童女會

大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奉 詔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菩薩摩訶薩十千人俱。

時王舍城有長者女名為妙慧，年始八歲，面貌端正容色姝好，諸相具足見者歡喜，曾於過去無量諸佛親近供養種諸善根。時彼女人詣如來所，頂禮佛足右遶三匝，長跪合掌而說偈言：

「無上等正覺， 為世大明燈；
菩薩之所行， 唯願聽我問。」

佛告妙慧：「今恣汝問。當為解說，令斷疑網。」

爾時妙慧即於佛前以偈問曰：

「云何得端正， 大富尊貴身？
復以何因緣， 眷屬難沮壞？
云何見己身， 而受於化生，
千葉蓮花上， 面奉諸世尊？
云何能證得， 自在勝神通，
遍往無量刹， 禮敬於諸佛？
云何得無怨， 所言人信受，
淨除於法障， 永離諸魔業？
云何命終時， 得見於諸佛，
聞說清淨法， 不受於苦惱？
大悲無上尊， 唯願為我說。」

爾時佛告妙慧童女言：「善哉善哉！善能問此深妙之義。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妙慧白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言妙慧：「菩薩成就四法，受端正身。何等為四？一者於惡

友所不起瞋心，二者住於大慈，三者深樂正法，四者造佛形像。」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瞋壞善根勿增長， 慈心樂法造佛形，
當獲具相莊嚴身， 一切眾生常樂見。

「復次妙慧！菩薩成就四法，得富貴身。何等為四？一者應時行施，二者無輕慢心，三者歡喜而與，四者不希果報。」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應時行施無輕慢， 歡喜授與不希求，
能於此業常勤修， 所生當獲大財位。

「復次妙慧！菩薩成就四法，得眷屬不壞。何等為四？一者善能棄捨離間之語，二者邪見眾生令住正見，三者正法將滅護令久住，四者教諸有情趣佛菩提。」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捨離間言及邪見， 正法將滅能護持，
安住眾生大菩提， 當成不壞諸眷屬。

「復次妙慧！菩薩成就四法，當於佛前得受化生、處蓮花座。何等為四？一者捧諸花果及細末香散於如來及諸塔廟，二者終不於他妄加損害，三者造如來像安處蓮花，四者於佛菩提深生淨信。」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花香散佛及支提， 不害於他并造像，
於大菩提深信解， 得處蓮花生佛前。

「復次妙慧！菩薩成就四法，從一佛土至一佛土。何等為四？一者見他修善不為障惱，二者他說法時未嘗留礙，三者然燈供養如來之塔，四者於諸禪定常勤修習。」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見人修善說正法， 不生謗毀加留難，
如來塔廟施燈明， 修習諸禪遊佛刹。

「復次妙慧！菩薩成就四法，處世無怨。云何為四？一者以無諂心親近善友，二者於他勝法無嫉妬心，三者他獲名譽心常歡喜，四者於菩薩行無輕毀心。」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不以諛諂親善友， 於人勝法無妬心，
他獲名譽常歡喜， 不謗菩薩得無怨。

「復次妙慧！菩薩成就四法，所言人信。何等為四？一者發言修行常使相應，二者於善友所不覆諸惡，三者於所聞法不求過失，四者於說法者不生惡心。」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發言修行常相應， 己罪不藏於善友，
聞經不求人法過， 所言一切皆信受。

「復次妙慧！菩薩成就四法，能離法障速得清淨。何等為四？一者以深意樂攝三律儀，二者聞甚深經不生誹謗，三者見新發意菩薩生一切智心，四者於諸有情大慈平等。」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以深意樂攝律儀， 聞甚深經能信解，
敬初發心如佛想， 慈心普洽障消除。

「復次妙慧！菩薩成就四法，能離諸魔。云何為四？一者了知法性平等，二者發起精進，三者常勤念佛，四者一切善根皆悉迴向。」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能知諸法平等性， 常起精進念如來，
迴向一切諸善根， 眾魔不能得其便。

「復次妙慧！菩薩成就四法，臨命終時諸佛現前。何等為四，一者他有所求施令滿足，二者於諸善法深生信解，三者於諸菩薩施莊嚴具，四者於三寶所勤修供養。」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他有所求令滿足，信解深法捨嚴具，
三寶福田勤供養，臨命終時佛現前。」

爾時妙慧童女聞佛說已，白言：「世尊！如佛所說菩薩諸行，我當奉行。世尊！若我於是四十行中闕於一行而不修者，則違佛教、欺誑如來。」

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告妙慧言：「菩薩之行甚難可行。汝今發斯殊勝大願，豈於是願得自在耶？」

爾時妙慧白言：「尊者！若我弘願真實不虛，能令諸行得圓滿者，願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天雨妙花天鼓自鳴。」說是語時，於虛空中花散如雨、天鼓自鳴，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是時妙慧重白目連：「以我如是真實言故，於未來世當得成佛，亦如今日釋迦如來。於我國中無有魔事及以惡趣女人之名，若我此言非虛妄者，令斯大眾身皆金色。」說是語已眾皆金色。

爾時尊者大目犍連即從坐起，偏袒右肩頂禮佛足，白言：「世尊！我今先禮初發心菩薩及諸菩薩摩訶薩眾。」

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告妙慧言：「汝住何法發斯誠願？」

妙慧答言：「文殊師利！非所問也。何以故？於法界中無所住故。」

又問：「云何名為菩提？」

答曰：「無分別法是名菩提。」

又問：「云何名為菩薩？」

答曰：「一切諸法等虛空相，是名菩薩。」

又問：「云何名為菩提之行？」

答曰：「猶如陽焰谷響之行，是菩提行。」

又問：「依何密意作如是說？」

答曰：「我於此中不見少法密非密者。」

又問：「若如是者，一切凡夫應即菩提。」

答曰：「汝謂菩提異凡夫耶？莫作是見。何以故？此等皆同一法界相，非取非捨、無成壞故。」

又問：「於此義中能解了者，其數幾何？」

答曰：「如若干幻化心心所量，若干幻化眾生能了斯義。」

文殊師利言：「幻化本無，何有如是心心所法？」

答曰：「法界亦爾非有非無，乃至如來亦復如是。」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今此妙慧甚為希有，乃能成就如是法忍。」

佛言：「如是如是，誠如所言。然此童女已於過去發菩提心經三十劫，我乃發趣無上菩提；彼亦令汝住無生忍。」

爾時文殊師利即從座起為其作禮，白妙慧言：「我於往昔無量劫前已曾供養，不謂今者還得親近。」

妙慧告言：「文殊師利！汝今莫起如是分別。何以故？以無分別得無生忍故。」

又問妙慧：「汝今猶不轉女身耶？」

妙慧答言：「女人之相了不可得，今何所轉？文殊師利！我當為汝除斷疑惑。由我如是真實語故，於當來世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於我法中諸比丘輩，聞命善來出家入道。我國土中所有眾生身皆金色，服用資具如第六天，飲食豐饒隨念而至。無有魔事及諸惡趣，亦復無有女人之名。有七寶林上羅寶網，七寶蓮花覆以寶帳。如文殊師利所成淨剎裝校嚴飾，等無有異。若我此言非虛妄者，令此大眾身皆金色。我之女身變成男子，如三十歲知法比丘。」

說此語時，此諸大眾皆作金色，妙慧菩薩轉女成男，如三十歲知法比丘。是時地居天眾展轉讚言：「大哉大哉！妙慧菩薩摩訶

薩能於來世得菩提時，嚴淨佛刹功德如是。」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此妙慧菩薩於當來世成等正覺，號殊勝功德寶藏如來，出現於世。」

佛說此經時，三十俱胝眾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住不退轉，八十俱胝眾生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八千眾生皆獲智證。五千比丘行菩薩乘心欲退轉，因見妙慧菩薩意樂善根威德殊勝故，各各脫身所著上服以施如來。如是施已發弘誓言：「我等以此善根，決定願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諸善男子等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故，超九十劫生死之苦，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世尊即記之曰：「汝等於當來世過千劫後，於無垢光明劫中，陽焰世界難忍佛刹，於一劫中相次成佛，皆同一字，號辯才莊嚴如來，出現於世。」

文殊師利！如是法門有大威德，能令菩薩摩訶薩及聲聞乘者獲大利益。文殊師利！或有善男子善女人為求菩提無方便善巧，行六波羅蜜足滿千劫。若復有人經於半月，時一書寫讀誦此經，所獲福聚比前功德，百分千分百千俱胝，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是故文殊師利！如是微妙法門即諸菩薩契經之本。我今付囑於汝，汝當來世受持讀誦為人解說。譬如轉輪聖王出現於世，所有七寶皆悉在前，王滅之後寶隨隱沒。如是微妙法門流行於世，即諸如來七菩提分等法眼不滅，若不流行正法當滅。是故文殊師利！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求菩提，應當發起精進書寫此經，受持讀誦為人演說。此是我教，勿於後世生悔恨心。」

佛說此經已，妙慧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及諸大眾天、人、阿修羅乾、闍婆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寶積經 妙慧童女會

大寶積經無畏德菩薩會

如是我聞：

一時婆伽婆住王舍大城耆闍崛山中，與五百比丘眾俱。菩薩摩訶薩無量無邊，復有八千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皆得三昧及陀羅尼，善入空無相無願三解脫門，善巧諸通得無生法忍，所謂：彌樓菩薩、大彌樓菩薩、常入定菩薩、常精進菩薩、寶手菩薩、常喜根菩薩、跋陀波羅菩薩、寶相菩薩、羅睺菩薩、釋天菩薩、水天菩薩、上意菩薩、勝意菩薩、增上意菩薩摩訶薩，八千人等而為上首。

爾時婆伽婆依王舍城住，若王、王子、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尊重讚歎而供養佛。爾時世尊具有無量百千萬眾，恭敬圍遶而為說法。

爾時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連、尊者大迦葉、尊者須菩提、尊者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尊者離波多、尊者阿濕卑、尊者優波離、尊者羅睺羅、尊者阿難，如是等無量聲聞，於其晨朝整衣持鉢，入王舍城，從家至家如法乞食，更無餘緣。時諸聲聞如是乞食，漸漸遂到阿闍世王所住宮殿。至王所已，却立一面默然而住，不言乞食及不乞食。

爾時，阿闍世王有女名無畏德，端正無比，無匹無雙 shuāng 無竝 bìng 無類，成就最勝殊妙功德，年始十二，在其父王堂閣之上，著金寶屐 jī 彼處而坐。時無畏德見諸聲聞不起不迎，默然而住，不共問答，不迎不禮不讓床座。阿闍世王見無畏德默然而住，即告之言：「汝豈不知，此等皆是釋迦如來上足弟子成就大法也？世間福田耶？以為愍念諸眾生故而作乞食。汝今既見，何故不起不迎不禮、不共相問復不讓坐。汝今者覩見何事故而不起迎？」

爾時無畏德白父王言：「不審大王頗見頗聞轉輪聖王見諸小王而起迎不？」

王言：「不也。」

復言：「大王！頗見頗聞師子獸王見野干時為起迎不？」

王言：「不也。」

復言：「大王！頗見頗聞帝釋天王迎餘天不？大梵天王有曾禮敬餘天眾不？」

王言：「不也。」

復言：「大王！頗見頗聞大海之神禮敬江河池等神不？」

王言：「不也。」

復言：「大王！頗見頗聞須彌山王禮敬諸餘小山王不？」

王言：「不也。」

復言：「大王！頗見頗聞日月光神有曾禮敬螢火虫不？」

王言：「不也。」

女言：「大王！如是菩薩發心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輪聖王以大慈悲初發心已，云何禮敬離大慈悲小乘聲聞？大王！頗見已求無上正真正覺之道師子獸王，而禮小乘野干人耶？」

「大王！頗有已求大梵道處而發進者，而當親近微少善根聲聞人耶？」

「大王！頗有欲到大智之海、欲求善知大法之聚，而求牛跡聲聞人耶？以彼從他聞音聲故。」

「大王！頗有欲至佛須彌山，為求如來無邊色身，而欲更求小芥子中空三昧力諸聲聞人而禮敬耶？」

「大王！頗有得聞諸佛如來功德智慧如日月光，如是聞已方乃禮敬諸聲聞人螢火虫耶？以諸聲聞唯能自潤自照，從他聞聲而得解故。」

「大王！佛入涅槃尚不禮敬諸聲聞人，何況今者世尊在世。何以故？大王！若有親近聲聞人者，是人即發聲聞之心。若人親近緣覺人者，是人即發緣覺之心。若有親近正真正覺，即發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無畏德女如是說已，以偈報父阿闍世言：

「譬如人至海，	而取一文錢，
我見諸聲聞，	所行亦如是。
至大法海已，	捨大乘寶聚，
而起狹劣心，	修行小乘道。
如人親近王，	出入無障礙，
從王乞一錢，	彼人徒親王。
敬心近輪王，	從乞百千財，
潤無量貧窮，	是名善親王。
如人求一錢，	聲聞亦如是，
不求真解脫，	而取小涅槃。
若起狹劣心，	自度不度他，
猶如小醫師，	唯自治己身。
譬如大醫王，	療治眾多人，
善起慈悲心，	得恭敬名稱。
彼醫得世利，	以達醫方故，
自度不度他，	智者不恭敬。
如善巧醫王，	通達眾方已，
救無量千億，	病苦諸眾生。
彼醫得世間，	恭敬及名稱，
發菩提心者，	普治煩惱病。
大王菟 bì 麻林，	花香影不妙，
聲聞如菟麻，	不救世發心。
如至樹王所，	多眾得利益，
諸菩薩亦爾，	能益一切眾。
不以秋陽焰，	能竭諸小水，

至於大海已，能潤無量眾。
聲聞道狹劣，猶如牛蹄跡，
不能滅眾生，所有諸煩惱。
非上諸小山，而現金色身，
唯昇須彌山，悉見金色身。
大王諸菩薩，亦如須彌山，
以彼住世故，世間得解脫。
皆是一色身，一切智具足，
聲聞智不爾，其猶如朝露。
不能潤於世，以不證法故，
如地多增長，潤益無量眾。
聲聞如花露，菩薩如大雨，
親近得大法，如海之潤勢。
猶如躑 zhí 躑 zhú 花，無彼微妙香，
男女所不樂，唯喜薝 zhān 蔔 bó 花。
如求青蓮花，花香甚奇妙，
躑躑如聲聞，彼智不潤眾。
猶如薝蔔花，諸菩薩亦爾，
愍念眾生故，能化眾生眾。
大王頗曾知，何者大奇特？
一人在曠野，如利多人是。
若欲善安隱，度無量眾生，
應發菩提心，勿取二乘道。
世間曠野中，能濟失道眾，
如彼善導師，諸菩薩亦爾。
大王頗曾見，小筏 fá 度大海，
唯乘彼大舶，能度無量眾。

大王聲聞杙，
修道法薰己，
大王頗曾見，
唯見乘象馬，
聲聞如驢乘，
降魔坐道樹，
猶如夜虛空，
滿月顯現故，
聲聞如星宿，
愍念眾生故，
不以螢火光，
日光照閻浮，
聲聞如螢火，
佛具解脫光，
不以野干聲，
唯有師子王，
大王諸聲聞，
不為益眾生，
大王見此故，
既發大心已，
大王善得身，
救拔一切眾，
善得世間身，
善來在世間，
怖求無上道，
若能自他利，
亦得世名稱，

菩薩如大舶 bó，
令渡飢渴海。
乘驢 lú 堪入陣？
鬪 dòu 戰便得勝。
菩薩如龍象，
度無量眾生。
見諸星不現，
能照閻浮提。
菩薩如滿月，
示現涅槃道。
能令有所作，
令作種種事。
不能多利益，
愍念一切眾。
能令獸王恐，
一吼飛鳥落。
不發菩提心，
除一切煩惱。
不發聲聞心，
云何得發小？
能發無上心，
棄捨小乘道。
復得世間利，
而發無上心。
救拔諸眾生，
彼人善可歎。
及得究竟道，

以是故我今，不禮敬聲聞。」

爾時阿闍世王語無畏德女言：「汝大我慢，云何而見諸大聲聞而不奉迎？」

女言：「大王！勿作此語。大王亦慢，云何不迎王舍城內諸貧窮者？」

王語女言：「彼非我類，我云何迎？」

女言：「大王！初心菩薩亦復如是，一切聲聞緣覺非類。」

王語女言：「汝豈不見諸菩薩等，皆悉禮敬一切眾生？」

女言：「大王！菩薩為度憍慢瞋惱諸眾生等，令彼得起迴向之心，是故禮敬一切眾生。為長眾生諸善根本，是故菩薩禮敬眾生。而諸聲聞無瞋恨心，又復不能增長善根。大王！假使百千諸佛如來為說妙法，而彼所得戒定三昧無有增益。大王！聲聞如琉璃，菩薩如寶器。大王！譬如瓶滿，天降雨時而不受一滴。如是大王！諸聲聞等，假使百千諸佛如來為說妙法而無受潤，不能增益戒定慧等，亦不能令眾生發心至一切智。大王！譬如大海能受諸河及雲雨等。何以故？以大海是無量器故。大王！諸大菩薩摩訶薩等演說法時，隨所聞者得大福利，增長一切諸善根本。何以故？以諸菩薩皆是無邊言說器故。」

爾時阿闍世王聞女語已，默然而住。

爾時尊者舍利弗作如是念：「此無畏德女得大辯才而能如是無盡言說。我於今者前至其所少少問之。我且問之：『汝得忍不？』」作是念已，前問女言：「汝今為住聲聞乘耶？」

答言：「不也。」

「汝今為住緣覺乘耶？」

答言：「不也。」

「汝今為住大乘心耶？」

答言：「不也。」

舍利弗言：「若如是者，為住何乘而能如是師子吼耶？」

女答尊者舍利弗言：「若使我今有所住者，則不能作師子吼也。我無所住，是故我能作師子吼。而舍利弗作如是言：『為住何乘？』如舍利弗所證得法，彼法豈有乘分別耶？此是聲聞緣覺之乘至大乘耶？」

舍利弗言：「汝聽我說。我所證法，無乘非乘差別之相，以一相故，所謂無相。」

無畏女言：「尊者舍利弗！若法無相，云何可求？」

舍利弗言：「無畏德女！諸佛之法與凡夫法，有何勝負差別之相？」

女語尊者舍利弗言：「空與寂靜有何差別？」

舍利弗言：「無差別也。」

無畏德言：「舍利弗！如空寂靜無有差別勝負之相，諸佛之法與凡夫法，無有勝負差別之相。又舍利弗！亦如虛空能受諸色而無差別，諸佛之法與凡夫法，無有差別亦無異相。」

爾時尊者大目犍連語無畏德女言：「汝見佛法與聲聞法有何差別，而見如是諸大聲聞不起奉迎、不與酬對、不讓床坐？」

無畏德女答目連言：「假使星宿遍滿三千不能照了，聲聞亦爾，以入定智而能照知，若不入定則不覺知。」

大目連言：「若不入定則不能知眾生之心。」

女言目連：「佛不入定而於恒河沙等世界如應說法度諸眾生，善知心故。何況微少星宿光明諸聲聞耶？此是諸佛如來勝事。又大目連！一切聲聞頗有能知幾世界成、幾世界壞？」

大目連言：「不能知也。」

女言目連：「聲聞頗知幾數諸佛已入涅槃、幾數諸佛未來當入、

幾數諸佛現在今入？」

目連答言：「不能知也。」

女言目連：「聲聞頗知幾數眾生多貪欲者？幾數眾生多瞋恚者？幾數眾生多愚癡者？幾數眾生等分行者？」

目連答言：「不能知也。」

女言目連：「聲聞頗知幾數眾生受聲聞乘？幾數眾生受緣覺乘？幾數眾生受於佛乘？」

目連答言：「不能知也。」

女言目連：「聲聞頗知幾數眾生聲聞度之？幾數眾生緣覺度之？幾數眾生佛能度之？」

目連答言：「不能知也。」

女言目連：「聲聞頗知幾數眾生在於定聚是正見者？幾數眾生住邪定聚？」

目連答言：「不能知也。」

女言目連：「唯有如來正真正覺如實善知諸眾生界而為說法，如是之事非諸聲聞緣覺境界，況餘眾生。目連！當知此是如來殊勝之事，如來具得一切智故，一切聲聞緣覺所無。」

時無畏女復語尊者大目連言：「世尊常記大目犍連於神通中最為第一。目連神通能知能至香象世界，知彼世界一切諸樹皆出上妙栴檀香不？」

目連答言：「今始得聞彼世界名，云何能往至彼世界？」

目連問女：「彼佛何名而在彼處世界說法？」

女即答言：「彼佛號曰放香光明如來、應、正遍知，在彼說法。」

目連語女：「今者云何得見彼佛？」

時無畏女不起于座不動威儀而作誓願：「若使菩薩初發心時能過一切聲聞緣覺，以此誓願，願彼放香光明如來現身於此，令諸聲聞緣覺見彼香象世界，及嗅上妙栴檀香樹。」**時無畏女發此誓**

已，於是放香光明如來從身放光。以放光故，時諸聲聞皆得見彼香象世界，及佛菩薩諸眾圍遶，羅網隱身為眾說法，彼所說法此處悉聞。佛神力故，復得嗅彼諸樹微妙栴檀之香。彼世界佛作如是言：「如是如是，如無畏女之所說也。菩薩如是初發心時，已過聲聞緣覺境界。」

說此法時，彌勒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彼妙樹香何因緣來？」

佛言：「彌勒！是無畏女共諸聲聞如法論議及發誓願，彼佛知己，故以神力現如是香及彼世界。而彼上妙栴檀之香，遍此三千大千世界。」

時無畏女語目連曰：「若見如是不可思議諸勝功德，而能發起狹劣小乘聲聞之心唯自度者，當知善根甚為微少。誰見成就無量功德菩薩之事，而不發於菩提之心？目連！頗知彼佛世界去此幾何？」

答言：「不知。」

女言：「目連！乘諸神通經百千劫，能知能見彼佛世界，無有是處。譬如一切竹葦 wěi 叢 cóng 林不可算數。過如是等諸佛世界，方乃有彼香象世界。」

爾時彼佛卷攝光明。既攝光已，香象世界及彼如來忽然不現。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謂無畏言：「汝曾見彼香象世界及彼如來、應、正遍知耶？」

女即答言：「大迦葉！如來可見不？如佛所說，若以色見我，及以聲求我，彼盡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以諸如來體即是法身，佛法非可見聞，云何可知見？隨何方便眾生樂者，佛則示現無障礙身，住方便故。然大迦葉謂我言曰：『見彼世界及見彼佛等正覺不？』我見彼佛，非肉眼見，以非肉眼所覩色故。非天眼見，以無受故。非慧眼見，以離想故。非法眼見，離諸行故。非佛眼見，

離識觀故。大迦葉！我見如來，亦如尊者迦葉所見，以滅無明愛見心故。大迦葉！我見彼佛，亦如尊者迦葉所見，又復亦見我我所等。」

迦葉言女：「若法永無，云何而起無明及愛及我我相？所有眾生不可見故。」

女言：「大迦葉！如是一切諸法永無，彼云何見？」

大迦葉言：「若一切佛法畢竟是無，云何可見？」

女言：「大迦葉！見諸佛法增長義不？」

大迦葉言：「我尚不知諸凡夫法，何況佛法。」

無畏女言：「是故尊者大迦葉！彼法不成就，云何有斷續而不證者見？大迦葉！諸法永無，不可示現。是故大迦葉！一切法皆無。若法本無，云何可見彼清淨法界？大迦葉！若欲見淨如來，彼善男子善女人應淨自心。」

時大迦葉語無畏言：「云何善淨自心？」

女言：「大迦葉！如自身真如及一切法真如，若信彼者不作不失，如是見自心清淨故。」

迦葉問言：「自心以何為體？」

女言：「空為體。若證彼空信自身故，即信真如空，以一切法性寂靜故。」

爾時尊者大迦葉語無畏女言：「汝從何佛聞如是法而得正見？如佛所說，發正見者有二因緣：從他聞法及內思惟。」

女言：「大迦葉！藉彼外聲、聞外聲故後內思惟。大迦葉！菩薩大士不假他說不假音聲，云何而言住於寂滅？」

迦葉言女：「隨所聞法而觀察故，名為觀行。」時大迦葉復問女言：「菩薩云何內自思惟？」

女言：「大迦葉！若共諸菩薩說法同事而不起眾生相，菩薩如是內觀，是故名為成就內觀。大迦葉！一切諸法具足本際及中後

際，以一切法真如體故，一切法現在真如體故。若是觀者，是菩薩名為成就內觀應知。」

迦葉言女：「云何安此諸法？」

女言：「大迦葉！如是應作，如彼真如見無縛無解。」

大迦葉言：「云何而見名曰正見？」

女言：「大迦葉！若離二邊見故，不作非不作，如是見而不見，是名正見。大迦葉！法者唯有名字，而離名字故，以永不證故。」

時大迦葉復問女言：「云何得自見？」

無畏女言：「如尊者大迦葉所見。」

大迦葉言：「我不見自身及見我所。」

女語尊者大迦葉言：「應當如是見一切法，以無我我所故。」

說此法時，尊者須菩提心大歡喜，語無畏女言：「善得大利而能成就如是辯才。」

時無畏女即語尊者須菩提言：「須菩提！法有可得有不可得，而可求耶？而語我言善得辯才。我有此辯，若我說無有所覺知若內若外，則有辯才。」

時須菩提即語女言：「汝何所證？何所得法而有如是快妙辯才？」

女即答言：「不自知故，不從他知所得善法及不善法差別之相。如是知法，不見染淨、有漏無漏、有為無為、世間出世間及凡夫法，以不見故。以彼法體是佛佛法，而得佛法而不見佛。須菩提！若如是者，無所覺見，有此辯才。」

須菩提言：「云何辯才？」

女言：「須菩提！如仁所得，如是除滅。」

女語尊者舍利弗言：「如彼法體無聞無得而有所說。」

女語尊者須菩提言：「法體可住不？復可增減不而能有此辯

才？」

時須菩提即語女言：「若證無漏，及法無有差別，及無辯說，以彼法體不可說故。」

女語尊者須菩提言：「於一切法云何而生如是念言？善得其利，得如是辯。」

須菩提言女：「以得辯故說？為不得故說？」

女語尊者須菩提言：「信如佛說，一切諸法如響不耶？」

須菩提言：「我信此事。」

女言：「影響為有辯才、無辯才耶？」

須菩提言：「以內聲故而有外響。」

女言須菩提：「以緣有聲而有彼響，彼響為有何性相耶？然彼響聲無有性相。何以故？若以緣生，彼無生義。」

須菩提言：「一切法緣生。」

無畏女言：「一切諸法體性不生。」

須菩提言：「若一切法體性如是畢竟無者，云何如來作如是說，恒河沙等諸佛當成正覺。」

女言：「法界為可生不？」

須菩提言：「不可生也。」

無畏女言：「諸佛如來一切皆是法界性相。」

須菩提言：「不見一切諸法界也。」

無畏女言：「諸有所說言語無漏，而說恒河沙等諸佛當得正覺。此言何趣？何以故？法界不生不滅故。一切說非說，以畢竟淨故。以彼非事，不可言說，離於實際。」

須菩提言：「汝甚奇哉，既是在家而能如是善巧說法，復有如是無盡辯才。」

無畏女言：「須菩提！菩薩無有取以不取、聞以不聞、若在家若出家而有辯才。何以故？以心淨故而令智顯，以智顯故而顯辯

才。」女語尊者須菩提言：「今可善說菩薩之行。」

須菩提言：「汝說我聽」

無畏女言：「須菩提！菩薩成就八種法行故，不得言在家出家。何等八法？須菩提！

「一者菩薩得身清淨定信菩提；

「二者成就大慈大悲而不捨眾生；

「三者成就大慈悲故善巧世間一切諸事；

「四者能捨身命分及成就方便善巧；

「五者善巧無量發願；

「六者成就般若波羅蜜行，離一切見故；

「七者大勇猛精進，以修諸善業而無厭足故；

「八者得無障智，以得無生法忍故。須菩提！菩薩成就如是八法，故不得言在家出家，隨何威儀住菩提中無有障礙。」

爾時尊者羅睺羅語無畏女言：「此言乃是不淨言說。汝蹈寶屐復坐高床，而能如是共諸聲聞往復論義。汝豈不聞，為不病者不得說法，及不得為高床座人而說法耶？」

時無畏女即語尊者羅睺羅言：「頗如實知淨不淨耶？尊者羅睺羅！是世間淨不？」

羅睺羅言：「無淨不淨。」

無畏女言：「如來制戒，隨而受行。而犯彼戒，為淨不淨？若復有人不犯彼戒，非淨不淨？」無畏女言：「且止且止，勿作是說。若如說法、若如制戒而修行者，彼說不淨。羅睺羅！以彼證得無漏法故，彼則無有犯。以不犯，彼亦無有淨與不淨。何以故？以諸聲聞過諸說法、過諸制戒，如來為諸聲聞學者來於三界為彼故說。而彼聲聞已過三界，以是義故說過不過。諸界如是，以彼不能覺知戒故說淨不淨。而虛空者唯有言說、唯智力見，是故得說

淨不淨也。」

羅睺羅言：「淨與不淨有何差別？」

無畏女言：「譬如真金遠離諸垢，作莊嚴具及不作者，色何差別？」

羅睺羅言：「無有差別。」

無畏女言：「淨與不淨唯有名字以為差別，無餘差別。何以故？一切法性離一切垢、無染無著。」女語尊者羅睺羅言：「坐高廣床不應說法。一切菩薩坐於草敷勝坐高床，勝於聲聞在於梵天。」

羅睺羅言：「以何義故？」

女言：「羅雲！頗見菩薩坐於何座而得菩提？」

羅睺羅言：「坐於草座。」

女言：「菩薩坐於草座，所有三千大千世界釋梵護世四天王等，及餘天子，乃至阿迦尼吒天等，悉來禮拜合十指爪掌，至菩薩所禮菩薩足。」

羅睺羅言：「如是如是。」

時無畏女問羅雲言：「成就如是法，菩薩而坐草座，勝於坐彼高廣大床，及勝聲聞在於梵天。」

爾時阿闍世王語無畏女言：「汝可不知此是釋迦如來之子，於學戒中最为第一耶？」

時無畏女語父王言：「且止大王！勿作是說，言羅睺羅是如來子。大王！頗見頗聞以不？師子之王生野干不？」

王言：「不見。」

女言：「大王！頗見頗聞，轉輪聖王禮敬諸餘小王以不？」

答言：「不見。」

女言：「大王！如是如來師子之王，轉大法輪聲聞圍遶。大王！若依王法而說，何者是為如來真子？則應答言諸菩薩是。是故大王！不得說言，如來有子、如來無子。若說如來有真子者，應言

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是如來子。」

說此法門時，阿闍世王宮內二萬諸女發菩提心。二萬天子滿足彼法，聞此女師子吼已發菩提心。

王復語言：「此是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之子，離諸煩惱學聲聞戒，云何真子？」

爾時彼諸天子以花散佛遍王舍城，以為供養無畏女故。

時無畏女下彼床已，然後禮敬諸大聲聞，而施種種微妙飲食，若舐 shì 若嗅若啖 shà，如法供養。彼諸聲聞供養已訖，作如是言：「不審尊者諸大聲聞，何故晨朝離如來所而來至此？應聽法已然後乞食。尊者且去，我正爾間須臾到彼。」無畏德女於晨朝時，共阿闍世王并女之母，及王舍城無量人眾導從圍遶，至如來所禮如來足，却坐一面。彼諸聲聞亦至佛所，禮佛足已却坐一面。

爾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此無畏德女，如是奇哉，得大福利。」

佛語尊者舍利弗言：「此無畏女已於過去九十億佛發菩提心，於彼佛所種諸善根，為求無上佛菩提故。」

舍利弗言：「世尊！此女能轉女身不耶？」

佛言：「舍利弗！汝見彼女，豈是女耶？汝今不應作如是見。何以故？以是菩薩發願力故，示現女身為度眾生。」

於是無畏德女作是誓言：「若一切法非男非女，令我今者現丈夫身，令一切大眾皆悉覩見。」說此語已，即滅女身現丈夫身，昇於虛空高七多羅樹，住而不下。

爾時世尊即語尊者舍利弗言：「汝舍利弗！見彼無畏德菩薩不？在於虛空住而不下。」

舍利弗言：「已見。世尊！」

佛言：「舍利弗！此無畏德菩薩復過七千阿僧祇劫得成正覺，

號曰離垢如來、應、正遍知。彼佛世界名曰光明。佛壽百劫，正法十劫。純菩薩僧，三萬不退轉菩薩。彼佛世界淨琉璃地，八道莊嚴蓮花所覆，無有一切諸惡道名，天人充滿。舍利弗！如兜率天受微妙樂及勝法味，彼諸天子受如是樂。」

爾時無畏德菩薩母號曰月光，與阿闍世王俱，合十指爪掌往至佛所，白言：「世尊！我得大利，我於九月懷娠 shēn 此子，然此善男子今作如是大師子吼。我今迴此善根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過此已後於彼離垢光世界而成無上正真正覺。」

於是佛告尊者舍利弗言：「舍利弗！汝今見不？」

答言：「已見。」

佛言：「舍利弗！此月光女捨是身已，生忉利天，號曰光明增上天子。若彌勒菩薩得菩提時，是彼見王上足之子，於彼供養彌勒佛已便即出家。彼見王子於彌勒佛所說之法，初中後說盡能憶持。次第皆見賢劫諸佛，悉得供養。如是漸次供養佛已，然後於彼離垢如來得菩提時得作大王，具足七寶，號曰持地。彼見王子供養如是諸如來已，亦乃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曰遍光如來、應、正遍知，具足成就，佛之世界如上所說。」

爾時月光夫人歡喜踊躍，即脫價直百千兩金妙寶瓔珞而供養佛。語大王已，受五百正戒具修梵行。

爾時無畏德菩薩在如來前作如是言：「以此誓願因緣力故，令我未來得菩提時，諸菩薩亦皆被法服。一切化生，以此誓願因緣故，願令如來猶如年少八臘 là 比丘。」無畏德菩薩如是現身說此語已，被正法服，即成比丘，具足威儀。

爾時無畏德菩薩語自父王阿闍世言：「大王！一切諸法皆如是。」即時忽化生相，離諸分別所起之相，無諸顛倒。

「大王！還即此時復現女身。王見不也？」

王言：「已見。而我非以色身相見。我今現見比丘身已，復見

女身。」

佛問王言：「何者是實？大王！應當作如是學，住一切法中，正見一切。亦生煩惱所燒故，以不達法力故。以不達故，於非疑處而生疑悔。當應數數親近如來及文殊師利童子菩薩，以彼菩薩威德力故，而令大王得受悔過。」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受持此無畏德菩薩受記法門，讀誦勿忘。阿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具足七寶施滿三千大千世界諸佛如來。若復有人能受持此無畏德菩薩受記法門，一句一偈聞已受持，得福過彼，何況具足若讀若誦、廣為人說、如法修行。」

如來說此無畏德菩薩受記法門時，月光夫人無畏德母，并諸天、龍、阿修羅等，聞佛說已，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寶積經無畏德菩薩會

大寶積經文殊師利授記會卷上

大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與大比丘眾一千人俱。菩薩八萬四千，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而為上首。復與七十二億諸天眾俱，悉皆趣向菩薩之道。復與四天大王，釋提桓因，梵天王等及其眷屬，各有五萬二千眾俱，亦皆趣於菩薩之道。有四阿修羅王，各與眷屬無量眾俱。復與七萬二千大龍王俱，其名曰難陀龍王、優波難陀龍王、婆留那龍王、娑竭羅龍王、持大地龍王、無熱惱龍王、高勝龍王、伏魔龍王、最勝龍王、月上龍王，如是等而為上首。復與無量夜叉王俱，其名曰金毘羅夜叉王、阿吒薄拘夜叉王、蘇支路摩夜叉王、妙意夜叉王、妙慧夜叉王、妙相夜叉王、普色夜叉王、不動夜叉王、有力夜叉王、大力夜叉王，如是等而為上首。時王舍城國王大臣及諸四眾，天、龍、夜叉、人非人等，各以衣服飲食臥具醫藥種種資具，於如來所恭敬尊重而為供養。

爾時世尊於晨朝時著衣持鉢，與諸比丘及於天人百千之眾前後圍遶，向王舍城阿闍世宮。佛威神力放百千種妙色光明，百千音樂同時俱奏，雨眾妙花，優鉢羅花、鉢曇摩花、拘勿頭花、芬陀利花繽紛而下。是時如來以神通力，隨所行處涌出寶蓮，大如車輪，白銀為莖、真金為葉、毘琉璃寶以為其鬚，於花臺中有化菩薩結加趺坐。是諸菩薩與寶蓮俱遶王舍城右旋七匝，而說頌曰：

「釋種應供大商主，	利樂含識令安隱，
具大威德寂靜心，	為世依怙當入城。
若欲遠離老死苦，	或樂遊戲於天宮，
或有欲破諸魔軍，	應近妙辯人中主，
難得聞名今出現，	經百千劫修眾行，

以大悲心遊世間，
曾行無量無邊捨，
頭目耳鼻并手足，
已修無量施功德，
以施調心固其行，
成就無量忍功德，
俱胝劫行勝精進，
具足無量無比禪，
智慧無量無倫匹，
最勝人尊戒亦然，
摧壞魔軍能濟拔，
無等法王轉法輪，
若欲成佛出興世，
應發無等菩提心，
若欲永捨貪恚癡，
速當親近釋師子，
若欲速成釋梵王，
恒受天宮諸快樂，
欲為四洲勝輪王，
最勝千子咸勇健，
欲為長者邑中主，
眷屬色相悉超倫，
已得解脫及當得，
難可值遇彼勝尊，
如是之尊當入城。
男女妻室及王位，
衣服飲食亦復然，
證於無上一切智，
戒淨無缺大丈夫，
心恒恬怕 bō 當入城。
念眾生苦忘疲倦，
彼梵音者當入城。
猶若虛空無邊際，
備修眾行智清淨，
得住無憂不動位，
彼釋師子當入城。
三十二相以莊嚴，
於如來所興供養。
及以遠離諸煩惱，
施作種種諸供養。
各千眷屬常隨從，
彼應親近釋師子。
所願七寶皆成就，
應當供養彼勝尊。
資財增廣無有量，
彼應供養釋師子。
皆由聞佛寂靜法，
應聽甘露無憂句。」

爾時王舍城中男女長幼無量眾生，聞此頌已即皆開悟，各齎香花寶蓋幢幡無量音樂，詣如來所一心瞻仰，踊躍歡喜恭敬供養。於是世尊將欲入城，足蹈門闥 kǔn，城中之地六種震動，雨眾妙花

及諸音樂。城中眾生盲者得視、聾者得聞、狂者得心、裸者得服、飢者得食、貧者得財，時彼眾生亦復不為貪欲瞋恚愚癡憍慢之所逼惱，慈心相向猶如父子。彼樂音中而說頌曰：

「十力大丈夫，	最勝人師子，
利物入都城，	群生獲安樂。
盲瞽得見色，	聾聵得聞聲，
顛狂復本心，	裸露蒙衣服，
飢渴遇珍膳，	貧窶得資財。
又於虛空中，	諸天百千億，
同為供養佛，	競奏諸樂音。
具德十力尊，	今入此城內，
城中六種動，	所謂遍動等，
眾生無怖想，	皆獲大歡喜。
而今此城中，	一切諸眾生，
不為貪恚癡，	慳嫉之所惱，
欣悅充遍身，	慈念而相向。
願佛速入城，	安樂諸群品。
世尊入城時，	普放大光明，
人天咸奏樂，	悅暢於心意。
如是諸奇特，	種種無有量，
天人阿修羅，	莫不皆瞻奉。」

時王舍城有菩薩長者之子，名摧過咎 jiù，於里巷中遙觀世尊相好奇特端嚴澄睟 suì、諸根湛寂觀者無厭、住奢摩他最上調伏、防護諸根如善調象、正念不亂如淨淵池、三十二相莊嚴其體。彼菩薩既見是已，生極尊重淨信之心，便往佛所稽首雙足，右遶三匝却住一面。復有無量百千眾生同詣佛所，無數諸天住虛空中，合掌恭敬尊重頂禮。

是時摧過咎菩薩白佛言：「世尊！菩薩成就幾法，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隨其所願嚴淨佛刹？」

於是世尊為欲調伏諸眾生故、為欲哀愍摧過咎故，往詣廬 chán 肆，於大眾中而告之言：「善男子！菩薩成就一法，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隨其所願嚴淨佛刹。善男子！何謂一法？此菩薩於一切眾生行大悲故，以勝志樂發菩提心。

「云何名為以勝志樂發菩提心？應作是說，若有已發菩提心者，乃至微惡終更不作。

「何所不作？謂貪瞋癡，及以在家威儀調戲，悉皆遠離。若出家已，不復希求名利恭敬，安住出家所修行法。

「云何出家所修行法？謂如實悟入一切諸法。云何所悟一切諸法？謂蘊界處、有為、無為。

「云何悟入？謂觀察五蘊寂滅如幻空無所有，如是悟時不見悟入、無覺無思，一切分別悉皆寂滅。若於諸蘊如是悟入，即為悟入一切諸法。是名出家所修行法。

「菩薩如是修此行時，亦不捨離一切眾生。何以故？是菩薩如自所觀為眾生說，而亦不著法及眾生。善男子！是為菩薩成就一法，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令佛刹具足圓滿。」

說此法時，摧過咎菩薩得無生忍，歡喜踊躍，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於彼眾中，二千眾生發菩提心；一萬四千諸天及人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

於是世尊熙怡微笑，從其面門放種種色光照無量世界。照已還來，遶佛三匝而從頂入。是時阿難即從座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於世尊前而說頌曰：

「自在力導師， 到諸法彼岸，
一切智人尊， 何緣現微笑？

善逝十力尊， 能為諸利益，
三世悉明達， 何緣現微笑？
了眾生心行， 上中下差別，
知諸想無礙， 願佛為宣說。
億那由諸天， 咸來頂禮佛，
願發微妙音， 充濟諸渴仰。
勝定到彼岸， 智慧亦復然，
遠離於錯謬， 何緣現微笑？
百千諸天眾， 為法故來集，
無量諸比丘， 合掌皆願聞，
奏種種音樂， 供養於如來。
善哉佛世尊， 願決眾疑惑。」

佛告阿難：「汝今見此摧過咎菩薩昇虛空不？」

阿難白言：「唯然已見。」

佛言：「善男子！此摧過咎却後過於六萬二千阿僧祇劫，於此世界當得成佛，號寂靜調伏音聲。劫名離熱惱。彼佛刹土功德莊嚴，及以聲聞菩薩之眾，亦如不動如來妙喜世界等無差別。」

是時世尊與諸比丘到阿闍世王宮已，各隨次第敷座而坐。時王即以種種飲食，手自斟酌供養世尊及比丘僧，悉令充足。復以上妙衣服奉獻如來，即於佛前踞 jù卑床座，而白佛言：「世尊！忿恨瞋惱從何而生？愚癡無智由何而滅？」

佛告大王：「忿恨瞋惱我我所生。若不能知功德過失及我我所，名為無智。若如實知彼我我所，此即非智非非智也。大王當知，一切諸行來無所從、去無所至，若無來去則無生滅。若無生滅，彼智無智亦復皆無。何以故？無有少法而能了知生與非生。若離能知，是為知也。」

時阿闍世王白佛言：「世尊！希有如來、應、正等覺如是善說，我今寧可聞法中天，不願徒生壽命相續。」

爾時世尊為阿闍世勸發開曉令歡喜已，從座而去，詣耆闍崛山，洗足已敷座而坐，入于三昧。是時如來為法施故，於晡 bǔ 時間從三昧起，諸大菩薩及聲聞眾皆從定出。

於是文殊師利與四萬二千趣菩薩乘諸天子俱，彌勒菩薩與五千菩薩眾俱，勇猛雷音菩薩與五百菩薩眾俱，如是一切菩薩及諸聲聞并阿闍世王，各將眷屬前後圍遶詣如來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時王舍城復有無量百千眾生，皆共往詣耆闍崛山，到如來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

於是舍利弗承佛威神，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如來前已於王舍城廛 chán 肆之內，為摧過咎略說菩薩摩訶薩功德莊嚴清淨佛剎。善哉世尊！唯願廣說，如諸菩薩行不退轉菩提之行，息諸煩惱、嚴淨佛剎、圓滿大願、具足修行諸波羅蜜，遠離聲聞辟支佛地、履踐如來所行之跡，降伏眾魔制諸外道，具一切智轉妙法輪。如是菩薩乃至未得一切種智，而能決定利益安樂無量眾生。世尊！今此會中為求菩提善男子善女人，聞是法已歡喜修行。」

于時世尊作是思惟：「今我所說，非但為此現前會眾，是故宜應示現神變。」作是念已，放百千億妙色光明，一一光明普照十方百千億土，彼諸佛土所有日月、天、龍、摩尼、電、火光明映蔽不現。而彼一切大小圍山須彌山王，及餘諸山叢 cóng 林樹木，為佛光明之所鑒 jiàn 徹，無能現影。是時如來復現威德聲 qǐng 效 kài 之聲，其聲遍聞十方世界。

爾時東方去此八十四恒河沙等佛剎，有世界名普光明，彼現有佛，號集吉祥王。而彼佛剎無有聲聞辟支佛名，唯是菩薩充滿其土，一一菩薩各有百億不退菩薩而為眷屬。

時彼眾中有一菩薩名曰法上。以何義故名為法上？謂彼菩薩於眾會前聞說法已，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自隱其身說菩薩藏法門，名陀羅尼金剛句。時彼會眾咸作念言：「一切諸法但有其聲。何以故？即如法上菩薩不見身相但聞其聲，此聲無體如彼身相，既離見聞則為法性。」

說此法時，會中無量得忍菩薩，遙見彼土法上菩薩。又見此剎佛放光明，及聞其聲暨 jì 乎彼界。彼諸菩薩即時共詣集吉祥王如來所，頂禮佛足，却住一面。

法上菩薩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而現此瑞未曾有也？」

佛言：「善男子！西方去此過八十四恒河沙等佛剎，有世界名娑婆，彼現有佛號釋迦牟尼，為欲召集十方世界諸菩薩故，一切毛孔放此光明及警 qǐng 欬 kài 聲。」

法上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欲往娑婆世界禮覲 jìn 供養釋迦如來及諸菩薩，并欲聽法。」

佛言：「可往。今正是時。」

爾時法上菩薩即作是念：「今我以何神變往彼禮覲釋迦如來？」作是念已，即入一切莊嚴身三昧。由是三昧威神力故，令此三千大千世界滿中妙花積至於膝，百千音樂同時俱作，寶幢幡蓋種種莊嚴，復以妙香普熏此界，猶如他化自在天宮。是時法上菩薩現神變已，即與六十三億大菩薩眾前後圍遶，譬如壯士屈伸臂頃，從彼土沒現此界中。到如來所，頭面禮足，右遶三匝。隨所來方，以願力故化現蓮花而坐其上。

爾時南方去此過九十六億那由他佛剎，有世界名離塵，彼現有佛，號師子勇猛奮迅，而為無量大菩薩眾恭敬圍遶。

於彼眾中有一菩薩，名曰寶掌。以何義故名為寶掌？謂彼菩薩於諸佛土化眾生時，欲以右手遍捫 mén 若干諸佛世界，即隨所欲而能成辦，從其手出佛法僧聲、施戒忍進禪慧慈悲喜捨之聲，

出如是等百千億那由他法寶之聲。爾時，寶掌菩薩見大光明，聞聲 qǐng 欬 kài 聲，詣彼佛所，白言：「世尊！以何因緣而有此瑞？」

佛言：「善男子！北方去此過九十六億那由他佛刹，有世界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為欲演說佛刹功德莊嚴法門，集諸菩薩令聞此法攝受功德故，現斯瑞。」

寶掌菩薩白佛言：「世尊！我等欲往娑婆世界，禮覲供養釋迦如來及諸菩薩，并欲聽法。」

佛言：「善男子！寧用去為？何以故？彼娑婆世界具足三毒苦惱眾生之所聚集。」

寶掌菩薩白佛言：「世尊！彼釋迦如來、應、正等覺，見何義利，捨嚴淨刹現穢土中？」

佛言：「善男子！彼佛如來昔於長夜作如是言：『願我速得成就大悲，常於弊惡眾生之中成等正覺、轉妙法輪。』」

寶掌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彼釋迦如來乃能往昔發是大悲難發之願，現於如此惡世界中。如是慈尊甚為難遇，我今當往禮覲供養。」

佛言：「可爾。今正是時。然善男子！汝詣彼土應當謹察無自毀傷。所以者何？生彼世界諸菩薩等雖為難遇，其餘眾生心行險詖 bì 難可調伏。」

寶掌白言：「彼土雖有忿恨怨讎 chóu，無傷於我。假使一切眾生盡未來際瞋恨罵 mà 辱，乃至刀杖瓦石打擲，悉能受之，終不加報。」

爾時師子勇猛奮迅如來謂彼一切眾菩薩言：「諸善男子！汝等若能如寶掌者，可與俱行。」說是語時，於彼會中有七萬二千菩薩同聲白言：「我等共往娑婆世界。」

寶掌菩薩即作是念：「今我以何神變往彼禮覲釋迦如來，復能安樂無量眾生？」作是念已，即以右手覆此三千大千世界，雨諸

飲食衣服車乘、金銀琉璃真珠珂貝珊瑚璧玉，隨諸眾生心所希望悉能充滿，樂聞法者即令得聞，復使無量聞法眾生證得真實，亦令無數病苦眾生受勝妙樂。是時寶掌菩薩現神變已，與諸菩薩於一念頃從彼土沒現此界中。到如來所，頂禮佛足，右遶三匝。隨所來方，以願力故化現蓮花而坐其上。

爾時西方去此過七十二億那由他百千佛刹，有世界名摩尼藏，彼現有佛，號摩尼積王。其佛刹土清淨琉璃之所成就，無有聲聞及辟支佛，唯是清淨大菩薩眾，去來坐立於琉璃地，咸見如來分明顯現，如明鏡中覩其面像。是諸菩薩，於彼地中見佛世尊亦復如是，見已請法，佛便為說往昔大願，彼諸菩薩聞法得忍。爾時如來於眉間毫相摩尼寶中，放大光明遍照彼刹，其中所有日月光明映蔽不現，以華開合而為晝夜。

於彼刹中有一菩薩，名勝智願，遇斯光已便詣佛所，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而有此瑞！」

佛言：「善男子！東方去此過七十二億那由他百千佛刹，有世界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為欲召集諸菩薩故而現斯瑞。」

時勝智願聞是語已，白佛言：「世尊！我等欲往娑婆世界，禮覲供養釋迦如來及諸菩薩，并欲聽法。」

佛言：「可往。今正是時。」

時勝智願作是念言：「今我以何神變往彼禮覲釋迦如來？」作是念已即入三昧，令此三千大千世界三惡道苦悉皆消滅得無上樂，譬如比丘得諸禪定。是時一切諸天世人及以非人，不為貪恚愚癡、諸見我慢、忿恨怒害慳嫉憍諂覆藏之所逼惱，皆發慈心。爾時勝智願菩薩現神變已，與四萬二千菩薩，於一念頃從彼土沒現此界中，到如來所頭面禮足。隨所來方，以願力故化現蓮花而坐其上。

爾時北方去此過六萬三千佛刹，有世界名常莊嚴，彼現有佛，號娑羅起王。其佛刹土初未曾聞女人之稱，一切皆是蓮花化生，

袈裟隨體。時佛為彼諸菩薩眾說佛種性印法門。何等名為佛種性印？所謂最初發菩提心。從此即為具菩薩戒入菩薩藏，得陀羅尼心無散亂，不離於捨證入空性，正修無相無所願求，性離貪染，於蘊界處而能證入，所作隨覺樂求佛慧，於無生性真實了知，證於諸法而無分別，具足正見斷於妄念，是故名為佛種性印。

時彼眾中有一菩薩，名相莊嚴星宿聚王，本願殊勝，若有眾生見其身者，必定當得三十二相。時彼菩薩遇佛光明及聞其聲，便詣佛所，頂禮雙足，右遶三匝，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而有此瑞？」

佛言：「善男子！於此南方過六萬三千佛刹，有世界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為欲召集諸菩薩故而現此瑞。」

彼菩薩言：「何故名為娑婆世界？」

佛言：「彼界堪忍貪恚愚癡及諸苦惱，是故名為娑婆世界。」

彼菩薩言：「娑婆世界諸眾生等，皆能忍受惡罵 mǎ 捶打諸惱亂耶？」

佛言：「善男子！彼界眾生少能成就若斯功德，而多隨順貪恚愚癡怨恨纏縛。」

彼菩薩言：「若如是者，彼界不應名娑婆也。」

佛言：「相莊嚴星宿聚王！彼佛刹土亦有行菩薩乘諸善男子及善女人，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成就忍辱、將護眾生、善自調伏。若有眾生以諸苦惱而來加害，悉能含忍，終不放逸貪恚愚癡。善男子！由有如此諸善丈夫，是故彼界名曰娑婆。又彼界中，亦有眾生具足眾惡少能悔過，其心麤 cū 猛而無愧恥 chǐ，不敬佛、不重法、不愛僧，當墮地獄畜生餓鬼。彼釋迦如來於此下劣眾生之中，悉能忍受罵辱嫌恨誹謗惱亂惡言恐懼 xié，心如大地不可動搖無所違逆；若得供養及以不得，心無高下亦無憎愛；是故彼界名曰娑婆。」

爾時相莊嚴星宿聚王菩薩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得大善利。不生於彼弊惡下劣眾生之中。」

佛言：「善男子！莫作是說。何以故？東北方有世界，名妙莊嚴，彼現有佛號大自在王。其土眾生皆悉具足一向安樂，譬如比丘入於滅定。彼之安樂亦復如是。若有眾生於彼佛土，億百千歲修諸梵行，不如於此娑婆世界，一彈指頃於諸眾生起慈悲心，所獲功德尚多於彼，何況能於一日一夜住清淨心。」

爾時相莊嚴星宿聚王菩薩白佛言：「世尊！我等欲往娑婆世界禮觀承事釋迦如來及諸菩薩，并欲聽法。」

佛言：「可往。今正是時。」

爾時相莊嚴星宿聚王菩薩即作是念：「今我以何神通之力往彼禮觀釋迦如來？」作是念已，於虛空中化成寶蓋，覆此三千大千世界，百千萬億珠纓寶幡周匝垂布。於其蓋中雨種種花，百千音樂自然而奏。復令此會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各自見身具三十二相現寶蓋中。爾時相莊嚴星宿聚王菩薩現神變已，與十億菩薩，於一念頃從彼土沒現此界中，到如來所，頂禮雙足，右遶三匝。隨所來方，以願力故化現蓮花而坐其上。

如是乃至遍於十方，各有無量阿僧祇佛剎中，無量阿僧祇百千億菩薩，見大光明、聞警 qǐng 欬 kài 聲，問彼世尊而來此土。頂禮佛足，各坐一面，亦復如是。又此界中釋梵護世、大威德天、諸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皆見光明，咸來佛所頂禮雙足，却坐一面。

爾時世尊現神變已，十方無量百千億那由他佛剎所有菩薩來集會者，皆見此土功德莊嚴并佛身量，菩薩、聲聞及受用具，與自本剎悉皆同等，然知彼此剎無雜亂。爾時彌勒菩薩即從座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說頌曰：

「名振十方智無量，
一切眾生共度量，
十方無量億菩薩，
而皆信樂諸法門，
如來戒定及智慧，
演法無畏猶師子，
一切天龍與羅刹，
優婆塞眾優婆夷，
過去未來及現在，
以勝解力拔群迷，
云何菩薩智慧行，
云何諸願速成滿？
云何無慳戒無缺，
精進修行無懈怠，
專心樂入三昧門，
處世利益而無染，
云何智慧出世間，
降伏一切諸魔眾，

放大光明照世間，
莫測人尊勝智慧。
為求法故咸來集，
願佛演說令歡喜。
名稱普聞十方國，
光遍虛空如日照。
及諸比丘比丘尼，
合掌樂聞如來說。
世尊於彼悉了知，
願決疑惑令開曉。
嚴淨佛刹令光潔？
今請如來為宣說。
能忍罵辱諸難事，
解脫無量苦眾生？
遊止清淨禪宮殿，
譬如蓮花不著水？
開闡甚深微妙法，
速能具足奢摩他？」

大寶積經文殊師利授記會卷上

大寶積經文殊師利授記會卷中

大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

爾時世尊告彌勒菩薩摩訶薩言：「汝今為佛嚴辦法座，我當昇已說往昔志樂所修諸行，善巧出生諸佛刹土功德莊嚴趣向真實法門。」

爾時彌勒菩薩即作是念：「今者世尊以何義故令我嚴座，不使阿難大目連等？如何棄捨彼諸聲聞，將非唯為諸菩薩說？或彼聲聞及辟支佛，於此法門而非器故，以是世尊令我敷座？」爾時彌勒菩薩即為如來以神通力化作眾寶師子之座，高四萬由旬，周匝嚴麗，柔軟天衣以敷其上。從其座出種種光明，照此三千大千世界。爾時如來昇其座已，令此世界六種震動。

爾時世尊告長老舍利弗：「菩薩成就四法，能令所願皆得滿足。何等為四？一者發勝志樂，二者於諸眾生起悲愍心，三者發起精進，四者承事善知識。

「復次舍利弗！菩薩成就一法，令願不退嚴淨佛刹。何謂一法？是菩薩應當樂學不動如來為菩薩時本所修行立弘誓願：『我當所在生處初生之時，若不出家則為欺誑十方諸佛。』如是舍利弗！是諸菩薩應隨順學，若佛出世若不出世，一切生處皆悉決定捨家出家。何以故？而諸菩薩最勝利益所謂出家。

「舍利弗！樂出家者則能攝取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者不著諸欲，二者樂阿蘭若，三者行佛所行，四者離凡夫行，五者不著妻子及以財產，六者離惡道因，七者修善趣法，八者宿世善根皆不損減，九者恒為諸天之所歎羨，十者一切鬼神恭敬守護。若菩薩常樂出家，獲得如是十種功德。是故舍利弗！菩薩志求菩提、欲度眾生，常當出家。是名菩薩成就一法。

「復次舍利弗！菩薩成就二法，令願不退嚴淨佛刹。何等為二？所謂菩薩不樂聲聞地、不求聲聞乘、不愛樂說聲聞乘處、不

親近聲聞乘者、不學聲聞戒、不樂宣說共聲聞乘相應之法、亦不勸他行聲聞乘，於緣覺乘亦復如是，唯為佛法勸發眾生成就最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為二。

「舍利弗！若有勸他趣入佛乘，此菩薩則能攝取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者得清淨刹無有聲聞及辟支佛，二者得純一清淨諸菩薩眾，三者諸佛世尊之所護念，四者常為諸佛稱名讚歎而為說法，五者所發之心皆悉廣大，六者若生天上當作帝釋或梵天王，七者若生人中作轉輪王，八者常見諸佛，九者為諸天人之所愛樂，十者攝取無量無邊阿僧祇功德。何以故？

「舍利弗！若有能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一切皆得阿羅漢果、或復置於緣覺之地，若復有能置一眾生於佛菩提，此之功德甚多於彼。何以故？舍利弗！不由聲聞緣覺出現，佛種不斷；世若無佛，則無聲聞及辟支佛。舍利弗！以佛出現令佛種不斷，亦復出生聲聞緣覺。是故舍利弗！菩薩令他住佛乘中，得如是等十種功德、得清淨刹。

「復次舍利弗！菩薩成就三法，令願不退攝受佛刹功德莊嚴。何等為三？一者尊重愛樂住阿蘭若，二者無所染著而行法施，三者堅固安住淨戒律儀。

「舍利弗！菩薩堅住戒律得十無畏。何等為十？一者入聚落無畏，二者眾中說法無畏，三者飲食無畏，四者出聚落無畏，五者入寺無畏，六者大眾中食無畏，七者教授無畏，八者親近和上阿闍梨無畏，九者於自眷屬慈心教誨無畏，十者受用衣服飲食臥具醫藥無畏、住戒律者所有言說令他信受。舍利弗！是為菩薩十種無畏。

「舍利弗！菩薩說法心無所著，則能攝受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者不生惡欲，二者不求他人識知，三者不起名聞心，四者於檀越家心不繫著，五者不占護他家，六者於極下劣四事供養而

生喜足，七者說法令他信受，八者善神守護，九者不生邪覺，十者起念佛心。是名為十。

「舍利弗！菩薩尊敬愛樂住阿蘭若，成就十種功德利益。何等為十？一者遠離世俗言論，二者專習閑靜，三者心緣定境，四者捨諸營務，五者愛樂諸佛，六者恒受禪定喜樂，七者修梵行時無有障礙，八者少用功力而得三昧，九者所受教法未嘗忘失，十者所聞法義皆悉了知。是名為十。

「復次舍利弗！菩薩成就四法，令願不退嚴淨佛刹。何等為四？一者如說能行如行能說，二者常自謙下，三者遠離慳嫉，四者見他得利心生歡喜。是名為四。

「舍利弗！是菩薩如行能說，有四種利益。何等為四？一者口中常出青蓮花香，二者語業清淨言無錯謬，三者一切世間所共信受，四者攝受諸佛圓滿音聲。是名為四。

「舍利弗！菩薩謙下有四種利益。何等為四？一者遠離惡趣畜生等身，二者受妙快樂，三者潛謀暴賊俱不能害，四者堪受人天恭敬禮拜。是名為四。

「舍利弗！菩薩遠離慳嫉有四種利益。何等為四？一者不忘施心，二者於飢饉時作大施主，三者見持戒者來承迎引納，四者若受他施及施於他無有一人而生嫉妬。是名為四。

「舍利弗！菩薩見他得利生歡喜心，有四種利益。何等為四？一者常生是心，我攝眾生應與利樂，彼既自得故生歡喜；二者所有財物王難水火劫賊怨親無能侵奪；三者隨所生處財寶諸子皆悉具足，王不嫉忌何況餘人；四者稽用資財俱無窮盡。是名為四。舍利弗！是菩薩成就四法。

「復次，舍利弗！菩薩成就五法，令願不退嚴淨佛刹。何等為五？一者彼菩薩詣說法者而問之言：『修何等行能得佛刹清淨莊嚴？』若得聞已如說修行。

「**二者**菩薩清淨持戒及願力故生佛國中，生彼國已，觀察彼土種種莊嚴眾寶資具，及諸聲聞菩薩大眾諸相微妙，於如來所恭敬尊重。白言：『世尊！菩薩修何等行得廣大佛刹清淨莊嚴？』而彼如來知此菩薩志樂殊勝，即為宣說如是功德成就佛刹。彼得聞已如法修行。

「**三者**菩薩有智有行，應淨其智應進其行。云何淨智？謂於能緣及所緣法遠離聲聞緣覺智故。云何進行？謂如所聞必定修行，離不行故。

「**四者**菩薩善知有因及知出離言。有因者謂不正思惟，是四顛倒之所依止，為生死因故。言出離者謂正修行，於一切法不起分別，為出離故。

「**五者**菩薩了知諸佛體性及刹土性俱但有名，名亦寂滅，如是了知不起知想。是名為五。

「復次舍利弗！菩薩成就六法，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能攝取一切世界最上佛刹。何等為六？

「**一者**此菩薩為大施主，所有珍玩可愛樂物歡喜布施無所吝著。又作是念：『我行大施圓滿大乘，所謂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一切悉捨心無所著，具足成就菩提資糧。捨自身命尚不生悔，何況財產及妻子等。』舍利弗！何故如來名一切智？謂行菩薩行時於自所有一切皆捨，以是義故得菩提已名一切智。

「**二者**若菩薩在家出家，寧捨身命終不破戒，以此持戒共諸眾生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持戒自覺歡喜，樂修梵行晝夜安樂，益加求法住正修行，厭怖三界希求出離。雖見出要顧念眾生：『如我所苦彼亦皆然，我當荷茲重擔攝取眾生置於涅槃安樂之處。』如是持戒，自覺喜時獲大悲心，乃至未得一切種智不捨精進如救頭然。

「**三者**菩薩被忍辱鎧 kǎi，離於高慢得大忍力。若遇罵辱及捶

打時，忍心成就不生瞋恨。假使有棒如須彌山，有人執持於億劫中常見打罵，而亦不生怨恨之心。何以故？『彼諸眾生未隨佛學，而我方將隨佛修學。』是故於彼所得打罵，便能增長爾所大悲。『我當為諸眾生被弘誓鎧攝取眾生，令得解脫入於涅槃。是故我今不應瞋恨。』菩薩正住如是忍時，則得成就十種具足。何等為十？一者種姓，二者財產，三者眷屬，四者色相，五者善捨，六者善友，七者得聞正法，八者如說修行，九者臨命終時得見諸佛，十者既見佛已生淨信心。是為十種功德具足。

「**四者**菩薩為欲成就善法，堅固自課發起**精進**。又為一一眾生，盡 jìn 未來際於生死中，次第修行諸精進行而不疲倦，以自課業及此大悲為一切眾生，於爾所時流轉生死不捨眾生。舍利弗！若有菩薩，十方各如恒沙世界滿中七寶，於念念中奉上如來，如是相續盡未來際；若有菩薩，發大悲心被精進鎧 kǎi，而此功德復多於彼。舍利弗！菩薩具此精進，得十種勝志樂法。何等為十？一者離凡愚行，二者攝受佛行，三者見生死過，四者住大悲心，五者不退本願，六者少諸疾病，七者順諸佛教，八者薄婬怒癡，九者隨文了義，十者修行成就。是名為十。

「**五者**菩薩作是思惟：『諸佛如來心常在定未曾失念，我應隨佛所行。若心散亂，終不能證佛所行處，是故應當捨離一切心所取著，亦捨一切利養恭敬聚落城邑飲食資生及諸親友，為欲利益諸眾生故不捨眾生，樂阿蘭若住寂靜處，獨行無侶如犀一角。住靜處已起大慈心，初遍一方漸至十方普遍眾生，慈心遍已得入**禪定**。』舍利弗！若有在家菩薩，以一切樂具，於恒沙劫供養一切恒沙諸佛及比丘眾；若有出家菩薩，行於七步向阿蘭若寂靜之處，而此福德甚多於彼，以能速得大菩提故。舍利弗！菩薩樂住寂靜入禪定者，獲十種功德利益。何等為十？一者得念，二者得慧，三者修行，四者迅辯，五者得陀羅尼，六者善知法生，七者善知

法滅，八者戒聚無犯，九者諸天供養，十者不貪他好。是名為十。

「**六者菩薩善知智慧等流，謂作是念：『智慧以戒為首，白法增長以慧為首，是故菩薩應學智慧。世間所有難作難成，一切工巧、一切醫藥，皆悉遍學，而此智慧不能證入離欲寂滅，亦復不能趣向菩提，非向沙門、非婆羅門、非向涅槃。是故我今應更遍求法藥工巧，以如是智令我得彼究竟寂滅。』**彼菩薩求諸法本，不見少法能起於法。以不見故住於寂滅，住寂滅故則無熱惱，無熱惱故了知生死，為眾生故而受彼生，令諸眾生除滅苦故。是名為六。

「**復次舍利弗！菩薩成就七法，令願不退嚴淨佛刹。**何等為七？一者自捨一切而施，不可得故。二者戒不缺犯，不計著戒故。三者忍辱柔和，而眾生不可得故。四者發起精進，身心不可得故。五者成就禪定，不住禪故。六者智慧圓滿，無分別故。七者隨念諸佛，遠離相故。是名為七。

「**復次舍利弗！菩薩成就八法，令願不退嚴淨佛刹。**何等為八？一者不樂涅槃，二者施莊嚴具，三者其心廣大，四者尊敬法師，五者不行邪命，六者平等惠施，七者不自矜高，八者不凌蔑他。是名為八。

「**復次舍利弗！菩薩成就九法，令願不退嚴淨佛刹。**何等為九？一者具身律儀，二者具語律儀，三者具意律儀，四者滅諸貪欲，五者滅諸瞋恚，六者滅諸愚癡，七者不行欺誑，八者為堅固友，九者不輕慢善知識。是名為九。

「**復次，舍利弗！菩薩成就十法，令願不退嚴淨佛刹。**何等為十？一者聞地獄苦，但起大悲不生怖畏。

「二者聞畜生苦，但起大悲不生怖畏。

「三者聞餓鬼苦，但起大悲不生怖畏。

「四者聞諸天衰惱，但起大悲不生怖畏。

「五者聞人中飢饉賊盜怨敵殺害，但起大悲不生怖畏。

「六者菩薩作如是念：『我於此時當起精進，乃至未得清淨佛剎終不懈慢。』

「七者『令我剎中飲食衣服隨念即得。』

「八者『我佛剎中諸眾生等壽命無量。』

「九者『我佛剎中諸眾生等無彼我心。』

「十者『我佛剎中所有眾生決定趣向無上菩提。』是名為十。

「復次舍利弗！若菩薩執持妙花詣如來所、或佛塔所興供養時，作是願言：『如此妙花色香殊勝，見者欣悅。我成佛時，令我剎中如是種種妙花遍布，及眾寶樹周匝莊嚴。』乃至末香塗香、衣服飲食、寶蓋幢幡、金銀琉璃真珠等寶用供養時，亦應如是迴向佛剎功德莊嚴。以彼菩薩住戒律故，隨心所願皆得成就。

「復次舍利弗！菩薩不求自樂喜他得樂，是故菩薩得菩提時，彼佛剎中所有眾生悉皆具足一向快樂。

「復次舍利弗！菩薩常應普皆攝取十善業道，悉以迴向一切種智。是故菩薩得菩提時，彼佛剎中所有眾生，初生即具十善業道及出離智。

「復次舍利弗！菩薩隨所至方勸諸眾生，悉皆令趣無上菩提，唯讚佛乘不說二乘及所共法。是故菩薩得菩提時，彼佛剎中所有眾生，決定當得無上菩提，永離聲聞及辟支佛，無量菩薩充滿其國。

「復次舍利弗！菩薩於他利養終不遮斷，見他得利常生歡喜。是故菩薩得菩提時，彼佛剎中所有眾生，受用資具恒無斷絕，具足獲得大法光明。

「復次舍利弗！菩薩若見比丘、比丘尼有過犯者終不發揚，但自安住正法之中。是故菩薩得菩提時，彼佛剎中一切無有過失之名。何以故？以彼大眾皆得清淨無過失法。

「復次舍利弗！菩薩樂法求法不生熱惱，如所聞法正住修行。是故菩薩得菩提時，彼佛剎中眾生者，求法樂法皆無熱惱，如所聞法隨順修行。

「復次舍利弗！菩薩絃歌鼓吹種種音樂供養佛塔，以此善根迴向佛剎功德莊嚴。是故菩薩得菩提時，彼佛剎中百千音樂不鼓自鳴。

「復次舍利弗！菩薩若見失念眾生，令得正念。是故菩薩得菩提時，令諸弟子得禪悅食。

「舍利弗！如是佛剎功德，具足如來辯才，或一劫或過一劫說不能盡。舍利弗！然我今者隨諸菩薩之所樂欲如是略說，勝志樂者聞已趣向，當得圓滿佛剎功德。

「舍利弗！菩薩成就三法，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求佛剎皆得成就。何等為三？一者大願殊勝，二者住不放逸，三者如所聞法起正修行。是名為三。」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來希有善說此法。世尊住不放逸故得菩提分法，住修行故得大菩提，住勝願故成就佛剎功德莊嚴。」

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如我往昔以大願力成就佛剎，不放逸故得成菩提。舍利弗！若但言說住於放逸而不修行，彼尚不能至聲聞地，何況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菩薩若欲自知是真菩薩，如菩薩所學應如是學。」

爾時會中四萬菩薩從座而起，合掌向佛同聲白言：「如佛所說菩薩學處，我當隨學，住不放逸修行成就，滿足大願嚴淨佛剎。」

爾時世尊熙怡微笑。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現此微笑？」

佛告舍利弗：「汝見此諸善男子師子吼不？」

舍利弗言：「唯然已見。」

佛言：「舍利弗！此諸善男子過百千劫，各於異刹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同號願莊嚴，亦如當來師子佛等，其土清淨如無量壽國，唯除壽量。」

舍利弗言：「彼諸如來壽量幾何？」

佛言：「彼一一佛皆壽十劫。」

爾時師子勇猛雷音菩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是文殊師利童真菩薩，諸佛世尊常所稱歎，久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得佛刹當復云何？」

佛言：「善男子！汝當自問文殊師利。」

時師子勇猛問文殊師利言：「仁者何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答言：「善男子！何不問我趣菩提不，而乃問我成菩提耶？何以故？我於菩提尚不趣向，何況當得。」

問言：「文殊師利！仁者豈不為利眾生故趣菩提耶？」

答言：「不也。何以故？眾生不可得故。若眾生是有，可為利益趣向菩提；而眾生壽命及福伽羅皆無所有，是故我今不趣菩提亦不退轉。」

師子勇猛言：「文殊師利！仁者趣向諸佛法不？」

答言：「不也。善男子！一切諸法皆趣向佛法。何以故？諸法無漏無繫、無形無相，為趣向佛、如趣向佛，諸法亦然。善男子！而汝所問趣向佛法，我今問汝隨汝意答。於意云何？為色求菩提耶？為色本性求、為色如求、為色自體求、為色空求、為色離求、為色法性求菩提耶？善男子！於意云何？為色得菩提耶，乃至為色法性得菩提耶？」

答言：「不也。文殊師利！色不求菩提，乃至色法性不求菩提。色不得菩提，乃至色法性亦不得菩提。」

文殊師利言：「於意云何？受想行識求菩提，乃至識法性求菩提耶？識得菩提，乃至識法性得菩提耶？」

答言：「不也。文殊師利！受想行識不求菩提，乃至識法性不求菩提。識不得菩提，乃至識法性不得菩提。」

文殊師利言：「於意云何？離於五蘊有我我所耶？」

答言：「不也。」

文殊師利言：「如是如是。善男子！更以何法而求菩提及得菩提？」

師子勇猛言：「文殊師利！仁者所言眾皆誠信，而今乃說不求菩提、不得菩提，新發意菩薩聞此所說必生驚怖。」

文殊師利言：「善男子！一切諸法無有驚怖，於實際中亦無驚怖。如來為於無驚怖者而演說法，若驚怖者彼即生厭，若生厭者彼則離欲，若離欲者彼則解脫，若解脫者則無菩提，若無菩提是則無住，彼若無住是則無去，若無有去是則無來則無願求，若無願求則不退轉，若不退轉則為退轉。退轉何法？所謂執我眾生命者及福伽羅、若斷若常取相分別悉皆退轉。彼若退轉則不退轉。不退何法？謂空無相無願實際及諸佛法皆不退轉。何謂佛法？謂不離不著及無所緣，無入無出無有所行，亦無表示但有其名，空無有生，無去無來、無染無淨、無塵離塵、無我無分別、無和合無執取，平等無違是為佛法。善男子！此諸佛法，非法非非法。何以故？以諸佛法無生處故。故彼新發意菩薩聞此說已若生驚怖，速得菩提。若起分別作如是念：『而今我等所成菩提，隨有發心住於現證乃得菩提；若不發心終不能得。』如是分別皆不生故，菩提及心俱不可得，不可得故則無分別，若無分別則無現證。何以故？現證所因不可得故。善男子！於意云何？虛空可得菩提耶？」

答言：「不也。」

又言：「善男子！如來豈不證一切法同虛空耶？」

答言：「如是如是。」

又言：「善男子！如虛空，菩提亦爾。如菩提，虛空亦然。虛空菩提無二無別。若菩薩知此平等，則無有知亦無不知亦無不見。」說此法時，一萬四千比丘盡諸有漏心得解脫，十二那由他比丘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九萬六千眾生發菩提心，五萬二千菩薩得無生忍。

爾時師子勇猛雷音菩薩白文殊師利言：「仁者發菩提心來為幾時耶？」

文殊師利言：「止。善男子！莫生妄念。若有於無生法中說如是言：『我發菩提心。我行菩提行。』為大邪見。善男子！我都不見有心發向菩提。以不見心及菩提故，是故無發。」

師子勇猛言：「文殊師利！都不見心，是何句義？」

文殊師利言：「善男子！是都不見，說名平等。」

又問：「云何說為平等？」

答言：「善男子！如是平等以種種性皆無所有，彼彼諸法一味故說。一味說者，所謂離故，無染無淨、不斷不常、不生不滅、無我無受、不取不捨。如是說法，不念我說亦無分別。善男子！於此平等法中了知修行，是名平等。復次善男子！若菩薩入此平等，都不見有種種界若一若多，於平等中不見平等，於相違中不見相違，以彼本來性清淨故。」

爾時師子勇猛雷音菩薩白佛言：「世尊！此文殊師利不肯自說發心久近。此諸大眾皆樂欲聞。」

佛言：「善男子！文殊師利是甚深忍者，於甚深忍中菩提及心皆不可得，以不可得是故不說。然善男子！我今當說文殊師利發心久近。善男子！過去久遠，過七十萬阿僧祇恒河沙劫，有佛名雷音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于世。在於東方去此過七十二那由他佛刹，有世界名無生，彼雷音如來於中說法。諸聲聞眾有八十四

億那由他，諸菩薩眾二倍過前。善男子！彼時有王名曰普覆，七寶具足王四天下，正法理化為法輪王。而於八萬四千歲中，以衣服飲食宮殿臺觀僮僕給侍一一殊妙，恭敬供養雷音如來及諸菩薩、聲聞大眾。其王親族中宮嫔女王子大臣，唯務供養餘無所作，雖經多歲初無疲倦。過是已後，其王獨在靜處思惟：『我今已集廣大善根，而猶未定所迴向處，為求帝釋、大梵天王、轉輪王耶？為求聲聞、辟支佛耶？』作是念已，空中諸天告言：『大王！勿起如是狹劣之心。何以故？王之所集福德甚多，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時普覆王聞是語已，歡喜念言：『我今於此決定不退。何以故？天知我心而來告我。』善男子！爾時彼王與諸大眾八十億那由他百千眾生，往詣雷音佛所，頂禮雙足，右遶七匝，曲躬恭敬合掌向佛，而說頌曰：

「『我今問最勝，	願當為我說。
云何得成就，	最上人中尊？
世間所依止，	我已廣供養，
以不決定心，	未知迴向處。
已修廣大福，	當何所迴向？
為求梵天位、	帝釋轉輪王、
為求於聲聞、	及以辟支佛？
我發此念時，	空中天告我：
「大王汝勿起，	狹劣迴向心，
為一切眾生，	當興廣大願，
利益世間故，	應發菩提心。」
我今請世尊，	於法自在者，
願說菩提心，	發起之方便。
發菩提心已，	當得如牟尼。
唯願兩足尊，	為我具宣說。』

「爾時雷音如來為普覆王而說頌曰：

「『 大王汝諦聽， 我當次第說。
一切因緣法， 隨根欲所行，
如其所有願， 得如是果報。
我亦於往昔， 發起菩提心，
為諸眾生故， 願當作利益。
如我所作願， 如昔所發心，
得不退菩提， 意願速圓滿。
大王應堅固， 修習於諸行，
汝當得廣大， 無上佛菩提。』

「時普覆王聞佛所說，歡喜踊躍得未曾有，於眾會前大師子吼，而說頌曰：

「『 今對一切眾， 發大菩提心。
為一一眾生， 誓盡未來際，
受無量生死， 而作大饒益，
備修菩薩行， 救諸眾生苦。
從今若違誓， 起於貪欲心，
及慳嫉怨恨， 則誑十方佛。
又我從今日， 乃至成菩提，
常當學諸佛， 修行於梵行，
隨順淨戒律， 遠離諸過咎。
又我於菩提， 亦不願速證，
當盡未來際， 廣利諸群生，
嚴淨諸佛刹， 無量不思議，
當令我名號， 普聞十方界。
我今自授記， 決定當成佛，
志樂勝清淨， 於此固無疑。
我當淨三業， 不令起諸惡，
我以此真實， 成佛人中尊。
若此心真實， 地當六種動，

若我語誠諦， 無有虛妄者，
當使虛空中， 音樂自然奏。
若我無諂曲， 及以怨恨心，
由此真實故， 當雨曼陀花。』

「時普覆王說此頌已，心誠實故，十方億刹六種震動，於虛空中奏諸音樂、雨曼陀羅花。時二十億眾生隨從王者，皆大歡喜而自慶言：『我等當得最上菩提。』即學彼王發菩提心。」

佛告大眾：「爾時普覆王者，豈異人乎？今文殊師利菩薩是也。彼於往昔過七十萬阿僧祇恒河沙劫初發菩提之心，次過六十四恒河沙劫得無生法忍，能具足菩薩十地、如來十力，佛地諸法悉皆圓滿，而未曾起一念之心：『我當得佛。』善男子！爾時二十億眾生，隨逐彼王於雷音佛所發菩提心者，皆由文殊師利勸發，令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今並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大法輪作佛事已而般涅槃。文殊師利皆悉供養彼諸如來，亦皆護持彼諸佛法。唯有一佛號地持山，在此下方過四十恒河沙刹土，其佛世界名曰地持。亦有無數諸聲聞眾，佛壽無量于今現在。」

說此文殊師利宿緣之時，眾中七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大寶積經文殊師利授記會卷中

大寶積經文殊師利授記會卷下

大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譯

爾時師子勇猛雷音菩薩白文殊師利言：「仁者已滿足十地及如來十力，一切佛法悉皆圓滿，何故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文殊師利言：「善男子！無有圓滿諸佛法已更證菩提。何以故？已圓滿故不應更證。」

師子勇猛言：「云何圓滿諸佛法耶？」

答言：「佛法圓滿如真如圓滿，真如圓滿如虛空圓滿，如是佛法真如虛空亦無有二。善男子！如汝所言云何圓滿諸佛法者，如色圓滿乃至識圓滿，佛法圓滿亦復如是。」

師子勇猛言：「何者是色等圓滿？」

文殊師利言：「善男子！於意云何？汝所見色是常耶？是無常耶？」

答言：「不也。」

文殊師利言：「善男子！若法非常非無常，彼有增減耶？」

答言：「不也。」

文殊師利言：「善男子！若法不增不減是名圓滿。云何圓滿？若於諸法不能了知則生分別，若能了知則無分別。若無分別則無增減，若無增減此則平等。是故善男子！若見色平等即是色圓滿，受想行識及一切法圓滿亦復如是。」

爾時師子勇猛雷音菩薩白文殊師利言：「仁者得法忍來無一念心願成正覺，而今何故乃勸餘人令向菩提？」

文殊師利言：「我實不曾勸一眾生令趣菩提。何以故？眾生無所有故、眾生性自離故。若眾生可得則令向菩提，既不可得故無所勸。何以故？平等無分別故，非以平等而求平等，亦無所起。是故常說，應觀諸行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是名平等。則是性空，於性空中而無所求。善男子！如汝問我得忍已來無一念心當得菩

提者，善男子！汝見彼心耶？而以此心得菩提耶？」

師子勇猛言：「不也。文殊師利！何以故？以心非色不可見故。菩提亦爾，但是名想。若心名、若菩提名，皆無所有。」

文殊師利言：「善男子！如汝說我不生一念得菩提者，是密意說。何以故？以心本來無有生故，是故無生。既無有生，何得何證？」

師子勇猛問言：「云何名為平等證入？」

答言：「於諸法中無繫著者名平等證。言證入者，彼微細智亦不生滅，與真如無異、無可分別，是名證入。若正見修行者於平等中無一法可得，離種種性亦不著一，是名證入。若以身證諸法無相，明了彼相所謂無相，而於身心亦不執著，是則名為圓滿證入。」

師子勇猛問言：「云何名得？」

文殊師利言：「善男子！以世間言說名之為得，諸聖所得非言能說。何以故？法無依止，離言說故。復次善男子！以無得為得，亦非得非不得，說名為得。」

爾時師子勇猛雷音菩薩白佛言：「世尊！善哉！願說文殊師利所得佛剎。」

佛言：「善男子！汝當自問文殊師利。」

時彼菩薩白文殊言：「仁者當得何等佛剎功德莊嚴？」

文殊師利言：「善男子！若我求菩提，汝可問其所得佛剎。」

師子勇猛言：「仁者豈不求菩提耶？」

文殊師利言：「不也。何以故？若有所求則有染著，若有所染則有貪愛，若有所愛彼則有生，彼若有生是則有愛，若有所愛終不於中而有出離。善男子！我為是故不求菩提。何以故？菩提不可得故。以不可得，是故不求。善男子！然汝問我何等佛剎仁當得者，我不能說。何以故？對於如來一切智者說自佛剎功德莊嚴，

即為菩薩自讚己德。」

佛告文殊師利：「汝可自說以何等願莊嚴佛刹，令諸菩薩聞已決定成滿此願。」

時文殊師利受如來教，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今承佛神力當為宣說。諸有欲求大菩提者皆應諦聽，若聞此願當如實學令得圓滿。」文殊師利當以右膝著地之時，十方各恒河沙等諸佛刹土六種震動。

時文殊師利復白佛言：「我從往昔百千億那由他阿僧祇劫已來，起如是願：『我以無礙天眼所見，十方無量無邊諸佛刹中一切如來，若非是我勸發決定菩提之心教授教誡，令修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乃至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於菩提終不應證。』而我要當滿此所願，然後乃證無上菩提。」

時彼眾中諸菩薩等咸作是念：「文殊師利無礙天眼見幾如來？」

是時世尊知諸菩薩心之所念，即告師子勇猛雷音菩薩言：「善男子！譬如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此諸微塵可以算計知其數不？」

答言：「不也。世尊！」

佛言：「善男子！文殊師利無礙天眼，見於東方無量諸佛復過是數，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

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有是願，以恒河沙等諸佛世界為一佛刹，無量妙寶間錯莊嚴，若不爾者我終不證無上菩提。」

「復次世尊！我復有願，令我刹中有菩提樹，其量正等十大千界，彼樹光明遍此佛刹。」

「復次世尊！我復有願，我坐菩提樹已，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涅槃，於其中間不起此座，但以變化遍於十方無量無數諸佛刹土，為諸眾生而演說法。」

「復次世尊！我復有願，令我剎中無女人名，純菩薩眾，離煩惱垢具淨梵行，初生之時袈裟隨體結加趺坐忽然而現。如是菩薩遍滿其剎，無有聲聞辟支佛名，唯除如來之所變化，往詣十方為諸眾生說三乘法。」

爾時師子勇猛雷音菩薩白佛言：「世尊！文殊師利當來成佛名為何等？」

佛言：「善男子！此文殊師利成佛之時名為普見。以何義故而名普見？以彼如來於十方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剎中普皆令見。若諸眾生見彼佛者，必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普見如來雖未成佛，若我現在及滅度後有聞其名，亦皆必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唯除已入離生之位及狹劣心者。」

文殊師利又白佛言：「世尊！我復有願，如阿彌陀佛剎以法喜為食，而我剎中菩薩初生起食念時，即便百味盈滿於鉢在右手中，尋作是念：『若未供養十方諸佛，及施貧窮苦惱眾生餓鬼等類令其飽足，而我決定不應自食。』作此念時，得五神通乘空無礙，往於十方無量無數諸佛剎中，以食供養諸佛如來及聲聞眾，又於貧苦諸眾生類亦皆周給，復為說法令離渴愛，於一念頃還至本處。」

「復次世尊！我復有願，於我剎中諸菩薩等初生之時，所須衣服於其手中隨意皆出種種衣寶，鮮潔稱體應沙門服。便作是念：『若未供養十方諸佛，不應自用。』於一念中往詣十方無量佛剎，以此衣寶獻諸佛已，還至本處方自受用。」

「復次世尊！我復有願，我佛剎中諸菩薩眾所得財寶及諸資具，要先分施諸佛、聲聞，遍供養已然後受用。又我剎中遠離八難及不善法，既無過咎亦無禁戒，無有苦惱諸不悅意。」

時師子勇猛白佛言：「世尊！而彼佛剎名為何等？」

佛言：「彼剎名隨願積集清淨圓滿。」

師子勇猛言：「世尊！彼佛世界在何方所？」

佛言：「在於南方，此娑婆世界亦當在彼佛刹之中。」

文殊師利又白佛言：「我復有願，我佛刹中積集無量妙寶所成，復以無量摩尼妙寶間錯莊嚴。其摩尼寶，於十方界所未曾有甚為難得。如是寶名，俱胝歲中說不能盡。隨諸菩薩樂見彼刹金為體者即見為金，樂見銀體即見為銀，然於見金未曾損減。樂見頗梨、琉璃、馬瑙、赤真珠等無量諸寶，各隨所見皆不相礙。如是栴檀香體、阿伽羅香乃至赤栴檀等、各隨樂見亦復如是。又彼刹中不以日月摩尼星火等光之所照見，彼諸菩薩皆以自身光明照於千億那由他刹。又彼刹中以花開為晝、花合為夜，隨諸菩薩所樂時節即皆應之，然無寒暑及老病死。若諸菩薩隨其所樂欲證菩提，即往餘刹，於兜率天壽盡降生而證菩提。此佛刹中無有涅槃。百千種樂於虛空中雖不現相而聞其音，此樂不出順貪愛聲，但出諸波羅蜜佛法僧聲，及菩薩藏法門之聲，隨諸菩薩所解妙法皆悉得聞。又諸菩薩若欲見佛，隨所詣處經行坐立，應念即覩普見如來坐菩提樹。若諸菩薩於法有疑，但見彼佛，不待解釋疑網皆斷解了法義。」

爾時會中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諸菩薩眾同聲說言：「若有得聞普見佛名，彼人便得最上善利，何況生於彼佛土者。若有得聞此文殊師利授記法門，及聞文殊師利名者，是則名為面見諸佛。」

是時佛告諸菩薩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善男子！若有受持百千億諸佛名號，若復有稱文殊師利菩薩名者，福多於彼，何況稱於普見佛名。何以故？彼百千億那由他佛利益眾生，不及文殊師利於一劫中所作饒益。」

爾時眾中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同聲唱言：「南無文殊師利童真菩薩。南無普見如來、應、正等覺。」說此語已，八萬四千億那由他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無量眾生善根成熟於

三乘中得不退轉。

文殊師利又白佛言：「我復有願，如我所見無量無數百千億那由他諸佛世尊，而彼諸佛所有佛刹功德莊嚴，如是一切皆令置我一佛刹中，唯除二乘及五濁等。世尊！若我自說佛刹功德種種莊嚴，過恒沙劫亦不能盡。如我所願，唯佛能知。」

佛言：「如是。文殊師利！如來知見於三世中無有限礙。」

爾時眾中有諸菩薩作如是念：「文殊師利所得佛刹功德莊嚴，與阿彌陀佛刹，為等不耶？」

爾時世尊知彼菩薩心之所念，即告師子勇猛言：「善男子！譬如有人析一毛為百分，以一分毛於大海中取一滴水。此一滴水喻阿彌陀佛刹莊嚴，彼大海水喻普見如來佛刹莊嚴，復過於此。何以故？普見如來佛刹莊嚴不思議故。」

爾時師子勇猛白佛言：「世尊！如是等類佛刹莊嚴，於三世佛刹頗更有不？」

佛言：「有。善男子！東方去此過百億恒河沙世界，有佛刹名住最上願。彼中有佛，名普光常多功德海王。彼佛壽命無量無邊，常為菩薩而演說法。善男子！彼佛刹土功德莊嚴，與普見佛刹等無有異。善男子！有四菩薩被不思議弘誓之鎧 kǎi，而於此願決定成滿，亦當得此佛刹莊嚴如普見如來。」

時師子勇猛言：「願佛說彼菩薩名號及其住處，復願示彼普光常多功德海王如來佛刹，令此大眾多所利益。何以故？此諸菩薩若見聞已，於此所願當得成滿。」

佛言：「善男子！汝等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彼一菩薩名光明幢，在於東方無憂德佛刹。次名智上，在於南方智王如來佛刹。次名諸根寂靜，在於西方慧積如來佛刹。次名願慧，在於北方那羅延如來佛刹。」

爾時世尊以神通力現普光常多功德海王如來佛刹，令此大會

見彼如來及菩薩眾，并其佛刹功德莊嚴，昔所未見亦未曾聞，而彼一切皆不思議。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寶間錯莊嚴，於一劫中說彼功德亦不能盡，眾皆明見如觀掌中菴ān 摩勒果。彼菩薩身長四萬二千由旬，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光明洞照如閻浮檀金山，成就廣大功德莊嚴。坐大菩提樹下，諸菩薩眾恭敬圍遶，現百千億諸變化事，往詣十方諸世界中，為諸眾生而演說法。是時佛告諸菩薩言：「善男子！汝等見彼如來佛刹莊嚴菩薩眾耶？」

時諸大眾同聲白言：「唯然已見。我等當學此菩薩行，如文殊師利之所修行，我等亦當成就如此莊嚴佛刹。」

爾時世尊熙怡微笑，從其面門放種種色光，照於無量無邊世界。照已還來，遶佛三匝從其頂入。爾時彌勒菩薩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現此微笑？」

佛告彌勒：「此大眾中八萬四千菩薩，見彼佛刹莊嚴之事，雖皆發心當欲成就如是佛刹。然於其中有十六善大丈夫，具勝志樂而發大心，彼能成滿如文殊師利所起大願，餘諸菩薩亦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得佛刹功德莊嚴如阿彌陀佛刹。彌勒當知，諸菩薩等志樂既勝所成亦大。志樂勝者，言我成就如文殊師利莊嚴佛土。其餘劣者，雖以信心亦作是語，以此語業猶能棄捨六十億百千那由他劫生死流轉，亦得圓滿五波羅蜜。」

爾時彌勒菩薩見於四方光明幢等四大菩薩，各坐琉璃光明樓閣，有百千億諸天圍遶雨花奏樂，現大神變震動大地而來於此。時彌勒菩薩即白世尊：「請問其事。」

佛言：「善男子！此四菩薩為見我故，四方如來各令至此。」

時彼菩薩既到佛所，頂禮佛足，右遶三匝，退坐一面，彼四菩薩光明遍照此之大會。爾時世尊告諸菩薩言：「善男子！此四善大丈夫志願所趣皆不思議，應當尊重請其法要。而彼所願，於諸

菩薩最為殊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見之者，必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棄捨二十億劫生死流轉，具足圓滿五波羅蜜。若有女人聞此菩薩名者，速得捨離女人之身。」於是世尊即攝神力，而彼佛刹忽然不現。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一切諸法皆悉如幻。何以故？譬如幻師幻為隱現，諸法生滅亦復如是。而此生滅即無生滅，以無生滅是則平等。菩薩修此平等，便能證得無上菩提。」

智上菩薩白文殊師利言：「於此菩提云何證得？」

文殊師利言：「此菩提者非是可得，亦非可壞、非可住著。」

智上白言：「而此菩提非以住得、非不住得。何以故？以彼法性本來無生，非曾有、非當有、亦非可壞，是故無得。」

文殊師利謂智上等諸菩薩曰：「云何名為說一相法門？」

彌勒菩薩曰：「若有不見蘊界處，亦非不見，無所分別，亦不見集散，是名說一相法門。」

師子勇猛雷音菩薩曰：「若不作種種分別，此是凡夫法、此是二乘法，此則不違法性，入於一相所謂無相，是名說一相法門。」

樂見菩薩曰：「若有修真如行，而亦不作真如之想，於此甚深無所分別，是名說一相法門。」

無礙辯菩薩曰：「若能究竟盡於諸法，亦以此法為他演說，是名說一相法門。」

善思菩薩曰：「若以思議入不思議，此不思議亦不可得，是名說一相法門。」

妙離塵菩薩曰：「若有不染一切相，亦非染非不染，無違無順亦無迷惑，非一非二亦非種種，不取不捨，是名說一相法門。」

娑竭羅菩薩曰：「若有能入如海難入甚深之法，而於此法亦不分別，雖為他說而無說想，是名說一相法門。」

月上菩薩曰：「若於一切眾生心行平等，猶如滿月，無眾生想，是名說一相法門。」

離憂闇菩薩曰：「云何拔眾生憂箭？謂我我所是彼憂根。若能住我我所平等，是名說一相法門。」

無所緣菩薩曰：「若不攀緣欲界色界無色界、聲聞法緣覺法及諸佛法，是名說一相法門。」

普見菩薩曰：「若說法時應說平等法，謂空法平等，亦無空想及平等想，是名說一相法門。」

淨三輪菩薩曰：「若說法時應淨三輪，謂所為眾生我不可得，亦不分別自為法師，於所說法而無住著，如是說法是名說一相法門。」

成就行菩薩曰：「若有能說於一切法修平等行，所知如實非文字說，以一切法離言說故，是名說一相法門。」

深行菩薩曰：「若有能說了達一切甚深之法，亦不見彼能說所說及與所為，是名說一相法門。」

如是無量諸菩薩等，各以辯才演說一相法門。說此法門時，三十七億菩薩得無生法忍，八萬四千那由他百千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七千比丘不受諸法盡諸有漏心得解脫，九十六那由他諸天及人於諸法中得法眼淨。

爾時師子勇猛雷音菩薩白佛言：「世尊！此文殊師利久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佛壽命及菩薩眾其數幾何？」

佛言：「善男子！汝當自問文殊師利。」

時師子勇猛白文殊師利言：「仁者久如當得菩提？」

文殊師利言：「善男子！若虛空界為色身時，我乃當得無上菩提。若幻人得菩提，我乃當得。若漏盡阿羅漢即是菩提，我乃當得。若夢響光影及以化人得菩提時，我乃當得。若月照為晝、日

照為夜，我乃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汝之所問應當問彼求菩提者。」

師子勇猛言：「仁者豈不求菩提耶？」

答言：「不也。何以故？文殊師利即是菩提，菩提即是文殊師利。所以者何？文殊師利但有名，菩提亦但有名，此名亦離、無作故空，而彼空性即是菩提。」

爾時佛告師子勇猛言：「汝頗見聞阿彌陀如來聲聞菩薩諸眾會耶？」

「唯然聞見。」

佛言：「其數幾何？」

答言：「非算數思議之所能及。」

佛言：「善男子！如摩竭國量一斛 hú 油麻，舉取一粒喻阿彌陀佛國聲聞菩薩，餘不舉者喻文殊師利得菩提時菩薩眾會，復過是數。善男子！如以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劫比普見如來壽量劫數，百分千分百千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應知彼普見如來壽命，無有算數亦無限量。如有一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第二第三人亦碎大千世界以為微塵。復有一人取彼微塵，從此東行過爾所微塵數世界乃下一塵，又過爾所微塵數世界復下一塵，如是次第盡諸微塵。復有第二人亦持爾所微塵，從此南行如前下塵，次第展轉乃至塵盡。西方北方四維上下各有一人，所下塵數亦復如是。善男子！是諸世界可知數不？」

答言：「不也。」

佛言：「善男子！如是諸人於彼十方所經世界，若著微塵及不著者，盡末為塵。於意云何？是諸微塵可以算計知其數不？」

答言：「不也。世尊！若有計量，心則迷亂不能了知。」

佛言：「善男子！諸佛如來悉能了知彼微塵數，設過於此如來亦知。」

時彌勒菩薩白佛言：「世尊！諸菩薩等為求如是大智慧故，於大地獄無量億劫受諸極苦，終不應捨如是大智。」

佛言：「彌勒！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何有於此大智慧中不生欲樂？唯除下劣及懈怠者。」

說此智時，一萬眾生發菩提心。

是時佛告師子勇猛言：「善男子！於意云何？如彼十人經十方界盡為微塵，文殊師利當於爾所微塵數劫行菩薩道。何以故？文殊師利大願不可思議，趣向亦不可思議，得菩提已壽量亦不可思議，菩薩眾會亦不可思議。」

爾時師子勇猛白佛言：「世尊！文殊師利發趣甚大，所修之行亦復廣大，乃於爾所微塵數劫不生疲倦。」文殊師利言：「如是如是。善男子！如汝所說。於意云何？虛空界有如是念，度於晝夜時節歲月劫數等耶？」

答言：「不也。」

文殊師利言：「如是善男子！若有覺一切法等於虛空，彼微細智無有分別，亦無是念度於晝夜時節歲月諸劫數等。何以故？彼於諸法無想念故。善男子！如虛空界無有疲倦及熱惱想。何以故？設過恒河沙劫，而虛空界亦無生起亦無燒滅非可破壞。何以故？以虛空界無所有故。如是善男子！若菩薩了一切法無所有已，亦無熱惱及疲倦等。善男子！彼虛空名亦無燒滅熱惱疲倦，亦不動搖、不生不老、不來不去。文殊師利名號亦爾，無有熱惱及疲倦等。何以故，名字性離故。」

說此法時，四大天王、釋提桓因、梵天王等，及餘大威德諸天子等，同聲唱言：「是諸眾生聞此法門獲大善利，何況受持讀誦，當知彼等所成善根極為廣大。世尊！我等於此法門受持讀誦廣宣流布，為欲護持此深法故。」

爾時師子勇猛白佛言：「世尊！若有得聞如此法門，受持讀誦

思惟，及發如此功德莊嚴佛刹之心，得幾所福？」

佛言：「善男子！如來以無礙佛眼所見諸佛及彼刹土，若有菩薩以妙七寶滿彼諸刹，奉施供養一一如來，各盡未來際，令此菩薩安住淨戒，於一切眾生得平等心。若有菩薩，於此莊嚴功德佛刹法門受持讀誦復能發心，隨文殊師利所學行於七步。此二功德，比前七寶布施功德，百分不及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爾時彌勒菩薩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法門？我等云何奉持？」

佛言：「此法門名為『諸佛遊戲』，亦名『諸願究竟』，亦名『文殊師利功德莊嚴佛土』，亦名『令發菩提心菩薩歡喜』，亦名『文殊師利授記』，如是受持。」

爾時十方諸來菩薩為欲供養此法門故，而雨眾花讚言：「希有世尊！希有世尊！我等乃得聞是不思議文殊師利師子吼莊嚴法門。」時諸菩薩說是語已各還本土。說此法時，恒河沙等菩薩得不退轉，無量眾生善根成熟。

爾時文殊師利即入菩薩出生光明普照如幻三昧。入三昧已，令此眾會普見十方無量無邊諸佛刹中一切如來，一一佛前皆有文殊師利說自佛刹功德莊嚴。眾會見已，於文殊師利殊勝大願生希有心。

佛說是經已，彼一切菩薩，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大寶積經文殊師利授記會卷下

大方等大集經卷第十九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寶幢分第九魔苦品第一

爾時，世尊故在欲色二界中間大寶坊中，與諸眷屬圍繞說法，告大眾言：「我昔初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住王舍城迦蘭陀長者竹林。爾時城中有二智人：一名、優波提舍；二名、拘律陀；具足成就十八種術，五百弟子常相隨逐。是時，二人各相謂言：『若有先得甘露味者，要當相惠。』」

「時有比丘名曰馬星，於其晨朝從禪定起，入王舍城次第乞食。憂波提舍中路遙見馬星比丘，即作是念：『我久住是王舍城中，初未曾見若人沙門、婆羅門等威儀庠序如此人者。我當往問所事何師？從誰受法？』」

「時憂波提舍即往趣彼馬星比丘，作如是言：『比丘！汝師是誰？從誰受法？』」

「馬星答言：『善男子！有釋迦牟尼如來大士，勝諸出家、無上之尊、已度生死獲得解脫、能度一切無量眾生，名之為佛。能悟眾生，善作諸行能乾苦河，具足成就如是等法，即是我師，我從受法。』」

「憂波提舍言：『汝師常說何等法義？』」

「『善男子！汝今諦聽。我當為汝分別解說。法從緣生，通達是因，因緣滅故，即是寂靜。世間即苦，苦因名集，若修八正，世間集滅。若無苦集，我師說言，名為涅槃。善男子！我師唯說如是等法。』」

「憂波提舍聞是語已，得法眼淨，名須陀洹，即說偈言：

「『我聞比丘說四諦， 即得過於三惡道，
昔來未聞今得聞， 昔所未得今已得。
我今已過三惡趣， 真實了知道非道，
我今誠心歸依佛， 以能宣說是法故。』」

「說是偈已，復語比丘：『如是世尊，今住何處？』」

「馬星答言：『世尊今在王舍大城迦蘭陀長者竹林之中，與迦

葉等千比丘俱，菩薩十千。汝可往彼。』

「**憂波提舍言**：『比丘！我今先當還問同學及我徒眾。』時憂波提舍，敬意禮拜馬星比丘，右遶三匝還所住處。

「**拘律陀梵志遙見憂波提舍，即便問言**：『憂波提舍！汝今諸根清淨悅豫顏色光澤，將非獲得甘露味耶？』

「『善男子！我已得矣。諦聽，諦聽！當為汝說。法從緣生，通達是因，因緣滅故，即是寂靜。世間即苦，苦因名集，若修八正，世間集滅。若無苦集，我師說言，名為涅槃。』

「**拘律陀言**：『善男子！如是之言能盡諸苦，即是梵行，能斷邪見一切因緣，亦說一切有為皆空。善男子！唯願更說。』憂波提舍復如本說，說已即得須陀洹果。

「**拘律陀言**：『如是之言，能過四流度於生死，通達五陰永滅煩惱，是甘露味我今已得，不宜住此。善男子！如是師者住在何處？』

「**憂波提舍言**：『我聞住在王舍大城迦蘭陀竹林。』

「**爾時，憂波提舍及拘律陀告諸弟子**：『此間今有釋迦如來，我已諮受其所說法，汝等今者欲何所趣？』」

「**爾時，魔王告諸天眾**：『**鴛伽摩伽陀國有二大人智慧最勝**：一名、憂波提舍；二名、拘律陀，今欲為彼瞿曇弟子。若此二人從彼瞿曇沙門受法，我境則空，我今欲往轉彼二人出家之心。』

「**爾時，魔王即化其身作馬星像，至憂波提舍拘律陀所，而作是言**：『善男子！我先所說試汝智耳，汝既無答，釋迦如來真實不作如是之言。如來常說：「無善業果、無惡業果，若能親近五欲樂者，是人即得甘露法味。」又言：「無有今世後世，是故無業。若無業者誰作誰受？既無種子云何得果？」釋迦如來唯作是說。』

「**爾時憂波提舍與拘律陀，各相謂言**：『如是語者，即是魔說，非如來語；又非馬星比丘所說。』魔知是已，即便滅去。爾時，

二人復告弟子摩納：『汝常諦觀生老病死世無免者，我今已能永滅諸苦，汝等今日欲何志求？』

「爾時，魔王復更化作馬星形像，而作是言：『誰能破壞生老病死？譬如有人說言，我能壞彼虛空，無有是處。若言能壞生老病死，亦復如是。』

「時，拘律陀語魔王言：『我欲通達清淨之法遠離諸苦，一切出家皆悉無有解脫如是煩惱苦者，是故我今欲詣如來。魔王如野狐鳴，而云師子吼？色雖相似，實非師子。魔王！汝今雖作比丘形像，汝之所說非比丘說。夫比丘者破諸煩惱，破煩惱語即是清淨，言無善惡非比丘語。』」

「時虛空中一切諸天，各各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一切出家佛道最勝，夫佛道者即是涅槃，汝今不受魔之所說。善哉，善哉！』爾時，魔王受大苦惱即便隱滅。

「時諸弟子白二師言：『如師今受瞿曇沙門無上正法，我等亦爾當往啟受。』

「時二大師與五百弟子前後圍遶，往迦蘭陀長者竹林。爾時，魔王復於其路化作大坑深百由旬，欲令諸人不得詣佛。如來知己即以神通，令彼二人所見平坦無有坑嶮。魔復於前化作大山高廣千里，如來神力令其不見。時魔復遣百千師子遮其道路；時諸師子見憂波提舍及拘律陀五百弟子，善心即生默然潛qián伏。諸人即得前至佛所，到已頭面禮敬佛足，却住一面而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聽我出家，我欲修佛清淨梵行。』佛言：『善來，諸善男子！恣意修集清淨梵行。』作是言已具比丘戒。

「爾時，魔王見是二人得出家已，即便化作自在天像，向於佛所而說偈言：

「『世間若有智慧人，	具足成就世方術，
悉來禮敬供養我，	我亦為彼說淨道。

瞿曇若欲度生死， 今當誠心見歸依，
我今所說清淨道， 如先佛說無有異。』

「我時以偈答魔王言：

「『 我真實知八正道， 能永遠離破諸苦，
汝等真實不能知， 無以狐身師子吼。』

「爾時，魔王隱自在天像，復現梵像而說偈言：

「『 真實遠離諸煩惱， 能過三千大千界，
莫為眾生受諸苦， 應當默然受禪樂。
世間乃至無一人， 堪任盛受甘露味，
我今憐愍故告汝， 應當速入於涅槃。』

「我時以偈復答魔王言：

「『 我見世間多眾生， 能度生死大嶮河，
如是上中下品類， 先得度已我乃滅。』

「爾時，魔王受大憂惱，入於苦宅還其所止。其諸眷屬各作是言：『我王何故受是大苦？』雖作是語無能知者。時魔婬女其數五百，身佩瓔珞莊嚴飾好，為魔波旬作諸伎樂，歌舞嬉戲以相娛樂。波旬以手而遮止之，婬女於是默然而住，從二至七，魔亦如是遮止至七。

「時有一女名曰電光，語波旬言：『大王何故如是愁惱如失天位，火災起耶？將無有怨不能壞乎？』

「波旬答言：『我有大怨謂釋種子，是大惡人成就幻術，若不治者我界則空。』

「諸婬女言：『彼釋種子，以何莊嚴？有何道力？誰為伴黨，能空王界？』

「魔王答言：『彼人以戒施忍莊嚴，無常苦空以為器甲。若壞眾生諸有受生，我莫能知其所住處，具足無上大神通力，大慈大悲而為伴黨，能度一切三有眾生，是故能令我界空虛。』

「時諸婁女聞佛功德，齎持香華及諸伎樂，來至佛所盡心供養。是大眾中唯佛見之，其餘眾生悉無覩者。爾時，大眾咸有疑心，即白佛言：『世尊！如是香華伎樂供養，將非舍利弗、目犍連等力所作耶？』佛言：『不也。此是波旬五百婁女供養之具，魔王不久當來至此。』」

「時諸婁女聞佛語已，心生歡喜，即得不失菩提心定。」

「爾時，婁女長跪合掌，而說偈言：

「『如來永斷諸煩惱， 能施眾生淨法眼，
令眾生度生死河， 是故至心讚歎禮。
一切人天讚供養， 具足無量無邊智，
願佛為我開方便， 令我得解於女身。
世尊修大空三昧， 了了通達第一諦，
具足法寶大商主， 願壞魔力調我等。』」

「爾時，婁女說偈讚已，即還魔所而說偈言：

「『王之自在非常我， 亦未離生老病死，
眾苦煩惱繞王身， 常行癡闇處惡道。
若欲度生老死河， 當生信心詣如來，
我今欲還至佛所， 諮受甘露斷諸味。』」

「爾時，波旬生大惡心，欲以五繫繫諸婁女；佛神力故而不能繫，時諸婁女即還佛所。波旬眼見不能遮止，復於空中作毘嵐風，欲令諸女處處散滅不見於佛，以佛力故不能令壞。」

「爾時，魔王啼哭懊惱，以大音聲告其妻子：『我今喪失大神通力，有一毒樹今出於世，為諸眾生說於斷滅，成就大幻有巧方便。』魔諸眷屬聞是語已，悉來聚集至魔王所：『大王何故生大愁苦，既無退相又無火災，欲界之中亦無怨敵？』」

「魔王言：『子！汝今不見，世有一人坐菩提樹，壞四兵眾，猶如猛火焚燒乾草。世間所有一切智人，今已歸屬如此，即是我

之怨敵。汝今不見五百婬女，捨我而去歸依彼耶？汝等若不治彼釋子，如此三千大千世界不久當空。汝等各當牢自莊嚴，咸共盡力除彼釋子。』

「魔子言曰：『善哉，大王！我當莊嚴盡其神力。若我能除，善哉，快矣！如其不能，復當歸依。』」

「魔王復曰：『惡人！汝今云何發如是言？』」

「『大王！瞿曇沙門往獨一己坐菩提樹猶難沮壞，況今眷屬無量殷多而可除滅！』」

「魔王言：『愛子！若能殺彼瞿曇沙門，甚善，甚善！如其不能，自守土境。』」

「爾時四兵其數無量，滿閻浮提高八十由延，放大惡風降注大雨，手拍須彌動四天下。出大惡聲如大龍王、夜叉、諸鬼，振動一切河池泉源，一切龍鬼人天之等，咸皆怖畏心驚毛豎。時彼魔眾於須彌山取一大石，欲令覆蓋王舍大城迦蘭陀林。」

「『諸善男子！我於爾時，即入破魔力勢三昧。魔子爾時所雨刀稍 shuò 箭石火毒，以我力故，皆悉變為憂鉢羅華、鉢頭摩華、拘勿頭華、分陀利華，墮王舍城，復雨種種微妙好香；變是惡聲作如來聲、法聲、僧聲、神通之聲、波羅蜜聲、不退轉聲、菩薩之聲、破四魔聲、涅槃音聲，壞其惡風令無遺餘；其土所有一切草木，悉皆變為微妙七寶。我身爾時高至初禪，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放大光明悉照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一切天人、諸龍、夜叉、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地獄、畜生、餓鬼等類，皆見我身。』無量諸天大設供養，華香幡蓋伎樂之屬，三惡眾生稱南無佛。即得解脫受人天身。」

「爾時，魔眾見佛示現如是神力皆生信心，生信心已即說偈言：「『我今歸依於如來，淨身口意無上智，
能示魔界八正道，施闍眾生大光明，

具足大力無能勝，	等視一切如子想，
其心平等如虛空，	故我稽首大商主。
煩惱不污修慈悲，	獲得吉祥示因果，
能施眾生真解脫，	是故我今稽首禮。
大慈大悲天中天，	最勝無上之世尊，
說一切法如水月，	我今敬禮大幻師。
眾生遇重煩惱病，	是故歸依大醫王，
三惡眾生貧七財，	今當歸依離諸漏。
唯願哀愍聽我懺，	於佛所生諸惡心，
佛是眾生慈父母，	我今棄捨諸魔業。
我能請召諸眾生，	為其發起菩提心，
願為我說無上道，	具足何等得菩提？
我今獻奉妙香華，	為眾生故供養佛，
親近善友善思惟，	至心聽受如法住。』

「爾時，五百婬女及魔眷屬，以妙香華幡蓋伎樂供養於我。此供養具，遍至無量恒河沙等諸佛世界，一時供養無量諸佛。一切魔眾悉皆覩見一切諸佛形色修短方圓之相，等無有異，唯師子座、世界樹林、所居舍宅差別不同。魔眾見已，各心歡喜，坐於佛邊至心聽法。聽受法已還波旬所，啟白魔言：『我等往至彼瞿曇所，盡其神力乃至不能令一毛動。大王當知，我今已屬瞿曇沙門。』爾時波旬心惡生瞋，即作是念：『我當云何殺彼釋子除滅此怨？』爾時波旬及其眷屬心生憂惱，入於苦宅。」

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中往古品第二

「爾時，魔眾復還我所，而白我言：『世尊！我欲大乘念於大乘，欲具神通大慈大悲。世尊！菩薩摩訶薩具足幾法，不近惡友，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具足四法，不近惡友，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等為四？

「一者、若有菩薩不貪諸法不捨諸法，不受諸法不覺諸法，亦無有我及以我所想，行於布施不求果報，不生貪著不捨不取，亦無覺知我我所想，乃至般若亦復如是；

「二者、若有菩薩不見眾生壽命士夫，亦復不捨於眾生界，不貪不取，亦無覺知我我所想；

「三者、若有菩薩不見色聲香味觸法，不捨色聲香味觸法，不捨不取，亦無覺知我我所想；

「四者、若有菩薩能深觀察如是等法，於佛正智不生覺觀。何以故？斷一切行斷一切智，名為佛智。無有無乘，無聲無想無字，無有無量，無生無出無滅，無想無礙無障，無見寂靜，無我無命無名，無明無闇無處無界，無根無翅無有思惟，無食無貪無淨無垢，無塵無節無邊無數，無行無受無業無宅，無取無作無可顯示，無念念滅即是佛智。猶如虛空，如空無覺不可宣說，無有染著無有覺知。善男子！菩薩具足如是等法，不親惡友，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若有能求如是智慧，當知是人能觀二法；所謂眼色，乃至意法。復有二法：生死、涅槃。復有二法：一生、二有。復有二法：一常、二斷。復有二法：眾生、壽命。復有二法：一此、二彼。復有二法：一內、二外。諸善男子！若有欲求如是佛智，離是二法觀異法者，當知是人則不能得。善男子！譬如有人求火取水，求水取火，求食取石，求華取鐵，求香取屍，求衣取

木，求於塗香而取虛空，求佛智者若離是二更觀異法，亦復如是。』

是時，寶坊大會之中，有一菩薩名曰地意，聞是語已，白佛言：「世尊！不可說義可覺知不？若不可覺，云何得名一切智耶？」

「善男子！不可說智即一切智。善男子！我今問汝，隨汝意答。於意云何？我得如來一切智時，有所得不？」

地意菩薩即便思惟：「我若說有，即是常見；如其說無，即是斷見。我等當遠離如是二邊，說於中道。」思惟是已，白佛言：「世尊！如是義者，亦有亦無。世尊！若不出滅、無數無量、非明非闇，即是佛智。」

電意菩薩言：「世尊！若無去來即是佛智。」

善見菩薩言：「世尊！無得無離、無證無修，即是佛智。」

無盡意菩薩言：「世尊！若法不為三世所攝，不墮三界，非是三結、三智三乘、陰入界等，無有增減即是佛智。」

金剛意菩薩言：「世尊！若不分別凡法聖法、學無學法，聲聞緣覺及以佛法，即是佛智。」

堅意菩薩言：「世尊！如法無轉即是佛智。」

寶手菩薩言：「世尊！若觀諸法生壞之相，觀已通達知無得失，即是佛智。」

善覺意菩薩言：「世尊！三界眾生，從意觀意亦不覺意，即是佛智。」

分別怨親菩薩言：「世尊！若有人能不樂煩惱、不厭煩惱，不愛不瞋、不捨不求、不施不念，即是佛智。」

蓮華子菩薩言：「世尊！不樂罪福得深法忍，不覺不知我及我所。若不覺知我我所者，即是佛智。」

月光童子菩薩言：「世尊！若能觀察一切諸法猶如水月，亦不見法有增有減，即是佛智。」

無邊意童子菩薩言：「世尊！若於諸法不見明闇，於一切心不

見生滅，即是佛智。」

彌勒菩薩言：「世尊！若能觀察四種梵行及不善行平等無二，即是佛智。」

無盡意菩薩言：「世尊！若觀三世六波羅蜜二相無差，即是佛智。」

文殊師利童子菩薩言：「世尊！若於諸法心無貪瞋，亦觀諸法甚深境界，亦不了知非不了知，亦不觀法有增有減，不觀智慧及以無明，即是佛智。」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曰樂欲，語文殊師利言：「善男子！如來世尊以何因緣，說如是等甚深之義？」

文殊師利言：「善男子！為令眾生遠離邪見得正見故，得正見已不生染著無有慳悋，不近惡友正命自活，不著三結憐愍眾生，不著三寶不誑一切，於諸眾生不捨不著，不著財物不著三界，眾生怖畏能為救護，能壞惡道開示正路，不著忍辱離一切想，滅一切垢除一切闇，不求果報。善男子！以是因緣求一切智，得是智已，於聲字句不生覺觀。佛語邪語、佛行餘行、佛法餘法、陰界諸入、功德莊嚴、智慧莊嚴、十波羅蜜、三解脫門、業之與果、世智佛智，於如是法不生分別，是故如來說如是等甚深之義。」

樂欲菩薩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實如所言，甚深義者即是佛智。何以故？無所覺故。若無所覺故不可說，不可說者即是佛智。若有能知是不可說，當知是人即得佛智。」

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善能分別宣說佛智。何以故？不著諸法不生不滅，即是佛智。善男子！不著諸法，即不出邊不破壞邊，無明涅槃真無出邊，虛空涅槃、一切諸法一切眾生不可說邊，是虛空邊、無罣礙邊、無有物邊、無有陰邊、三行空邊，法陰業陰、果非果陰，聚陰無物，無物邊虛空邊，一切諸法不可說邊。菩薩摩訶薩若能具足如是等邊，即得佛智。」

說是佛智不可說時，一切魔眾得無生法忍，捨於龜 cū 身獲得細身，隨心意身法化之身。復有二萬八千眾生，於諸法中得無生忍。九萬二千菩薩得無量陀羅尼。一切眾魔以妙香、華伎、樂供養，讚誦如來，作如是言：「世尊！善知識者，即是一切善法根本，我今遇佛善知識故，得大利益。」

佛告善男子：「汝當至心觀於諸業。」爾時世尊，即為眾會說過去業。

「善男子！過去無量阿僧祇劫，劫名電持。時世眾生壽命滿足六萬八千，世界名曰妙香光明。是中有佛，號香功德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爾時彼世具足五滓。有轉輪王名曰華目，王四天下，與諸眷屬大臣人民至於佛所，以妙香華幡蓋伎樂，供養於佛及比丘僧，敬意禮拜右遶三匝，以偈讚佛：

「『 佛為人天所讚歎， 遠離諸惡樂寂靜，
 具足七財破貧窮， 云何令眾得深智？
 修集三種解脫門， 已得離生老病死，
 能度三惡道眾生， 云何令眾過魔業？ 』

「佛言：『大王！具足三法得甚深智。何等為三？一者、至心緣念一切眾生；二者、修集大悲破眾生苦；三者、見一切法無有眾生壽命士夫，不生分別。又有三法能過魔業：一者、於諸眾生不生惡心；二者、修行施時不觀福田及非福田；三者、觀一切法平等無二猶如虛空，不生不滅無行無物，無有相貌不可宣說。菩薩具足如是等法，得甚深智能過魔業。』

「爾時，聖王有一夫人，名曰善見，與八萬四千諸婬女俱共供養佛。既供養已，即說偈言：

「『 大千世界無勝者， 常樂寂靜修子想，
 善行遠離諸塵垢， 云何令我離女身？

已得遠離一切怨， 真實見生老病死，
唯願為我演說道， 令我具足男子身？
離諸有得無上有， 能施歡喜增善法，
具足十力四無畏， 云何令我離女身？
摧滅四魔修四梵， 實語具足巧方便，
三十二相八十好， 云何令我離女身？』

「佛言：『善女人！有巧方便，得離女身、能壞女業，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終不復受女人之身，除其誓願巧方便者，所謂寶幢陀羅尼門。若有能修是陀羅尼，得離女身，淨身口意，遠離三障。若有聞是陀羅尼名，即離女身受男子身，得具足身微妙智慧，淨身口意，樂於善行，具足多聞，遠離惡業及受苦報，能滅五逆無間重罪。何以故？如是寶幢陀羅尼者，即是過去無量諸佛之所演說，為破惡業增長善法故；十方現在無量諸佛亦共說之，為破惡業增善法故；未來之世十方諸佛亦共說之，為破惡業增善法故。我今現在亦復宣說，如是寶幢陀羅尼門，十方現在無量諸佛，悉共讚歎是陀羅尼。』

「『善女人！若剎利王所領國土，若有如是陀羅尼名，讚歎受持讀誦書寫，其王則為十方現在諸佛世尊護念讚歎，乃至阿迦尼吒諸天，亦復護念而讚歎之。是王行住坐臥之處，亦有無量天龍夜叉悉共護念，令其國土和安無諍，無有疫病，兵革不起，無惡風雨，不寒不熱，穀 gǔ 米豐 fēng 熟，諸惡鬼神及惡禽獸，悉懷喜心不生惡想。隨是經典所住國土，其土若有惡星不祥惡想惡病，皆悉除滅。若剎利王興兵攻伐，專念是經能伏強敵，令已得勝二王俱念，則二兵和同不相侵害。若有國土城邑村落，人若畜生有疫病者，當寫是持安著幢頭，其土不祥疾疫悉皆除滅。若有法師持戒精進，月十五日淨自洗浴，以妙香華供養三寶，昇師子座讚陀羅尼，是人能護所住國土，所有惡相尋即消滅，亦能調伏教化

眾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女人！若有人能讀誦此經乃至一偈，如是之人終不復更受女人身，亦得不退菩提之心。』

「爾時，香功德佛說是陀羅尼已，足指按地，即時大地六種震動，乃至十方亦復如是。其中所有天、龍、夜叉，以佛如來功德力故心生歡喜，亦見亦聞說陀羅尼。爾時，如來說寶幢陀羅尼曰：

『闍落翅 闍落翅目翅闍隸 闍羅闍憐泥闍羅跋賴帝 闍醯隸波羅 富婁沙 三摩奢阿摩彌沈 摩彌摩訶彌闍摩彌 婆羅彌婆婆毘 婆婆毘 婆婆毘 婆闍毘 婆羅訶 婆隸蓰 闍訶彌 婆羅訶 婆隸蓰 阿羅闍醯 闍闍目呿 婆沛羅 婆沛羅 私陀跋賴坻 檀帝隸 檀帝羅 檀帝隸 修隸毘訶伽 旃陀毘 訶伽旃陀毘訶伽斫嗽 樹提沙毘訶伽 薩婆叉耆帝多凡 修羅毘訶迦闍羅闍羅迦奢彌隸訶 奢彌隸訶 奢彌隸訶 奢彌隸訶 奢彌隸訶 奢彌隸訶 毘婆車陀羯摩 豆寧 豆寧 豆寧 溫摩 渥毘婆車提 闍那吃栗多 阿訥婆陀隸 奴鴛崛隸 多崛隸 毘婆崛隸 究羅訶 因陀婆隸 婆訶那毘婆車陀羯婆 遮婆坻 遮婆坻 遮婆坻 呵暮阿陀舍尼 婆隸跋坻 婆師久摩羯 摩樹坻 羯闍醯闍醯樹坻膩迦毘羅娑毘羅娑毘羅娑毘羅娑 毘賴闍 毘賴闍劫婆摩訶劫婆醯 利嘻隸嘻隸阿 那婆坻那婆坻曇摩檀那闍那阿婆羅彌隸絀阿羅軍陀羅 波食毘婆坻那 帝隸婆凡羯摩叉耆婆羅咄頗婆 富婁沙多凡阿三摩 三摩三摩 毘坻 若多陀 阿竭陀莎訶』

「爾時，世尊即為大眾說陀羅尼，五百婁女聞已即得男子之身。復有無量人天諸女，亦受男子身，及得不退菩提之心，永斷一切決定女業。善男子！爾時夫人聞是持已，所將八萬四千女人亦轉女身得男子身。復有無量人天婦女，亦轉女身得男子身。爾時，聖王以四天下委付千子，與無量人出家修道。

「爾時，復有無量諸天，各作是念：『轉輪聖王以何因緣捨國出家？』復相謂言：『此界如來演說妙法，以法力故女轉為男。有人出家能施袈裟，為諸白衣說人天樂，壞三惡苦滅一切有，摧諸魔業令魔受苦，魔既受苦不樂聽法。大幻師者，謂香功德沙門是也。』復有說言：『當知沙門即是魔也。何以故？能轉女身得男子身。』

「時有大臣名曰善行，作如是言：『我諸婦女悉為男子，汝等無量妻妾諸女，亦捨本形受男子身，剃除鬚髮被著袈裟，咸皆歸向屬彼沙門，唯我一己獨住不往。我等當捨是國土去，永不見聞是大惡人。』

「爾時，諸人聞是語已，唱言：『善哉！我今若欲不見不聞，遠離惡沙門者，當入深山。』爾時，諸人既入山已，捨家修集婆羅門法，作如是言：『無有解脫、無善惡果。此世今有一沙門出，宣說斷見。說於魔業欺誑眾生，是大幻師。若人往見聽其所說，親近禮拜供養恭敬，心即狂亂無所曉知，剃除鬚髮被著袈裟，捨家所有受乞食制，住於塚間受一食法。於生死中生厭離想，不樂受於五欲之樂，及諸香華瓔珞伎樂，不樂宣說世間之事，具足如是諸不善法，說斯斷見行於魔業，是諸眾生之大怨讎 chóu，教化無量無邊眾生，令生斷見，若不見聞得大利益。』

「時，華目比丘聞無量人生大邪見，即作是念：『我若不能調伏如是邪見眾生，云何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華目比丘，即便往請香功德佛，與無量比丘僧，周遍國土城邑聚落處處說法。所謂遠離惡法，修進善法，或說大乘，或緣覺乘及聲聞乘，或沙門果，或比丘戒，或優婆塞戒，或說三歸，或復演說轉女身法，或說寶幢陀羅尼門，或說十善。說是法時破除無量眾生疑網生於善心，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令無量眾生來至佛所。唯除一人善行大臣，向彼華目發惡誓願：『汝若未來成無上道，我當於

汝成佛國土而作惡魔，詣菩提樹作大恐怖。若成佛已，當壞汝法。若我於汝生信心者，汝便當與我受記莢。』

「諸善男子！爾時比丘，即我身是；夫人善見，即彌勒是；善行大臣，魔波旬是。波旬！汝於爾時發是誓願：『若於我所生信心者，當與受記。』是故我今稱汝本願，與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波旬！汝於往昔香功德所禮拜供養，以是善根，我今與汝授菩提記。」說是法時，五百婁女得男子身，無量眾生，以三乘法，而得調伏。◎

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中魔調伏品第三

爾時，世界百億魔王悉來集聚，至波旬所。波旬語諸魔王言：「諸善男子！汝等知不？有釋種子出現於世作大幻術，六年苦行趣菩提樹。我於爾時，將領三萬六千億眾，至於彼所，然我盡力，乃至不能動金剛座。爾時瞿曇，於菩提樹成就幻術，以幻力故，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使我眷屬顛倒墮落如樹拔根。當爾之時，釋子成就無相幻術，以幻力故，十方智人悉皆歸屬，推求瞿曇所度眾生，心相所在莫知其處。若有人能至心歸依，盡力不能動其一毛，不可誑惑不可怖畏。我今婁女五百之眾，及諸眷屬悉復歸向，而我不能遮止動轉。汝等今者福德弘大，多有幻力，若能有心見助佐者，然後我能壞彼釋子斷絕其命，亦能摧破諸歸依者，滅沙門法增長魔業。爾時，我當受無上樂。」

爾時，有魔名曰親近，即作是言：「彼釋子者，悉已成就無量功德，功德莊嚴智慧莊嚴，不住諸有悉能調伏一切眾生，能壞種種眾苦煩惱身淨心淨，汝等不能起惡加害。」

波旬言：「我諸眷屬為彼釋子之所誑惑，汝等若不作方便者，如是世界不久當空。」

復有魔言：「如來不住一切諸有心淨身淨，遠離一切諸惡煩惱，

於三界中而得解脫。一切有為不能繫縛，是故名為無上寂靜。如是寂靜誰能毀害？」

波旬言：「若欲界中所有眾生，貪著五欲歸釋子者，是人則能破壞四魔。是等惡人若不治者，汝等云何能治欲界？」

復有魔言：「彼釋子者如幻如炎，不可宣說無有處所、無諸障礙，如是之人云何可害？」

波旬言：「釋子於此欲界之中，受食供養誑惑眾生，我當云何而不治耶？」

復有魔言：「我今所有神通之力，及我眷屬神通之力，不及釋子神通之力十六分中一。我當云何而能加害？」

波旬言：「若彼瞿曇入城乞食，我當方便令其終日不得一粒，當放大石罵辱使瞋，我唯一己猶望能辦，況於汝等多諸眷屬！」

復有魔言：「設使造作如是等事加彼釋子，不能令彼生瞋喜心。若不瞋喜云何可害？」

波旬言：「彼釋子者有大智慧，以智力故瞋處不瞋喜處不喜，修集大慈大悲之心，於諸眾生平等無二，是故於我不生瞋喜。」

復有魔言：「若為三界所繫縛者，我則能害。彼釋子者，不為三界之所繫縛，我何能害？」

波旬復言：「汝等若能隨我計者，害彼不難，汝等悉作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像，至諸國土城邑聚落，向諸國王大臣長者，作如是言：『我等已屬沙門瞿曇，沙門瞿曇實非沙門空言沙門，非婆羅門虛自稱言是婆羅門。實非持戒現持戒相，真實破戒不異凡夫。汝等若信。善哉，善哉！如其不信，七日之後當雨大石、猛火、利刀。』作是言已，便當於空而降雨之。若作如是種種方便，瞿曇眷屬將壞不久。」

時諸魔王咸言：「善哉！」

爾時，諸魔各自莊嚴，莊嚴畢已，趣向騫伽摩伽陀國。爾時，

波旬所有一切弊惡眷屬，悉莊嚴已趣向雪山。

時雪山中有一仙人，名曰光味，眷屬五百悉具五通。波旬到已頭面禮敬，作如是言：「沙門瞿曇悉壞一切異見外道，處在大眾宣說是言：『一切眾生中實無沙門及婆羅門。』大德！若能與我俱至摩伽陀國，我則能壞沙門瞿曇。沙門瞿曇殊不能與大德論議掄jué試神力。沙門瞿曇若摧滅已，一切眾生悉當恭敬供養於汝。」

爾時，波旬作是語已，還來向於無量魔眾廣說上事。

時有一魔復作是言：「瞿曇沙門入王舍城乞食之時，我當於其中路而作師子虎狼羅刹惡鬼等像，令彼見已生怖畏心，既生怖畏不能論議現神通力。」

復有魔言：「我當於彼虛空之中，降雨大石壞破瞿曇。」

復有魔言：「我當詐作瞿曇弟子，既為弟子當得親近，得親近已當斷其命。」

復有魔言：「我當現作長者之像設食請之，彼若受請我當害之。」

復有魔言：「我當現作婬女之像，至諸王所云彼瞿曇與我交通。」

復有魔言：「我當至彼瞿曇沙門，現壞其身而為七分，汝等當言：『如此屍者瞿曇所殺。』」

復有魔言：「我當於彼虛空之中，大聲唱言沙門瞿曇是大惡人。若有男女供養之者，命終當生阿鼻地獄。」

爾時世尊知魔心已，變此三千大千世界悉為金剛，以遮石雨、火雨、刀雨，悉令眾生眼不覩見如是魔業。

爾時世尊四大弟子，入王舍城次第乞食。

時舍利弗從東門入，中路值遇五百魔子執持刀杖，語舍利弗：「汝若歌舞，善哉，善哉！如其不者當斷汝命。」

舍利弗言：「善哉！童子！我今當歌，汝等當舞。」

諸魔子言：「善哉！大德！」

時舍利弗，即說偈言：

「我今不求陰界入， 無量世中誑惑故，
若有求於如是法， 是人終不得解脫。」

時舍利弗說是偈已，復說陀羅尼句：

「婆呵羅(一) 婆呵羅(二) 婆羅婆呵囉(三) 摩利至嚩羅呵
(四) 薩陀婆囉呵(五) 阿摩 呵囉(六) 莎呵(七)」

時舍利弗說是陀羅尼已，五百魔子心得調伏，得調伏已禮拜懺悔，即作是言：「大德！我今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歸依三寶，捨離一切魔之惡業。」

爾時，大德大目犍連從南門入，中路亦值五百魔子手執刀杖，語目連言：「汝若歌舞，善哉，善哉！如其不者當斷汝命。」

目連答言：「善哉！童子！我今當歌，汝等當舞。」

諸魔子言：「善哉！大德！」

爾時，目連即說偈言：

「我今不求陰界入， 無量世中誑惑故，
若有求於如是法， 是人終不得解脫。」

時目犍連說是偈已，復說此陀羅尼句：

「阿 摩(一) 阿 摩(二) 摩囉拏(三) 囉闍(四) 闍呵奢
(五) 摩咤(六) 奢摩咤(七) 奢摩咤(八) 伽伽那 摩(九) 莎呵
(十)」

時目犍連說是陀羅尼已，五百魔子心得調伏，得調伏已禮拜懺悔，即作是言：「大德！我今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歸依三寶，捨離一切惡魔事業。」

爾時，彌多羅尼子從西門入，中路亦值五百魔子執持刀杖，語富樓那：「汝若歌舞，善哉，善哉！如其不者當斷汝命。」

富樓那言：「善哉！童子！我今當歌，汝等當舞。」

諸魔子言：「善哉！大德！」

時，富樓那即說偈言：

「我今不求陰入界， 無量世中誑惑故，
若有求於如是法， 是人終不得解脫。」

時富樓那說是偈已，復說此陀羅尼句：

「呌竭（一） 呌竭（二） 呌竭（三） 茂遮凜(四) 茂遮
凜(五) 阿跋多尼(六) 比跋多尼(七) 莎呵(八)」

時富樓那說是陀羅尼已，五百魔子心得調伏，得調伏已禮拜
懺悔，即作是言：「大德！我今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歸依三
寶，捨離一切惡魔事業。」

時須菩提從北門入，中路亦值五百魔子執持刀杖，語須菩提：
「大德！汝若歌舞，善哉，善哉！如其不者當斷汝命。」

須菩提言：「善哉！童子！我今當歌，汝等當舞。」

諸魔子言：「善哉！大德！」

時，須菩提即說偈言：

「我今不求陰入界， 無量世中誑惑故，
若有求於如是法， 是人終不得解脫。」

時須菩提說是偈已，復說此陀羅尼句：

「娑茂提(一) 比茂提(二) 茂利蛇闍醯(三) 思隸(四) 思
隸(五) 思隸(六) 婆思隸(七) 婆思隸(八) 啊 思隸(九) 復多
拘置思隸(十) 莎呵(十一)」

時須菩提說是陀羅尼已，五百魔子心得調伏，得調伏已禮拜
懺悔，即作是言：「大德！我今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歸依三
寶，捨離一切惡魔事業。」

爾時，世尊神通力故，令王舍城所有眾生一切皆見百由旬地。
城四門中各各皆有一大弟子，其城中出一大蓮花，縱廣滿足二十
五丈，琉璃為莖黃金為葉，金剛為鬚有無量葉，光明遠照，眾生
皆見高出三丈。四天王處乃至阿迦膩吒天處，亦如是見高出三丈。
時蓮華中說如是偈，諸天世人隨處皆聞：

「此世界中一佛出，
能轉無上妙法輪，
二足中尊能成就，
能破二種煩惱根，
了知三世如掌果，
遠離三垢愍一切，
具足如意無所畏，
常樂說法真實義，
具足五力及五根，
無上世尊為眾生，
調伏六根得上信，
具足六通真實語，
一切眾生煩惱縛，
常行魔路不知實，
不知此彼及生死，
是故不能得解脫，
眾生不知生老死，
遠離一切施戒慧，
眾生若離五欲樂，
至心受持一偈義，
悉能摧伏一切魔，
調伏此間諸眾生。
憂婆提舍、拘律陀，
佛欲來此調眾生。
具足三戒所說淨，
佛欲來此調眾生。
調伏四眾說四果，
聖師子王為我來。
成就功德無礙智，
修悲拔出三惡眾，
遠離六入修六念，
世尊欲來調眾生。
處闇不知解脫道，
貪著顛倒失智慧，
貪五欲故遠離禪，
不能修道報昔善。
是故不修三解脫；
是故不出三惡道。
親近如來聽正法，
是人解脫如先佛。」

又復，偈音聞於色界十六住處：

「若有修集清淨法，
至心專念諸解脫，
獲得十三忍辱法，
出過一切生老死，
永斷常見及斷見，
深觀無常無我樂，
遠離諍訟修禪定，
無有散亂壞煩惱。
遠離惡觸及亂心，
修四無量諸禪定。
過三惡道得正定，
獲隨法忍如先佛。」

若欲捨樂如涕唾， 觀一切空行無異，
淨於法界及菩提， 於法無礙如虛空。
能壞四魔滅煩惱， 修集正道諸方便，
不畏邪見如師子， 當親如來則獲之。」

出如是等偈音聲時，無量眾生趣蓮華所。爾時波旬耳聞是偈，又見王舍城中蓮華，無量眾生悉坐其下，次第乃至阿迦膩吒，亦復如是。受大苦惱，告諸魔言：「諦聽！諦聽！瞿曇沙門作大幻術，汝等不能造作魔業，不久當失所居之處，汝等當雨刀、石、猛火。」

時有一魔語波旬言：「瞿曇沙門悉已成就無量功德具二莊嚴，所謂功德、智慧。彼神力故，令我狂亂不能造作魔之事業，我今於彼實懷恐懼。」

復有一魔語波旬言：「汝今愚癡行於邪道，無心之人若見瞿曇尚生信敬，況有心者。汝今若欲得大利益，應當至心歸依宗敬。」

復有一魔語波旬言：「波旬！汝今云何常樂惡行造作惡業？汝當遠離惡魔之業。汝今不見如來、世尊趣王舍城，欲施眾生甘露味耶？汝來當共歸依瞿曇。」

爾時，無量魔眾乘空而下至王舍城，或作王像，或轉輪王像成就七寶，或復示作自在天像，或作沙門，梵志，尼乾，或作四天王像、日月等像、帝釋梵像。或有坐立及以禮拜而讚歎者，或有周遍繞王舍城，或有示現上其城上。或有青色，白衣，白瓔珞，白幡，白蓋，或有黃色、赤衣、赤瓔、赤幡、赤蓋，或有白色、種種色衣、種種瓔珞、黃幡、黃蓋，或有赤色、青衣、青瓔、青幡、青蓋，或七寶色、七寶衣服、七寶瓔珞、七寶幡蓋，或琉璃色，或頗梨色，種種色衣、種種瓔珞、種種幡蓋。或有向佛散種種華燒香禮拜，或有歌頌讚歎起舞。

波旬見已舉聲啼哭，即作是念：「我今喪失所有福報，一切魔眾悉皆歸屬瞿曇沙門。」

爾時，波旬語梵天言：「我雖失福無有伴黨，猶故能壞瞿曇沙門，我今當示最後勢力，我今能拔如是蓮華。」

爾時，波旬即趣蓮華，雖復目覩捉不能得。如世人言：「我能捉電。」電雖可見而不能捉，蓮華亦爾，魔雖得見而不能捉。是時，波旬心生懊惱：「如是蓮華捉之尚難，云何可拔？」復作是念：「我今當出無量惡聲，令諸四眾聞已怖畏，當捨瞿曇迸散而去。」波旬爾時即出大聲，一切四眾都無聞者，唯魔自聞。聞已，復生大怖畏心。

爾時，波旬怖畏戰慄，兩手拍地而不能著，猶如拍空。復欲取杖以打四眾，亦不能見，倍生怖畏舉身戰慄，猶如猛風吹動樹葉，復作是念：「我今永失一切功德、一切神力，不如速還本所住處。若不還者必死不疑，於是欲去莫知道徑。」復作是念：「我今住此，瞿曇沙門多將眷屬今至不久，如其到者必見屠戮，我今正欲沈身此地，復恐此界眾生見之。」是時，波旬不能上下四方遁走，即見己身被五繫縛，見已涕泣愁憂苦惱。

時有一魔，名曰聖道，作轉輪王像，向彼波旬而說偈言：

「汝以何緣出惡聲， 啼哭愁憂受苦惱？
如來今將趣蓮華， 能壞眾生種種苦。
汝等若欲受安樂， 當至心依無上尊；
汝若不樂五繫縛， 應受我語歸世尊。」

爾時，波旬聞是偈已，即作是念：「為我得脫當詐歸依，非實心也。」即向如來所住方面，合掌說偈：

「我今歸依世中尊， 能壞眾生諸苦惱，
亦復懺悔一切惡， 於佛眷屬更不造。」

時魔波旬說是偈時，於五繫縛尋時解脫。得解脫已，欲趣己界，復還被縛；第二、第三乃至第七。爾時，波旬既不得去，至心聽法。◎

大方等大集經卷第十九

《大方等大集經卷第十九》卷末有呪，CBETA 校勘信息--此呪【聖】。【聖】指日本正仓院圣语藏本。如下：

「闍路翅(一) 闍路迦慕翅(二) 闍梨(三) 闍羅闍梨尼(四) 闍羅 賴坻(五) 闍唏隸(六) 囉富樓沙勒叉拏(七) 娑摩留呵蛇(八) 阿摩咩(九) 摩咩(十) 咩(十一) 摩呵咩(十二) 闍摩屣(十三) 闍呵咩(十四) 呌 囉咩(十五) 囉鞞(十六) 鞞(十七) 呵脾(十八) 登伽脾(十九) 闍脾(廿) 呵囉 離屣(廿一) 闍呵咩(廿二) 呌 囉脾(廿三) 阿羅闍唏梨(廿四) 禪瓊梨(廿五) 禪瓊羅茂 (廿六) 呵囉(廿七) 呵囉(廿八) 呵囉(廿九) 婆呵囉思陀婆囉極(卅) 彈帝羅(卅一) 彈帝羅(卅二) 脩利蛇比呵呌(卅三) 旃陀羅比呵呌(卅四) 斫呌樹帝沙比呵呌(卅五) 薩 叉蛇唎埵(卅六) 脩囉比呵呌(卅七) 闍呌伽(卅八) 闍呌伽(卅九) 闍呌伽(四十) 脩呌伽(四十一) 比呵摩(四十二) 阿勿呵(四十三) 阿勿呵(四十四) 阿勿呵呵(四十五) 阿勿呵(四十六) 阿勿呌(四十七) 阿勿呌(四十八) 阿勿呌(四十九) 阿勿呌(五十) 阿勿呌(五十一) 勿呌(五十二) 勿呌勿呌(五十三) 鞞 車陀羯摩(五十四) 瓊凜(五十五) 瓊凜(五十六) 瓊凜(五十七) 瓊凜(五十八) 郁皴陀鞞 車陀(五十九) 囊那吃多(六十) 阿菟皴陀(六十一) 鴛究隸(六十二) 朋究隸(六十三) 比遮究隸(六十四) 究羅呵(六十五) 因陀羅波利 呵(六十六) 鞞 車陀竭婆(六十七) 遮 賴坻(六十八) 遮婆賴坻(六十九) 遮 賴坻(七十) 遮婆賴坻(七十一) 阿暮呵陀舍奴波利跋多(七十二) 沙呌摩(七十三) 羯摩樹喻極(七十四) 呌伽闍唏(七十五) 闍呵樹極(七十六) 膩呌(七十七) 毘囉娑(七十八) 毘囉娑(七十九) 毘囉娑(八十) 毘囉娑(八十一) 毘囉娑

(八十二) 毘囉娑(八十三) 闍摩皴伽囉摩吃波(八十四) 摩訶
吃波(八十五) 唏隸(八十六) 唏利隸(八十七) 阿拏 賴坻(八十
八) 娑摩蛇膩 (八十九) 陀摩(九十) 陀那(九十一) 阿波囉勿
絀(九十二) 呵羅軍荼羅婆呿(九十三) 比趺多蛇(九十四) 唎婆
畔羯摩叉蛇(九十五) 波囉瓊婆 富留沙埵(九十六) 阿娑摩娑摩
蛇(九十七) 比提囊(九十八) 多咤伽多(九十九) 莎呵(百)」

大方等大集經卷第二十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寶幢分第九三昧神足品第四

是時，如來四大弟子與諸魔子，遊王舍城歌舞頌偈。爾時，大地六返震動，無量天人悲感啼泣：「苦哉！苦哉！今者如來猶在於世，而四弟子為諸魔眾之所戲弄。」即共和集往至佛所，而作是言：「世尊！唯願如來放捨捨心。何以故？一切諸魔欲壞佛法。」

佛言：「我今當入王舍大城，教化眾生欲破壞魔業，示大神通施作佛事。」

爾時，佛欲入王舍城。時諸天眾悲嘆 háo 向佛而作是言：「今佛入城實非時也。何以故？無量惡鬼彌滿虛空，無量魔眾持刀大石，若佛入城，如來法燈將滅不久。」

爾時如來默然不許。

復有天言：「世尊！王舍城中，五百魔子執持刀戟欲害如來。」

復有一天啼泣而言：「今者釋種，不久當壞。」

復有天言：「無上法船今當散滅，三界眾生誰當濟渡令至彼岸。」

復有天言：「一切眾生常為煩惱之所纏遶，無上大師如其滅者，誰當令彼得解脫耶？」

復有天言：「世尊！不見空中無量魔眾，欲雨刀劍、大石、猛火。唯願如來，愍眾生故且莫入城。」

復有天言：「世尊！王舍城中有二萬魔，各各示作婆羅門像，執持刀劍 jiàn 欲害如來。復有二萬持稍 shuò 待佛，復有二萬執持弓箭，復有二萬持大炬火。唯願如來，受我等語勿復入城。」如來爾時默然不許。

爾時，世尊入王舍城門，其守城天啼泣向佛，作如是言：「唯願如來勿復入城。何以故？今此城中惡眾彌滿。若使如來於此滅者，我當云何見諸天眾？魔眾今者欲雨刀劍、猛火、大石，如來

若滅，眾生闍行，滅大法炬、壞大法山，生老病死歡喜受樂。」

佛於爾時，雖聞是語亦不許可。

時天復言：「世尊！若不惜身命必欲放捨，有六大城何必於此？如來若於此間滅者，則令我於無量世中得大惡名。」

爾時，復有無量諸天俱至佛所，作如是言：「世尊！我已曾見無量諸佛說法教化無量眾生，實未曾見如是魔眾，世間眾生常為無量諸惡煩惱之所圍遶，值遇良醫通達無量醫方方便。如來何故，放捨大慈大悲之心？」

復有天言：「如來往昔無量劫中為諸眾生修集苦行，今者云何欲捨眾生放棄身命？唯願憐愍演說正法，調伏一切闇昧眾生。願施眾生光明，迷行之人示以正路，永斷一切三惡道苦，唯願久住，莫捨身命。」

爾時，復有淨居諸天，告諸天言：「且勿嗶 háo 哭放捨愁惱，如來具足十力無畏，今欲摧滅一切魔眾。假使無量無邊魔眾，乃至不能動佛一毛。」

爾時，梵王釋提桓因，往至佛所白佛言：「世尊！一切魔眾今者定欲毀害如來，唯願勿往。如來當滅一切眾生無明闇行。世尊往昔請諸眾生許以甘露，斯事未果，云何便欲放捨身命？莫猗往昔菩提樹下壞一魔已輕蔑餘者。如來若入王舍城中，即便滅沒無復疑也。」

爾時，世尊出大梵音聲，遍三千大千世界已，而作是言：「諦聽！諦聽！假使諸魔悉皆遍滿十方世界，盡其力勢乃至不能動我一毛。我昔已請無量眾生許以甘露，今當演說第一義諦增長善法，說於正道以稱我願。我於往昔無量世中，為諸眾生多受苦惱，放捨一切金銀、琉璃、頗梨、寶貨、國城、妻子、衣服、飲食及以身命，以妙香華幡蓋燈明供養諸佛，受持淨戒修行忍辱。誰能以惡加於我身？我於眾生常修慈悲，誰能令我而滅沒耶？如我先已

摧魔眷屬，當知今者亦能破壞。汝等於此勿懷怖畏。」

時無量天聞是語已，心生喜樂各各而言：「南無大士如來、世尊，壞大魔眾破諸煩惱，永斷習氣摧憍慢山，拔生死樹，滅死日月除無明闇，勸化一切邪見眾生，焦涸四流然大法炬，示菩提道擊大法鼓。施諸眾生善法之樂，復令覺悟四真諦相，度生死海入無畏處。」說是語已，以妙香華幡蓋伎樂供養於佛。復以種種微妙好華散王舍城，所謂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波樓沙華、摩訶波樓沙華、迦迦羅華、摩訶迦迦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瞻婆羅華、摩訶瞻婆羅華、歡喜華、大歡喜華、愛樂華、大愛樂華、波利質多華、俱毘遮羅華、憂婆鉢羅華、俱物頭華、波頭摩華、分陀利華，如是等華，莊嚴遍覆如來行處，於路二邊七寶行樹高一多羅樹，間有八味清泉。上虛空中多有諸天，手持上妙七寶幡蓋，雨諸雜華金銀、頗梨、琉璃等寶。牛頭栴檀及白栴檀，堅鞞沈水種種華香，遍雨如來所行之處。復有種種微妙伎樂，一切人民悉共嚴治王舍城外如來行處，諸魔眷屬莊嚴城內。

時，佛、世尊入王舍城。爾時心遊首楞嚴定，示現微妙八十種好。若事象者即現象像，事師子者現師子像，有事牛者即現牛像，事命命鳥現命命像，有事兔者即現兔像，有事魚龍龜鼈、梵天自在建陀八臂，帝釋、阿修羅、迦樓羅、虎狼猪鹿、水火風神、日月星宿、國王大臣男女大小、沙門婆羅門、四王夜叉、菩薩如來，各隨所事而得見之，見已皆稱南無、南無無上世尊，合掌恭敬禮拜供養。

爾時，雪山光味仙人，與其弟子在西門下，側立待佛。光味仙人覩見佛身，是仙人像，為無量眾生之所供養，即作是言：「如是人者真是大仙，堪受世間人天供養。何以故？福德相故。我云何知彼大、我大？我今當問生姓經書、出家久近？」

光味仙人即趣佛所，告其弟子摩納：「彼仙人者德相成就了了

可知，聰明叡哲能解深義，汝等應當至心生信，如我所見相書所載，是人必能說無上道，彼定能令我度生死。」五百弟子同聲歎言：「善哉！善哉！如和上言。」

爾時，光味與五百弟子前後圍遶即至佛所，作如是言：「汝是誰耶？」

佛言：「是婆羅門。」

光味復言：「姓何等耶？」

答言：「我姓瞿曇。」

又問：「受何戒耶？」

答言：「吾受三戒。」

又問：「修集何行？」

答言：「吾修三空行。」

又問：「出家已來為久近乎？」

答言：「具大智時。」

又問：「汝頗讀誦星宿書不？」

答言：「汝今讀誦得何利益？」

光味復言：「我以此法教諸眾生，受我語者多獻供養。」

佛言：「汝知此書，頗能得過生老死不？」

光味復問：「瞿曇！生老病死云何可斷？」

佛言：「汝若不能斷生老死，何用讀誦如是星書？」

光味復言：「瞿曇！汝若不知星宿書者，身上何故有星行處？如我知者，定謂瞿曇通達如是星宿彼岸。」

佛言：「云何名星宿道？」

光味答言：「謂二十八宿日月隨行，一切眾生日月年歲皆悉繫屬。瞿曇！一切星宿跡有四分。

「瞿曇！東方七宿，謂角、亢、氐、房、心、尾、箕。若人生日，屬角星者，口闊四指額廣亦爾。其身右邊多生黑子，上皆

有毛，當知是人多財富貴。廣額似像，聰明多智眷屬熾盛，其項短促，脚兩指長，左有刀創，多有妻子，惡性輕躁，壽命八十。四十年時一受衰苦，長子不壽，心樂法事，衰患在火。瞿曇！屬角星者有如是相。

「屬亢星者，心樂法事，受性多巧，聰明富貴。多懷慚愧，怨不能害，樂欲出家，受性柔軟，輕躁确盡無所隱藏，壽六十年。三十五時身遇篤病，遶頸四指當有瘡癰bān，不宜子息。瞿曇！屬亢星者，有如是相。

「屬氏星者，生人受身勇健，巨富豪貴，壽二十五。左有黑子，於父母所悔(丹本云恒)生惡心。敬出家人，於己眷屬不能增長。瞿曇！屬氏星者，有如是相。

「屬房星人受性弊惡，愚騃ái 無智，巨富豪貴。右有黑子，壽三十五當被兵死，宜於兄弟。瞿曇！屬房星人有如是相。

「屬心星人富貴多財，愚癡風病，壽三十五。頭有瘡癰，有大名聲，毒不能中，妻子不樂。瞿曇！屬心星人，有如是相。

「屬尾星人具諸相好，雄壯富貴得大自在，兩乳輪相，有大名聲，身諸光明勝於日月。聰明大智無能勝者，貪樂出家能調煩惱，增長眷屬多有慚愧，壽命百年。四十五時，暫一受苦，胸有德相眾生樂見，不宜父母。瞿曇！屬尾星人，有如是相。

「屬箕星人樂喜諍訟，多犯禁戒，受性弊惡人不喜見，貪欲熾盛，壽六十年。貧窮困苦，常樂遊行，牙齒疏小，胸臆确瘦。瞿曇！屬東方宿有如是相。

「屬井星人多饒財寶，人所恭敬，心樂於法，齋 qí有瘡癰bān，壽八十年。慈孝供養父母師長，先父母喪，心無慳悋多有慚愧，衰禍在水。瞿曇！屬井星者有如是相。

「屬鬼星人慳悋短壽，齋下四指當有黑子，不宜父母，喜樂諍訟。瞿曇！屬鬼星者有如是相。

「屬柳星者富貴持戒，慕樂法事，壽七十五。增長眷屬，死已生天，腰有赤子，敬受法者人所信伏。瞿曇！屬柳星者，有如是相。

「屬七星者樂為劫賊，盜物為業，姦偽諂曲，薄福短壽，舉動麤 cū獷，愚癡狂騃 ái 必被兵死。瞿曇！七星生者，有如是相。

「屬張星者，壽命八十，善於音樂，首髮稀少，衰二十七及三十三。富貴勇健有大名稱，聰明無惱，樂法慚愧，不宜父母及以兄弟，頂(丹本云項)有瘡癰 bān，過三十五乃有子息，陰有黑子，髀有黃子。瞿曇！屬張星者，有如是相。

「屬翼星人善知算數，慳慳惡性鈍根邪見，右有黑子，壽命三十三，絕無子息。瞿曇！屬翼星者，有如是相。

「屬軫星人巨富豪貴，多饒眷屬奴婢僕使，聰明勇健，樂法愛法。敬受法者，壽命百年，死已生天。瞿曇！屬南方星者，有如是相。

「屬奎星者，其人兩頰當有黑子，持戒樂法。敬受法者，富貴樂施，身有火瘡，壽五十年。瞿曇！屬奎星者有如是相。

「屬婁星者壽命短促，貧窮困苦，樂見毀戒，其心慳慳，膝下瘡癰，壽三十年，不宜於兄。瞿曇！屬婁星者有如是相。

「屬胃星者不宜父母，多失財寶、田業舍宅，膝有黑子，過二十二得大富貴，不慳樂施。瞿曇！屬胃星者有如是相。

「屬昂星者樂於正法，辯口利辭，聰明富貴，多有名稱，護持禁戒。人所敬信，死已生天，膝有青子，壽五十年。瞿曇！屬昂星者有如是相。

「屬畢星者人所信伏，惡性喜鬪 dòu，於己姊妹生於貪心，富貴多怨，常患胸痛，不宜錢財，左有黑子，壽七十年。瞿曇！屬畢星者有如是相。

「屬觜星者富貴樂施，慚愧無貪，無有病苦，眾生樂見，死

已生天，衰在七十，壽滿八十。瞿曇！屬觜星者有如是相。

「屬參星者受性弊惡，多造惡業，作守獄卒，貪欲偏多，聰明貧苦，壽六十五，多有黑子。瞿曇！屬西方星有如是相。

「屬斗星者受性愚癡，貪不知足，貧窮惡性，壽命短促，當病食死，黑色羸瘦。瞿曇！屬斗星者有如是相。

「屬牛星者性癡貧窮，樂為偷竊，心多嫉妬，壽七十年，無有妻子。瞿曇！屬牛星者有如是相。

「屬女星者持戒樂施，其人足下多有黑子，增長眷屬，壽八十年。有大名聲，無有病痛，宜於父母及以兄弟。瞿曇！屬女星者有如是相。

「屬虛星者福德富貴，眷屬愛樂，慳吝不施，壽六十五，其人足下當有黑子。瞿曇！屬虛星者有如是相。

「屬危星者身無病苦，聰明持戒，通達世事，富貴多財，壽八十年，宜諸眷屬。瞿曇！屬危星者有如是相。

「屬室星者受性弊惡，多犯禁戒，為人富貴，壽命百年，死墮惡道，不宜父母及以兄弟。瞿曇！屬室星者有如是相。

「屬壁星者雄猛多力，尊榮富貴，有大名稱，眷屬增長，不宜父母，壽命千年，名聞無量，樂法出家。敬受法者，聰明多智，善解世事。瞿曇！屬北方星有如是相，若有通達如是相者，到於彼岸得大智慧。」

佛言：「眾生闍行，著於顛倒煩惱繫縛，隨逐如是星宿書籍。仙人！星宿雖好，亦復生於牛馬狗猪，亦有同屬一星生者，而有貧賤富貴參差。是故我知是不定法。仙人！汝雖得禪，我是一切大智之人。何故不問解脫因緣，乃問是事？」

光味又言：「汝今現身如世無異，而尊其事與仙無別，我今真實不知汝是天耶？仙耶？龍耶？鬼耶？聲如梵音、色如古仙，我從昔來未曾見聞如是色相如是事業，是故今問：汝為是誰繫？屬

於誰？姓氏何等？宣說何事？唯願廣說，我當聽受。」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有學習著相書，	是人不能知此彼，
若有煩惱所縛者，	不得解脫常受苦。
我今具足六神通，	是故名大婆羅門，
六波羅蜜是我性，	以六和敬調諸根，
我以受持三種戒，	行空無相三脫門，
我往初發菩提心，	爾時得名大出家。
我都不覺一法相，	是故不說星宿書；
法無眾生無壽命，	是故演說無我淨。
已度三受三行岸，	斷諸根故無有相，
我已真實知諸法，	是故獲得大寂靜。
若無罣礙如虛空，	雖行菩提不覺法，
修集禁戒大忍辱，	即得無想大智慧。
若不覺業求果報，	如法不轉得菩提，
心不貪著一切陰，	亦復不觀於此彼，
又不覺知菩提道，	是能速得菩提道。
無有相貌無想念，	於一切法無覺觀，
亦不貪著於諸法，	即能獲得一切覺。
若有修集淨梵行，	是人得名婆羅門，
觀察諸法如虛空，	是人即得名大覺。」

於是世尊說是偈已，光味仙人及諸眷屬，一切皆見如來本身。見本身已，往善所追，即各獲得寶幢三昧。得是三昧，能遍觀察一切三昧，故名為幢。於諸三昧而得自在，遊入一切三昧境界，是故名為寶幢三昧。

爾時，光味合掌恭敬，持微妙華滿其手掬，說偈讚佛：

「如來成就無量德，猶如大海水彌滿，

功德光明甚微妙，
勇猛精進大智慧，
具足大慈大悲心，
如來永斷諸煩惱，
清淨金色戒光明，
能乾眾生諸煩惱，
能壞一切煩惱山，
今我修於菩提道，
如來具足一切相，
我當云何斷煩惱，
演於真實正真道，
眾生三世造惡業，
若我身口意善業，
永斷一切煩惱病，
令眾妙色諸根具，
斷除眾生諸邪見，
得識宿命樂善行，
六波羅蜜得具足，
樂降無上大法雨，
若我身口意惡業，
我今所有福德力，
我請一切諸眾生，
我為眾生受苦時，
淨於世界及眾生，
若我真實得佛道，
悉照三千大千界。
出勝一切諸眾生，
是故我禮無上尊。
故我稽首大仙師，
我今禮敬於佛日。
能說真實菩提行，
轉於無上正法輪。
為得無上大智慧，
願記我等菩提時。
度脫一切苦眾生，
平等猶如十方佛？
我當云何令其斷？
願此因緣斷彼結。
身受妙樂如先佛，
遠離諸惡修善法。
修習具足於正見，
度生死河至彼岸。
知佛深法常住世，
令諸眾生離貧渴。
今於佛前悉懺悔，
施與眾生早成佛。
勸之令種菩提子，
願不生悔及退轉。
得無礙智淨法界，
願此所散成華蓋。」

爾時，光味即以華散。是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無量眾生生敬喜心。

有諸眾生奉事象者，見佛是象，作如是言：「云何此象有大福德，令是仙人敬意供養？」乃至若有敬事佛者，見彼仙人敬心供養，見已生信禮拜讚歎。爾時，世尊出首楞嚴定，從定起已一切眾生悉見佛身。見已心生供養歡喜，各任己力而作供養。

爾時，世尊告光昧言：「善男子！一切諸天見汝決定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歡喜踊躍故，令是地六種震動。善男子！汝當成就無量智慧，然後獲得無上佛道，乃當復於無量世界然大法炬。善男子！汝於來世過三阿僧祇劫，當於此土北方世界名曰香華，其界莊嚴如阿彌陀，當於彼中得成為佛名光功德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於無量世宣說大乘，終不說於聲聞緣覺。」

爾時，大眾耳聞目見光昧仙人得受記莚，悉共歡喜供養恭敬。五百弟子、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其意堅固無有退轉。◎

◎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中相品第五

爾時，佛知諸魔心已即入三昧，三昧力故令王舍城有十二門，一一門中有一如來。爾時諸魔見十二佛，自現其身為五通像，乃至示現梵天王像，以妙香華幡蓋伎樂供養於佛。佛入城時足指案地，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其中天人、阿修羅等，帝釋、梵天，及四天王、一切眾生，悉皆得見十方世界十方眾生，皆悉來集王舍大城，齎持香華供養於佛。

佛神力故，令香華中說如是偈：

「若欲永斷三惡道，	應當發起菩提心；
若於生死獨覺者，	是能度脫諸眾生；
若欲離於惡忽務，	應當修集於正道；
若有值遇諸如來，	是人即得受道記。

如來大士利眾生， 今來入此王舍城，
欲摧一切諸魔眾， 欲轉無上正法輪，
佛為五滓諸眾生， 宣說三乘首楞嚴，
如來今欲大授記， 欲聽實義應往彼。」

是偈音聲周遍而聞。

迦蘭陀竹林精舍有諸菩薩阿羅漢等，悉往集會王舍大城中，乃至十方無量世界、淨土、穢土有佛之處，及無佛處，一切眾生悉來聚集。

爾時，世尊入佛莊嚴瓔珞三昧，入三昧已，令此娑婆世界清淨莊嚴，猶如未來遍見如來所有國土。

爾時，世尊光明淨妙，眾生樂見，十方無量微塵世界淨穢等土、有無佛處，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樂見如來淨妙光明，亦復樂聞如來音聲。

爾時十方一一方面，無量佛土無量菩薩，悉來至此娑婆世界王舍大城。爾時，此界具足多有無量菩薩，如是菩薩悉共供養如來世尊。或有菩薩於娑婆世界雨諸雜香以供養佛，或有菩薩於此世界雨真珠寶以供養佛，或有菩薩於此世界雨妙瓔珞，或雨金、銀、琉璃、頗梨、車渠qú、馬瑙，或雨栴檀沈水諸香，或復有雨牛頭栴檀，或雨諸華須曼那華以供養佛。或有菩薩以真實法讚歎於佛，或有現作天帝釋像、梵天王像、四天王像、魔王形像、自在天像、遼陀天像、八臂天像、轉輪王像、寶像山像、樹林等像，大臣、長者、男女、師宗、牛羊、象馬、水牛等像，作如是像，趣王舍城大蓮華所，以手觸華華即為動。

是時，一切魔眾男女大小及諸眷屬，皆悉動搖生大恐怖，即作是言：「何因緣故我之宮殿如是傾動？我等所尊將不退沒，失我天耶？我等復不欲滅墮乎？我往常見如是世界有五滓濁，今者何緣寂然清淨？」

爾時，諸魔悉見十方清淨菩薩皆來集會娑婆世界，見是事已復作是言：「以佛、世尊光明嚴麗，眾生樂見之因緣故，乃至不見己之眷屬有一人在。」復作是念：「我今何故不往佛所親近供養？」

時魔波旬即至佛所，合掌恭敬而說偈言：

「我今歸依於如來， 已得歡喜至心樂，
願見放捨還本處， 還已乃當聽正法。」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我不勸汝以去來， 諸法性相亦如是，
汝今若有大神通， 隨意自在無遮者。」

是時，波旬復說偈言：

「如佛世尊真實語， 今者實無遮我者，
我適欲還本處時， 尋即見身被五縛。」

佛言：「我已永斷一切繫縛，欲解一切眾生繫縛，我亦不念眾生諸惡，是故得名解脫繫縛。」

爾時，世尊見十方眾生悉來集會，即說偈言：

「一切大眾至心聽， 遠離一切疑網心，
我今所說不思議， 應當諦觀業因緣。
無上世尊甚難有， 法僧二寶亦復然，
人身難得信亦爾， 施心福田亦復難；
無上世尊難得見， 見已聞法亦復難；
難得遠離於八難， 得如法忍亦復難；
其心難得而調伏， 修空三昧亦復難；
修善思惟如法住， 如是二事亦復難；
一切煩惱難遠離， 獲得菩提亦復難。
我今說趣菩提事， 猶如世人說變化。
我之所說遠離愛， 能壞闇冥修善法，
所示無上正真道， 應當至心勤修行。」

若欲遠離三惡垢，
不為煩惱之所害，
若欲具足三種戒，
即能破壞三界結，
若不斷絕三寶性，
即能具足無量通，
若於三世無覺觀，
是人能過於三界，
一切凡夫無明覆，
於無法中作法想，
以是因緣名顛倒，
若有說言眼見色，
如是之人行顛倒，
若有修集四禪定，
能度一切諸顛倒，
若能調伏諸眾生，
如是之人乾生死，
若能具足四如意，
亦能永斷於生死，
若能了了知五陰，
了知不生亦不滅，
若能於佛世尊前，
是人遠離於邪見，
若觀生死多受苦，
以近惡友因緣故，
若能遠離惡知識，
是人能觀生死過，

及餘一切諸魔業，
應當從佛聽正法。
應學具足三脫門，
亦能過於三惡道。
為於正法喪身命，
是人名為如法住。
亦復不著三世法，
亦復獲得如法忍。
常為四倒所圍繞，
於無物中作物想，
如是之人行邪道。
乃至意能知諸法，
流轉生死無量劫。
是則名為世間慧，
亦於生死得解脫。
亦復遠離於四流，
亦復能到於彼岸。
是名菩薩無所畏，
令諸眾生脫恐怖。
是人能到無漏邊，
能令眾生到彼岸。
懺悔發露一切罪，
能到生死之彼岸。
行業因緣逕三惡，
造作無量之惡業。
亦能遠離諸邪見，
亦能諮問第一義。

若有能觀第一空，	是人能服甘露味，
我常說於第一義，	至心聽者無有相。
我說六入真實空，	無有造作無受者，
眾生顛倒謂有相，	法性真實無所有。
若有眾生六受愛，	是能生於六觸因，
如是六觸真實空，	一切諸法亦復然。
如一法性諸法爾，	如一切法一法然，
一切諸法無生滅，	亦無相貌無有物。
我所宣說無勝道，	一切諸法如一法，
若見諸法無性相，	是人獲得真實義。
若有修行十三忍，	即能度於生死岸，
真知法性眾生性，	得無上道如先佛。」

於是，世尊說是偈時，十方如恒河沙等五淨世界一切眾生悉得聞之。一一世界無量眾生聞已即得不退轉心，或有獲得陀羅尼者，或復有得三昧定者，或有成就得諸忍者。此佛世界無量眾生聞已亦得不退轉心，教化眾生於三乘中。

爾時，光味菩薩於蓮華邊造七寶梯具種種華，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如來佛日大慈悲光，無量眾生多受苦惱，唯願降注無上法雨，除滅眾生煩惱疾病。有諸眾生任為法器，堪受如來無上法味，願說八道淨於法眼，上昇蓮華摧伏眾魔。十方世界無量菩薩悉為證人，了了能見諸法空寂，無有相貌猶如虛空，知法無我，唯願如來憶念往昔初發菩提心時所立誓願。如來爾時自言：『我若具足十力四無所畏，當施眾生甘露法味，悉令得度生死大海。』今已果之。唯願演說清淨之法，度諸眾生於生死海，化無量人於菩提道。」

爾時，世尊即蹬寶梯坐蓮華上，遍觀十方告波旬言：「波旬！汝亦當生歡樂之心。何以故？以汝因緣有是大集，亦因於汝令我

說法，說法因緣斷諸生死度於四流，令諸眾生獲得正道得虛空相。如是等事皆因於汝，汝當請我，我當說法。」

魔波旬言：「瞿曇！若無瞋心憍慢嫉妬，何故惱我而宣說法？若有瞋恚憍慢嫉妬，云何自言我得解脫？」

佛言：「波旬！我住母胎經歷十月，汝於爾時欲來殺我，我心於汝亦無瞋恚。我初生時地六種動，汝於爾時復降石雨。我飲乳時，汝持毒藥置之乳中。我昔初乘香象之時，汝動此地令六種震欲令我墮。我在林野修世禪時，汝將姝女欲來亂我。我乞食時，汝以臭豆持來施我，我時雖受竟不食之。我初出城，汝自變身為黑毒蛇，又作惡賊圍城四邊。我行虛空復放風雨，我下馬時雨大猛火，我苦行時復作惡聲，故令五人恐怖捨我，我身羸瘦復放冷風，及其洗浴放大暴水。我度河已復欲危害，化作無量師子惡獸。受牧牛女所奉乳糜，汝復持毒置之而去。我趣菩提道樹之時，復於中路降金剛雨。我坐樹下金剛座上，復遣四女來嬈亂我。汝雖如是欲來害我，然我於汝都無惡心，如是等事終不能令我心擾亂。復將無量百千萬眾，造作種種無量惡事，欲令我身不得菩提，我既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復來請我令捨壽命。因於汝欲令我於彼娑羅大村乞食不得，又因汝故令阿闍世放大醉象欲令害我，又因汝故提婆達多放下大石，又因汝故令我受彼婆羅門請，三月之中食噉 dàn 馬麥 mài。又因汝故令我為彼孫陀利女之所詐謗，又因汝故尸利毬 jū 多火坑毒食以請於我。」

「汝於爾時作如是等無量惡事不能害我，今復聚合如是魔眾欲來害我，然我於汝都無瞋心，我今當度無量億魔，我為眾生常勤修集慈悲喜捨。汝若不信，十方諸佛諸大菩薩可為明證，唯為汝故使我於此惡世之中施作佛事。汝雖於我作無量惡，然我猶故隨逐於汝。我今實無瞋妬憍慢，我於汝所修集慈心，汝於我所生大惡心。」

「善哉！波旬！應離惡心啟請於我說無上法，我欲與汝受菩提記，既受記已當廣為汝宣說法要。汝聞法已，當得遠離一切惡業。我常思念種種方便令汝解脫，而汝於我常生惡心。我常於汝生憐愍想，汝今當捨惡見惡意，我當授汝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爾時，波旬聞是語已，生瞋惡心欲還所止，復還見身被五繫縛，欲出大聲而不能出，即吐惡氣欲歔殺佛。爾時，如來變其惡氣成須曼華，佛神力故，令是化華遍至十方恒河沙等諸如來所而以供養，於諸佛上一一化作須曼華蓋。

爾時，無量諸佛世尊無量菩薩，各各自問其土如來：「如是變化誰之神力？」

無量諸佛各各說言：「娑婆世界釋迦如來，欲為具足五滓眾生演說法要，所謂法印句門入陀羅尼能壞一切魔境界力，開顯一切佛功德力，豎大法幢不斷佛種。能令一切善法增長，能壞一切邪見眾生，能壞一切惡夢不祥，能斷疾病刀兵飢饉鬪 dòu 訟等事，復能調伏一切天龍乾闥婆人，熾然慧炬示導一切平等之道。能令一切遠離惡見，能斷一切諸惡種性，能令一切同於一性，能護一切城邑聚落沙門婆羅門，能知一切星宿運度，能學一切世間諸事，能令一切遠離惡口獲無礙辯，觀一切法通達其性如法而住。能說大乘安慰菩薩，悉令能得不退轉心，能施無上甘露法味，能令獲得無生法忍，轉正法輪利益調伏無量眾生，悉令得住六波羅蜜。能令眾生見無上道，能降法雨示諸佛事過四魔界，入大涅槃金剛法心因緣自在陀羅尼。持欲演說如是等法，如過去佛未來諸佛之所宣說，現在十方諸佛世尊住世說法教化眾生，皆是金剛法心因緣自在陀羅尼也；過去未來諸佛、世尊亦復如是。」

爾時，諸方無量菩薩各白佛言：「世尊！我初未曾聞金剛法心因緣自在陀羅尼，云何名為金剛法心因緣自在陀羅尼？唯願如來分別解說，乃至為令入大涅槃，利益無量人天雜類。」

爾時，十方諸佛、世尊各各告其諸菩薩言：「善男子！我亦欲見釋迦如來聽受是法，為欲利益一切眾生，為壞一切眾生惡業，乃至為欲入大涅槃。」爾時，十方諸佛世尊告諸菩薩言：「善男子！若欲供養一佛世界無量諸佛，各欲聽受無上正法所未聞法，見大集會，宜當往詣娑婆世界釋迦如來所住之處。」

爾時，無量諸菩薩等，默然而受佛之教勅，各作是言：「我欲於彼一佛世界供養恭敬無量諸佛，亦欲於彼無量佛所聽受種種無量法義，亦欲覩見無量神通及以無量不思議事，不知彼土有座處不？若有座處則得供養聽受正法。」

爾時，諸佛告諸菩薩言：「善男子！汝等不應於如來所生疑慮心。何以故？諸佛境界不可思議，智慧方便不可思議。為欲調伏一切眾生，善男子！娑婆世界釋迦如來智慧方便不可限量。善男子！釋迦如來，一切眾生陰所攝身，一一皆如須彌山王，能令葶藶容其座處，是名如來智慧方便。亦令眾見葶藶不寬所座不迫，而葶藶子其質如本無增減相。

「復次，善男子！一切世界所有大地，悉令入於一微塵中，亦令微塵無增減相，是名如來智慧方便。

「復次，善男子！一切世界所有諸水，悉能令入一微塵中，亦令微塵無增減相，是名如來智慧方便。

「復次，善男子！一切世界所有諸風，悉能令入一毛孔中，亦令毛孔無增減相，是名如來智慧方便。

「復次，善男子！一切世界所有諸火，悉令入於一毛孔中，亦令毛孔無增減相，是名如來智慧方便。

「復次，善男子！十方所有一切眾生，悉能令入一微塵中，亦令微塵無增減相，是名如來智慧方便。

「復次，善男子！一切眾生三世所有身口意業，三世所受苦受樂受無苦樂受，三世眾生身口意業所受果報，三世所有地水火

風，至一切法界。釋迦如來於一念中了了通達，亦不稱言我知我覺，又不役慮然後而知。

「善男子！釋迦如來具足如是智慧方便住娑婆世界。」

爾時，十方無量佛土無量菩薩，既得聞佛無量功德，即各具足無量神通。◎

大方等大集經卷第二十

大方等大集經卷第二十一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

◎寶幢分第九中陀羅尼品第六

爾時，東方有樂世界，佛名阿闍 chù，與諸無量神通菩薩發彼世界，一念來至娑婆世界釋迦如來大集之處，到已坐於化蓮華上；無量菩薩亦復如是，各各皆坐化蓮華上。如是東方無量諸佛無量菩薩各各來詣娑婆世界，到已皆坐化蓮華座；南北二方亦復如是。

爾時，西方安樂世界無量壽佛，亦與無量神通菩薩發彼世界，一念來至娑婆世界釋迦如來大集之處，到已坐於化蓮華上；無量菩薩亦復如是，各各皆坐化蓮華上，各各以己神通福力作供養具。或作金沙和微妙香以散佛上，或作種種微妙香華，或起右邊娑婆世界，或有長跪說偈讚歎，或有繫心善思惟者，或雨金華乃至優鉢羅華，或以妙眼瞻覩佛身。

時有童子名須菩提，以己神力及佛神力，出大音聲而說偈言：

「諸佛無量大寶幢，	能壞一切疑網心，
我初未曾得見聞，	如是無量大會眾。
滿此世界無量佛，	具足福德諸菩薩，
此地即是大寶塔，	皆得供養十方佛。
無量諸佛何因緣，	悉來集是惡世界？
今此國土惡眾生，	亦復不能信佛事。
為壞一切大魔業，	為欲具足大功德，
為欲示現大神通，	是故諸佛集會此。
此會若有諸眾生，	至心生於信喜心，
若以此心聽受法，	是人即能破魔業；
若欲通達無上乘，	及欲修行八正道，
若欲永斷諸煩惱，	應當至心聽正法。
諸十方佛及菩薩，	皆來至此坐化華，

釋迦如來欲說法， 為護正法住無量。」

如是音聲充遍大會，無量菩薩得無量忍，異口同聲作如是言：「我今坐已，唯願如來宣說正法，攝一切法無畏微妙，能壞魔業過於魔道，摧伏魔幢建立勝幡，壞諸煩惱調伏怨敵，裂諸疑網入種智門，過諸怖畏護眾菩薩，亦令菩薩一切受樂，得諸菩薩慧方便門，及以一切安樂之處。一切三昧忍辱光明慧方便門，三十七品心陀羅尼。唯願如來廣分別說，為令眾生受諸安樂，獲得上色、上力、上樂、上觸、上辯、上念、上意，為聞法已不忘失故，為壞國土惡瑞應故，受持戒故，修集道故，不失無上菩提心故。唯願如來為如是事，頒宣廣說是陀羅尼，為護法故；不斷一切三寶種故；示諸菩薩菩提道故；為不分別虛空法性空相等故；顯示明闇有相無相，觀平等相此彼法故；為不分別眾生壽命士夫等法，不生不滅斷一切相，一切變易等相無物，虛空實性故。唯願釋迦牟尼如來，及與諸佛廣宣分別大陀羅尼，為令無量無邊眾生真實覩見三寶性故，為令無量無邊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爾時，一切無量諸佛默然許之；許已，即入諸佛上妙境界誓願功德三昧。

爾時，此間娑婆世界，所有地獄、畜生、餓鬼諸苦即滅，得見諸佛。有諸眾生疑網無信，即得淨信。一切眾生，悉見無有貪欲、瞋恚、愚癡、憍慢、惡見、疑網狂亂等病，身心寂靜，各各皆作如是念言：「唯我一人獨坐佛前聽受正法，如來世尊唯為我說，獨調伏我斷諸煩惱，如我所請而為我說。」爾時，世界一切眾生，異口同音作如是言：「願佛說法，我當頂受。」

爾時釋迦如來勸此世界所有眾生，令供養佛。爾時，眾生既聞勸已，即各供養一切諸佛香華幡蓋伎樂讚歎。

爾時，世尊即作是言：「十方諸佛諦聽，諦聽！我以往昔本願力故，在此世界具足五滓 zǐ 惡眾生中，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諸眾生迷失正道無明所覆，失於正念增長煩惱，安處三趣樂作十惡，遠離善根捨功德業，喜造五逆耽著非法，誹謗正典毀訾 zǐ 聖人，瞋恚熾 chì 盛不樂修慈，招提僧物隨意而用，於業果報不能深信。不樂供養師長和上有德之人，為如是等弊惡人故，修集如是大慈悲心。以是因緣，於是世界而得成道。既成道已，常樂修集勤精進法，忍於飢渴寒熱等苦，遊諸國土城邑聚落，為諸眾生宣說正法。或有眾生貧窮病苦受身醜陋，為憐愍故，受其所施臭穢之食，為欲增長施主福德，皆悉食之；亦受眾生麁 cū 澁 sè 臭穢弊壞衣服；山間、河澗、空曠林野所有住處悉亦受之，若草、若葉 yè、若石、若塼 zhuān，為眾生故隨施受之而臥其上，以勤精進修善方便。

「為剎利故演說王事，為婆羅門說四毘陀星宿祀 sì 天，為諸大臣說治化事，為諸醫師演說四大增減等病，為諸農夫商賈 gǔ 之人說護財穀 gǔ，為諸女人說護瓔珞，勤修諸善得不共夫。為出家者說於忍辱，為調伏故說如是法，未得善利勸之令得，未得證者勸令得證，未解脫者勸令解脫，為調眾生受諸苦惱。我為眾生修集慈悲，然諸眾生猶於我所生不善心，或打或罵，或生嫉妬或有說言：『沙門瞿曇即是幻士，雖讚持戒自畜妻婦，雖讚慈心而害眾生，讚捨富貴自往王家。瞿曇沙門善知方術，雖畜妻婦不生子息；瞿曇沙門能治女身故，令末利生愛重心；瞿曇沙門善知呪術故，令須達生宗敬想；瞿曇沙門善知藥法，是故其身常有光明。』得如是等無量惡名，或有以石土木刀毒遙見打擲為欲殺我，為殺我故，故放惡象毒蛇，於我住處放大猛火糞穢不淨，造作種種諸惡方便欲壞我法，為滅我法，為摧法幢，為破法船，為壞法性，為破法藏。

「十方諸佛，唯願觀察，過去諸佛有於如是五滓 zǐ 世界成得佛道，無有不說如是大集金剛法心因緣自在陀羅尼者，為壞一切

諸魔力故，為三寶種不斷絕故，為諸眾生增善法故，為壞一切佛法怨故，為令眾生遠離苦故，滅身口意諸惡業故，為令人天性調柔故，為諸國土受安樂故，為破世間諸惡相故，為令眾生悉得具足六波羅蜜故，為發無上菩提心故，為教菩薩善方便故，為令菩薩次第住故。以如是等諸因緣故，過去諸佛為如是等五滓眾生，說是大集金剛法心因緣自在陀羅尼也。今此世界十方諸佛悉來集會，唯願諸佛各說如是陀羅尼呪，為憐愍故，為當流布大乘經故，為此世界法久住故，令諸惡魔不得便故。」

爾時，諸佛即皆同聲說此陀羅尼句：

◎「安伽邏(一) 安伽邏(二) 半伽邏(三) 婆伽邏(四) 婆邏伽邏(五) 婆蛇比呵(六) 曼囉婆毘(七) 阿(八) 阿佉婆唎(九) 題咩(十) 度慕沘(十一) 翹婆知(十二) 翹由離(十三) 三摩婆阿尼(十四) 三摩多婆提唎(十五) 陀彌(十六) 陀移(十七) 陀摩翹闍(十八) 彌囉菟破犁(十九) 破羅婆沘(二十) 伽寧(二十一) 伽那婆邏沘(二十二) 希利(二十三) 希提(二十四) 希邏(二十五) 希邏翹(二十六) 譚婆提(二十七) 婆迦斯(二十八) 咤迦沘(二十九) 咤迦婆邏沘(三十) 伽那呵沘(三十一) 希利沘(三十二) 尸利沘(三十三) 頻地利沘(三十四) 具婆希(三十五) 酬唎(三十六) 彌囉酬唎(三十七) 酬蕤(三十八) 阿其離(三十九) 阿婆彌(四十) 娑利也(四十一) 多哆旦(四十二) 富流(四十三) 希利(四十四) 戰地離(四十五) 摩陀彌(四十六) 陀彌(四十七) 究周流(四十八) 牟周流(四十九) 阿遮吒(五十) 至利(五十一) 至彌利(五十二) 遮婆呵(五十三) 周婆(五十四) 周婁(五十五) 悉囉呵(五十六) 究婁(五十七) 娑羅究俯(五十八) 究俯(五十九) 摩訶娑邏娑(六十) 斫俯(六十一) 斫俯(六十二) 摩訶薩哆希力陀蛇(六十三) 富羆(六十四) 修富羆(六十五) 度摩波利呵利(六十六) 阿婆移(六十七) 流之寧(六十八)

迦邏叉(六十九) 阿陀摩兜(七十) 比婆呵(七十一) 提提利(七十二) 摩摩利(七十三) 波舍佉(七十四) 或或邏(七十五) 路迦比那蛇迦(七十六) 時離(七十七) 時羅陀吟(七十八) 時離陀提(七十九) 斫迦邏婆時離(八十) 遮尼離(八十一) 遮迦邏婆提(八十二) 陀吟(八十三) 陀吟(八十四) 牟離咤吟(八十五) 休休吟(八十六) 朋伽頻婆吟(八十七) 舍利奢(八十八) 流流周(八十九) 之利周利(九十) 牟吟慕陀吟(九十一) 慕荼寧(九十二) 慕荼寧(九十三) 伽伽邏尼(九十四) 牟荼寧(九十五) 散婆邏牟荼寧(九十六) 提提羅蛇尼(九十七) 摩醯首邏羅蛇尼(九十八) 律師婆尼(九十九) 陀邏 至(一百) 戰荼羅素咩(百一) 薩婆薩寫阿提嚧多(百二) 車陀兜 阿那(百三) 摩彌尼(百四) 羅邏提(百五) 烏闍其離(百六) 比比那(百七) 那邏訶(百八) 復佛吟(百九) 仇留(百十) 仇留(百十一) 牟留(百十二) 牟留(百十三) 希希(百十四) 希希(百十五) 阿邏(百十六) 阿邏(百十七) 迦迦荼婆呵(百十八) 希希多(百十九) 阿由那(百二十) 韃荼譚婆斯(百二十一) 竭陀尼(百二十二) 阿婆陀呵寧(百二十三) 末力伽比流比流(百二十四) 破羅薩哆(百二十五) 阿路沙 提(百二十六) 希利希利(百二十七) 夜哆婆闍蛇(百二十八) 莎其羅(百二十九) 夜多波蘭遮(百三十) 希力陀蛇婆呵(百三十一) 薩多波利 (百三十二) 末力伽毘盧呵尼(百三十三) 阿遮羅佛提(百三十四) 陀陀波羅遮羅波遮蛇(百三十五) 賓荼希力陀蛇(百三十六) 戰陀邏 邏寧(百三十七) 阿遮吟輪陀寧(百三十八) 波邏冀邏摩力伽(百三十九) 伊羅(百四十) 伊利吟(百四十一) 波騰脾(百四十二) 波邏 邏泚(百四十三) 薩婆囉多哆多(百四十四) 薩多菟竭脾(百四十五) 阿那 羅那伏律泚(百四十六) 阿羅荼(百四十七) 安伽吟(百四十八) 舍彌尼(百四十九) 比婆羅 俞希(百五十) 阿希多(百五十一) 阿婆希(百五十二) 尼邏

蛇 (百五十三) 阿之邏末力伽(百五十四) 羅 那(百五十五)
邏仇婆吟(百五十六) 犁勒那朋舍(百五十七) 陀摩伽蛇(百五十八)
闍羅戰陀(百五十九) 三牟陀羅 提(百六十) 摩訶復多脾
蛇(百六十一) 三牟陀比伽婆(百六十二) 陀羅尼牟陀離那(百六十三)
摩呿牟陀邏(百六十四) 波邏波羅提(百六十五) 思比陀
牟陀(百六十六) 阿婆多尼(百六十七) 娑波多尼(百六十八) 三
慕迦邏(百六十九) 比豆多邏斯那(百七十) 廁提牟地離都思(百七十一)
移迦之(百七十二) 卑利癡比迦蛇(百七十三) 呵婆
冀荼(百七十四) 迦 吒(百七十五) 尸邏波邏提多希力陀蛇(百七十六)
三牟陀多陀羅尼(百七十七) 陀邏(百七十八) 陀邏(百七十九)
陀邏(百八十) 彈提羅(百八十一) 彈堤羅休尼羅薩婆
希力陀蛇勿陀離都思闍吒(百八十二) 闍婆吒(百八十三) 闍呿
吒(百八十四) 修摩堤(百八十五) 摩提(百八十六) 摩訶復多勿
陀離多(百八十七) 易翅之散迦羅(百八十八) 婆荼蛇多那尼(百八十九)
首力多復多(百九十) 伊尼彌尼(百九十一) 婆遮尼(百九十二)
輸沙薩遮尼(百九十三) 牟地離多遮利也阿堤咩那(百九十四)
婆比哆(百九十五) 阿那若哆(百九十六) 摩訶富若三牟
遮蛇 多邏(百九十七) 摩訶迦留尼迦牟地離多(百九十八) 薩婆
三藐波羅提般(百九十九) 至邏邏邏羅闍羅兜(二百) 薩婆尼犁
(二百一) 薩婆牟尼婆羅沙婆摩訶迦留那三摩堤若那婆離難(二百二)
咩囉多竭毘(二百三) 比利也比利也(二百四) 婆犁那提嚩
多(二百五) 薩婆復都波蛇(二百六) 莎呵」

爾時，娑婆世界一切眾生聞是呪已，各各稱言：「南無一切十方諸佛。」第二、第三亦復如是。「甚奇！甚特！諸佛大會不可思議，諸菩薩事亦不可思議。我等昔來未曾得聞如是持名，今得聞之，能壞一切魔境界力，紹三寶性斷魔羅網，得諸善法具足佛事，為如是等說是大持，為諸眾生著心封印，印諸眾生陰入界法，乃

至獲得大般涅槃。」

爾時，會中有一童子菩薩，名曰月光，從蓮華起，一心合掌觀察十方，以佛力故出大音聲，其音遍聞娑婆世界，而說偈言：

「如是大集甚難得，	具足智慧亦復難，
難得親近善知識，	如是法印亦難聞。
如來憐愍諸眾生，	為眾生故護正法，
說是無上陀羅尼，	為壞種種諸魔力。
十方諸佛說是持，	為不斷絕三寶性，
能和一切諸忿爭，	亦能增長無上忍，
增益眾生諸善根，	消滅國土諸惡相，
能破眾生三惡業，	亦令遠離諸惡見。
如來說是無上持，	為欲顯示無上道，
亦為具六波羅蜜，	真實修於菩提道。
是持即是善方便，	亦能增長無閼智，
攝取一切諸善法，	是故名為無上持；
具修三十七道品，	是名無垢菩提道，
能斷一切疑網心，	及斷眾生諸煩惱，
是持即是真實語，	了了覩見菩提道。
我今欲說陀羅尼，	是則名為無上勝，
為欲擁護說法師，	及以聽受是持者。
其誰欲受欲聽者，	我今當說勿生疑，
無上無勝陀羅尼，	即是最上之智慧。」

爾時，有恒河沙等菩薩童子，異口同音作如是言：「我等亦欲說陀羅尼，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先當澡浴淨於身心著新衣服，以妙香華供養三寶，昇於法座說陀羅尼。如是四眾無有眾生能起惡事以加之者，身心不濁、四大清淨，身諸病苦皆得遠離。如是法師，若有過去業因緣病，悉皆消滅。聽此法者亦

復如是，滅過去業因緣病苦。」

爾時，月光童子菩薩，向十方佛長跪合掌而說呪曰：

「那提阿三摩路卑(一) 咩羅素摩 泯(二) 伊希那遮久遮尼(三) 那婆久遮尼(四) 那遮久遮尼(五) 牟羅輪陀尼(六) 荼呿(七) 荼呿(八) 修羅囉尼(九) 那 修羅囉尼(十) 復多拘知(十一) 波利車陀(十二) 闍羅呿(十三) 闍羅呿婆移(十四) 闍羅呿那(十五) 摩叉呿(十六) 迦迦呿(十七) 呵呵(十八) 呵呵(十九) 休休休(二十) 撥施脾陀那婆利車陀(二十一) 阿摩摩(二十二) 若摩摩(二十三) 呿摩摩(二十四) 三牟陀陀羅(二十五) 阿陀羅呿婆(二十六) 散迦羅尼(二十七) 波利車陀菩提娑廁提比摩(二十八) 比比摩摩訶比比摩(二十九) 復多拘知(三十) 阿迦奢或婆娑波利車陀 莎呵」

爾時，娑婆世界十方諸佛、菩薩、聲聞、釋梵、龍王、阿修羅王、乾闥婆王、迦樓羅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王等，同聲唱言：「善哉，善哉！菩薩童子！善能說是大陀羅尼，為壞魔業及惡知識身心諸病，是上慧印。」

爾時，會中有一梵王，名菩提自在，自變其身而為女像，端嚴殊特踰於人天，以妙瓔珞而自莊飾。在西方佛阿彌陀前，作如是言：「唯願世尊，加我神力，令我一音遍滿此間娑婆世界。我今欲說陀羅尼呪護說法者及聽法者，亦令釋迦如來滅後無有能於是說法者生起惡事，若魔、若魔父母、子息、眷屬、親友、僕使，若天、若龍、若阿修羅、若乾闥婆、若伽樓羅、若緊那羅、若摩睺羅伽、若鳩槃荼、若富單那、迦多富單那、荔藜多、毘舍遮、夜叉、羅刹等，父母、子息、眷屬、僕使，亦復如是，於是法師不能為惡，乃至不能動其一毛之分，為其身心而作惡事。唯願世尊，加我神力，令我音聲遍此世界。」

爾時，會中有一帝釋，名曰高持，語菩提自在梵言：「姊！莫

於如來生戲弄心。何以故？夫戲弄者即凡夫法，如來已過凡夫事業，一切有為悉是無常，如來不增有為之法，唯增於空斷聲字句。姊！如來於汝不生諍訟，但觀平等一相無相，猶如虛空。夫虛空者無三有為，無有覺觀，不離有為，無有障礙；如來世尊亦復如是，於一切法無有障礙。如來於欲亦復如是，一切覺觀壽命士夫、陰界諸入、音聲字句，悉皆無礙。姊今云何，於如來所而生戲弄？」

無量壽佛告帝釋言：「善男子！當先思惟然後發言，無得於後而生悔恨。何以故？是女人者即大丈夫，已於無量諸如來所久修善本，為欲莊嚴此大眾故，現為女身實非女也，即是菩薩摩訶薩身。汝云何言稱之為姊？」

爾時帝釋聞佛語已，即前懺悔。

自在梵言：「我受汝懺，令汝不得惡口等果。」

爾時，梵天白無量壽佛：「世尊！若彼高持不懺悔者，當得何等惡口果報？」

佛言：「善男子！彼若不懺，當於八萬四千世中常受女身，其形醜陋臭穢不淨，是故眾生應當護口。」

爾時，無量壽佛告菩薩言：「我今施汝威神道力，便可說之。」

爾時，梵天敬白十方無量諸佛及諸菩薩一切人天：「唯願善聽！若有欲令如來正法久住於世，擁護說法及聽法者，唯願諸佛悉施我欲。」說是語時，其音遍滿娑婆世界。爾時，一切梵王釋王，各作是言：「我施仁欲并欲受持。」

爾時，梵天即說呪曰：

「阿摩犁(一) 比摩犁(二) 伽那沙踰(三) 波利戰踰(四) 摩訶戰踰(五) 遮彌(六) 摩訶遮彌(七) 素咩(八) 哆彌(九) 阿呵(十) 比 呵(十一) 修伽闍尼囉呿婆(十二) 牟羅波利車陀(十三) 夜叉戰踰(十四) 比舍遮戰荼(十五) 阿婆阿多尼(十六) 三婆邏哆尼(十七) 娑伽羅尼(十八) 譚婆尼(十九) 慕呵尼(二十)

郁遮吒尼(二十一) 阿摩呵(二十二) 阿多遮尼(二十三) 呾伽舍婆(二十四) 阿摩羅(二十五) 阿牟羅(二十六) 牟羅波利跋沘(二十七) 阿娑羅呾婆(二十八) 莎呵」

「阿遮遮(一) 阿 呵遮遮(二) 周尼羅叉(三) 遮遮吒(四) 呾遮遮(五) 那呾伽遮遮(六) 遮遮(七) 遮遮遮遮(八) 阿牟羅遮遮(九) 呵摩摩牟羅遮遮(十) 阿牟羅呵牟婆荼婆呵(十一) 莎呵」

爾時，一切諸天世人，咸皆讚言：「善哉，善哉！是陀羅尼不可思議無能勝者。」

爾時，梵王復作是言：「若有不能調伏惡鬼，聞是持已即便能調。若有受持如是呪者，隨所住國信心諸王，一切男子女人，若大、若小、若天、若人，皆於是王不能起惡。若有起惡首為七分，其心乾焦身被癩病，有神通者即便還失，暴風所吹身陷入地。隨是持呪流布之處，我亦當護令得遠離一切諸惡，受者聽者不乏衣食臥具醫藥資生所須。」

爾時，會中有一梵天，名曰正語，亦現女像，復作誓言：「我今於此娑婆世界，現在佛前至心護法，乃至釋迦如來滅後亦當護之。隨是持呪流布之處，護其國土，說者聽者令離魔業一切惡事。若有法師欲說法者，為調眾生，先當讀誦是陀羅尼。」

即說呪曰：

「阿婆咩(一) 比摩咩(二) 菴婆羅(三) 菴婆吟(四) 波利軍闍那荼(五) 富沙波邏婆呵(六) 闍留迦(七) 摩呾羅蛇(八) 伊利彌利(九) 冀利彌利(十) 冀提遮羅牟蛇離(十一) 牟陀羅目(十二) 莎呵

「若有法師，先讀誦說如是持者，我以天耳當往聽之。聞已身往在其會中，令諸會者遠離諸惡，至心聽受如是持呪。若我聞已而不往者，則為欺誑過去未來十方現在無量諸佛，亦於未來不

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我往者，即令法師逮無礙辯得無所畏，聽法之人遠離病苦及疑網心、飢渴寒熱、兵革怨敵、虎狼毒獸一切諸惡。唯願十方一切諸佛加我神力。」

爾時，釋迦如來白諸佛言：「今我當與此梵天呪，為護法故。」即便說呪：

「遮慕跢(一) 慕茶波利車陀(二) 阿牟摩(三) 阿牟摩(四) 呵牟摩(五) 娑羅叉(六) 羅究思(七) 彌咤波利 呵(八) 遮羅摩(九) 蛇哆 (十) 修比咤(十一) 阿牟羅波利車題(十二) 薩婆佛陀阿提唎沘(十三) 莎呵」

於是，如來說是呪已，即告梵天：「善男子！如是持呪，力能調伏一切眾生。」

爾時，梵天白佛言：「世尊！我今所以現此女身，為欲調伏一切女人。若有女人欲生男者，當讀是持，讀是持已即得生男；厭兒息者，便不復生。若有受持讀誦之者，我當至心營衛擁護。」

◎

◎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中護品第七

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善繫意，立於寶光功德佛前，現身如梵，或如帝釋，或自在天，或他化自在天像，或兜率天，或夜摩天，或提頭賴吒天，或毘樓勒迦，或毘樓博叉，或毘沙門，或作龍王，或阿修羅王，或緊那羅王，或伽樓羅王，或夜叉王，或羅刹王，或畢力迦王，或毘舍闍王，或拘辦荼王，或作刹利、婆羅門、毘舍、首陀、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或作師子，象，虎，毒蛇，牛，馬之形，復作種種飛鳥之身，一時之中能示八萬四千種色。

爾時，富樓那彌多羅尼子，白釋迦如來言：「世尊！何因緣故，是善男子變現如是八萬四千種種諸色？」

佛言：「富樓那！是善繫意菩薩摩訶薩所入三昧不可思議，非

是聲聞緣覺境界。是善男子以如是等諸善方便調伏眾生，隨眾生身意色三昧，悉能住之。若有眾生宗事梵天、敬念梵天，即現梵像為說三乘法；乃至或有奉事佛者，即現佛身為說三乘；若有眾生宗事畜獸，即現獸像為說三乘；若有奉事山谷河澗樹林百卉，即現其像而調伏之。若有眾生貪於財利，先以財施後為演說三乘之法為壞貪故。若有病者，隨其所須給施醫藥。若悟時與，若夢中與，令其病者眾苦除愈，為調伏故而為說法。富樓那！是善男子於一日夜，能以三乘調伏恒河沙等眾生。」

富樓那言：「是善男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已來，為久近耶？」

「富樓那！是善男子已於無量恒河沙等劫中發心，是人得是三昧已來，調伏眾生，已經六萬四千億阿僧祇劫。」

富樓那言：「世尊！是善男子久近當得成無上道，成道之時在何國土？」

「富樓那！此世界中過六大劫，劫名星宿，於是劫中當成正覺，號曰寶髻。是時眾生壽四萬歲，多造惡逆具足五滓。成正覺已四十年中，宣說三乘便入涅槃。」

富樓那言：「世尊！彼時眾生未調伏者，復當云何？」

「富樓那！彼時眾生無有一人不調伏者。富樓那！如是菩薩常立誓願，十方各各千佛世界所有眾生，乃至一人不調伏者，我終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我不能了了知見如是世界所有諸佛，亦復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十方千佛世界所有眾生，若有一人非我調者，我亦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他世界所有惡人願生我國，生我國已，我當以三乘之法而調伏之。富樓那！如是菩薩具足如是不思議事。」

富樓那言：「世尊！我於今者得大利益，而得見聞如是正士。若有人能至心聽受是大集經，是人亦得如是利益。」

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中授記品第八

爾時，阿闍 chù 佛告大眾言：「今是眾中梵釋四王、阿修羅王、人王非人王，如是等眾集會甚難。汝等今日而得值遇，應當至心於諸佛前隨其至樂發深重願。」

時有魔王名莊嚴華，現七寶首而為女像，身佩種種微妙瓔珞，作如是言：「今我至心於諸佛前立大誓願，願於賢劫娑婆世界，以此女身常施眾生香華甘果而調伏之。以是因緣，令其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一切十方諸佛，同時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有信喜，而於今日大作佛事，當隨汝願悉得成就。」

魔王復言：「世尊！隨何國土有人受持讀誦書寫思惟分別是陀羅尼處，我當住中，為作種種華果、樹林、泉源、浴池，穀 gǔ 米所須令無所乏。若有眾生於是經中，義說非義、非義說義，我當治之，或令病苦狂亂錯謬，國主擯之生瞋害心。此言若虛則為欺誑十方大眾，亦莫令我於未來世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此世界及他世界佛諸弟子，不得供養利安之者，無有是處，除過去業必應受者。如我所施華果浴池泉源穀米，即是我之檀波羅蜜。受我施已，獲得無上慈善之心，即是我之尸波羅蜜。受我施已，勤修精進集諸善法，即是我之進波羅蜜。受我施已，深觀諸法無常之相，即是我之禪波羅蜜。受我施已，能忍一切身口意惡，即是我之忍波羅蜜。受我施已，能觀諸法空無相願，即是我之般若波羅蜜。如是我則具足成就六波羅蜜。唯願十方無量諸佛令我得之。」

爾時，十方無量諸佛默然許可。

爾時，慧幢如來讚莊嚴華：「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願當令汝果，汝既果已當得利益無量眾生。」

爾時，魔王即以女身說此陀羅尼：

「遮彌咭(一) 遮咩咭(二) 遮咩咭(三) 涅伏多阿提(四)

呵(五) 呵(六) 呵(七) 沫羅(八) 沫迦(九) 娑羅知(十)
比婆婆比(十一) 娑羅娑利地離(十二) 娑羅摩希地離(十三) 娑
羅 時離地離(十四) 多波蛇沫迦(十五) 休休休休(十六) 阿沙
伽闍脾(十七) 多呿(十八) 多呿(十九) 多呿(二十) 婆油婆醯
(二十一) 烏波那蛇(二十二) 薩多波蛇(二十三) 頻闍破羅(二十
四) 富逋沙陀(二十五) 陀那陀寧那(二十六) 遮居離廁移(二十
七) 闍羅 呵尼(二十八) 沫羅沫迦(二十九) 三藐波羅提波那
婆延(三十) 薩多迦利(三十一) 蛇摩咩 (三十二) 摩咩 (三十三)
摩咩 (三十四) 闍婆羅(三十五) 莎呵

「世尊！是陀羅尼流布之處，若國土城邑聚落村屯，我當住
中調伏眾生，悉令具足無上佛道。」

爾時，一切十方諸佛無量菩薩、梵釋四王、阿修羅、乾闥婆、
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同聲讚言：「善哉，善哉！
善男子！汝能以是女人之身，護持如來無上正法調伏眾生，修行
具足六波羅蜜，演說無量諸佛功德。」

爾時釋迦如來，告諸大眾：「誰能與此同心護法？」

爾時，會中無量眾生，咸作是言：「我等能與是善男子同共護
法，不相捨離如影隨形，願是菩薩成無上道，當復與我授佛道記。」

時莊嚴華白釋迦如來言：「世尊！如來滅後，我當於此護持如
來無上正法及受法者。唯願如來憐愍我故，授我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記。」

佛言：「善男子！汝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世界名法行，
佛名功德意。」時莊嚴華既聞記已，即以香華供養如來。

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曰吉意，白娑婆世界十方諸佛言：「世
尊！是人已於賢劫之初迦羅鳩孫陀佛所，發大誓願，願以女身教
化成就無量眾生，亦令遠離四百四病故，說四百四善方便，根藥、
果藥、散藥、丸藥、下藥、吐藥、阿伽陀藥、油蘇湯藥，各四百

四，以如是等調伏眾生。復於四萬四千歲中，供養恭敬迦羅鳩孫陀佛，及以眾僧，供養佛已即得受記。彼佛告言：『善男子！未來眾生壽命百三十年，當有如來號釋迦牟尼，以大願力，娑婆世界當有十方無量諸佛菩薩集會。是大集時，汝於彼中當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迦那牟尼、迦葉等佛，亦復如是。』

「是人，爾時白彼佛言：『世尊！我以本願力故，常以女身持種種藥，給施一切病苦眾生。以我是願福德力故，一切樹木華果悉出甘露之味。若有食者，即是我之檀波羅蜜因。若有食我如是所施華果穀 gǔ 米甘露味者，捨除毀禁受持淨戒，即是我之尸波羅蜜因。受我食已，勤行精進修集善法，即是我之進波羅蜜因。堪忍持戒思惟修善，即是我之羼提波羅蜜因。深觀諸法無常之相，即是我之禪波羅蜜因。觀法苦空無常無我，即是我之般若波羅蜜因。如此世界女身教化，調伏眾生令離病苦，十方世界亦復如是。』世尊！我說是事，令莊嚴華增長成就精進力勢，如來滅後，我當與彼共護佛法。唯願世尊，於此大眾與我授記。」

爾時，一切十方諸佛讚言：「善哉，善哉！釋迦如來當授汝記。」

爾時，世尊告吉意言：「善男子！汝於當來蓮華世界，得成為佛，號曰善見。如吉意女，地天、水天、火天、風天、虛空天、種子天、華天、果天、山天樹、天草天、坻天、澗天、寶天、四天下天，乃至六萬七千神天，亦復如是，皆是菩薩現受女像為調伏眾生。是等女天悉得授記，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現為女像教化，為令眾生轉女身故。若轉男身得女身易，若轉女身為男則難，是故以此女身教化是等六萬七千諸女得授記已。百億龍王、百千億夜叉、百萬億阿修羅、七萬億天、九萬九千億魔王、恒河沙等人，所謂刹利、婆羅門、毘舍、首陀、不可數拘辦茶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無數眾生得不退轉菩提之心。不可數眾生得菩薩三昧，不可數眾生得無生忍，不可數眾生得陀羅尼，

不可數眾生得菩薩地，不可計眾生成就忍辱，不可計眾生得沙門果，不可計眾生得盡諸漏，不可計眾生於聲聞心無有退轉，不可計眾生於緣覺心無有退轉，不可計眾生得不退心。」

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中悲品第九

爾時，釋迦如來白諸佛言：「世尊！憐愍我故，悉來集此娑婆世界。」

時莊嚴華、吉意菩薩為護法故發深重願，如願即得。時十方佛，為二正士大誓願故，即說呪曰：

「樹提婆婆(一) 持律提婆婆(二) 牟尼婆婆(三) 薩多婆婆(四) 富若梭伽婆婆(五) [口*長]那婆婆(六) 摩訶迦留那婆婆(七) 摩訶伏律多婆婆(八) 阿慕呵婆婆(九) 流提婆婆(十) 廁提婆婆(十一) 娑利羅婆婆(十二) 却伽婆婆(十三) 婆由婆婆(十四) 跋多婆婆(十五) 阿提單那婆(十六) 阿摩婆婆(十七) 阿頗那婆婆(十八) 多咤多婆婆(十九) 復多拘置婆婆(二十) 尼提提婆婆(二十一) 梨究舍羅婆婆(二十二) 梨養那婆婆(二十三) 梨陀兜婆婆(二十四) 梨比目叉婆婆(二十五) 梨道居羅婆婆(二十六) 賴吒提那婆婆(二十七) 婆婆(二十八) 婆婆(二十九) 婆婆(三十) 三摩多(三十一) 阿那若三摩多(三十二) 咤咤咤咤咤咤咤咤咤(三十三) 娑咤思提(三十四) 薩婆佛陀究舍羅牟羅阿提皀那(三十五) 莎呵」

說是呪已，復告二人：「善男子！汝等若欲教化眾生，應當受持如是等呪。」

時莊嚴華菩薩，與諸菩薩其數十萬，作如是言：「十方諸佛為眾生故所說神呪，我等要當受持在心。若我今於十方佛前立大願已，聽是神呪不能受持，則為欺誑諸佛世尊，亦莫令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人天持是呪者，設有於其起惡心者，我若不

護，令我不得成無上道。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受持是呪，亦無有能於是四眾起惡心者。」

時十方佛，同聲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受持無上法雨。」

爾時，釋迦如來告魔波旬：「汝於佛法當生信心，以汝因緣，當令無量無數眾生得解脫果。汝今失離一切伴侶，誰當與汝復共為惡？我憐愍故，愍愍告教，汝可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魔波旬言：「世尊！我今乃至無一念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瞿曇今者未能永斷欲界眾生，云何令我失離伴侶？我終不能歸依三寶。」

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中護法品第十

是時，會中有佛名曰曼陀羅華微妙香，語釋迦牟尼佛：「如過去世十方諸佛，以憐愍故，亦悉集會五滓世界，為護法故，壞魔怨故，憐愍眾生故，施大智炬故，為說正道故。十方現在無量諸佛，亦復如是，今日十方無量諸佛，悉來集會娑婆世界。誰可付囑釋迦佛法？」

釋迦如來言：「我之正法可以付囑頻婆娑羅等諸大國王、四王、帝釋、梵天王等，如是等眾能護我法。若有能發菩提心者，當知是人則能護法。」

爾時，一切大眾所有天王、梵王、龍王，異口同聲，作如是言：「世尊！我等要當至心護法。何以故？如來正法難得難值，一佛界中無量佛會亦復難遇。十方諸佛尚為眾生而來集會，我等云何不護正法？」

爾時，十方諸佛同聲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若有剎利能護法者，所有國土衰惡之事，四百四病皆令除滅，及其國土所有樹木、華果、穀 **gǔ** 米滋茂豐登，護其人民親戚眷屬令離諸惡。

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亦當護之。何以故？過去菩薩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皆由擁護正法因緣，未來現在亦復如是。若能護是受者聽者，當知佛法久住不滅，是故娑婆世界天王、人王當守護法，為久住世不斷絕故。

「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令佛法久住於世不滅盡者，應當供養是大集經、受者說者。何以故？是大集經即是十方諸佛印封。若能供養如是大集，即是供養十方諸佛。釋迦如來滅度之後，隨有是經流布之處，若有聽受持、讀誦、說書、寫經卷，乃至一偈一句一字，而其國主一切惡事即得消滅。所有樹木、穀 gǔ 米、藥草，四大天王降施甘露，而以益之。國土王法悉得增長，鄰國惡王勤求和同，各各自生喜心慈心。一切諸天佛弟子者悉來擁護如是國土，王子、夫人及諸大臣，各各生於慈愍之心。穀米豐熟食之無病，亦無鬪 dòu 訟兵革不起，無諸惡獸及惡風雨，遠離一切過去惡業。若諸眾生有女業者，現受生受及以後受，即能令滅除五逆罪。謗方等經及以聖人，犯四重禁一闡提輩，其餘惡業如須彌山，悉能遠離增長善法，具足諸根身口意善，遠離惡見破壞煩惱，修集正道供養諸佛，具足善法及內外事，令諸眾生壽命增長念慧成就。」

爾時，彌勒菩薩等九萬七千億菩薩得無生忍者，作如是言：「我等亦能佛滅度後護持正法，為憐愍故，當於都邑城村聚落廣說是經。」

爾時，娑婆世界無量諸佛同聲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

娑婆世界一切人天復作是言：「我等亦能於佛滅度後，護持正法及四部眾中受持說者。」

時十方佛，復讚歎言：「善哉，善哉！汝等真能護持正法。善男子！汝等若能護持正法，應當供養如是諸佛、世尊。」

「我等要當擁護是經流布之處，都邑、聚落、人民、眷屬及

受持者，并令土地穀 gǔ 米豐熟藥木滋茂。何以故？隨有是經流布之處，我於是中有大力勢，以力勢故我能護之，令離一切衰禍之事，亦令是國所有眾生遠離惡業生於慚愧。」

是時，十方諸佛讚言：「善哉，善哉！汝今真能護持正法，亦能供養十方諸佛、護持法者、聽受法者。」

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中四天王護法品第十一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諸梵天、帝釋、四王：「善男子！我為如是惡眾生故，本願力故，大憐愍故，於此惡處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欲利益無明闇冥渴法眾生、常樂增長煩惱眾生，破壞魔眾建立法幢，施其法雨，令諸眾生離煩惱苦，令不可計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無量諸佛及諸菩薩，悉來在此世界集會，為壞眾生無量惡業紹三寶種。我涅槃後所有正法當付汝等，汝等便當深心守護。若有菩薩福德成就，如是等輩亦能擁護我之正法。若有眾生，已於諸佛種諸善根者，是人於後法欲滅時餘五十年，守護正法、信敬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其義。如是法師，若於都邑、城村、聚落，欲多饒益無量眾生，當淨澡浴著新好衣莊嚴香華，於一案上安置種種諸甘味漿，置高座前。汝等爾時若不來集，為護法師遮諸惡事，聽受正法自利、利他，汝則欺誑十方諸佛。」

爾時，梵天白佛言：「世尊！隨是經典流布之處都邑聚落，我當至心而擁護之。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欲說是經，當淨洗浴著新淨衣，聚集香華乃至甘漿，置高座前，我與眷屬定往其所。若我不往，則為欺誑十方諸佛、世尊。此世界中，隨有是經流布之處，當令其地無諸兵革及諸惡事，我今至誠十方佛前立深重誓。」即說呪曰：

「安仇呵(一) 登伽(二) 富羅那呵(三) 蛇咩呌(四) 呌呌

(五) 婆呿(六) 呿 (七) 居離那呿 (八) 莎呵」

爾時，釋提桓因即說呪曰：

「呿 密(一) 摩奢密奢(二) 那羅呿(三) 阿牟若(四) 阿牟 呵(五) 阿呿吒(六) 阿呿(七) 阿伽呿時那休律 (八) 莎呵」

爾時，東方天王提頭賴吒，即說呪曰：

「頻頭闍那(一) 呿婆闍那(二) 羅牟呿(三) 叉娑羅(四) 富那呵(五) 阿末伽婆咤(六) 莎呵」

爾時，南方天王毘留勒叉，即說呪曰：

「郁呿那婆闍荼(一) 三牟陀斯若(二) 多哆周多(三) 婆邏那 (四) 婆邏闍(五) 莎呵」

爾時，西方天王毘留博叉，即說呪曰：

「闍路伽(一) 阿郁伽(二) 阿摩慕伽(三) 阿摩摩娑邏闍(四) 婆脾也牟闍(五) 莎呵」

爾時，北方天王毘沙門，即說呪曰：

「颯地離(一) 颯颯颯地離(二) 呿颯地離(三) 阿尼颯地離 (四) 希力多颯地離(五) 娑竭邏希力多(六) 颯地離散究娑颯地離(七) 陀摩叉地颯地離(八) 莎呵」

爾時，十方諸佛讚梵釋四王等言：「善哉，善哉！汝等今真能護持正法。」

時梵釋四天王等，白佛言：「世尊！我等隨是經典流布之處，要當至心護持。」

十方諸佛及諸菩薩，同共讚言：「善哉，善哉！毘沙門等！汝能真實護持正法。」

爾時，娑婆世界有萬二千大鬼將軍護此世界，復有四萬四千小將成就大力及大功德，同音而言：「世尊！我等亦當於未來世，隨有是經流布之處，我則隨護。若說法時我亦當往，有聽法者，

當為壞其種種魔業護說法者，令得增長一切善法。當勸諸王大臣長者，施其衣食種種資生所須之物，亦令其土無有兵革寇難之事及惡風雨。若我虛妄，則誑十方無量諸佛。」

爾時，娑婆世界有一菩薩，名曰疑心，白釋迦牟尼佛言：「世尊！此娑婆世界，有百億魔不？如其有者悉來集不？」

佛言：「一切都集。」

「世尊！若都集者，有信心不？」

佛言：「善男子！皆有信心，唯除波旬眷屬千人，當於未來破壞我法常求過罪。是魔波旬及其眷屬破壞三寶。何以故？皆是過去惡因緣故，過去不種善根因緣。善男子！我法滅時，是魔波旬及與眷屬，於如是法乃得信心，種菩提子修菩薩道，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會中有一魔天，名曰太白，已於無量諸如來所成就功德，所有信根無能傾動，奉敬三寶，已於諸佛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現仙人像，從坐而起長跪合掌，以大音聲遍諸佛土，而白佛言：「世尊！釋迦如來本願因緣，生憐愍故，於此具足五滓世界謗法眾中，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憐愍故，說三乘法脫三惡道。復為無量無邊菩薩，說無生忍，不斷十方諸佛種性。是故我當於未來世至心擁護，令釋迦法久住不滅，令諸魔眾不得其便，我終不壞如來正法。若無持者佛法則滅，若諸四眾無說聽者法則衰滅。若未來世善男子、善女人，修立三業紹三寶性，為壞三界諸惡煩惱，修行正道，能壞眾生三惡道苦，一切魔眾無能為也。唯願十方無量諸佛，施我功德、智慧二力，我欲誦呪，為壞一切惡魔眷屬。」

時十方佛同共讚言：「善哉，善哉！」

時，太白魔即說呪曰：

「阿摩犁(一) 阿漢呿咩(二) 阿闍婆 (三) 阿闍婆婆(四)

阿闍婆婆(五) 牟羅娑犁(六) 脾也呿娑 (七) 闍摩娑犁(八) 呵呵(九) 呵呵(十) 呵呵(十一) 伽羅娑吒(十二) 闍囊却伽(十三) 若蛇却伽(十四) 比若蛇娑呿伽(十五) 阿牟叉邏(十六) 叉叉(十七) 叉叉(十八) 叉叉(十九) 牟邏婆呵呿迦(二十) 莎呿若(二十一) 莎波利婆多(二十二) 牟邏(二十三) 阿若若(二十四) 戰陀修利蛇若若(二十五) 婆提若若(二十六) 那婆呵若若(二十七) 呿邏叉若若(二十八) 那波邏若若(二十九) 復多拘知若若(三十) 哆哆多若若(三十一) 薩菩婆比若若(三十二) 邏提悉多若若(三十三) 遮居邏摩頻婆多叉婆(三十四) 叉摩摩(三十五) 叉波若(三十六) 差比多(三十七) 摩羅比沙蛇(三十八) 莎呵」

說是呪時，地六種動，一切魔眾心生怖畏；一切天人，乃至迦羅富單那皆離怖畏，得不退轉菩提之心。

爾時，魔王問堅意言：「善男子！是太白魔王從何處來？有何等力？而能破壞一切魔眾及諸黑業，增長瞿曇斷滅之法？我今覩見心欲變吐，四方皆闇身心苦痛，而彼見之甘樂愛著，唯願憐愍為我說之。」

堅意菩薩言：「波旬！皆是一切諸佛威神，令是太白有如是力，以是力故壞諸魔眾，增長如來無上正法。是太白菩薩所有德力，乃至人天無能壞者。波旬！汝於三寶宜應生信發菩提心，遠離一切身口意惡。」

波旬言：「大士！我今方欲造成種種身口意惡，實不能發菩提之心。」

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中曠野鬼品第十二

爾時，曠野菩薩即現鬼身，散脂菩薩即現鹿身，慧炬菩薩現獼猴身，離愛菩薩現羖 gǔ 羊身，盡漏菩薩現鵝王身，如是五百諸菩薩等各各現受種種諸身。其身悉出大香光明，一一菩薩手執燈

明，為欲供養十方諸佛。

爾時，疑心菩薩至心觀察是五百人，即知悉是菩薩大士，語曠野鬼言：「善男子！汝等何故現如是身供養諸佛？」

曠野鬼言：「善男子！往古過去九十一劫，有佛、世尊，號毘婆尸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我於爾時，與如是等同一父母共為兄弟，受持五戒勤修精進，聰明智慧心樂善法，種種供具供養彼佛。既供養已，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為欲調伏一切眾生；尸棄、毘舍浮、鳩留孫佛，亦復如是，皆供養已。**散脂大士於彼佛前立大誓願：**『願我來世以鬼神身教化眾生，若有弊惡惡鬼眾生，我當演說三乘之法而調伏之，乃至無量恒河沙等惡鬼惡獸悉令調伏，然後乃當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有一萬二千大鬼，於此世界發大誓願調伏眾生。**爾時，我復發大誓願：**『若有惡鬼，欲壞如來如是正法，我當治之。』是故我受如是鬼身。『若有惡鬼，能殺眾生，令其心亂，惡心殺害，深著邪見，能令刹利、婆羅門、毘舍、首陀亂心作惡，於國土中移轉日月，錯易年歲使國荒亂，寒暑失所變改時節，降惡風雨穀 gǔ 米不登，及壞一切樹木果子。願我悉能調伏教化令住三乘，我亦不害奪其命根，同其受身，與共軟語言談戲笑，以三乘法而教化之令離惡道。』若有眾生遠離善法，行身口意不善之業，捨是身已生三惡道，或有雜作善惡諸業，是人捨命則受鬼身。是故爾時，惡鬼滋多善鬼尠 xiǎn 少。是故我欲調伏惡鬼現受是身，亦令刹利、婆羅門、毘舍、首陀遠離惡心。」

「善男子！有金剛槌呪，以是呪力，一切惡鬼於彼四姓不能為惡。善男子！若有都邑城村聚落有是呪處，一切惡鬼無能為也。是處眾生皆修慈心，遠離一切不善之事，惡病、惡雨、亢旱、鬪 dòu 諍。乃至鳥獸皆生善心，遠離一切諸惡怖畏。我今於此十方佛

前發大誓願欲說是呪。」

爾時，釋迦如來告曠野鬼：「善男子！十方諸佛今已施汝神通之力，便可說之。」

時曠野鬼即起，合掌而說呪曰：

「豆摩(一) 豆摩(二) 陀摩(三) 陀摩(四) 豆摩(五) 豆摩(六) 那那羅(七) 尼羅(八) 尼羅(九) 究吒尼(十) 究吒尼(十一) 摩訶究吒尼(十二) 吒吒吒株(十三) 摩訶吒吒吒(十四) 阿娑婆(十五) 阿比(十六) 利尼(十七) 利尼(十八) 摩訶利尼利尼(十九) 利彌(二十) 利彌(二十一) 利彌(二十二) 陀利蓰(二十三) 摩訶利蓰(二十四) 首流首流(二十五) 摩訶首流首流(二十六) 首流多(二十七) 摩訶首流首流(二十八) 郁究摩(二十九) 仇摩(三十) 仇摩(三十一) 仇摩那(三十二) 利彌(三十三) 利彌(三十四) 希利(三十五) 希利(三十六) 希利(三十七) 希利(三十八) 希利(三十九) 希利(四十) 希利(四十一) 希利(四十二) 希利(四十三) 希利(四十四) 希利(四十五) 希利(四十六) 尼彌(四十七) 尼彌(四十八) 希尼(四十九) 希尼(五十) 牟尼(五十一) 牟尼(五十二) 牟提尼(五十三) 娑邏娑邏娑邏吒(五十四) 路迦那利也(五十五) 祇儻(五十六) 祇儻(五十七) 時儻力沙婆(五十八) 時那(五十九) 時那(六十) 時那邏沙婆(六十一) 莎呵

「世尊！隨有國土誦此呪處，彼諸惡鬼雖聞是呪，於諸眾生猶懷惡心兇暴難伏，不受法教不起慈心者，我為是等諸惡鬼故，更說此呪以調伏之。」

「阿車(一) 阿車(二) 牟尼(三) 牟尼(四) 尼休休(五) 牟尼(六) 牟尼(七) 摩那邏沙婆(八) 休休(九) 阿尼羅那荼(十) 阿多但荼(十一) 阿多阿提(十二) 流吒(十三) 希尼(十四) 希尼(十五) 希利(十六) 希利(十七) 希利(十八) 希利(十九) 希利(二十) 希利(二十一) 希利(二十二) 希利(二十三) 郁仇摩

(二十四) 仇摩(二十五) 仇摩(二十六) 仇摩(二十七) 希梨(二十八) 希梨(二十九) 希梨(三十) 尼利(三十一) 尼利(三十二) 摩訶尼梨(三十三) 三牟陀呼呿(三十四) 阿吒(三十五) 阿吒(三十六) 阿吒(三十七) 陀羅咩呿(三十八) 叉 呿(三十九) 叉 呿(四十) 卑利癡比(四十一) 阿波(四十二) 泯闍(四十三) 婆由(四十四) 阿迦奢(四十五) 啍啍啍(四十六) 究脾(四十七) 婆窮脾(四十八) 阿叉窮脾(四十九) 視鞞窮脾(五十) 薩多伽窮脾(五十一) 邏闍窮脾(五十二) 薩多兜窮脾(五十三) 莎呵」

大方等大集經寶幢分中還本品第十三

於是，十方無量諸佛各各欲還本佛世界。其地即時六種震動，上虛空中雨種種華，微妙伎樂不鼓自鳴，種種諸香而以供養。一切大眾，悉共合掌禮敬諸佛。

爾時，梵天白月香佛言：「世尊！是誰神力成幾福德，於未來世能信受持、讀誦、書寫如是經典？」

「梵天！皆是十方現在諸佛本願力故，破壞魔眾，除國霜雹暴風惡雨，護持正法，為調眾生宣示正道。亦是諸佛本願力故，來世眾生成就十法，能於未來護持正法，是人亦為諸天所護。

「梵天！若有人能具足念心善意方便，是人則能擁護正法，不貪五欲常修習空，忍辱如地得深大忍，以四攝法攝取眾生，此彼無礙，修行清淨菩提道行寶幢三昧。如是之人，於未來世能護正法，書寫受持讀誦解說。是人捨身，得見十方現在諸佛及比丘僧諸菩薩等，亦聞諸佛所說妙法。聞已即得聖人喜樂，滅除一切不善之法，得生清淨諸佛國土，常聞演說大乘經典，終不生於五滓世界，常得親近娑婆世界如是諸佛。是人於後餘五十年，以佛力故，則能護持如來正法。」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梵天言：「隨是經典流布之處，其土則無

一切惡事惡雨疾病，受者聽者身無患苦、衣食無乏。」

爾時，華幢佛告諸大眾：「若以滿此娑婆世界微妙七寶施十方佛，不如有人於佛滅後餘五十年受持讀誦書寫是經，所得福多先福德。」

佛復告大眾：「假使有人，以恒河沙等上妙七寶施十方佛，不如有人於佛滅後餘五十年，受持、讀誦、書寫是經，所得福多。」佛說是已，諸天、世人聞已，歡喜信受奉行。

大方等大集經卷第二十一

《大方等大集經卷第二十一》卷末有呪，CBETA 校勘信息--此呪【明】本，如下：

◎「安伽邏(一) 安伽邏(二) 半伽邏(三) 婆婆伽邏(四) 婆邏 伽邏(五) 婆蛇比呵(六) 曼囉婆毘(七) 阿唵(八) 阿呿婆冷(九) 題咩(十) 度慕泯(十一) 翹婆知(十二) 翹由離(十三) 三摩婆阿尼(十四) 三摩多婆提冷(十五) 阿彌(十六) 阿移(十七) 陀摩翹闍(十八) 彌囉菟破梨(十九) 破羅波泯(二十) 伽寧(二十一) 伽耶婆 泯(二十二) 希利(二十三) 希提(二十四) 希羅(二十五) 翹希羅(二十六) 譚婆提(二十七) 婆迦斯(二十八) 咤迦泯(二十九) 咤伽嚩羅泯(三十) 伽那嚩呵泯(三十一) 希利泯(三十二) 尸利泯(三十三) 頻地利嚩泯(三十四) 具婆希(三十五) 酬冷(三十六) 彌囉酬冷(三十七) 酬蕤(三十八) 阿其離(三十九) 阿婆彌(四十) 婆利也(四十一) 多哆且(四十二) 富流(四十三) 希利(四十四) 戰地離(四十五) 摩陀彌(四十六) 陀彌(四十七) 究周流(四十八) 牟周流(四十九) 阿遮吒(五十) 至利(五十一) 至彌利(五十二) 遮婆呵(五十三) 周婆(五十四) 周婁(五十五) 迷囉嚩呵(五十六) 究婁(五十七) 婆羅究洞(五十八)(他公切) 究侗(五十九) 摩訶婆邏娑(六十) 斫侗(六十一) 斫侗(六十二) 摩訶薩哆希力陀蛇(六十三) 富罷(六十四) 修富罷(六十五) 度摩波利呵利(六十六) 呵婆移(六十七) 流之寧(六

十八) 迦邏叉(六十九) 阿陀摩兜(七十) 比婆呵(七十一) 提提利(七十二) 摩摩利(七十三) 波舍佉(七十四) 或或邏(七十五) 路迦比那蛇迦(七十六) 婆時利(七十七) 嚩時羅陀吟(七十八) 婆時離陀提(七十九) 斫迦羅婆時離(八十) 遮居離(八十一) 遮迦羅嚩提(八十二) 陀吟(八十三) 陀吟(八十四) 婆冷(八十五) 牟離咤吟(八十六) 休休吟(八十七) 多伽頻婆吟(八十八) 舍利奢(八十九) 流流周(九十) 之利周利(九十一) 牟吟慕陀吟(九十二) 慕荼寧(九十三) 慕荼寧(九十四) 伽伽羅尼(九十五) 牟荼寧(九十六) 散婆邏牟荼寧(九十七) 提提羅蛇尼(九十八) 摩醯首羅邏蛇尼(九十九) 律師婆尼(一百) 陀邏嚩至(百一) 戰荼邏素咩(百二) 薩婆薩寫阿提唎多(百三) 車陀兜嚩阿那(百四) 摩彌尼(百五) 嚩邏邏提(百六) 烏闍其離(百七) 比比那(百八) 嚩那訶邏(百九) 復佛吟(百一十) 仇留(百一十一) 仇留(百一十二) 牟留(百一十三) 牟留(百一十四) 希希(百一十五) 希希(百一十六) 阿邏(百一十七) 阿邏(百一十八) 迦迦荼嚩呵(百一十九) 希希多(百二十) 阿由那(百二十一) 鞞荼譚婆斯(百二十二) 竭陀尼(百二十三) 阿嚩阿呵寧(百二十四) 末力伽比流(百二十五) 破羅薩哆(百二十六) 阿路沙嚩提(百二十七) 希利希利(百二十八) 夜哆婆闍蛇(百二十九) 莎其羅(百三十) 夜哆波蘭遮(百三十一) 希力陀婆呵(百三十二) 薩多波利嚩嚩(百三十三) 末力伽毘盧呵尼(百三十四) 阿遮邏佛提(百三十五) 陀蛇波羅邏遮波遮蛇(百三十六) 賓荼希力陀蛇(百三十七) 戰陀邏嚩邏寧(百三十八) 阿遮吟輸陀寧(百三十九) 波邏冀邏摩力伽(百四十) 伊邏(百四十一) 婆邏冀邏摩力伽(百四十二) 伊邏(百四十三) 伊利吟(百四十四) 波胝脾(百四十五) 婆羅嚩邏泯(百四十六) 薩婆邏多哆(百四十七) 薩多窶竭脾(百四十八) 阿那嚩邏那伏律泯(百四十九) 阿羅荼(百五十) 安伽吟(百五十一) 舍彌尼(百五十二) 比婆羅婆俞希(百五十三) 阿希多(百五十四) 阿婆希(百五十五) 尼邏嚩蛇嚩(百五十六) 阿之羅末力伽(百五

十七) 邏嚩那(百五十八) 羅仇婆吟(百五十九) 犁勒那朋舍(百六十) 陀摩伽蛇(百六十一) 闍羅戰陀(百六十二) 三牟陀羅嚩提(百六十三) 摩訶復多脾比伽嚩三牟陀(百六十四) 陀羅尼牟陀離那(百六十五) 摩呿牟陀邏(百六十六) 娑邏婆提(百六十七) 思比陀牟陀(百六十八) 阿嚩多尼(百六十九) 婆婆多尼(百七十) 慕迦邏(百七十一) 比豆多邏斯那(百七十二) 廁提牟地離都思(百七十三) 移迦之(百七十四) 卑利癡比迦蛇(百七十五) 嚩呵嚩呵冀荼(百七十六) 迦嚩咤(百七十七) 尼羅波羅提多希力陀陀蛇(百七十八) 三牟陀多陀羅尼(百七十九) 陀羅(百八十) 陀羅(百八十一) 陀羅(百八十二) 彈提羅(百八十三) 彈提羅休尼羅薩婆希力陀蛇勿陀離都思闍咤(百八十四) 闍婆咤(百八十五) 闍呿咤(百八十六) 修摩提(百八十七) 摩提(百八十八) 摩訶復多勿陀離多(百八十九) 易翹之散迦羅(百九十) 婆荼蛇多那尼(百九十一) 首力多復多(百九十二) 伊彌尼彌尼(百九十三) 婆遮尼(百九十四) 輸沙薩遮尼(百九十五) 牟地離多遮利也何提咩那(百九十六) 婆比哆(百九十七) 阿那若哆(百九十八) 摩訶富若三牟遮蛇 多羅摩呵加留尼迦牟地離多(百九十九) 薩婆三藐波羅提般(二百) 至邏闍羅兜(二百一) 薩 尼梨(二百二) 薩婆牟尼婆羅沙娑摩訶迦留那三摩提若那若那婆離難(二百三) 咩囉多竭毘(二百四) 比利也比利也(二百五) 婆梨那提嚩多(二百六) 薩婆復都波蛇(二百七) 娑呵(二百八)」

恭敬法宝 开智慧眼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愿以此功德
消除宿现业
增长诸福慧
圆成胜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与饥谨等
悉皆尽灭除
人各习礼让
一切助印者
展转流通者
现眷咸安乐
先亡获超升
风雨常调顺
人民悉康宁
法界诸含识
同证无上道

普为助印及读诵受持辗转
流通各佛经者回向偈

